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五九冊目次

古今說海一百四十二卷（明）陸楫等輯　明嘉靖二十三年陸楫儼山書院雲山書院刻本　〇〇一

古今說海一百四十二卷

（明）陸楫等輯

明嘉靖二十三年陸楫儼山書院雲山書院刻本

古今說海一百四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陸楫編。楫字思豫、上海人。是編輯錄前代至明小說、分四部七家。一曰說選、載小錄偏記二家。二曰說淵、載別傳家。三曰說略、載雜記家。四曰說纂、載逸事散錄雜纂三家。所採凡一百三十五種。每種各自爲帙、而略有刪節。考割裂古書、分隸門目者、始魏繆襲王象之皇覽。其存於今者、修文殿御覽以下、皆其例也。裒聚諸家、摘存精要、而仍不亂其舊第者、則始梁庾仲容之子鈔。其存於今者、唐馬總意林以下、皆其例也。楫是書作於嘉靖甲辰。所載諸書、雖不及曾慥類說多今人所未見。亦不及陶宗儀說郛捃拾繁富、鉅細兼包。而每書皆削其浮文、尚存始末、則視二書爲詳贍。參互比較、各有所長。其蒐羅之力、均之不可沒焉。

古今說海引

夫溥文博學孔孟之所以爲教也況至行多識固君子畜德之地乎黄子良玉甁子如務顧子應夫沈子掛朙陸子思豫皆海士之英也與予季子贊共為講習之會日絜一齋繙繹經傳考質子史闡蘊微與究極指歸不但求合壙居繩尺而已探索餘暇則又相與劇談泚論旁采冥披凡古今野史外記叢說脞語藝書怪錄虞初稗官之流其間有可以裨名教資政理倫法制廣見聞考同異昭勸戒者靡不品隲抉擇區別彙分勒成一書列為四部總而名之曰古今說海計

一百四十二卷凡一百三十五種斯亦可以謂之博矣雖曰用以舒疲宣滯蕩濯囂伊然學者反約之道端在是乎基焉好古博雅之士聞而慕之就觀請錄殆無虛日闢之厭飫八珍之後而海錯繼進不賸夫嗜之者之衆也陸子乃集梓鳩工刻置家塾俾永為士林之公器云

嘉靖甲辰歲夏四月朔龍江唐錦題

校書名氏

蓉塘姜南 明叔浙江仁和人已卯舉人出藏書五卷校勘十卷

東川顧定芳 世安太學生授太醫院御醫出藏書二十卷

寅江談萬言 子約上海縣學生錄副稾二十卷

雲谷黃標 良玉太學生出藏書三十卷總校勘編次

晉明姚昭 如晦上海縣學生校勘一十五卷

養愚瞿學召 南沖太學生出藏書十卷

雲山唐贇 世具太學生出藏書十卷校勘十四卷

龍泉顧名世 應夫上海縣學生出藏書十四卷校勘二十卷

瞻岳沈希皋 叔明癸卯舉人

秀洲佘采 元亮上海縣學生出藏書十二卷

西霞董宜陽 子元太學生出藏書五卷

王屋張之象 月鹿太學生出藏書一卷

月濱瞿成文 道夫錄副稾二十卷

嘉靖甲辰四月己巳雲間陸楫思豫識

古今說海總目

說選部

小錄家三卷

北征錄 北征後錄

北征記

偏記家二十卷

平夏錄 江南別錄

三楚新錄三卷 溪蠻叢笑

遼志 金志

蒙韃備錄 北邊備對

桂海虞衡志 眞臘風土記

北戶錄 西使記

北轅錄 滇載記

星槎勝覽四卷

說淵部

別傳家六十四卷

靈應傳　洛神傳
夢遊録　吳保安傳
崑崙奴傳　鄭德璘傳
李章武傳　韋自東傳
趙合傳　杜子春傳
裴伷先別傳　震澤龍女傳
袁氏傳　少室先姝傳
李林甫外傳　遼陽海神傳
蚍蜉傳　甘棠靈會録
顏濬傳　張無頗傳
板橋記　鄴侯外傳
洛京獵記　玉壺記
姚生傳　唐晅手記
獨孤穆傳　王恭伯傳
中山狼傳　崔煒傳
陸顒傳　潤玉傳

李衛公別傳　齊推女傳
魚服記　聶隱娘傳
袁天綱外傳　曾季衡傳
蔣子文傳　張遵言傳
侯元傳　同昌公主外傳
睦仁蒨傳　韋鮑二生傳
張令傳　李清傳
薛昭傳　王賈傳
烏將軍記　竇玉傳
柳參軍傳　人虎傳
馬自然傳　寶應録
白蛇記　巴西侯傳
柳歸舜傳　求心録
知命録　山莊夜怪録
五真記　小金傳
林靈素傳　海陵三仙傳

說畧部

雜記家三十二卷

默記　宣政雜錄
靖康朝野僉言　朝野遺紀
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犀
聞見雜錄　山房隨筆
諧史　昨夢錄
三朝野史　鐵圍山叢談
孔氏雜說　瀟湘錄
三水小牘　談藪
清尊錄　睽車志
話腴　朝野僉載
古杭雜記　蒙齋筆談
文昌雜錄　就日錄
碧湖雜記　錢氏私誌
遂昌山樵雜錄　高齋漫錄

桐陰舊話　霏雪錄
東園友聞　拊掌錄

說纂部

逸事家六卷

漢武故事　艮嶽記
青溪寇軌　煬帝海山記
煬帝迷樓記　煬帝開河記

散錄家六卷

江行雜錄　行營雜錄
避暑漫抄　養痾漫筆
虛谷閒抄　蓼花洲閒錄

雜纂家十一卷

樂府雜錄　教坊記
北里誌　青樓集
雜纂三卷　損齋備忘錄
復辟錄　靖難功臣錄

備遺録

已上四部七家一百三十五種一百

四十二卷

總目終

說選目録

甲集三卷
北征録　北征後録
北征記
乙集二卷
平夏録　江南別録
丙集四卷
三楚新録三卷　溪蠻叢笑
丁集二卷
遼志　金志
戊集二卷
蒙韃備録　北邊備對
己集一卷
桂海虞衡志
庚集一卷
眞臘風土記

辛集二卷

北戶錄　西使記

壬集二卷

北轅錄　滇載記

癸集四卷

星槎勝覽 四卷

已上小錄家三卷偏記家二十

卷總二十三卷

目錄 終

北征錄　說選一 小錄一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車馬旌旗之盛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鐃鼓之聲震山谷晚次清河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泥深馬行甚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發沙河午次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綵爛然照耀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峯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

十四日早發永安甸大風甚寒且行且獵
幼孜觀騎逐兔不覺　上馬過前　上笑
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
也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漢瓊瑤
璀璨光輝奪目眞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十
五日早發懷來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
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
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於

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爲唐太宗征
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
幼孜三人曰此卽雞鳴山昔順帝北遁其
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
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
下有故永寧寺基有歐陽玄所譔碑尚存
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卽渾河流出
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於河側其半出

地上俗傳以爲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
紀載可考竊以爲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
路甚窄僅可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
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
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坳
見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
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
行但坼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

山漸平　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
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殽午次泥
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　上閱武營
內夜雨十九日微雨駐蹕宣府閱武營內
二十日駐蹕宣府二十一日發宣府晚至
宣平召幼孜等謂曰今滅此殘虜惟守開
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

無事矣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氷未解水從下流人馬從氷上度闊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

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粟然入關兩峽石壁崎峭如削時車馬輳集拆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氷滑馬蹄時踣閻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霑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　上指東南

諸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面爲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爲車所塞從土隄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既而　上召獨光大往　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到在彼控馬二十六日駐蹕興和　上祭所過名山大

川　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　聖諭二十七日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

復晴二十八日風寒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晚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

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鴛鴦鴻鴈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謦欬者白者如雪黑者如墨或馳騎逐之卽飛起人去旋下翩躚廻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鑾戍　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

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　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卽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　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睡半餉卽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孜等叩頭退初八日駐蹕鳴鑾戍夜　上坐帳殿前望北斗召幼孜等觀北辰正值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駐蹕鳴鑾戍

上大閱武誓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踔鉦鼓震動　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戍　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

蜺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 上曰此卽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卽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鼢鼠穴也馬行其上爲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

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比來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鹻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卽小伯顏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

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 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眞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北時少水軍士多不食者夜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皆足十一日駐蹕凌霄峰北 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天晴十

三日午復下雪夜漏下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淅毛髮栗然久乃出十六日五鼓 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 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稾駞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闃無一人但見鹿蜺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

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遇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爲者自輿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圃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寧陽侯曰我巳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久俟報馬不至

日巳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行數十里過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雲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卽按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　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午至錦水磧見　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　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　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

休息出遇方尚書曰昨日　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　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為報十八日駐蹕錦水磧　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　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　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

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　上指示曰此答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覩午次環瓊圃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鳥鳶二十日次歷虜川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　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　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

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一日駐蹕壓虜川二十二日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菔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菔氣二十四日夜甚寒　上召草勑硯水成氷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甘泉有海子

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濼也地志云鴛鴦濼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

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　上召令
馬上草勑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
成　上已行三里餘飛鞚至　上前視草
觀畢令䏻眞下馬坐地於膝上書之午次
大甘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
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
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
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

能獲之疑卽詩所謂躍躍毚兔者也有鹽
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卽所謂水
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甘泉北十里
屯駐二十九日午次淸水源有鹽池鹽色
或靑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駐蹕淸水
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子與光大往觀
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初二
日進神應泉銘初五日午發淸水源過此

沙陀漸少時大風寒　上戴帽上馬時被風
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　上顧而笑曰今
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淸
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
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
上召曰豳風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今已秀葽之時而氣尚栗烈人皆衣狐裘
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

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氷
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　上笑曰爾等誠
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　上于帳殿　上
見光大衣狐裘暖帽笑曰今爲冷學士矣
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
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
拱揖　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
又曰阿卜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

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爲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桃花數叢㽦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奇特　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幷書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毫筆鉤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　上命幼孜

藏書閣

三人及尚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塡滿泉水上溢出旋復壅塞初八日次鳴鼓鎭初九日早發鳴鼓鎭是程若遠然地甚平曠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可飮新掘井皆鹻苦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晴熱人皆疲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磊砢層疊東南諸山皆土晚至歸化甸　上與諸騎將前行

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覩畢命司禮監藏于篋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踣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爲玩午至楊林戍地亦有美石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於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貺泉十六日

藏書閣

午次禽胡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白石　上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泉大字十七日次香泉戍十八日早發香泉戍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又有楡林叢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鎭川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於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飮泥臭故也西南山峰甚

秀　上欲刻石令方賔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至營復命　上面營前高峰而坐　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鎭　上登靈顯翠秀峰令幼孜四人從晩次高平陸無水於廣武鎭載水至此

晩炊二十日次懷遠塞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獻泉　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于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　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眞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晩至雙秀峰是程無水自清冷泊

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雨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踰時至威虜鎭泉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鎭晩至紫霞峰二十六日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　上召幼孜三人隨　駕同行聽其言瓦剌事夜命寫勑無阜以氊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

有山甚高廣峰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晩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　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三十日至順安鎭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廣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晩下雨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鎭

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示前山曰
此卽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
接地望之如青山白雲　上曰此山甚高
大可觀幼孜以爲信然　上笑曰此氣也
非眞山若誠爲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
者度一岡遥見臚朐河又過一岡　上攬
轡登其頂四望如下又行數里臨臚朐河
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

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傍多楡柳水中
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
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來進者駐營河
上地名曰平漠鎭初二日駐蹕平漠鎭賜
食　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鎭由此順
臚朐河東行午至祥雲𪩘　上立帳殿前
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晨發祥雲𪩘午次
蒼山峽哨馬營巳値胡騎四五人得箭一

枝馬四疋來進初五日發蒼山峽午次雲
臺戍地多野韭沙葱人多采食又有金雀
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末
銳人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菜花
大如茼蒿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
六日次錦屏山初七日次玉華峰初八日
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至
知虜在兀古兒扎河晩遂度欽馬河下營

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齎糧二十
日其餘軍士令淸遠侯師領駐劄河上扈
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
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十日早雨　駕將
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　駕同
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
難朕一時顧睠有不及或爲爾累爾留此
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光大

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悵然是日哨
馬營獲胡冦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
清遠侯復遣人護送馳詣　上所蓋欲以
爲鄉導也十五日早食後出城東回至清
遠侯帳下坐移時得　上追逐胡虜動靜
十六日食後同張侍郎袁中書出城外登
一小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十九日
食後聞捷音將至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

飯仍食鮮魚二十一日早飯出城外候
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戚時
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至營中見
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分軍
由飲馬河先回　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
行步行者俱不得從是日發平胡詔及書
勑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二十三日午
大雨午後雨止發威遠戍晚至廣安鎭二

十四日發廣安鎭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
行午次蟠龍山大雨平地水流暮雨止二
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鎭
二十六日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
晚次定邊鎭是程無水載水爲早炊二十
七日發定邊鎭午至河午食後渡河河水
稍深據鞍不能渡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
馬以渡水沒馬及腰以上暮至雙清源夜

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
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渡晚次平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津河之由
嘆曰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彼
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者
故不由彼渡　上笑曰今日方爲艱難汝
得無懼乎因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
以進　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

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次盤流戍六月初一日次凝翠岡初二日發凝翠岡午經闊灤海子 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者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

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次雄武鎮 上任子同勉仁往光大看馬及退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晚次清胡原初五日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渡河穿入柳林中柳叢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六十里下營大雨如

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初七日發青楊戍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剌克剌華言半箇山山甚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孰謂虜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間樹林蓊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而草稍俱爲物所食是日

獲虜二人因問之知虜騎曾經此過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渡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渡黑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復啓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寶纛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

馬立半山間逾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路多沉淖且陷益難行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二十餘里凡渡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巳見虜列陣以待　上飭諸將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三人下馬被甲復上馬隨陣後渡一大山見虜出沒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僞降先是　上度虜必僞乞降預書招

降勑以待至是虜果來　上在陣前召取勑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勑進　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勑付來者去又行數十里駐兵於山谷中忽見陣動亟上馬前行俄聞砲聲左哨巳與虜敵虜選鋒以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卽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數十餘里寻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　上巳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

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寻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巳久下營可亟回寻數人遂回往返巳百餘里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於草間且行且拽漬露水扭出飲之行數十里始得水晩次駐蹕峰十一日　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寻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冀忠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

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晩次長秀川兩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次廣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於山谷間復大敗之久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里渡河河濵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　上

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
虜見競奔而前銃響伏發虜蒼黃渡河我
騎乘之生擒數人餘皆死虜由是遂絕晚
次蔚藍山十五日次寧武鎮十六日次紫
雲谷十七日次玉潤山十八日次紫微岡
十九日次青陽嶺二十日次清華原二十
一日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渡
河深及馬鞍既渡以爲無水矣而入一淖

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復渡兩河泥
陷及馬腹馬行泥淖中幾陷晚次秀水溪
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
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廻曲折
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高下低馬力疲倦
逾數岡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次錦雲
峰二十五日次永寧戍二十六日次長樂
鎮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

蜻蜓拂面嘬嗜拂之不去晚次通川甸即
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
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營之西南曼陀羅
山下有寺基元公主造寺出家于此國初
廢二十八日次金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
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
沙白甚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
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稍深先令軍

士伐木爲橋以渡晚次玻瓈谷三十日次
威信戍七月初一日次武平鎮初二日次
開平營于斡耳朵華言宮殿也元時宮殿
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荒煙野草間可
爲一慨初四日次環州　上召賜爪果初
五日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連渡數河水
深及馬鞍晚次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
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未廢殿基樹

木已成抱殿前栢兩行仍在但蕭條寂寞
觀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盤
谷鎮入山峽中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
城中　上曰此山險阨若是雖有虜騎千
群豈能至此縱至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
者晚次獨石初九日次龍門龍門兩山對
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山水
泛時此處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

能度者崖石懸處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鐫
磨崖碑　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
初十日次獎然關十一日次長安嶺至此
方出險十二日次鎮安驛十三日次懷來
十四日次永安甸召賜瓜果十五日度居
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
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十六
日次清河十七日　駕入北京　北征錄終

北征後錄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
六師往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
把禿孛羅等馬步官軍凡五十餘萬孚與
學士胡公光大庶子楊公勉仁偕扈從是
日辰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
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晨發
清河午至沙河　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

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
午後復雨二十日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
午後至隆慶州下營二十一日至榆林雨
午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二日早雨
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二十三日午次
雞鳴山大風二十四日午次泥河二十五
日次宣府大風雨下即止是日穀雨二十
七日晨發宣府午次宣平大風二十八日

次德勝口晚發風下雪二十九日度野狐嶺風寒午後次興和三十日風寒四月初五日移營於興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大閱軍士初十日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次凌霄峯卽兀出于伯顏雨連宵不止甚寒十二日早雨食後發凌霄峯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微雨午前次五雲關卽哈剌罕有水十四日霜寒次高平

阜卽忽牙撒里禿十六日次殺虜城卽答虜城十七日次龍沙甸卽阿蘭惱兒午後雨十八日次錦雲磧大風雨雪晚復晴十九日次小甘泉二十日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次清水源卽馬塔馬二十四日午發清水源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飡二十五日次玉雪岡是日小滿二十六日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十

七日次鳴轂鎮二十八日發鳴轂鎮晚次清風壑無水大風二十九日早寒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早寒午次楊林戍初二日次禽胡山初七日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戍初八日風寒巳時發香泉戍午後次廣武鎮卽哈剌莽來夜雨初九日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二三寸初十日次懷遠塞十一日次玉帶川卽柴禿是

日芒種十二日次富平鎮卽兀兒禿十三日次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次至喜川十七日次環秀岡十八日午發環秀岡暮次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武鎮二十一日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泊二十三日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二十六日夏至二十七日移營於飲馬河北

十里凡五渡河至營暮大雷雨二十八日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五渡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峯山六月初一日壬寅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復晴下營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暗宿初三日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炊食後再行晚

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

里該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初六日次蒼崖峽初七日次急蘭忽失溫賊首答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　上躬擐甲冑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

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　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一不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剌河上乃收軍回營巳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九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頒師午次廻流甸晚微雨風寒

十一日晨發廻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冦復
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
乃以火銃先擊據海子者冦知不能拒遂
遁餘冦在山峽者恐火銃再至亦遁去晩
次雙泉海十二日次平山鎭十三日次飲
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次飲馬河
平川洲十五日次飲馬河靑楊灣十六日
次飲馬河三峯山十七日渡飲馬河西北

三峯山東南下營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
詣軍門謁見　上皆賜以衣服綃帛米糧
復勞之酒肉遣回十九日移營於飲馬河
北舊下營處二十日午後渡飲馬河凡三
渡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循飲馬
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三日次靑
山峽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晩次蒙山
海二十五日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卽

止暮次野馬泉二十六日次環秀岡二十
七日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
日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次翠幕
甸三十日次富平鎭七月初一日次玉帶
川大風微雨初二日大風初三日次懷遠
塞初四日次廣武鎭過二十里下營午後
大風微雨初五日晨發廣武鎭午前過香
泉戍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晩就遣

都指揮李瑛同中官齎回北京初六日次
楊林戍晩下雨初七日次歸化甸晩微雨
復晴初八日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晩
次淸風嶝初九日次鳴鑾鎭午後復起營
晩次玄石坡初十日次屯雲谷十一日次
淸水源十二日次小甘泉十三日次錦雲
磧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
日次龍沙甸下雨十五日次殺虜城微雨

晩晴十六日過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
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晨發五雲
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峯　上召賜食
燒羊燒酒十八日次紅橋十九日次興和
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
午後次萬全大風雨二十二日午次宣府
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次泥河下雨
二十四日次雞鳴山途中微雨晩　上召

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午次土墓
二十六日次懷來二十七日次永安甸二
十八日雨是日處暑晨發永安甸度居庸
關午後次新店大雨晩奉　旨同光大勉
仁先回八月初一日早文武百官迎　駕
由安定門入　上升殿群臣上平胡表稱
賀而退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撰

北征後錄終

北征記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大同開平守
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
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
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
鋒自効　上可其奏至是勅緣邊諸將整
兵以俟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
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

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
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
令者誅三月丁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柳升
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
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
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
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
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

率壯士爲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
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　上諭諸將曰
爲君奉天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
子内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
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
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爲讐
侵擾邊疆毒虐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
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寇之微命

危如絲髪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
理但體　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
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
徃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
得已爾等從朕誠能奮勇成功高爵重賞
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汝
其懋哉四月戊申以親征胡寇告　天地
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　皇

太子監國己酉車駕發北京次唐家嶺癸
丑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
乙卯度居庸關次岔道丙辰次懷來丁巳
次土木陞陝西行都司指揮劉廣爲右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都司事戊
午勑各城堡嚴哨瞭謹守備己未次長安
嶺享諸將壬戌　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
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

次赤城癸亥次雲州乙丑次雲門丁卯次
獨石庚午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
把里禿等獲虜諜者言虜去秋聞　朝廷
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多
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荅蘭
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慮聞
之不實耳　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
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爲都指揮

僉事餘皆陞一等各賜白金有差辛未次
西涼亭甲戌次開安五月乙亥朔次威虜
鎮丁丑次環州戊寅次雙洛己卯次開平
是日雨士卒有後至而霑濕者時其地尚
寒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
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
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
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

其可不恤甲申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
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
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
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擧固在除暴安
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
無辜卽命草勑遣中官伯刀哥及所獲胡

寇齎往虜中諭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
來歸朕所以待之者皆爾等所知天地鬼
神實監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來寇掠
我邊鄙虔劉我烝黎累累不厭其自取之
禍也朕悶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
行天討當是時如狥將士之志奮雷霆之
威彼之危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
體　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

聚驅出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亦猶冀
其或改而自新也迺獸心弗悛日增月益
比吾邊氓因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爲惡
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
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被順　天道
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
官職聽擇善地安生樂業朕之斯言上通
天地毋懷二三以貽後悔乙酉命安遠侯

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爲叢塚瘞之
上親爲文祭焉丁亥次武平鎭戊子召諸
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
謂止戈爲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
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
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非得已
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
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

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己丑次威
信戍辛卯次通川甸壬辰次長樂鎭文淵
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
過迫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
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有志者事
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癸巳
次香泉泊甲午次環翠岡乙未次永寧戍
丙申次清平鎭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

車皆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
爲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
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
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邪遂命分
兵迎之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
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
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

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
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
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戊戌次威
遠川己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循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
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
惕遂命內侍歌之群臣俯首聽畢皆叩頭
言　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霑醉而罷庚子次陽和谷辛丑次雙泉海壬寅次覽秀川癸卯次錦繡岡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乙巳次錦霞磧丙午次翠玉峯勑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與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佇俟焉丁未次鳴玉關戊申次清漠州己酉次和鸞谷庚戌次紫駝岡辛亥次清泉泊壬子次通流澗癸丑次金沙濼寧陽侯陳懋等得胡寇馬九疋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勑懋等益加防慎不可怠忽甲寅次秀水河乙卯次玉暈峯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虜地尤須謹備嚴哨瞭肅部

伍明約束晝夜毋怠孔子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丁巳次凌雲峯戊午次玉沙泉　上以荅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己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豪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次天馬峯　上以大軍繼進行數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　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寧陽侯陳懋忠勇

王金忠前行哯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壬
戌發河上次蒼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
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廻三百餘
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
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亦還
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卬山咸無所遇以糧
盡故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臣等
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

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
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
更思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等
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
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醜
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
於滄海可必得邪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
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於是兵部尚書

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鏟
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
數輩如犬羊棲棲偷生窮漠之境　陛下
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邪　上從遂命班
師乙丑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於是
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
西行期會開平丙寅次蒼玉淵諭諸將曰
今大軍南還將士旣未嘗見敵必有怠心

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殿後仍戒
飭軍中晝夜警備常如寇至丁卯次清流
峽戊辰次富平川己巳次長清戍庚午次
懷柔甸壬申發懷柔甸次寧遠鎭七月甲
戌朔乙亥次廻流灣丙子次清虜鎭丁丑
次峭石川戊寅次群玉峯己卯次雙清島
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
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

知朕親征過此也辛巳次豐潤屯壬午次長林谿癸未次廣平川甲申次遠安鎮乙酉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丙戌次盤古鎮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 上頷之旣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之付託 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而退戊子次雙流濼

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庚寅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辛卯 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靈轝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 遺命馳訃 皇太子癸巳次連雲磧甲午次黑河戍乙未次宣威鎮丙申次廣漠川丁酉次青楊峽戊戌次聞喜岡己亥次白沙河庚子次香泉泊辛丑次通川甸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癸卯朔靈轝度開平次

雙塔甲辰次威虜城乙巳次西凉亭丙午次隰寧丁未次雲州戊申次赤城己酉次鵰鶚　皇太孫奉　皇太子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庚戌次懷來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等皆素服哭迎壬子及郊　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歛奉納梓宮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楊榮著

北征記終

平夏錄

元政不綱群雄鼎沸蓋天命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有明氏（一曰旻氏）諱玉珍（一曰字玉珍）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玉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閭有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汝潁兵起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于青山衆推為屯長（一曰爲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蠻子爲盜蠻子郎文俊也）明年壬辰徐壽輝亦起

於蘄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僭大號都漢陽遣使招玉珍玉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爲旻眼子沔陽連歲饑乙未春（一曰夏）玉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珏守之玉珍至巫峽貿糧皆滿丙申冬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西寨時行

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怒乃虜船下流適遇玉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一城並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鳥困投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沔陽爲民也遠來覓糧亦爲民也若分船

爲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爲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騷然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侵掠城中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于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玉珍爲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一名凌雲）明復

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爲明二（一日三奴）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翔烏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章朗革歹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朗革歹先遁惟資守大佛明

二執資妻子江岸以招資資啗曰痴婦不死何爲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歹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强弩射殺妻復欲射其子爲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龍州謀興復爲遊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玉珍猶欲生之時傅趙參政兵將至三人

者同斬于市、（即大十字街）蜀人亦謂之三忠玉
珍乃以禮葬之初玉珍攻完者都時道出
瀘州暮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
劉楨者字維周官爲大名路經歷前元進
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靑巾李喜亂入居深
山盍往見焉玉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
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邀至舟與

議國事即舟中拜爲理問官巳亥遣使貢
於漢陽聘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明年庚
子春友諒弒壽輝自立玉珍曰陳友諒倪
文俊同在徐朝爲臣予今弒逆予當討之
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爲壽
輝立廟城南衆推玉珍爲隴蜀王辛丑夏
四月以劉楨爲參謀朝夕侍講楨屏人從
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

門沃野千里自遭靑巾之虐民物凋耗明
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
且陳友諒弒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
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
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弗
聽明日楨又言玉珍乃咨謀於衆以壬寅
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綱目書三月明玉珍破雲
南夏五月稱隴蜀王）自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

設六卿即日以戴壽爲冢宰萬勝爲司馬
張文炳爲司空尚大亨莫仁壽爲司寇吳
友仁鄒興爲司徒劉楨爲宗伯置翰林院
以牟圖南爲承旨史天章爲學士立妻彭
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
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擧司教授生
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去釋老
二教止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

無力役之征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刺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冦鄒興由建昌入指揮芝麻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孛羅一名把都及雲南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馬

山一曰皆走楚威鄒李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降者日至郎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窮秪交賀遠邇同歡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慨念中華之貴反為左衽之流夠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悴恭行天罰遂平定乎多方禮順人

情卽進登于五位忝茲南詔鄰比西戎潘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憸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恤心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衆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非小器

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鄒興所撰也是四月梁王下王傅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勝敗於關灘時招安元帥姚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兵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葬千戶守之遂引還重

慶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閬
城三日不克而還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
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密院戴
壽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尚大亨張文
炳為都察院鄒興為平章俾鎮成都吳友
仁鎮保寧吳仁壽鎮夔門俱為平章竇英
姜珏為參政鎮播州夷陵荊玉商希孟俱
為宣慰鎮永寧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

取興元時有劉諶者江西人為仁壽教官
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玉珍入蜀棄官隱
居瀘州子弟多從之游玉珍屢徵不就卒
弟子葬之小市廂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塞
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
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為脣齒協
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

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
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
氏為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
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
禎代為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
不服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
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
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

昇遣使來貢　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
因挾一畫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己酉
大明洪武二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
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　上賜璽書答之
曰朕歷視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
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
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
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

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
此復是年冬十月　太祖遣湖廣行省平
章楊璟招諭昇璟至蜀諭昇禍福使同入
覲昇牽於群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
其畧曰足下以幼沖之資襲先人之業不
吝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爲瞿塘劒閣之
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
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

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
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
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
相去萬萬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
之命可謂智乎我　聖上以足下先人通
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
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
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

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
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
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强將勁兵自謂莫敵
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
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
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覩逆順之圖在足下
審之而已昇不能從洪武三年庚戌夏四
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

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
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七
月吳友仁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
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
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
興旺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
城決濠塡塹急攻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擂
石敵兵多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卽帥師

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

右副將軍暨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和等肅部伍嚴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爲戒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

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横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辭 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

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濳使人覘知青川來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眞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

將雙刀王等十八人與遁去遂克階州進
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
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
世眞等復集衆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
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督兵急攻破之
世眞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
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
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

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
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六月壬
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
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
聞階文破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瞿城而
自與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
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戰于成都
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

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
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
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
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
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
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
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
恐其逗遛失事　賜璽書促之廖永忠聞

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
于江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
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
永忠分軍爲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爲兩
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
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
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
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

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
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
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鋭出壘葉渡夜分兩
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
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鋭來拒永忠已破其
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
譟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
砲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飛橋

鐵索皆斷擒其將將達等八十餘人斬首
千餘溺死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
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
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
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戊戌守金州九
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
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
次銅鑼峽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

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豈
能効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
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欵永忠以
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
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
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
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
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

諭達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表
畧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
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歡
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侔堯舜運
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
權生民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
於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
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憎無

學識既靡貿勳先機之智又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出井蛙計同宄免揣罪實由於此啓釁用非其人用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効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及土地人民以獻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還走反踩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竝完皆無鬭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欵友德許之翊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友德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淸拒戰友德擊斬之判官王桂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

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　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湯和遣周德興會傅友德攻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東海黃標校編

平夏錄終

義祖徐氏諱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爲徐瞋吳武王時淮南勁兵數萬號黑雲長劍義祖爲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爲衙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

武王不荅顥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爲王儻楊氏無兒有女亦可況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嗣立是爲景王景王所爲不道居父喪中掘地爲室以作音樂夜然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義祖與顥承間泣諫景王怒曰爾謂我不中何不殺我自爲顥對曰某曾受先王恩安敢與此心又景王親吏皆恃勢凌顥等籌不平遂有爲亂之意景王晨興視事顥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景王驚曰爾等果殺我邪顥曰非敢殺王殺王之左右不忠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被誅月餘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演是爲宣王初顥與義祖約殺渥而以其地臣於梁至是顥欲背約自立嚴可求沮之乃止顥

既得志又欲害義祖義祖用嚴可求鍾泰章謀誅顥自爲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時蕃鄒守將皆武王勳舊謂爲所制心不能服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知有此人今日何忽乃爾遇不自安遂反及敗良賊百口皆死自是諸將弁氣矣李德誠爲泗州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江比明德誠盥漱兵已入城除德

誠爲江州德誠惶怖即路帷幙皆不及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令子繼勳來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爲惡人也以女妻繼勳移德誠於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宣王泛舟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又且年長

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瑾出鎮泗州徙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爲別及至瑾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斬其首入謁宣王曰爲國去賊爲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宣王恐事

不濟以衣障面曰此事阿舅自爲勿累於我退走入內宣王出於朱氏故舅呼瑾瑾怒曰妄子不足與語誤我大事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寧謐時楊氏猶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義祖權柄雖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建國改號自爲都統封齊王未幾隆演卒弟溥立是爲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告義祖

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敵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齎詔來使者盤桓果具驛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蘋北聘李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宣王歿宮中以德誠進壽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

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而身在外朝政皆遙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為己害而烈祖勤於侍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尤切常曰我家貧賤時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訓又死知詢尚少因以

大政委焉及聞玠之謀深以為不宜烈祖亦不自安求為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為相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大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無効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為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

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為諸弟所排外為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為左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為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邪

烈祖曰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懼獨退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為人臣而畜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頻見呂氏為祟請僧誦經亦見之僧為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為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

南歸於江心遇縲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又以綉屨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詐此殯時物用以爲信家人至江西以屨進知誨熟視之未畢呂氏已在側曰爾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於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遼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圖脩造之任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烈祖諱昪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爲義祖所養有相者謂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嘗爲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龍

而寤明旦乃得烈祖烈祖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義祖驚曰爾在此邪烈祖泣曰爲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非理犯累爲樓船指揮使宋齊丘者父爲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數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遺郎有所闕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奇其才與爲布衣交動靜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昪州刺史辟齊丘爲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爲潤州烈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宋齊丘曰今三郎政亂敗在朝夕京口去淮南隔一

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也三郎知訓
世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
定內外以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己子既弗
克負荷用烈祖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先
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爲乞子與諸弟
夜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
酒喫劍乎餘皆類此及敗知訓宅中有土
室封閉甚固烈祖請義祖開視其中繪圖

義祖之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
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南面視朝義祖唾
曰狗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怒遂少
解死者猶數家烈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爲
本甚得當時之譽吳宣王即尊位烈祖當
相而勳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
大乃以左僕射參政事時諸國交兵江淮
爲強盛烈祖增修法度人獲乂安識者歸

心焉義祖殂知詢以罪廢大政由己矣數
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長子
景通居中輔政宋齊丘王谿皆爲相孫誠
自中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
詢卒李建勳來歸幙府遂與大將周宗等
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于庭江西
楊化爲李信州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號
唐立高祖已下七廟尊吳主爲讓皇信州

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王
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
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
乃徙讓皇於丹徒遷諸楊於泰州初吳武
王諱行密謂杳爲甜梅及是復呼爲杳故
老有泣下者烈祖日於勤政殿視政有言
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
千里之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爲皇太

子王表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以大元帥總百揆信王景遷先娶德誠之女中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以南平爲氏南平德誠所封也景遷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宋后罕得接見烈祖幸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間言景遷之才可代爲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烈祖殂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宗保全之烈祖服大丹藥發而殂大漸嚙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爲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寢

元宗即位謂夷鄴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

元宗諱璟烈祖長子也初名景通爲義祖所器常曰諸孫中此子特貴虔州刺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罪義祖曰昔無章吾已死於編手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令以章女配元宗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即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尚書郎吳讓皇稱之曰朕諸子皆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時譽烈祖即位爲大元帥總百揆烈祖殂遜于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衮冕衣之曰大行陛下以神器之重畀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尊先旨承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

詔立皇弟景遂爲皇太弟馮延巳自元帥掌書記爲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與建州之役延巳曰上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要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悄悄待循資宰相也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

數日民不堪其苦思効順者解體矣陳覺爲招討使矯制進圍福州表言朝夕可剋元宗以爲實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崇文不能制會錢唐以兵數千來救我師不戰而潰詔鎖覺及延魯赴建鄴既至尋赦其罪始馬殷據湖南幷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自永州赴喪判官李恒皐知欲爲

變未至以爲朗州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少弟希崇又廢希萼自立幽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匡凝以部曲數百人刼希萼於道奉爲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衆萬人希崇遣使求救於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謡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萼皆降餘郡相次歸附乘亂取廣

南桂管之地朗州劉言亦自爲刺史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將軍張巒屯零陵以圖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四方聞之以爲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鎬不爲備歲餘朗州上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沙奏言爲上言不能制鎬棄城遁歸諸郡皆没唯巒全軍而迴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彦貞督兵北

征戰敗於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陷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之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帝號諡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爲介晟至汴京謂崇質曰吾觀事勢

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爲謀乃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丘深惡德明使崇質與其言乃以賣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剋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城下見劉仁贍遥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隳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汴

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既而泗州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大弟景遂固請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冉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人衆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國政盡付宋齊丘

以紓難元宗以戎事未寧隱忍不發鍾謨自汴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竊國理不可容遂誅覺幽齊丘於青陽專亦卒謚醜謬謨使回爲禮部侍郎任用權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巒有隽巒入爲天德軍使每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中唐鎬密言恐有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冀薨謨因請救巒以所部兵馬爲京城巡

徵元宗乃下詔數護侵官之罪貶於饒州繼死繼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南都豫章也太子即位於建鄴梓宮至日南都羣臣表請殯於別宮後主下詔不許哭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識東朝官家南嶽真君不如也

後主諱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而好

古爲文有漢魏風母兄冀爲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典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冀卒立爲太子元宗幸南都後主監國於建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與元宗崩哀毀過禮即位立妃周氏爲后句容尉張佖上書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後主手詔慰諭徵爲監察御史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杖

然後起立后妹爲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楯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長月餘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佑既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覬卿上

表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爲亂在即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遂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搆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佑乎思之踰月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

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
風元宗稱臣於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
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即位始衣紫袍王
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開人心大悔乃
下制貶損臺省名號竝皆改易王皆降封
公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
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
賦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我季兮

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
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
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迥來聘從容
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
祭後主唯唯不荅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齎
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圜丘思與卿同
閱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荊湖惟
候穆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

月舟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奪氣樊若
水父保大末爲漢陽縣令父卒家池州累
舉進士不第至汴京上書太祖謂之有才
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
雖得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艱
阻若水請於采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
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
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兵來圍常州

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
降而天兵已屯於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
又進圍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
得良將侍衛廂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後主
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
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
可勉副孤心澄泣涕奉別歸家盡輦金玉
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

當散此以圖勲業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唐兵祢至營栅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勝則可不勝則立爲虜矣救至然後圖戰後主又命盧絳爲援絳至錢唐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祢絳怒一裨將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

免死且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柰緣某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且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赴城而出明日澄循召將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

將吏開門請降建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江兵入援以建昌軍制置使朱贇爲統將時勝兵數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至皖口方交戰船爲天兵所圍贇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鄴受圍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惟恃此救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贇已敗死後主猶謂不實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

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城將陷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汴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即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爲理

一曰吾聞新王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夯福白毀其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履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

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與弟鍇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鍇字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諡爲文後主文集鍇爲之序新說又鉉爲序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寢筆冠篇儒者榮之

江南別錄終　宋陳彭年撰

三楚新錄卷一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羅亂所在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爲裨將命爲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唯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迎殷爲主初衆軍

之迎殷也値夜殷甚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棒躑躅遶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爲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衆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禧宗在蜀甚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爲楊行密據有淮南閒其建國遣舟師數萬伐

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破之伏屍流血湘水爲赤自是四方慴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部陽叛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强霸之兆何爲拒之遂待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狀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善因使部

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夫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龑懼而乞盟勳即李老虎勇壯絕倫每一食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内有洞庭湖

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搆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

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虜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贈與數百緡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爲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

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閣皆羅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爲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己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處士戴偃賢而有

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黄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餓死麾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愚臣所以爲耻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削思覲官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烝逼

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取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識者笑之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謂冥報焉異母弟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

記室李皐爭之曰吾聞立嗣以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僧念佛以禳比城陷不輟其愚昧皆此類也尋爲希萼縊之且命捕李皐有擒至者希萼責之曰吾雖生於庶

孽然託體先君汝何見毀而不吾立耶皐無以對命壯士轝而殺之既而希蕚淫於酒色多爲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蕚幸之引入內閤與妻妾閒坐而飲爲衆所惡其弟希崇乘釁作亂擒希蕚囚於衡陽既而悔焉遽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五十里昭澤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蕚長而

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王恩不能爲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上乎乃率數百人刼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拒焉或以童謠爲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蕚見鎬

且請之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蕚及希崇舉族而行先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詭使詐爲僧以遊長沙弄鈸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爲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王逵兵至竟宵遁焉初馬氏之强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餘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紿

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羣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三楚新錄卷一

三楚新錄卷二　　說選七四　備記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業農嘗犯法黥德中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尅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十數人乘時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行逢與焉部衆兼行過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昏

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十有八九鎬以單騎遁走於是逵據其境上表於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逵素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車服制度擬於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將有王氏起焉僞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節將處南楚者誰爲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

史王溫耳僞主疑之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密於巾中置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逵舉兵襲長沙據之即其應也時行逢已爲麾下將衆頗伏其才略逵因命爲副貳行逢雖受命然終以逵非君長才密謀圖之未幾逵領兵侵南越留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

以雲雨資蛟龍也及逵至桂楊果爲越兵所破僅以身免竟死於路行逢果代其位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而爲列侯可謂富且貴矣然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何以瞻望風采邪行逢感悟即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爲西府使人迎其妻潘潘貌素陋然性剛烈雖行逢已爲侯

王待之蔑如也先是所侍皆勒之使詣行
逢對曰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老
醜雖往公豈以曩時心相向哉我有死而
已聞者未以爲然及使至果不從命惟躬
率婢僕以耕織自給賦稅亦及時輸納未
嘗逋懸行逢止之而不從曰賦稅官物也
豈以己爲主而自免之哉行逢聞而有慚
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斂爲務行

逢患之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除去皆內
稍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選有女壻乞
補吏行逢曰吏所以理民也觀汝不堪其
事吾當爲汝置鍬犁數具汝能用之鉏種
以養老幼亦是美事何祿之求竟不補焉
時一方翕然號爲英主然多猜忌好發人
陰事故麾下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而行逢
亦能預爲之備往往未發而誅於是公府

凜然入者若履氷雪先是前進士何景山
爲王逵記室每輕行逢行逢得志命景山
爲益陽令未幾因事縛而投之江曰汝嘗
佐王逵今王逵死且爲我告龍王其殘忍
皆此類也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
性好滑稽國破之後傷於凍餒行逢素聞
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節因召爲節度
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欲其得衆苟能應

募皆署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
廛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筭及仲
雅至行逢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
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太
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未幾大
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夷音每呼字多誤
仲雅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
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歷事馬

氏諸王氏信之矣故不敢加誅後仲雅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咏櫻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蓋怨行逢而發也有鄧洵美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偪時謂之鄧馱爲性迂僻類其形衆不悅之雖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及同年王溥爲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爲詩

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號慟久而忤行逢貶爲易俗場官須臾使人詐爲山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嶽知洵美墳在近爲詩弔之曰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覲象爲節度使以行逢嚴酷恐及禍乃寢

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取決焉而覲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好零陵儒士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爲作者所許覲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鄙之及行逢疾病命子保權尊師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兇狠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之後

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而逝數月文表果叛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殊不介意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伐鼓飲酒如初是曉文表入城麾軍直至會所簡已醉不能發弓矢惟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戮之

座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英爽有膽氣聞叛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率萬餘衆討之及師璠將行親出餞送泣對三軍曰先君墓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安敢勞於諸君幸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吐氣發言義形於

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慙表乞師未逾旬師璠大破文表於亭津梟其首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頷上出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頷是禍將作神去焉保權以文表已滅命使止師而王師已破江陵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今文表已破而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地乎我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欲與相拒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鬐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命以禮遣旣至宗族封拜有差初行逢以淫祀爲患管內祠廟非前代有功及

民者皆毀折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爲斷及來年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者四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群僧於府中講唱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搶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三楚新錄卷二

三楚新録卷三　　說選八 編記 五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爲帥專征潛有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拔爲制勝軍使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幾移授荆南兵馬留後及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

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者十數萬人皆將校賓友負土助焉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甃之及土工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累月方定論者以爲幽魂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後薄遊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性

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心我繕甲自守猶恐不保況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惟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讐敵相待耶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値夜將吏出迎郊外季興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初

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纔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聞莊

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紿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册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落筯而歎曰此吾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寔禍果再亂一如震言初季興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嫗秉燭開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之嫗對曰妾適夢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而君子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大悅洎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與吾相見弟兄之不若也今日安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邪遂求解職退處郊外灌園鬻蔬爲業稱處士每以事召至府則倒跨黃牛

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閥止稱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人不忍殺之有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爲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餅并豬肉令相毆者對飡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豬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遊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爲掌書記自是牋奏書檄皆出其右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不得志又常慕

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毎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餓煖家有梁延嗣者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興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旣而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攻取復之監利玉沙二縣延嗣兵敗爲季興所獲至從誨旣立擢爲大校遂承制授歸

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有犯者往往交遊變爲仇讐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日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衆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捷良由扶持者爾光憲乃回顧曰非因衆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怒論者少之有王惠範者平江

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荊南也季興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蔭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欲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爲人閒談不羈閑之不悅入告從誨辭之自是以從誨爲不知巳至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翫爲志焉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

周行逢薨子保權立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保權告急朝廷乞師爲援朝廷遣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沖不測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沖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沖曰兵尚權變城外

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實欲乘釁伐我耳況今精兵數萬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須命爲大王拒之繼沖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沖大懼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詣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沖徐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不用己謀扼喉而死

繼沖傷之先是荆南尚使甕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識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羽沖編

三楚新錄卷三終

溪蠻叢笑序

五溪之蠻皆盤瓠種也聚落區分名亦隨異沅其故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猫曰猺曰獠曰獞曰犵狫風聲氣習大畧相似不巾不履語言服食率異乎人由中州官于此者其始見也皆訝之既乃笑之久則恬不知怪通守朱公濬山先生之季子風流博雅手録溪蠻事識其所産所習之

異目曰叢笑誠可笑也士大夫來是方者其可闕諸慶元乙卯葉錢序

溪蠻叢笑　　說選九六偏記

木契刻木爲符契長短大小不等穴其傍多至十數各志其事持以出驗名木契

犵黨出入坐臥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名犵黨

鈎藤酒酒以火成不醡不芻兩𤕤東西以藤吸取名鈎藤酒

錦雞羽族似雉者金項火背斑尾揚翹忘意揭驕籠之不能馴

茅花被犵狫無綿採茅花絮布被一被數幅聯貫以成山獠皆臥板夜然以火犵狫視獠則爲富矣

辰砂辰錦砂最良麻陽即古錦州舊隸辰郡砂自折二至折十皆顆塊佳者爲箭鏃結不實者爲肺砂碎則有趖趖末則有樂砂砂出萬山之崖爲最犵狫以火攻取

犵狫裙裙幅兩頭縫斷自足而入闌斑厚重下一段純以紅范史所謂獨力衣恐是也蓋裸袒以裙代袴雖盛服不去去則犯鬼

金繫帶硯石出黎溪今大溪深溪竹寨溪木林岡石皆可亂眞紫石滕揭石熟猺亦能礪砥黎溪爲最蓋於淘金井中取之近亦艱得有紫綠二色圍黄線者名金繫帶

粉紅水銀水銀出於朱砂因火而就或謂砂腹生水銀非也名粉紅水銀

砂牀石之不碎而砂附著其上者名砂牀

水秀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者名水秀

順水斑蠶事少桑多柘繭薄小不可繰可緝爲紬或以五色間染布爲僞名順水班

葫蘆笙潘安仁笙賦曲沃懸匏汶陽匏篠皆笙之材蠻所吹葫蘆笙亦匏瓠餘意但列管六與說文十三簧不同耳名葫蘆笙

蕵蒳花 紫花全類蕵子生於藤一枝數葩
不闌帶 蠻女以織帶束髮狀如經帶不闌
者斑也蓋反切語俚俗謂㘓爲窔欒孔爲
窟籠亦此意也
野雞斑 枋板皆杉也木身爲枋枝梢爲板
又分等則曰出等甲頭曰長行曰刀斧皆
枋也曰水路曰笏削曰中杠皆板也腦子
香以文如雉者爲最佳名野雞斑

娘子布 漢傳載關干關干獠言紵今有績
織細白苧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
點蠟幔 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
以蠟刻板印布入靛缸漬染名點蠟幔
絲金 沙中揀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色
視沙金爲勝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絲金
馬王菜 葉似蔓菁味苦多刺即諸葛菜也
[illegible]脊茅 麻陽苞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零
茅揚雄曰璚茅皆三脊也齊桓責楚苞茅不入者即此
鴉銜草 紫草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䓞
本草云生楚地三月采根陰乾𤕭人以社
前者爲佳名鴉銜草
雞骨香 降眞本出南海今溪洞山僻處亦
有似是而非勁瘦不甚香名雞骨香
出山銀 西溪接靖州境出鉛鉛中有銀銀
體差黑未經坯銷名出山銀

雞末子 古有細蟲曰焦螟集於蚊睫蠻地
有蟲極細栻目難覩黑點著身抓搔不可
耐名雞末子
九肋鼈 沙鼈似馬蹄者佳九肋出沅江
銅鼓 蠻地多古銅有銅柱馬希範所立麻
陽有銅鼓蓋江水中掘得如大鐘長箇三
十六乳重百餘斤今入天慶觀并有銅像
二相傳唐明皇像餘散他處鼓尤多其文

環以甲士中空無底名銅鼓

不乃羹牛羊腸臟略擺洗羹以饗客臭不可近食之既則大喜嶺表錄異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擺也

圈布桼味苦葉小分三叉蠻所不食犵狫取皮績布繫之於腰以代機紅緯回環通不過丈餘名圈布

豎眼犵狫犵狫蠻之尤怪者兩目直生惡青衣人遇之則有禍去麻陽百餘里不常見

獨木船蠻地多楠有極大者刳以爲舟

芷香草見離騷有一穗數花與蕙蘭不同開亦先後皆蘭類也

黃貓頭蠻類不巾髮卷曲照日金色故名

光面蠟蠟出山不經偽者名光面（作偽者雜以粟）

飛紽土俗歲節數日野外男女分兩朋各以五色綵囊豆粟往來拋接名飛紽

客鼓鼓之節不一有暗箭鼓集人鼓犒設鼓饗客亦以此遠近聽以爲準酒酣少有參商則鼓聲隨變終席無他者名客鼓

圍項朱漆牛皮以護頭頸名圍項

銀鵝鴉犵狫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鳥獸形爲酒籐或爲牛角鵝鴉之狀尤多每聚飲箴列以誇客

筒環犵狫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邊上一齒以竹圍五寸長三寸裹錫穿之兩耳名筒環

門款彼此歃血誓約緩急相援名門款

大設富洞以九月與及三年一犒爲大設

入地犵狫自刎洞奔來此地居止名入地

鴨鴉號戰鬪出入群聚發喊以張聲勢也

牟樓犵狫以鬼禁所居不著地雖酋長之

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數尺以巨木排比
如省民羊柵杉柴覆屋名羊棲
左右押衙 犵狫比猺猫則妄自尊大歲時
旦望或客至皆排衙主盟其事者爲隊公
又其次名左右押衙
坐草 山猺潛出省地草莽中射弩奪物機
不虛發名坐草
客語 能省民之言者名客語

華把 互市踰約價償未足則劫去省民或
甲以乙代名華把
踏歌 習俗死亡群聚歌舞輙聯手躡地爲
節喪家椎牛多釀以待名踏歌
讐殺 夷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刺以刃百十
年必報乃已名讐殺
專事 溪洞文移他人不能特選往來之熟
者名專事

骨債 或爲傭而亡或以煙而死約牛牲若
干償還名骨債
走鬼 初夏徙居數日以杏祖居否則有禍
名走鬼
鼻飲 犵狫飲不以口而以鼻名口鼻飲
喫鄉 秋冬之交聚飲以樂名喫鄉
擦魚 山猺無魚其上下斷其水採蓼葉困
魚魚以辣出名擦魚

羈縻 犵狫之受犒者如熟戶之猺既納款
聽命縱其出入省地州縣差人管轄或許
自推首名貴首
打寮 山猺穴居野處雖有屋以庇風雨不
過剪茅叉木而已名打寮
生界 夷州縣徭巢遠不屬王化者名生界
呈生 祭祀必先以生物呈獻神許則殺以
血和酒名呈生

拕親山猺婚娶聘物以銅與鹽至端午約於山上相攜而歸名拕親

骨浪猺獠睡不以床冬不覆被用三叉木支闊板旁燃火炙背板焦則易蓋以板之易得也以展轉之意名骨浪

隊小犵狫之隨從者如軍中行伍名隊小

舞𣗳醉後以長柄木𣗳跳舞亦有音節也

平坦巢穴外雖崎嶮中極寬廣且以一處

言之犵狫有鳥落平言鳥飛不能逾越爲數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曰平坦

倒牛牛客多行桃源路洞中占軍事勝負及疾病祈禳皆以牛用名倒牛

跳雞模藝精者擲刀空中接之名雞模

洗面借人助和讐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

奴狗狑猪之爲傭者名奴狗

背籠負物不以肩用木爲半枷之狀架其項以布帶或皮繫之額上名背籠

葬堂死者諸子照水內一人背屍以箭射地箭落處定穴穴中藉以木貧則已富者不問歲月釀酒屠牛呼團洞發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枷崖屋或掛大木風霜剝落皆置不問名葬堂

爬船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

五色皂船之神尤惡去來必有風雨一尸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弔屈原正楚俗也名爬船

隘口凡衆山環鎖盤紆崩鬱絕頂貫大木數十百穴一門來去此古人因谷爲寨因山爲嶂之意名隘口

朮莊院數十年前猺獠侵占蝦蟆行寨省地土人申請招致靖州犵狫防托借田貿

屋以居名十莊院

㶼擲 牛擲木多㹶猫猺歲饑闕食則先以火窖地握根置窖中壓以石又用火㶼熟（㶼音滬清鑑也）擣作餅餌名㶼擲

椎結 胎髮不薙除長大而無櫛篦不裹巾蓬垢髩鬙自古以然莫可化也名椎結

富貴坊 競渡預以四月八日下船俗聚飲江岸舟子各招他客盛列飲饌以相誇大或獨酌食前方丈群蠻環觀如雲一年盛事名富貴坊

對刀 甲與乙有隙兩相鬬敵背牌護身遠以標鎗鎗盡挺刄而前名對刀

出面 拕親之後年生子引妻攜酒歸見婦家名出而

宋朱輔撰（字季公桐鄉人）

溪蠻叢笑終

遼志　　說選十七（偏記）

本末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冊有所不載遠夷草昧復無書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地也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盂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裊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為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上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為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語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某

解部八曰奚嗢部立遺像于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廼呵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喎呵戴野猪頭披野猪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又一主晝里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國之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氈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首服豕皮罔測所終當其隱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副貳也荒唐怪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

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罷淹復遭風雨雪霜之害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後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内選雄勇有謀畧者立之爲主舊主退位例以爲常至阿保機爲衆所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立其國大原與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衰天未厭亂石晉胎舋産禍諸華毒痡四海飛揚跋扈貪殘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履倒植薰猶共染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眞宗屈己和戎不復以一矢相加含容覆護百有餘年聖與道三主以來天誘其衷革心慕義貪婪歲幣顧惜盟好銷鋒寢柝號稱無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沒茲非以德懷遠之明效與祖宗列聖之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諸夷奄有全燕何其强也天祚昏孱女眞

啓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悲夫今摭舊聞裒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同要之大畧其不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洄古可以爲鑒矣

族姓原始

契丹都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横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于山樹上經三年後方取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時面陽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豕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又教之以隸書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稱皇帝

部落

漢時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爲王雄所殺衆遂逃横水之南黄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

押奚契丹使至唐末契丹始盛

併今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耗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王無代

主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乃別自立一部以爲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是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騎人皆精甲兵也爲其爪牙國母

述律氏部下謂之屬珊有衆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五千騎述律氏常留數百兵爲部落根本其諸大酋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子趙綝答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酋領大舍利高模漢兵

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眞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以陁陌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千餘軍州部落兵合三五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行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

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內外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爲號衆則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輔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行軍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來行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隨冒夜舉火上風曳柴積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建官制度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官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陽隱宗正寺也夷离

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离巾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敞史本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王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幹轄䐫遙輦常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眞五節制五治火師一百六百九百家矣

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從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立衆所得人戸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牲口或犯罪没入者別爲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

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門戸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婁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謂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番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衣服制度

國母與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番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爲飾或以珠玉翠毛

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像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冠帶以黃紅色條裏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冠如紗帽無簷不擲雙馬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朱或紫皁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以紫黑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

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樸爲幹鞬勒輕快便于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爲捍腰宋眞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彊服衣冠纔已即帳中雜番騎出郊射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

並撻魯河鑿冰釣魚氷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倣鹿鳴鹿旣集而射之宋眞宗時遣使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遶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佩金玉錐號殺鵝寨鴨錐初獲即拔毛揷之以鼓爲坐遂縱飲酒醉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兔每秋則衣氈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爲氈帳藉毯圍棊雙陸或深澗洗鷹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村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願赴者州

縣必報刷遣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名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按而出作樂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制承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

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論文武並奏蔭亦有
員數

歲時雜記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本帳內牕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動番樂飲宴如得

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祟帳人第七日方出乃解禳之法北呼此謂之妳担離漢人譯云妳是丁担離是日

立春

立春日婦人進新春書以黃繒爲幟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蟆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何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並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此節爲瞎里尀漢人譯云瞎里是請尀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盃飲之北呼此節爲淘裹化漢人譯云淘裹是兔化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縣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昇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國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廚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時爲討賽離又以雜絲或綵結合歡索纏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脂粉囊謂之朝節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並請蕭姓者亦名睹里尀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先于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一應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却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隨行軍兵人大喊三聲謂之迎節此節謂賽離拾漢人譯云賽離是月拾是好是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爲担褐嬭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嬭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圍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切以生鹿舌拌食之北呼此節爲必里遲離漢人譯之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亦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

女摘一九粒以酒嚥者大能辟惡也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鎗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時進埰國主與押番臣密望木葉山奠酒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北呼此時爲戴辨漢人譯云戴是燒辨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馬白羊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嶽云北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甲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

臘月

臘月國主帶月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巳上並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呼此節爲粆離尀漢人譯云粆離是戰尀是時是戰時也

詔盜

五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尀漢人譯云鶻里是偷尀是時也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望西大喊三聲行之彼言午是北朝大王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聲

舍利

契丹國內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疋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跪拜

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地者卽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內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于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為混同江其俗刳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子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澤蒲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作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榦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粟

螃蠏

渤海螃蠏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脆如中國蠏螯巖翠鮀魚之屬皆有之

葉隆禮撰

遼志終

金志

初興本末

金國本名朱里眞番語舌音訛爲女眞或
曰慮眞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愼氏
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役挐
氏於此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
中國始聞女眞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
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

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
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
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
眞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
深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者至百
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眞以其服屬契
丹也江之北者謂之生女眞亦臣服于契
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爲首領號太師契丹
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
契丹乘唐衰併吞諸蕃三十六女眞在其
中契丹恐女眞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
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
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
口至束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眞咸隸兵馬
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抵凌而野
居者謂之黃頭女眞又居束沫江之北寧

州江之東地方千餘里人戶十餘萬無大
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
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
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
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過而
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
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眞妻之以女生二
子其長卽胡來也其自此傳三人以至阿

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爲大
金

初興風土

女眞在契丹東北隅地饒裕山林田宜麻
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
附子禽有鷹鸇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
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好詐貪
婪殘忍善騎射喜耕種好漁獵每見野獸

之蹤躡而求之能得其潛藏之所又以樺
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其
居多依山谷聯木爲柵或覆以板與梓皮
如牆壁亦以木爲之冬極寒屋纔高數尺
獨開東南一扉扉既掩復以草綢繆塞之
穿土爲床熅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
毛爲衣非入室不撤衣衣履稍濕則墮指
裂膚雖盛夏如中華初冬俗勇悍喜戰鬭
耐饑渴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
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惟鼓笛其歌惟鷓
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疾病
無醫藥尚巫祝病者殺豬狗以禳之或用
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
則以刀剺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
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
鞍馬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

之燒飯其道路無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
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飯食而納之
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
往往自能爲之其禮則拱手退身爲喏跪
左膝蹲右膝拱手搖肘爲拜其節序元旦
則拜日相慶重午則射柳祭天稅賦無常
隨用度多寡而斂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
無文字賦斂科發射箭爲號事急者三射

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革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鬬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皆屬焉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櫟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鐶留顱後髮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遙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于

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麤細爲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紬爲衫裳亦間用細皮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或羔皮或作紵絲紬絹貧者春夏並用爲衫裳秋冬亦衣牛馬猪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麋皮爲袴爲衫袴襪皆以皮至婦人衣曰大襖子

不領如男子道服裳曰錦裙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爲圈裹以繡帛上以單裙襲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爲婚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壻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從少者十餘車多者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器貯之其次以瓦器列

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杯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以進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麤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壻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壻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十二

三或皆不中選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留馬少爲耻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迎旣成婿留于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則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爲蓬蓬妻謂夫爲愛根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

其歌也乃自敘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求娶欲納之卽攜而歸後復方補其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爲漿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糜爲酒醉則縛之俟其醒不爾殺人

皁隸

皁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爲重如州郡都吏出職並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徒司判寺丞至儒林亦蔭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爾亦可至知州同州

浮圖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舍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所謂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國主有時而拜服眞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爲一任任滿則又別擇

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竝服紫袈裟都綱則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爲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訟者笞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竝申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于師府置

司正曰道錄副曰道正擇其法籙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任滿則別擇其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道教之傳有自來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刼者掊其腦而致之死藉其家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

財物贖之其贓以十分爲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竝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韋爲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舂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

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熙宗立又去舂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給紿絞也流者不流犯人之家屬徒者非謂杖脊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即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

一年百二十杖無大小止以荆決臀實數也拘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無所不可脚腕以鐵爲鐐鎌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滿日則逐便不得依舊爲百姓刑法與舊不相遠惟僧尼犯姦者强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者並處死强姦者罪死則與古法異

赦宥

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册封或遷都或災異並皆肆赦罪無減等一例放之每赦必有恩內外小大文武百官並與覃遷一資熙宗臨季年一歲兩赦海陵立常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惡姦宄則賊良民詔告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議赦不兩年躬自蹈之其後復有改正隆赦迨世宗立纔數年間已降三赦然洪忠宣松漠記聞云北朝惜赦無郊霈余銜命十五年才見兩赦一爲舍都姑叛一爲皇子生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此後不惜赦邪

屯田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國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簡廢齊國後慮中州有懷王三戶之意始置屯田軍非止女眞契丹亦有之自

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賜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服若遇出軍之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斗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屯田去處大名府山東河北兩關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

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附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獐麋鹿散走于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

諸餘人捕之飲隨處而進或以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漢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熙宗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略不間列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閡隔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多少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

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

色皆具必以黑為主尋常車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綃為日刺於黃旗上月旗即以素帛為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繡旗二如大禮祫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循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

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綜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之曰

蓋天

車繖

后妃並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繡青氊爲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氊並用金飾綠柱廊月板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車之四角后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夫人並用銀螭頭

國王繖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爲頂蓋后用金鳳太子用金龍妃紫繖用孔雀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青浮圖

服色

論服色各以官品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腰橫金若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皆許自服焉

國主視朝服純紗幞頭窄袖赭袍玉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閒暇阜巾雜服與士庶無別

宇文懋昭撰

金志終

立國

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為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𠢥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貌不醜惡其腮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却

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韃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韃靼也每聯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為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忒沒真者其身魁偉而廣顙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吉思乃舊牌子頭結髮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今為創國之主譯曰成吉思皇帝東征西討其國強大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俗初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易於見彼齒歲也其俗每以草青為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每見月圓為一月見草青遲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成吉思少被金人虜為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

能容衆敬天地重信義所傳武没眞者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近年以來有女眞叛亡之臣爲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

國號年號

韃國所鄰前有紇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偽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爲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

和之按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常改元天輿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畧無制度珙常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蓋北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無常今韃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國俗也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鄰每於兩河博易販貴於其國迄今文

書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今二年以來因金國叛亡降附之臣無地容身願爲彼用始教之以文書於金國往來却用漢字去年春珙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兔兒年龍兒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又慕蒙爲雄國故以國號曰大蒙古國亦女眞亡臣教之也珙親見其權皇

帝摩睺國王每自稱曰我韃靼人凡彼大臣元帥皆自稱曰我彼亦不知其爲蒙是何等名字何爲國號何爲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者强解事以教之耳南遷録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以愚觀之更遲年歲則金虜叛亡之臣必教之撰其誕日以爲節又必教之改年立號也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弟久已陣亡二皇弟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弟名忒沒葛眞所統多係白巳人馬善戰有功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今第二子却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鱉拽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日逐看經有婦七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三公主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孫男甚衆

諸將功臣

元勳乃彼太師國王沒黑助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睺羅彼詔誥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己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有兄曰計里歌那白有千騎不任事第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曰帶孫歸王每隨侍焉國王每戒所部將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稱之不許呼他國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語其次曰兔花兒太傅國公聲名亞於摩睺羅又有鶻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又其次曰按赤那邪見封尚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騎軍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韃人

自言隨國王者皆惡隨尚書令者皆善也其次曰劉伯林者乃燕地雲内州人先爲金人統兵頭目奔降韃主有子甚勇而韃主忒沒眞長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閑於家其子見爲西京留守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紀家人見留守燕京次曰劉八者乃回鶻人已老亦在燕

京同任事燕京等處有紙蟬兒無師史元帥劉元帥等甚衆各有軍馬皆聽摩睺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脱合太師者乃兔花大傳之兄原女眞人極狡獪兄弟皆歸韃主爲將相其次韃人宰相乃卒埒奪合又有女眞七金宰相餘者未知名率皆女眞亡臣向所傳有

白儉李藻者爲相今止見一處有所題曰白倫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燕京見有移剌晉卿者契丹人登第見爲内翰掌文書又有楊彪者爲吏部尚書楊藻者爲彼北京留守珙所見國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舊太守女眞人也

軍政

韃人生長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卒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畧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迫逐緩者殺之迫逐塡塞濠塹立平或供鵞洞砲座等用不惜數萬

人以此攻城壁無不破者城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畧不少恕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為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敷俵有差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凡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於諸國又於重五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咸集於燕都而後啓行

馬政

韃國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即於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齧也千馬為群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

糧食

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為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塞饑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為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擧

煙火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為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於劄寨處亦煑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彼亦煑為解粥

征伐

韃人往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靼去趕得官家沒去處葛

酋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為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減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為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偽章宗立

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又以為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糺人戍之酋首因唐古糺叛結即剌都糺木典糺咩糺後典糺等俱叛金人發兵平之糺人散走投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販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具言民物繁庶與糺同說韃人治兵入寇忒沒真忿其欺凌以此犯

邊邊州悉敗死燕虜謂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能動搖韃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為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

其國遂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俗亦置領錄尚書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太師元帥等所佩金牌第一等貴臣帶兩虎相向曰虎鬬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賜成吉思皇帝

聖旨疾又其次乃銀牌文與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詔勑等書皆金虜叛臣教之遣發臨民者四曰宣差逐州守臣皆曰節使令在於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衛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鬬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襲金人遺制飲宴爲樂也摩睺國王每征伐來

歸諸夫人連日各爲主禮具酒饌飲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拏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裝傳襲迄今不改也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顖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

軍裝器械

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惟傘亦用紅黃爲之所坐乃金裹龍頭胡床國王者間有用銀處以此爲別其鞍馬帶上亦以黃金盤龍爲飾國王亦然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其下必元帥方有一旗國王止有一鼓臨陣則用之鞍轎以木爲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笴

手刀甚輕薄而彎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悉來尊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穿戟門坐於州郡設廳之上太守親跪以効勤宿於黃堂廳事之内鼓吹旗幟妓樂郊外送迎之凡見馬則換易并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

馬亦古乘傳之意近使臣到彼國王處凡相見禮文甚簡言辭甚直且曰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教之今乃繫混沌破彼天眞教以姦計爲可惡也

祭祀

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拆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凡飲酒先酹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類其婦女專管張立氈帳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馬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又有文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拽之男女雜坐更相酬勸不禁北使入於彼國王者相見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侍姬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所謂諸姬皆燦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餘四人乃韃人内四夫人者甚姝麗最有寵皆胡服胡帽而已

燕聚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絃等彈大官樂等四拍手爲節甚低其舞甚異韃人之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留涓滴則主人者更不接盞見人飲盡乃喜如彼擊鞠止是二十來騎不多用馬者爾惡其閧閙也擊

罷遣人來請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毬如何不來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來國王乃曰伱來我國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伱便來同戲如何又要人來請唤因大笑而罰六盃終日必大醉而罷且每飲酒其俗鄰坐更相嘗換若以一手執盃是令我嘗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盃乃彼與我換盃我當盡飲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見外客醉中喧鬨失禮或吐或臥則大喜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我使人相辭之日國王戒伴使曰凡好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喫好茶飯與喫好笛兒鼓兒吹着打着所說好城子乃好州縣也

蒙韃備錄 終

宋孟珙撰

北邊備對

說選十三　十偏記

淳熙二年臣大昌備數講官因講禹貢壽皇問曰卿言中國山川悉矣北虜地里亦能詳知之否大昌對曰虜無文史間有可傳者多非詳實臣安敢强以不知爲知也後暨紹熙大昌乃得奉祠家居無爲常愧前此淺學無以酬塞顧問追采古來中華北狄樞紐相關者條列而推言之則虜事雖不盡知而亦可云涉獵矣初時奉詔指問者惟北狄故專主北以言不容雜舉他虜也紹熙辛亥八月新安程大昌叙

四海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爲東海在廣南則爲南海人人得而聞見不待證說矣若夫禹迹所及西境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

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事遠有效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塗說之比也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英親至其地也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即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矣而霍去病

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海北岸也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蒲菖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嘗並海立稱矣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鍾爲

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眞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其說確也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羌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眞以居延爲海矣

漢緣邊九郡

五原（鹽州）　朔方（夏州）　雲中（雲州）　代郡（鴈門）
定襄（忻州）　北平（平州）　上谷（易州）　漁陽（薊州）

秦漢河南

漢史凡記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河之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河南也

虜名號

北狄者太王之獯鬻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桓公之山戎也爲其居四夷之北故

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林胡烏桓之先
也後爲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爲冒頓所幷
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卽漢世之匈奴也
漢史之敘北狄事自秦以前皆名爲犬戎
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以
匈奴爲國號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蒙恬
所御之胡其酋長卽頭曼也故漢史曰頭
曼不勝秦而北徙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

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撑犂孤塗單
于史著其義曰撑犂者天也單于者廣大
之貌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强者惟此一族
他虜雖盛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
崘始改稱單于爲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
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也突厥也
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屬
蠕蠕已而益大改稱突厥突厥者兜牟也

以兜牟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頡利
大盛所據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
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若夫元魏拓
跋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竊用中國禮樂
盗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爲偏北之虜故皆
不錄唐自突厥以外其强大能與中國抗
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
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

契丹

五代史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
卑故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爲
東胡者是也及阿保機倂小族稱帝援立
石晉又得其所割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
內十六州蓋其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
居庸關中國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
既割之後山險皆爲虜有而河北盡在平

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回紇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鐵勒薛延陀者回紇之部落也貞觀初突厥巳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强巳而回紇攻薛延陀倂有其地遣使獻功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爲瀚海部督多質葛部爲㜪然部督凡六部督天寶初

回紇之臣裴羅襲破拔悉密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地九姓者曰樂葛羅曰胡咄葛爲族凡九也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得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王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强者也

匈奴庭

匈奴之族雖曰逐水草遷徙不常然亦擇形勢便利據一地以爲之庭猶中國之有京邑也遇戰爭游獵則隨事而出事巳復歸其舊其設險據要略與中國同惟不建築城郭則大異耳

北狄無城郭

東西南三夷皆以有城郭爲固至於北夷

則以不立城郭爲武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飈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漢叙西域諸國有城郭國有行國城郭則其築城有守者也行國則不立城郭而以馬上爲國者也

突厥建牙

匈奴屯聚之地則曰置庭突厥兵師所駐即曰建牙其實一也

黃河四大折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此河西岸即爲凉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是

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鴈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巳并六國天下爲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致役

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

蔚則極北而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爲城以城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槩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

知古事湮落無載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葉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大漠

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也幕者漠也言沙磧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爲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玉門陽關

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玉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玉門之南故曰陽一陽而設兩關者自此而趨西域有南北道故也

居庸關

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

北無有間斷也此其爲山不同他地蓋數百千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麤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陘也此陘東西橫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即李左車謂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險可以類推也

天山

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虜語謂爲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于庭州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

陰山

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闕之東有陰山焉又有陽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漢本文考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爲河南者誤也

燕然山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夔出朔方雞鹿塞至涿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去塞五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若夫燕然山者必在速邪烏之地而速邪烏必在漠北而非薊之燕山也

焉支山

霍去病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涉狐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戰皋蘭下通典甘州刪丹縣有

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焉支閼氏也今之燕脂也此山産紅藍可爲燕脂而閼氏資以爲飾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也

浚稽山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以爲蔽障路

金山

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賀蘭山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駁馬爲賀蘭

北邊備對終

宋程大昌著

桂海虞衡志序

始余自紫微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欽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爲戚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遊之適寧有踰於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岫之奇絕習俗之醇古府治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幕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別民觴客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絕洞庭泝灧澦馳驅兩川半年達于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游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

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爲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惓惓於桂林至爲之綴緝瑣碎如此蓋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弗忘之也淳熙二年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至能書

桂海虞衡志目錄

志巖洞
志金石
志香
志酒
志器
志禽
志獸
志蟲魚
志花
志果
志草木
雜志
志蠻

目錄終

志巖洞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峯之名政爾魁然大山峯云者

蓋強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歙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鴈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峯而止爾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亘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篸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爲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嘗圖其眞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

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畧

讀書巖在獨秀峯下直立郡治後爲桂主山傍無坡阜突起千丈峯趾石屋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環堵之室顏延年守郡時讀書其中

伏波巖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鑿通透戶牖傍出有懸石如柱去

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劒石前浸江濱波浪洶湧日夜漱齧之

疊綵巖在八桂堂後支徑登山太半有洞曲轉穿出山背

白龍洞在南溪平地半山中龕有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室

劉仙巖在白龍洞之陽仙人劉仲遠所居也石室高寒出半山間

華景洞高廣如十間屋洞門亦然

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天然刓刻作大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其形正員望之端整如大月輪江別派流貫洞中踞石弄水如坐捲篷大橋下

龍隱洞龍隱巖皆在七星山脚沒江水中泛舟至石壁下有大洞門高可百丈鼓櫂而入仰觀洞頂有龍跡夭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舟行僅一箭許別有洞門可出巖在洞側山半有小寺卽巖爲佛堂不復屋

雉巖亦江濱獨山有小洞洞門下臨灕江

立魚峯在西山後雄偉高峻如植立一魚餘峯甚多皆蒼石刻峭

棲霞洞在七星山七星山者七峯位置如北斗又一小峯在傍曰輔星石洞在山半腹入石門下行百餘級得平地可坐數十

人傍有兩路其一西行兩壁石液凝沍玉雪晶熒頂高數十丈路闊亦三四丈如行通衢中頓足曳杖鏗然有聲如鼓鐘聲蓋洞之下又有洞焉半里遇大壑不可進一路北行俯僂而入數步則寬廣兩傍十許丈鍾乳垂下纍纍凡乳床必因石脉而出不自頑石出也進里餘所見益奇又行食頃則多岐遊者恐迷途不敢進云通九疑

山也

元風洞 去棲霞傍數百步風自洞中出寒如氷雪 元字胡涓切

會仙洞 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砑然入門石橋甚華會丞相子宣所作有澗水莫知所從來自洞中右旋東流橋下復自右入莫知所往或謂洑流入于江也度橋有仙田數畝過田路窄且濕俯視石罅尺餘匍

匐而進旋復高曠可通棲霞

屏風巖 在平地斷山峭壁之下入洞門上下左右皆高廣百餘丈中有平地可宴百客仰視鍾乳森然倒垂者甚多躡石磴五十級有石穴通明透穴而出則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余因其處作朝天觀而命其洞曰空明

隱山六洞 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一曰朝陽二曰夕陽三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蓮六曰白雀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而西至夕陽洞窮有石門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口隘狹側身入有穴通嘉蓮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巉巖碧玉千峯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隱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

甲於東南

北潛洞 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人采取玩之或以飣盤相問遺

南潛洞 在西湖中羅家山上

佛子巖 亦名鍾隱巖去城十里號最遠一山峯起蒼莽中山腰有上中下三洞最廣中洞明敞高百許丈上洞差窄一小寺就

洞中結架因石壁爲堂室

[illegible]洞去城差遠大石室面平野室左右皆有徑隧各數十百步穿透兩傍亦臨平野以上所紀皆附郭可日涉者餘外邑巖洞尚多不可皆到興安石乳洞最勝余罷郡時過之上中下亦三洞此洞與棲霞相甲乙他洞不及也陽朔亦有繡山羅漢白鶴華蓋明珠五洞皆奇又聞容州都嶠有三洞天融州有靈巖眞仙洞世傳不可殫紀但皆在瘴地士大夫尤罕到

志金石

本草有玉石部專主藥物非療病雖重不錄此篇亦主爲方藥所須者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也峒民以淘沙爲生坯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可鍛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鍊取足色耗去什二三既鍊則是熟金丹竈所須生金故錄其所出

丹砂本草以辰砂爲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與湖北犬牙山北爲辰砂南爲宜砂地脉不殊無甚分別宜砂老者白色有墻壁如鏡生白石床上可入鍊勢敵辰砂本草圖經乃云宜砂出土石閒非白石床所生卽是未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閒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砂大者數十百兩作塊黑闇少墻壁嚼之紫黛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圖經又云融州亦有砂今融州元無砂邕融聲相近蓋誤云

水銀以邕州溪洞朱砂末之入爐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爲一銚銚之制以猪胞爲骨

外糊厚紙數重貯之不漏

鍾乳 桂林接宜融山中洞穴至多勝連州遠甚余遊洞親訪之仰視石脉湧起處即有乳床如玉雪石液融結所爲也乳床下垂如倒數峯小山峯端漸銳且長如冰柱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滴瀝未已且滴且凝此乳之最精者以竹管仰承折取之鍊治家又以鵝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

爪甲者爲勝

銅 邕州右江州峒所出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

緑 銅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緑又有一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緑品最下價亦賤

滑石 桂林屬邑及猺洞中皆出有白黑二種功用相似初出如爛泥見風則堅又謂之冷石土人以石灰圬壁及未乾時以滑石末拂拭之光瑩如玉

鉛粉 桂州所作最有名謂之桂粉其粉以黑鉛著糟甕罨化之

無名異 小黑石子也桂林山中極多一包數百枚

石梅 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眞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質爲海水所化如石蟹石

蝦之類

石柏 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踈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爲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以入藥否然皆奇物不可不志

志香

南方火行其氣炎上藥物所賦皆味辛

而嗅香如沉箋之屬世專謂之香者又美之所鍾也世皆云二廣出香然廣東香乃自舶上來廣右香產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勝人士未嘗落南者未必盡知故著其説

沉水香 上品出海南黎峒一名土沉香少大塊其次如䗶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香之

節因久蟄土中滋液下流結而爲香採時香面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上環島四郡界皆有之悉冠諸蕃所出又以出萬安者爲最勝說者謂萬安山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尤醖藉豐美大抵海南香氣皆清淑如蓮花梅英鵝梨蜜脾之類焚一博投許氛翳彌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燼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識蓋海上亦自難得省民以牛博之於黎一牛博香一擔歸自差擇得沉水十不一二中州人士但用廣州舶上占城眞臘等香近年又貴丁流眉來者余試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香往往腥烈不甚腥者意味又短帶木性尾煙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欽州謂之欽香質重實多大塊氣尤酷烈不復

風味惟可入藥南人賤之

蓬萊香 亦出海南即沉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笠及大菌之狀有徑一二尺者極堅實色狀皆似沉香惟入水則浮刳去其背帶木處亦多沉水

鷓鴣斑香 亦得之於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箋香中槎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鷓鴣臆上毛氣尤清婉似蓮花

箋香 出海南香如蝟皮栗蓬及漁簑狀蓋修治時雕鏤費工去木留香棘刺森然香之精鍾於刺端芳氣與他處箋香奐別出海北者聚於欽州品極凡與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相埒海南箋香之下又有重漏生結等香皆下色

光香 與箋香同品第出海北及交趾亦聚於欽州多大塊如山石枯槎氣麤烈如焚

松檜曾不能與海南箋香比南人常以供日用及常程祭享

泥香 出交趾以諸香草合和蜜調如熏衣香其氣溫馨自有一種意味然微昏鈍

香珠 出交趾以泥香捏成小巴豆狀琉璃珠間之綵絲貫之作道人數珠入省地賣南中婦人好帶之

思勞香 出日南如乳香瀝青黃褐色氣如楓香交趾人用以合和諸香

排草 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亦用以合香諸草香無及之者

檳榔苔 出西南海島生檳榔木上如松身之艾納單爇極臭交趾人用以合泥香則能成溫馨之氣功用如甲香

橄欖香 橄欖木脂也狀如黑膠飴江東人取黃連木及楓木脂以爲欖香蓋其類出

于橄欖故獨有清烈出塵之意品格在黃連楓香之上桂林東江有此果居人采香賣之不能多得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爲佳

零陵香 宜融等州多有之土人編以爲席薦坐褥性煖宜人零陵今永州實無此香

志酒

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飲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頃數仕于朝游

王公貴人家未始得見名酒使虜至燕山得其宮中酒號金蘭者乃大佳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及來桂林而飲瑞露乃盡酒之妙聲震湖廣則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頡頏也

瑞露 帥司公廚酒也經撫所前有井清烈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庫井酒仍佳

古辣泉 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老酒 以麥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每歲臘中家家造鮓使可爲卒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冬鮓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爲厚禮

志器

南州風俗猱雜蠻猺故凡什器多詭異而外蠻兵甲之製亦邊鎖之所宜知者

竹弓 以熏竹爲之筋膠之制一如角弓惟揭箭不甚力

黎弓 海南黎人所用長梢木弓也以藤爲弦箭長三尺無羽鏃長五寸如茨菰葉以無羽故射不遠三四丈然中者必死

蠻弩 諸峒猺及西南諸蕃其造作略同以硬木爲弓樁甚短似中國獵人射生弩但差大耳

猺人弩 又名編架弩無箭槽編架而射也

藥箭 化外諸蠻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鋒中者立死藥以蛇毒草爲之

蠻甲 惟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爲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黑

漆作百花蟲獸之文如世所用犀毗器極工妙又以小白貝纍纍駱甲縫及裝兜鍪疑猶傳古貝胄朱綅遺製云

黎兜鍪 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爲之

雲南刀 即大理所作鐵青黑沉沉不錔南人最貴之以象皮爲鞘朱之上亦畫犀毗花文一鞘兩室各函一刀靶以皮條纏束貴人以金銀絲

峒刀 兩江州峒及諸外蠻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雲南同但以黑漆雜皮爲鞘

黎刀 海南黎人所作刀長不過一二尺靶乃三四寸織細藤纏束之靶端插白角片尺許如鵰鷄尾以爲飾

蠻鞍 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鐙鐙之狀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鞦鏇木爲大錢纍纍貫數百狀如中國騾驢鞦

蠻鞭 刻木節節如竹根朱墨間漆之長纔四五寸其首有鐵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花腔腰鼓 出臨桂職田鄉其土特宜鼓腔村人專作窰燒之油畫紅花紋以爲飾

銅鼓 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全似鞞鼓

銃鼓 猺人 狀如腰鼓腔長倍之上銳下侈亦以皮鞔植于地坐拊之

盧沙 猺人樂狀類簫縱八管橫一管貫之

胡盧笙 兩江峒中樂

藤合 編藤盤繞成柈合狀漆固護之出藤梧等郡

雞毛筆 嶺外亦有兔然極少俗不能爲兔

毫筆率用雞毛其鋒踉蹡不聽使

練子 出兩江州洞大略似苧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土人亦自貴重

緂 亦出兩江州洞如中國線羅上有徧地小方勝紋

蠻氈 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為最蠻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

黎幕 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國錦綵拆取色

絲間木綿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成一幕

黎單 亦黎人所織青紅間道木綿布也桂林人悉買以為臥具

檳榔合 南人既喜食檳榔其法用石灰或蜆灰并扶留藤同咀則不澁土人家至以銀錫作小合如銀鋌樣中為三室一貯灰一貯藤一貯檳榔

鼻飲盃 南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椀旁植一小管若瓶觜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盧也

牛角盃 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亦古兕觥遺意

蠻椀 以木刻朱黑間漆之侈腹而有足如敦瓿之形

竹釜 猺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鐺鼎食物

熟而竹不熠蓋物理自爾非異也

戲面 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

志禽

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問又余以法禁采捕甚急故不能多識偶於人家見之及有異聞者錄以備博物

孔雀 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探其雛育之喜

臥沙中以沙自浴拘拘甚適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歲一脫尾夏秋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菸

鸚鵡 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鸚鵡爲鮓又以孔雀爲腊皆以其易得故也此二事載籍所未紀自余始志之南人養鸚鵡者云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瘴噤戰如人患寒熱以柑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

白鸚鵡 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蛺蝶翅

烏鳳 如喜雀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毛羽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然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洞中極難得然書傳未之紀當由人罕識云

秦吉了 如鸜鵒紺黑色丹咮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項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疑即吉了也

錦雞 又名金雞形如小雉湖南北亦有之

山鳳凰 狀如鵝鷹嘴如鳳巢兩江深林中伏卵時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于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則窒竅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

翻毛雞 翮翎皆翻生彎彎向外尤馴狎不散逸二廣皆有

長鳴雞 高大過常雞鳴聲甚長終日啼號不絕生邕州溪洞中

翡翠出海南邕賀二州亦有腊而賣之

灰鶴大如鶴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始丹及頸之半亦能鳴舞

鷓鴣大如竹雞而差長頭如鶉身文亦然惟臆前白點正圓如珠人采食之

水雀蒼色似鶺鴒飛集戶庭翾翾然與燕雀為伍

志獸

獸莫巨於象莫有用於馬皆南土所宜余治馬政頗補苴滲漏隙其說累牘所不能載姑著其畧及畜獸稍異者併為一篇

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則兩牙佛書云四牙又云六牙今無有

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於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

大理馬為西南蕃之最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為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喜行

猨有三種金絲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絲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猨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飲之即愈

蠻犬如獵狗警而猘

鬱林犬出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

乳羊本出英州其地出仙茅羊食茅舉體悉化為肪不復有血肉食之宜人

綿羊 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

麝香 自邕州溪洞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蕃

火狸 狸之類不一邕別有一種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久則化爲豹其文先似之矣

風貍 狀似黃猨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大風疾奇効

嬾婦 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紝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猪 卽豪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三二百爲群以害禾稼州洞中甚苦之

石鼠 專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効如神謂之石鼠肚

香鼠 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柱中行地中疾如激箭

山獺 出宜州溪洞俗傳爲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洞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治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或求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

志蟲魚

蟲魚微物外薄于海者其類庸可旣哉錄偶見聞者萬一

珠 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蜑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於外者始得而采

車渠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殻爲諸玩物

蚺蛇大者如柱長稱之其膽入藥南人腊其皮刮去鱗以鞔鼓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揷花趨赴蛇蛇喜花必駐視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益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省覺奮迅騰擲傍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人舁之一村飽其肉

蟕蠵形似龜黿輩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鱗差以成一背其邊裙闌闕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如檝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鬣棹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鱗俗傳甲子庚申日輙不食謂之蟕蠵齋日其說甚俚

蜈蚣有極大者

青螺狀如田螺其大兩拳揩磨去麤皮如翡翠色雕琢爲酒盃

鸚鵡螺狀如蝸牛殼磨治出精采亦雕琢爲盃

貝子海傍皆有之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

石蟹生海南形眞是蟹云是海味所化理不可詰又有石蝦亦其類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北人云玄武蟬

嘉魚狀如小鰣魚多脂味極腴美出梧州火山人以爲鮓餉遠

蝦魚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蝦而鬆美

竹魚出灘水狀似青魚味如鱖魚南中魚品如鯉鯽輩皆有之而以蝦竹二魚爲珍

天蝦狀如大飛蟻秋社後有風雨則群墮水中有小翅人候其墮掠取之爲鮓

志花

桂林具有諸草花木牡丹芍藥桃杏之屬但培溉不力存形似而已今著其土產獨宜者凡北州所有皆不錄

上元紅 深紅色絕似紅木瓜花不結實以燈夕前後開故名

白鶴花 如白鶴立春開

南山茶 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

有毛別自有一種如中州所出者

紅荳蔻花 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鮮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則下垂如蒲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每蕊心有兩瓣相並詞人托興曰比目連理云

泡花 南人或名柚花春末開蕊圓白如大珠既拆則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人采以蒸香風味超勝

紅蕉花 葉瘦類蘆箬心中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拆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春夏開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土處特肥飽如膽缾名膽缾蕉

枸那花 葉瘦長略似楊柳夏開淡紅花一

朵數十萼至秋深猶有之

史君子花 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似海棠

水西花 葉如萱草花黃夏開

裹梅花 即木槿有紅白二種葉似蜀葵采紅者連葉包裹黃梅鹽漬暴乾以薦酒故名玉修花粉紅色四季開

象蹄花 如梔子而葉小夏開至秋深

素馨花 比番禺所出爲少當由風土差宜故也

茉莉花 亦少如番禺以淅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紫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

石榴花 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忽又大發花且實枝頭碩果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折飣盤筵極可

玩

添色芙蓉花 晨開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

側金盞花 如小黃葵葉似楪歲暮開與梅同時

志果

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爲果故余不能盡識録其識可食者五十五種

荔枝 自湖南界入桂林纔百餘里便有之亦未甚多昭平出檳榔臨賀出綠色者尤勝自此而南諸郡皆有之悉不宜乾肉薄味淡不及閩中所產

龍眼 南州悉有之極大者出邕州圓如當二錢但肉薄不能遠過常品爲可恨

饅頭柑 近蒂起饅頭尖者味香勝可埒永

嘉乳柑

金橘 出營道者爲天下冠出江浙者皮甘肉酸不逮矣

綿李 味甘美勝常品擘之兩片開如離核桃

石栗 圓如彈子每顆有梗抱附之無柯樹肉黃白甘韌似巴欖子仁附肉有白膜不可食發病北人或呼爲海胡桃

龍荔殼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亦似二果故名可蒸食不可生啖令人發癇或見鬼物三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秋冬間實

搽桃狀如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春夏熟

羅望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內有二三實煨食甘美

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煎

烏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

方欖亦橄欖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洞

椰子木身葉悉類椶櫚桄榔之屬子生葉間一穗數枚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謂惟此與波羅蜜等耳皮中子殼可為器子中瓤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瓤中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

蕉子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幹長數尺節節有花花褪葉根有實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實土人或以飼小兒云性涼去客熱以梅汁漬暴乾按令扁味甘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是也又名牛子蕉

雞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

芽蕉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秋初實

紅鹽草果取生草荳蔻入梅汁鹽漬令色紅暴乾以薦酒

鸜鴝舌即紅鹽草果之珍者實始結即擷取紅鹽乾之纔如小舌

八角茴香北人得之以薦酒少許咀嚼甚芳香出左右江州洞中

餘甘子多販入北州人皆識之其木可以

制器

五稜子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味酸久嚼微甘閩中謂之羊桃

黎朦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

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磊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卷皮蘸墨以代氊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于用此法可傳但北州無許大柚耳

櫓罟子大如半升椀諦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冬生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

槎擦子如錐栗肉甘而微澁

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

赤柚子如橄欖皮青肉赤以下並春實

火炭子如烏李

山韶子色紅肉如荔枝以下八種並夏實

山龍眼色青肉如龍眼

部蔞子色黃如大石榴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粘子如指面大褐色

羅晃子如橄欖其皮七重

毛柿子如青黃李味甘

赤棗子如酸棗味酸

藤韶子大如鳧卵柿以下十三種並秋實

古米子殼黃中有肉如米粒

殼子如青梅味甘

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桃

木連子如胡桃紫色

羅蒙子黃如大橙柚

[illegible]如橡栗
特乃子狀似榧而圓長端正
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爛即破肉附
核可爲經珠似菩提子
羊矢子色狀全似羊矢味亦不佳
日頭子狀如櫻桃色如蒲桃穗
秋風子色狀俱似楝子
黃皮子如小棗

朱圓子正圓深紅狀如楝子以下六種皆
冬實
匾桃大如桃而匾色正青
粉骨子皮黃色如粉
搭骨子匾如大楠皮裹空虛
布衲子似李而黃
黃肚子如小石榴

志草木

異草瑰木多生窮山荒野其不中醫和
匠石者人亦不采故余所識者少惟竹
品乃多桀異併附于錄
桂南方奇木上藥也桂林以桂名地實不
產而出于賓宜州凡木葉心皆一縱理獨
桂有兩紋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
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數畝者甚多
根出半身附幹而下以入土故有榕木倒

生根之語禽鳥啣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
茂根下至地得土氣久則過其所寄
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少與
杉異
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櫚有節似大竹
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穗綠色
思扁木生兩江州洞堅實漬鹽水中百年

不腐

膩脂木 堅緻色如膩脂可鏇作出融州及州洞桂林屬縣亦有之

雞桐 葉如楝其葉煮湯療足膝疾

龍骨木 色翠青狀如枯骨

風膏藥 葉如冬青治太陽疼頭目昏眩

石漆 如稀飴氣如松脂雲霧無力

簩竹 葉大且密略如蘆葦

澀竹 膚麤澀如木工所用砂紙可以錯磨爪甲

人面竹 節密而凸宛如人面人采爲拄杖

釣絲竹 類簩竹枝極柔弱

斑竹 中有疊暈江浙間斑竹直一淚痕無暈也

貓頭竹 質性類筋竹

桄榔竹 多生石上葉如小棕櫚人以大者爲杖

刺竹 刺竹也芒棘森然

箭竹 山中悉有

宿根茄 茄本不凋明年結實

銅鼓草 其實如瓜療瘡瘍毒

大蒿 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扛

石髮 出海上纖長如絲縷

扁菜 細如荇帶鹽如蕹菜長一二尺

雞窠草 一莖六葉辟蜈蚣蛇

花藤 鏇以爲器用中有花紋

胡蔓藤 毒草也揉其草漬之水入口卽死

雜志

嶠南風土之異宜錄以備博聞而不可以部居謂之雜志

雪 南州多無雪霜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

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踔蹄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送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

風 廣東南海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彌旬去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

說余試論之桂林地勢視長沙番禺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癸水 桂林有古記父老傳誦之畧曰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癸水灕江也

瘴 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熏之所爲也其中人如瘧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爲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爲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爲尤毒桂嶺舊不知的實所在城北五里有尋丈小坡立石其上刻曰桂嶺賀州自有桂嶺縣相傳始名嶺在其地今小坡非也

俗字 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

而偏傍亦有依附𡗶音矮不長也閪音穩坐于門中穩也奀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動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孬音臘不能舉足也奵音大女大及姊也砳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攛門橫關也𠆭不能悉紀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圀字者圀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禮國今

其國止用理字

捲伴 南州法度踈畧婚姻多不正村落强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他所安居自若謂之捲伴言捲以爲伴侶也已而復爲後人捲去至有歷數捲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夫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爲追究往往所謂前夫亦是捲伴得之復爲後人所捲惟其親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即歸始初被捲之家

草子 即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加損于病必服藥乃愈

志蠻

廣西經畧使所領二十五郡其外則西南諸蠻蠻之區落不可殫記姑記其聲問相接帥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數種曰羈縻州洞曰猺曰蠻曰黎曰蜑通謂之蠻

羈縻州洞 隸邕州左右江者爲多舊有四道儂氏謂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皆儂姓又有四道黃氏謂安德歸樂露城田州皆黃姓又有武侯延衆石門感德四鎮之民自唐以來內附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洞國朝開拓寖廣州縣洞五十餘所推其雄長者爲首領籍其民爲壯丁其人物獷悍風俗荒怪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姑羈縻之而已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其田計口給民不得典賣惟自開荒者由已謂之祖業口分田知州別得養印

田猶圭田也權州以下無印記者得蔭免田既各服屬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博買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隸屬謂之家奴亦曰家丁民戶强壯可教勸者謂之田子田丁亦曰馬前牌總謂之洞丁今黃姓尚多而儂姓絕少智高亂後儂氏善良許從國姓今多姓趙氏有舉洞純一姓者婚姻不以爲嫌酋豪

或娶數妻皆曰媚娘宜州管下亦有羈縻州縣十餘所其法制尤疏幾似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與他州洞不同特命其首領莫氏曰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其說以謂宜州徼外即唐黃家賊之地祟建南丹使控制之莫氏家人亦有時相攻奪今刺史莫延葚逐其弟延廩而自立延廩奔朝廷謂之出宋凡州洞歸明者皆稱出宋

猺本五溪槃瓠之後其壤接廣右者靜江之興安義寧古縣融州之融水懷遠縣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中椎髻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遠近爲伍

獠在右江溪洞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惟有事力者曰郎火餘

但稱火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褌之屬二十一種今在江西南一帶甚多殆百餘種也

蠻南方曰蠻今郡縣之外羈縻州洞雖故皆蠻地猶近省民供稅役故不以蠻命之過羈縻則謂之化外眞蠻矣區落連亘接于西戎種類殊詭不可勝記今志其近桂林者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張大小王龍石

滕謝諸蕃地與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著木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獵仇殺爲事又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羅殿自杞等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峩州以西別有酋長無所統屬者蘇綺羅坐夜面計利流求萬壽多嶺阿悞等蠻謂之生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羅殿等處乃成聚落亦有文書公文稱

守羅殿國王其外又有大蠻落西曰大理東曰交趾大理南詔國也交趾古交州治龍編又爲安南都護府

黎海南四郡隖上蠻也隖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隖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山極高常在霧靄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氣清廓時或見翠尖浮半空云蠻皆椎髻跣足插銀銅錫釵婦人加銅環耳墜垂肩女及笄卽黥頰爲細花紋謂之繡面女旣黥集親客相慶賀惟婢獲則不繡面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

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爲家採海物爲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視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没水以取旁人以蠅繫其腰繩動搖則引而上先煑毳衲極熱出水急覆之不

然寒慄而死或遇大魚蛟鼉諸海怪爲鬐鬣所觸或至潰腹折支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蜑死矣

桂海虞衡志終

眞臘風土記目録

總敘　城郭　宮室
服飾　官屬　三教
人物　産婦　室女
奴婢　語言　野人
文字　正朔時序　爭訟
病癩　死亡　耕種
山川　出産　貿易
欲得唐貨　草木　飛鳥
走　蔬菜　魚龍
醞釀　鹽醋醬麴　蠶桑
器用　車轎　舟楫
屬郡　村落　取膽
異事　澡浴　流寓
軍馬　國主出入

目録終

眞臘風土記

說選十五　偏記十二

元周達觀撰　號草庭逸民永嘉人

總敘

眞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澉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眞蒲乃其境也又自眞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爲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志稱其地

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也舊爲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唆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爲拘執不返元貞之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溫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

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舶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畧亦可見矣

城郭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獰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爲之鑿爲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旁鑿石爲象形城皆疊石爲之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卻無女墻城之上間或種桄榔木比比皆空屋其內向如坡子厚可十

餘丈坡上皆有大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下亦有石屋十數間又

其北一里許則國主之廬也其寢室又有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臘之褒者想爲此也石塔出南門外半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中有臥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出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宮室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餘皆土瓦黃色橋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莅事處有金窗櫺左右方柱上有鏡約有四五十面列放於窗之旁其下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則臥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爲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草蓋瓦片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家之貧富然終不敢傚府第制度也

服飾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

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於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爲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時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

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嵌猫兒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藥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劍百姓閒惟婦女可染手足掌男子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踈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閒惟婦人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

官屬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扛一金傘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其次之也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者而已亦有用銀轎扛者

金傘柄以上官皆呼爲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爲厮辣的傘皆用中國紅絹爲之其裙直拖地油傘皆以綠絹爲之裙却短

三教

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者呼爲苧姑爲道者呼爲八思惟班詰不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學舍講習之處亦難究其所讀何書但

見其如常人打布之外於項上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爲儒耳由班詰入仕者則爲高上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苧姑削髮穿黃偏袒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佛之狀呼爲孛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鐘鼓鐃鈸與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

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于齋主之家寺中不設廚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極其齊整於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王有大政亦咨訪之却無尼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罟姑之狀而略低亦有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却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其詳莫能考也

人物

人但知蠻俗人物麤醜而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島村僻尋常閭巷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府第也）婦女多有其白如玉者蓋以不見天日之光故也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胷酥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戶余每一

入內見番主必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窗中諸宮人皆次第列於兩廊窗下徙倚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爲陳家蘭亦不下一二千却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顖門之前削去其髮如北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硃及塗於兩鬢之傍以此爲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其下

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宮之前後有絡繹于道途間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展且陳家蘭及內中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佛事國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群行於墟場間常有招徠唐人之意反有厚饋可醜可惡

產婦

番婦產後即作熱飯抹之以鹽納于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怪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即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即有買臣見棄之事若

丈夫適有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人矣

室女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

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官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

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直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家豐儉所以貧人家至于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鄰門

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既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于其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鄰各點于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

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於房外任其所之無復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

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爲耻亦不以爲怪也陣毬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

爲撞賊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秖許于樓下坐臥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巴駞主母爲米巴駞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畧不敢動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日不肯與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於有娠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必於面刺以青或於項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于臂腿間者

語言

國中語言自成音聲雖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話說如以一爲梅二爲別三爲卑四爲般五爲孛監六爲孛監梅七爲孛監別八爲孛監卑九爲孛監般十爲答呼父爲巴駞叔伯亦呼爲巴駞呼母爲米姑姨嬸姆以至鄰人之尊年者亦呼爲米呼兄爲邦姊亦呼爲邦呼弟爲補溫呼舅爲吃賴姑夫亦呼爲孛賴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

言此人乃張三之弟則曰補温張三彼人乃李四之舅則曰吃賴李四又如呼中國爲備世呼官人爲巴丁呼秀才爲班詰乃呼中國官人不曰備世巴丁而曰巴丁備世呼中國之秀才不曰備世班詰而曰班詰備世大抵皆如此此其大畧耳至若官府則有官府之議論秀才則有秀才之文談僧道自有僧道之語說城市村落言語

各自不同亦與中國無異也

野人

野人有二種有一等通往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城間爲奴之類是也有一等不屬教化不通言語之野人此輩皆無家可居但領其家屬巡行于山頭戴一瓦盆而走遇有野獸以弧矢標槍射之而得乃擊火於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藥甚毒同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種荳蔻木綿花織布爲業者布甚麤厚花紋甚別

文字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隨其大小闊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碾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揷於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

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上書下也余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相鄰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有書鋪書寫

正朔時序

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得當國宫之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千餘人盡

掛燈毬花朵之屬其對岸遠離二十丈地
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塔撲竿之狀
可高二十餘丈每夜設三四座或五六座
裝煙火爆杖于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
第認直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放煙火爆
杖煙火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其大如
砲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燭
檳榔所費甚夥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

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
則拋毬九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國之衆
皆來城中教閱於國宮之前五月則迎佛
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
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則燒稻其
時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婦
女車象往觀者無數主却不出八月則挨
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日就國宮內

挨藍且鬬猪鬬象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
是者一旬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人亦
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
小盡却與中國不同閏歲則彼亦必置閏
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
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
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
日頭爲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

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
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
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之聲爲
欒呼猪之聲爲直盧呼牛爲箇之類也

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
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
無絞斬之事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

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却有一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

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癤或咳嗽熱證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地之靈有如此也

病癩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臥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疾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以愚意觀之往往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洗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慾纔畢皆入水澡洗

其患痢者十死八九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不類不知其爲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可笑

死亡

人死無棺止以籧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柈炒米繞路拋撒擡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俟有鷹犬畜類來食頃刻而盡則

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
盡反謂父母有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者
往往皆唐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
男子則髡其髮女子則於顖門翦髮似錢
大以此為孝耳國主仍有塔葬埋但不知
葬身與葬骨耳

耕種

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

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
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
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樹
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
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
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
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渰至何
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鎌鋤

之器雖稍相類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
田不種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
高想別一種也但糞田及種蔬皆不用穢
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與之言及中
國糞壅之事恐為所鄙每三兩家共掘地
為一坑蓋其草滿則填之又別掘地為之
凡登溷既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
留以拿飯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笑之

甚至不欲其登門婦女亦有立而溺者可
笑可笑

山川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棘長江巨港
綿亘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
聲遝雜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有曠田絕無
寸木彌望芃芃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
群聚于此地又有竹坡亦綿亘數百里其

間竹節相間生刺筍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

出產

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屯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不計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臘鹿𪊲色有降眞荳蔻畫黃紫梗大風子油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中有池池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

葉蔽身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有一日獲三五隻有終日全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爲人所取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爲下矣黃臘出於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如螻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塊每塊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降眞生叢林中番人頗費砍斫之勞蓋此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不下四五寸荳蔻皆野人山上所種畫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斫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于一等樹枝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

大風子油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亦有之纏藤而生纍纍如綠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

貿易

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罷無居鋪但以蓬席之類鋪于地間各有處聞亦有納官司賃

地錢小交關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若乃大交關則用金銀矣往往土人最朴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欲得唐貨

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爲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眞州之錫鑞温州

之漆盤泉州之青甆器及水銀銀硃紙劄硫黃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黃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珠桐油篦箕木梳針其麤重則如明州之蓆甚欲得者則菽麥也然不可將去耳

草木

惟石榴甘蔗荷花蓮藕芋桃蕉芎與中國同茘枝橘子狀雖同而酸其餘皆中國所未曾見樹木亦甚各別草花更多且香而艷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桃李杏梅松栢杉檜梨棗楊柳桂蘭菊蕊之類皆所無也其中正月亦有荷花

飛鳥

禽有孔雀翡翠鸚鵡乃中國所無餘如鷹鴉鷺鷥雀兒鸕鷀鸛鶴野鴨黃雀等物皆有之所無者喜鵲鴻鴈黃鶯杜宇燕鴿之

屬

走獸

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者其餘如虎豹熊羆野猪麋鹿麞麂猨狐之類甚多所少者獅子猩猩駱駝耳雞鴨牛馬猪羊所不在論也馬甚矮小牛甚多生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剝其皮聽其腐爛而已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先無

鶍近有舟人自中國攜去故得其種鼠有大如猫者又有一等鼠頭腦絶類新生小狗兒

蔬菜

蔬菜有葱芥韭茄瓜西瓜冬瓜王瓜莧菜所無者蘿蔔生菜苦蕒菠薐之類瓜茄正月間即有之茄樹有經數年不除者木綿花樹高可過屋有十餘年不换者不識名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種

魚龍

魚鼈惟黑鯉魚最多其他如鯉鯽草魚最多有吐哺魚大者重二斤巳上有不識名之魚亦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來者至若海中之魚色色有之鱔魚湖鰻田雞土人不食入夜則縱横道途間鼋鼉大如合苧雖六藏之龜亦充食用查南之蝦重一斤巳上眞蒲龜脚可長八九寸許鰐魚大者如船有四脚絶類龍特無角耳肚甚脆美蛤蜆螄螺之屬淡水洋中可捧而得獨不見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醖釀

酒有四等第一唐人呼為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中半為之其次者土人呼為朋牙四以樹葉為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剩飯為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以糖為之又入港濱水又有茭漿酒蓋有一等茭葉生于水濱其漿可以釀酒

鹽醋醬麴

醝物國中無禁自眞蒲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更有一等石味勝于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為醋羮中欲酸則着以咸

平樹葉樹既莢則用莢既生子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爲無麥與豆故也亦不曾造麴蓋以蜜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間白酒藥之狀

蠶桑

土人皆不事蠶桑婦人亦不曉針線縫補之事僅能織木綿布而已亦不能紡但以手理成條無機杼以織但以一頭縛腰一

頭搭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暹人來居却以蠶桑爲業桑種蠶種皆自暹中來亦無麻苧惟有絡麻暹人却以絲自織皁綾衣着暹婦却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其補之

器用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卓凳盂桶之類但作飯則用一瓦釜作羹又用一瓦銚地

埋三石爲竈以椰子殼爲杓盛飯用中國瓦盤或銅盤羹則用樹葉造一小碗雖盛汁亦不漏又以茭葉製一小杓用兠汁入口用畢則棄之雖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錫器或瓦器盛水于傍用以蘸手蓋飯只用手拏其粘於手非此水不能去也飲酒則用鑞注子貧人則用瓦鉢子若府第富室則一一用銀至有用金者國之慶賀多

用金爲器皿制度形狀又別地下所鋪者明州之草席或有鋪虎豹麂鹿等皮及藤簟者近新置矮卓高尺許睡只竹席臥於板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制作也食品用布罩國主內中以銷金縑帛爲之皆舶商所饋也稻不用礱止用杵舂碓耳

車轎

轎之制以一木屈其中兩頭竪起雕刻花

樣以金銀裹之所謂金銀轎杠者此也每頭一尺之內釘鉤子以大布一條厚摺用繩繫于兩頭鉤中人挽於布以兩人擡之轎則又加一物如船篷而更闊飾以五色縑帛四人扛有隨轎而走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者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却與他地一般馬無鞍象無凳可坐

舟楫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版既費木且費工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亦用鐵釘上以茭葉蓋覆却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拏用櫂所粘之油魚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却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撑開腹大兩頭尖無篷可載數人止以櫂划之名爲皮闌

屬郡

屬郡九十餘曰眞蒲曰查南曰巴澗曰莫良曰八薛曰蒲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厮里其餘不能悉記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

村落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名爲買節大路上自有歇息如郵亭之類其名爲森木近與暹人交兵遂

皆成曠地

取膽

前此於八月內取膽蓋占城王每年索人膽一甕可千餘枚遇夜則多方令人於城中及村落去處遇有夜行者以繩兜住其頭用小刀於右脅下取去其膽俟數足以饋占城王獨不取唐人之膽蓋因一年取

唐人一膽雜于其中遂致甕中之膽俱臭
腐而不可用故也近年已除取膽之事另
置取膽官屬居北門之裏

異事

東門之裏有蠻人淫其妹者皮肉相粘不
開歷三日不食而俱死余鄉人薛氏居番
三十五年矣渠謂兩見此事蓋其用聖佛
之靈所以如此

澡浴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
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盂桶之類但
每家須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不分
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則子
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
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
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
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漾洗至河
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
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略不以為恥
自踵至頂皆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
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為遊觀之樂聞亦有
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
涼至日出則復溫矣

流寓

唐人之為水手者利其國中不着衣裳且
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
買賣易為往往皆逃逸于彼

軍馬

軍馬亦是裸體跣足右手執摽槍左手執
戰牌別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傳聞
與暹人相攻皆驅百姓使戰往往亦別無
智略謀畫

國主出入

閒在先國主轍迹未嘗離戶蓋亦防有不測之變也新主乃故國主之壻原以典兵爲職其婦翁愛女女密竊金劒以往其夫以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爲新主所覺斬其趾而安置于幽室新主身嵌聖鐵縱使刀箭之屬著體不能爲害因恃此遂敢出戶余宿留歲餘見其出者四五凡出

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照燭又有宮女皆執內中金銀器皿及文飾之具制度迥別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宮女執標槍標牌爲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馬車皆以金爲飾其諸臣僚國戚皆騎象在前遠望紅涼傘不計其數又其次則國主之妻及妾媵或轎或車或馬

或象其銷金涼傘何止百餘其後則是國主立于象上手持寶劒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銷金白涼傘凡二十餘柄其傘柄皆金爲之其四圍擁簇之象甚多又有軍馬護之若遊近處止用金轎子皆以宮女擡之大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皆當跪地頂禮名爲三罷不然則爲貌事者所擒不虛釋也每日國主兩次坐衙

治事亦無定文及諸臣與百姓之欲見國主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少頃聞內中隱隱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聞止用金車子來處稍遠須臾見二宮女纖手捲簾而國主乃仗劒立于金窻之中矣臣僚以下皆合掌叩頭螺聲方絕乃許擡頭國主特隨亦就坐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言事既畢國主尋即轉身二宮女復垂

其餘諸人各走以此觀之則雖蠻貊之邦
未嘗不知有君也

真臘風土記終

北戶錄目錄

通犀　孔雀媒
鷓鴣　鸚鵡瘴
赤白吉了　緋猨
蚺蛇牙　紅蛇
蛤蚧　紅蟹殼
蛺蝶枝　紅蝙蝠
金龜子　乳穴魚
魚種　水母
蚊母扇　鵝毛被
紅蝦盃　雞毛筆
雞卵卜　雞骨卜
象鼻炙　鵝毛脡
桄榔炙　紅鹽
米餅　睡菜
水韭　蕹菜

斑皮竹笋　無核荔枝
變柑　橄欖子
山橘子　山胡桃
白楊梅　偏核桃
紅梅　五色藤筌蹄
香皮紙　抱木屧
紅藤簟　方竹杖
山花燕脂　鶴子草

戲王竹　無名花
指甲花　相思子
睡蓮
目錄終

北戶錄

唐段公路撰　萬年縣尉東牟人

通犀

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霑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若貯米飼鷄鷄見輒驚散一呼爲駭鷄犀或中毒箭刺于創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

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於

山野閒以物絆足傍施羅網伺野孔雀至則倒網掩之無遺一說孔雀不疋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雌雄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見博物志宋紀曰孝武大明五年有獻白孔雀爲瑞者愚按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䍦字林音由今獵師有䍦也淮南萬畢術

曰鷓鴣致烏注云取鷓鴣拆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博物志又云鴝鶹一名鷓鴣

鷓鴣

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辟温瘴又一名鵂音逝多對啼廣志言鷓鴣鳴云但南不北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其鳴自號杜薄州食之亡厲惟本草說鳴云鉤輈格磔竹客反

鸚鵡瘴

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爲南道多鸚鵡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顫而卒土人謂爲鸚鵡瘴愚親驗之

赤白吉了

晉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于刺史者其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

緋猨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凉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緋者絶大毛彩殷鮮眞謂奇獸夫猨則狙玃猱狖之類其色多傳青白玄黃而已今則豈可窮其族類與其猨能伏鼠多群行猨善啼者其音凄入肝脾方知當一部鼓吹豈獨鼃聲然哉

蚺蛇牙

蚺蛇大者長十餘丈圍可七八尺多在樹上候麞鹿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纏大

樹上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夷人伺之以竹籤籤煞之取其膽也故南裔異物志曰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直牛數頭

紅蛇

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勢見群小兒簇二巨蛇各長丈餘一如孔雀尾毛色金

翠奪目一如眞紅色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白蛇前後相次若導從俱入一榕藤竅內竟不復去故知蛇有草木水土四種其類不可窮也又歸化縣有兩頭蛇南越志云無毒夷人餌之兼名苑云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俗占見之不祥然論衡引楚相孫叔敖事者何也會叢又云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大旱管子曰

固水之精名曰蟡音威一頭兩身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鱉

蛤蚧

蛤蚧首如蟾蜍背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尾絕短其族則守宮蜥蜴蝘蜓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名聲絕大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于身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嘗

獲一枚閉于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紅蟹殼

儋州出紅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臙脂色其殼與虎蟹堪作疊子按蟹一名蛇音竟廣雅云雄曰蜋螘雌曰博帶抱朴子又云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蟹也古今注云小蟹一名長卿廣志云鏽音肅小蟹大如貨

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相離山海經載千里蟹洞冥記有貢百足蟹長九尺四螯者今恩州又出石蟹

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覩巖側有一木五綠初謂丹青之樹因命僮僕采之頃獲一枝尚綴軟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黃

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愚因登岸視乃知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柑橘樹蠹變爲蛺蝶鳥足之葉爲蝴蝶皆造化殆然非虛語也又會要云大食國西鄰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異苑大元中汝

南人入山伐木見一竹中央蛇形巳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嘗伐余遺竹一宿見雉頭頸盡就身猶未化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紅蝙蝠

紅蝙蝠出隴州皆深紅色惟翼脉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蠱蟲魚因風入空木而化爲蝙蝠靈枝圖說曰蝙蝠服之壽萬歲又媚藥載軟金鳥辟寒金龍子布穀脚脛骨鵲腦砂稜莖草芍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並闕載乎又有無風獨搖草男女帶之相媚又陳藏器云榼子蔓生取子中仁帶于衣令人有媚多迷人

金龜子

金龜甲蟲也五六月生于草蔓上大於榆莢細視眞金帖龜子行則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光也南人收以養粉云與養粉相宜

乳穴魚

金義之西南有山曰盤龍山有乳洞乳洞有金沙龍盤魚皆四足修尾丹腹狀若守宮游泳水濱人莫敢犯按御覽云龍蟠山

有石洞洞中小水水有四足魚皆如龍形人殺之即風雨也然唐韻云鯢魚各四足山海經云人魚如鯑音啼魚四脚出丹洛二水有鯢大者謂之鰕音霞爾雅注鯢似鮎四足聲似小兒但未見言其可致風雨耳公路因思道書說五頭魚三足鹿皆神化所致不可以類而推也若以魚之異者則澧水之魚名朱鱉六足有珠又歷澗潭有五

色魚又丹水出丹魚割肉以塗足下則可步履水上又朔法師云鱟音鱟魚一首十身博物志云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功婆塞江又吳王食膾有餘棄江中爲魚今名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又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白髮魚戴髮形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又郭廷生述征記曰城陽縣南堯母慶都墓廟前一池魚

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類魚非告祠者捕不得又臨海異物志云鱖魚如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爆作燭極有光明又比目魚一名鰈音楊一名鰜沈懷遠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介亦作魪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異物志南方鏡魚圓如鏡也又異苑云鮨音陷魚凡諸魚欲産鮨魚輙以頭衝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又臨海水土異

物志鹿魚頭上有兩角如鹿又云鯪蒸閻反魚腹背有刺如三角菱又神異經黃公魚長七八尺狀如鱧魚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食之無鯁

魚種

南海諸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著草上懸於竈煙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于池塘間旬月内如蝦蟆子狀鬻

于市號魚種育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也愚按陶朱公養魚經曰朱公謂威王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又拂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著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草矣博物志云取鱉剉如棋搗赤莧汁和令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於池澤間經旬臠臠成鱉也

水母

水母一名蚱一名石鏡南人治而食之云性熱偏療河魚疾也

蚊母扇

端新州有鳥類青鵁而嘴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群出其口按小雅曰鷏鳥似烏而大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堪爲扇惟辟蚊

子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有蚊母草嶺南蚊母木南越志云古度樹一呼那子南人號曰柁日亞反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中化蛾飛出亦有爲蚊子者

鵝毛被

鵝毛被邕之南有酋豪多熟鵝毛爲被如稻畦衲之其温軟不下綿絮也

紅蝦盃

紅蝦出潮州潘州南邑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王子年拾遺云大蝦長一尺鬚爲可簪洞冥記載鬚杖兼名苑云廣州獻蝦頭盃簡文將盛酒無故自躍乃不復用愚又按毛詩義具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盃盤實奇物也

鵝毛筆

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毫爲筆韶州擇鷄毛爲筆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昔溪源有鴨毛筆以山雞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筆有豐狐之毫（傅子云漢末筆）虎僕之毛（博物似豹毛可爲筆）蚼蛉鼠毛（廣志可以爲筆）鼠鬚（出均州）羖攊羊毛（邛州取族毛）麝毛貍毛（鄭慶云貍毛筆）鹿毛馬毛羊鬚（陶隱居燒丹封鼎際用羊鬚筆）胎髮（鄭以小兒髮爲筆桂鄭慶云蕭祭酒常用之）龍筋（拾遺記）爲之然未若兔毫

雞卵卜

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取雞卵墨畫祝而煑之剖爲二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煑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爲候愚又見卜者流雜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

雞骨卜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爲卜傳古法也卜占卽以肉祠船神呼爲孟公孟姥其來尚矣按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姥劉思眞云玄冥爲水官死爲水神冥孟聲相似又云孟公父

名績母名衣孟姥父名板母云履或云冥父冥姥因玄冥也

象鼻炙

廣之屬城循州雷州皆產黑象牙小而紅土人捕之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爲炙愚按象有十二肉陳藏器云惟鼻是其本肉諸卽雜肉梁翔法師云象一名伽那古訓云象孕子五歲始生

鵝毛脡

恩州出鵝毛脡乃鹽藏其味絕美其細如針郭義恭云小魚一斤千頭未之過也

桄榔炙

桄榔莖葉與波斯棗古散古散堪爲拄杖椰子檳榔小異其木如莎樹皮釀木皮出麪可食洛陽伽藍記云昭儀寺有酒樹麪木得非桄榔乎其心爲炙滋腴極美

紅鹽

恩州有鹽場色如絳雪驗之卽由煎時染成差可愛也鄭公虔云琴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張掖西北按鹽有赤鹽紫鹽黑鹽青鹽黃鹽亦有如虎如印如織如石如水精狀者

米䴵

廣州南尚米䴵合生熟粉爲之白薄而軟按劉孝威謝官賜交州米䴵四百屈詳其言屈竟今之數乎且前朝短書雜說有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齊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頭一以魚爲𩵋梁科律生魚若干斗茗爲薄爲夾溫貢茗二百尺薄又梁科律薄茗千夾云云筆爲雙爲床爲枝搜神記益州西神祠祈禱者俸一雙筆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梁簡文帝答書云作置筆床又云寫書筆一枝一萬字墨爲螺爲丸爲枚陸云以兄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

小墨一枚紙爲番錦爲兩王佐云幣錦二兩衣爲裁陸倭謝安城王楚越衣二裁沈約有謝蔣彩裁也袈裟爲綠簡文帝云蒙惠袈裟一綠奴爲頭簡文帝書言安城王餉胡子一頭麝爲子蠟爲䴵麝香如干子蠟如干䴵齊建武四年事檳榔爲口胡桃爲子陸隱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并胡桃一千子其事不可備論

睡菜

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

梢土人採根爲鹽葅或云食之好睡郭子横云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亦名却睡草

水韭

水韭生於池塘中葉似韭得非龍爪薤乎字林云簽音嚴水中野韭也又嗲音吟見字林似蒜生水中

蕹菜

蕹菜葉如柳三月生陳藏器云主解胡蔓草毒胡蔓即野葛也愚按廣之菜有掉辛葉也東風味如酪香氣似馬蘭蕺音戢蜀人所謂葅香菂音畾莧艾苗也之類無足奇者吳志孫晧時有蕒音買菜晉安帝義熙二年有苦蕒菜生揚州國初建達國獻佛土菜泥婆國獻波稜菜

斑皮竹笋

湘源縣十二月食斑皮竹笋諸笋無以及之吳録云馬援至荔浦見冬笋名曰苞笋

博物志曰斑皮竹堯女以涕揮竹竹盡斑也爾雅曰笋竹之萌說文曰笋竹胎詩疏義笋皆四月生巴竹笋生八月箘音媚竹笋冬夏生永嘉記含噎竹笋六月生愚按山海經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曰䈽必六十年復亦六年是也南中有以竹爲刀錯子者如少鈍復以漿水洗之如初廣州記云石林竹勁利削爲刀切截象皮如截草也愚聞貞元五年番禺有海戸犯鹽禁避罪羅浮山入至第十三嶺遇巨竹百丈萬竿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海戸因破之爲篾會罷吏捕逐遂挈而歸時有官人獲一篾以爲奇貨後獻于刺史李復復命陸子羽圖而記之許氏說文有長節竹謂之笭音鍾得非羅

浮山龍鍾之義乎

無核荔枝

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少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精性熱液甘乃奇實也

變柑

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且皮薄如洞

庭之橘餘柑之所弗及傳云移植不數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爲名亦如踰淮爲枳乃水土異也

橄欖子

八九月熟其大如棗廣志云有大如雞子者有野生者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數寸許入鹽於中子皆落矣今高涼有銀坑橄欖子細長味美於諸郡產者其價亦貴陳

藏器云其木主鯢魚毒此木作檝撥著鯢魚皆浮出

山橘子

冬熟有大如土瓜者次如彈丸者皮薄下氣管寧多有之

山胡桃

山胡桃皮厚底平狀如檳榔

白楊梅

楊梅葉如龍眼樹冬青一名杌音求潘州有白色者甜而絕大

偏核桃

占卑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人取食之絕香美

紅梅

嶺南之梅小於江左居人采之雜以朱槿花和鹽曝之梅爲槿花所染其色可愛又

有選大梅刻鏤瓶罐結帶之類取棹汁漬
之（棹木葉汁）亦甚甘脆
五色藤筌蹄
瓊州出五色藤合子書囊之類細于錦綺
亦藤工之妙手也新州作五色藤筌臺皆
一時之精絕者梁劉孝儀謝太子五色藤
筌蹄一枚云炎州采藤麗窮綺縟得非筌
臺與蹄語訛歟

香皮紙
羅州多箋香樹身如柜柳皮堪擣紙土人
號為香皮紙
抱木屧
抱木產水中葉細如檜其身堅類栢惟根
軟不勝刀鋸今潮州新州多剖之為屧
紅藤簟
瓊州出紅簟一呼為笙或謂之蘧蒢亦謂

之行唐其色殷紅瑩而不垢
方竹杖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勁挺堪為杖亦不
讓張騫筇竹杖也其隔州亦出大者數丈
又海晏（地名）出藘堪為拄杖高潘州出千歲
蕨拄杖之類具多更有疎節竹（五六尺一節）僧
道多以為杖又按　最云溱州通竹直上
無節空心也

山花燕脂
山花叢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
其花似蓼正月開花土人採含苞者賣之
用為燕脂粉或時染帛其紅不下紅藍又
鄭公虔云石榴花堪作燕脂
鶴子草
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南人云是媚草甚
神可比懷子夢芝采之曝乾以代面靨形

如飛鶴狀翅羽嘴距無不畢備亦草之奇者草蔓延春生雙蟲常食其葉土人收於奩粉間餇之如養蠶諸蟲老不食而蛻爲蝶女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爲細蝶郭子橫記勒畢獻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形大如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間如黃鵠也國人以此爲候日晷亦曰候日蟲帝得之旬日飛盡明年有細鳥集於帷帟或蘘人

衣袖因名蟬衣宮內嬪御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余訪花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星靨其來尚矣然事有相類者見拾遺引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月下舞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流血染袴和自舐瘡太醫曰獺髓雜玉及琥珀屑當滅痕和乃作膏琥珀太多痕未滅而頰有赤點細視之更益其妍諸嬖要寵者以丹青點頰而後進幸一說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點處

越王竹

巖州產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代酒籌次有沙筋產于海島間其心若骨可爲籌筋凡欲采者須輕步從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縮入沙中不可取陳

藏器云越王餘算味鹹生南海長尺許

無名花

廣州之南數百里有蔓草生吐一葉白花片大如掌初夏開徧問土人莫有知者

指甲花

花細白絕芳香番人重之未詳其名又耶悉弭花白茉莉花（紅者不香）皆波斯移植夏中如金錢花也本出外國大同二年始來中

土又扶南傳曰頓遜國有區撥花葉逆花致祭花摩夷花唐初罽賓國獻俱佛頭花伽失不國獻涅樓鉢羅花皆中國所無者

相思子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馮妻美宋康王奪之馮自殺妻自投臺下死王怒令冢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冢之端根交于下

枝錯其上宋王哀之因號其木曰相思樹

睡蓮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與夢草晝入地夜即復出一何背哉

北戶錄終

西使記　　說選十七　偏記十四

壬子歲皇弟旭烈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馳驛西覲自和林出兀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闊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

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為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碾磑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林絡石而長城居肆囿間錯土屋窗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

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嗜酒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馬牸拖床遞鋪

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剌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巳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

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雜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尋思干城大而民繁時群花正開唯梨花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

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豆許嚥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奧魯屯駐于此二

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栢二十九日過瑯埽兒城滿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牛皆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檐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爲墜諸道

並進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玉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

授以經呪日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爲兇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兒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艷過阿剌丁城禡咱蒼兒人被髮率以紅帕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

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甓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盡屠其民尋圍東城

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里法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眞爲之壁皆以黑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法里不悅以橙漿和糖爲飲琵琶

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癖顏八兒房中懸鐵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

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翼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報達六千餘里國西卽海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服皆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卵如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换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以革囊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蚌并泥沙貯于囊中

遇惡蟲以醋噀之卽去既得蚌滿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賓鐵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爲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己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萬

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闍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國畫者惟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香貓似土豹糞溺皆香如麝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鸐鴒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赤生西

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鴉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瑇瑁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價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糞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牝馬有駒不敢同牧被引入海不復出阜鵰一產三卵內一卵生犬灰色而毛短隨母影而走所

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漑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返凡一十四月郁欵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遠國號變易事亦難考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印毒即漢身毒

也曰駝鳥者即安息所產大馬爵也密昔兒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劉郁記

西使記終

北轅錄

說選十八 偏記上五

淳熙丙申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待制敷文閣張子政假試戶部尚書充賀金國生辰使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褒假明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兼客省四方館事副之明年正月七日陛辭出國門初九日離行在二十一日至淮陰二十六日燕館習儀二十八日北行引接傳御使副郎館坐

受其謁上中節序立其傍虜遣接伴使昭武大將軍尚書戶部郎中李佾廣威將軍尚書兵部員外郎完顏宗卞儐賓立飲引接三盃而退二十九日盱眙置酒餞使介度淮午至泗州津亭使副望拜如儀接伴戎服陪立各帶銀牌牌樣如方響上有蕃書急速走遞四字上有御押其狀如主字虜法出使皆帶牌有金銀木之別朝服對

立于庭至展起居狀三節人講參禮使副陞廳茶酒三行虜法先湯後茶少頃聯轡入城夾道甲士執兵直抵於館旋供晚食果飣如南方齋筵先設茶筵一般若七夕乞巧其瓦壠桂皮雞腸銀鋌金剛鐲西施舌取其形蜜和麪油煎之虜甚珍此（茶食謂未行酒先設此品進茶一盞又謂之茶筵）次供饅頭血羹畢羅肚羹盪羊餅子解粥肉虀羹索麪骨頭盤

子自後大同小異酒味甚濁食畢即鎖門內外不通二月一日甫交睫間接伴所晨衙三節謂北家聲喏各相呼而起時猶未至三鼓旋覔盃水洗漱冠櫛畢點心已至灌肺油餅棗糕麪粥有供糕糜處或未暇舉筯忽一人呼官員認馬三節出門馬已預定上一上二貼於背上以防差誤馬科於民謂之戶馬御者不俟據鞍即散蓋防

與之話言泄穢事也細車四輛奉南北使副亦以序行車之形製既不美觀出館各有細紗二燭籠爲導氣象甚不佳亦有羌管從後聲頻悽怨永夜修途行人爲之感傖車每輛用驢十五頭把車五六人行差遲以巨挺擊驢謂之走車其震蕩如逆風上下波濤間麤車三十六輛每輛輓以四牛禮物私覿使介三節行李皆在焉自起

程至三許折車 眞定汴京熒山也 蓋常先一兩程而往來人夫及輓車牛驢至州縣更易六十里至臨淮縣縣有徐城本徐國有徐君墓季札掛劍處即此是日行循汴河河水極淺洛口即塞理固應然承平漕江淮米六百萬石自楊子達京師不過四十日五十年後乃成汚渠可寓一笑隋隄之柳無復彷彿矣二日至虹縣晩宿靈壁縣汴河

自此斷流自過泗地皆荒瘠兩岸奇石可愛 石產於縣鳳凰山以小爲貴 或云花石綱所棄者虞姬墓在西岸雖無碑却有村曈名陰陵靈壁舊爲鎭亦名獻齒頭虹本紅陽夏丘二縣地漢書紅陽侯立是也訛而不改遂名曰虹五日至永城縣縣本敬丘縣地漢更敬丘曰太丘陳寔爲之長縣北有芒山與碭山相接六日至穀熟縣十八里至南京

入陽熙門市樓榜曰睢陽夾道甲兵甚盛張巡許遠廟在西門外謂之雙忠廟其傍則宋玉臺此地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微子杞爲宋國後唐號歸德軍本朝王業所基陞爲南京詔即衛城以爲大內以歸德爲名後陞應天府太上皇於此登位虜今改歸德府及門數妓來迓北使來皆騎驢不約束步武便乘騎也入境

男子衣皆小窄婦女衫皆極寬大有位者
便服立止用皁紵絲或番羅繫版縧與皁
隸略無分別縧反揷垂頭於腰謂之有禮
無貴賤皆著尖頭靴所頂之巾謂之蹋鴟
七日至寧陵縣縣本甯城古葛伯國六國
時屬魏爲信陵君無忌之封宿拱州襄陵
驛虜改曰濉州濉河在十里外本襄邑縣
宋襄公葬于此故曰襄陵八日至雍丘縣

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縣東有葵
丘齊桓公所會也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
所生之地又里許即伊尹墓地名三家次
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
配享者蒙恬將軍也又六十里至陳留縣
縣本鄭邑爲陳所并故名實張良之封邑
或云陳思王亦生於此九日至東京虜改
曰南京未到城先過皇城寺宜春苑使副

易朝服三節更衣帶從跨馬入新宋門舊
曰朝陽虜名洪仁樓檐濠塹甚設次入甕
城次入大城人煙極凋殘至會同館舊貢
院也接伴所得私覿盡貨於此行戶倍償
都弼晚食酒貯以黃缸味差勝有以柑子
餉承應人得之甚喜云謂之孔果子按東
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古大梁城也十
三日至黃河浮航以渡自南抵北用船八

十五隻各闊一丈六七尺其布置相去又
各丈餘上實笄子木復覆以草曳車牽馬
而過如履平地虜以順天名橋子觀駢頭
巨艦綷以寸金規制堅壯𢹂兵守護甚嚴
不日我國家恢復河朔過師枕席上云當
知此橋爲利之博焉十八里至建津津即
袁紹渡處十四日至湯陰縣湯陰本蕩陰
晉作中牟嵇紹死節之所又有羑里城羑河

羑市文王所囚之地十五日至相州闤闠繁盛觀者如堵二樓曰康樂曰月白風清又二樓曰翠樓曰秦樓時方賣酒其上牌書十洲春色酒名也或云韓魏公畫錦堂今爲一貴人宅石記猶在好事者叩門打碑不禁也相出茜草故纈名天下銅雀臺講武城章河紂之朝歌城皆在境内講武南有塔聞是舊鄴於高丘相望名七十二

冢世謂曹孟德狙詐惑後人使迷其葬所相實古鄴相魏文侯始封之地十六日至邯鄲縣縣古趙國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凡城郭字從邑故字皆從邑趙王叢臺在縣之北聞每年三月二十四日空巷上簡子冢冢形如硯世謂硯子冢程嬰公孫杵臼墓亦在焉路逢一細車蓋以青氊頭段人家也頭段者謂貴族及將相之

家十七日至邢州古鉅鹿郡故邢侯國也秦兼天下於此置信都縣十八日至内丘縣内丘本漢之中丘未至内丘西望太行山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如昔所聞山延袤八十里十九日至栢鄉縣縣本春秋晉鄗邑之地漢光武即位於鄗之南六十里至趙州道經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横於路俗傳光武欲渡河二人致餉處渡其蹤乃除

之又云遇二人問途不答怒而斬之已而皆石也未至城五里渡石橋橋從空架起工極堅緻南北長十三丈闊四之一實隋人李春所造元祐間賜名安濟有張果老驢迹二十日至眞定府未至城先過滹沱河河流不甚闊聞當春漲時殊湍急也眞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二十二日至新樂縣縣古鮮虞國漢中山孝王母馬昭儀隨

王就國王於是建宮於樂里而呼爲西樂城語訛西爲新四十五里至中山府堯始封于此二十四日至安肅軍過白溝河二十五日至涿州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即此地二十六日至良鄉縣入內通侍郎李慶和賜餛合湯藥貼用紅綾勅書云勅某卿遠持慶幣來賀誕辰馳華騶以良勞次郊亭而伊邇宜有節宣之餽以彰眷遇之優

二十七日過盧溝河即盧龍也燕人呼水爲龍呼黑爲盧亦謂黑水河色黑而濁其急如箭至燕山府外燕賓館赴班荊宴少定傳銜館伴使昭武大將軍太子少詹事蒲察明少中大夫侍御史鄧儼爲之副南使與之互展起居狀繼與接伴互展辭狀天使撒吴賜宴單伴賜酒果酒九行禮畢趨入城初入端禮門次入南門次入豐宜門次過龍津樓樓亦分三道通用夆玉石扶闌上琢爲嬰兒狀極工巧次入宣陽門由馳道西南入會同館甫就次有天使完顏汴傳宣撫問二十八日忠勇校尉劉彥忠忠翊校尉何彥來交禮物天使烏古論賜酒果宣威將軍充東上閤門副使郭喜說朝見儀二十九日辨色副使率三節入見行司捧國書於馬上前行初出館橫過

馳道行而御廊東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間至掖門下馬自尊德門由會通承明二門入左嘉會門趨而南至幕次少頃鳴鐘鐘罷衛士山呼百官裏見時方辰正斯須於幕閒見曳玉帶者五人先出後知爲東宮親王平章令公也繼獨引副使捧國書頃之閤門綠衣吏來引都轄以下（都轄三節之長）先入宣明門次行政門於隔門上面北序立

門之裏即殿庭隊門見副使舞蹈之節俟禮物過副使由右出三節自東入拜于大甓上上有一品至七品黑漆黃字牌子蓋其朝署也一甓可容數百人遍地製成鸞鳳殿九楹前設露臺柱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兩外垂金漆簾額飾以繡廊之西馬有韛紅繡鞍者數疋乃高麗所進殿門外衛士二三百人分兩傍立盡

戴金花帽錦袍宣明門外直至外廊皆甲士青緇甲居左旗執黃龍紅緇甲居右旗執紅龍外廊皆鋘鎗左掖門入皆金鎗人依一柱以立焉仁政門左門用甲士訖見無一人跛倚者凡門屋下皆青隊執弓矢人數各有差若乃經從之處宮殿門名茲不具載北宮營繕之制初雖取則東都而竭民膏血終殫土木之費瓦悉覆以琉璃

日色曜映樓觀暈飛圖畫莫克摹寫佐佑之初役民兵一百二十萬數年方就死者不計其數三節既出副使疾作依柱以立扶策至幕次未畢餘禮小底入報小底二百人傳旨免禮數至於殿門外受衣帶三節繼之是日麗夏使人同見少留俟其禮竟閤門來引復舊路出至嘉會門駐立久之以麗人在門外受賜未畢也歸館久之宣徽

將軍客省使兼東上閤門盧璣到館押伴置酒殿上近例止就賜副使免坐箚拜表謝三節各受衣帶五事尚書公獨以病辭館伴所服以禮例應給使副衣帶各七事有靴而無笏虜無象簡所用皆木牘也三十日就館宴天使李顯全賜宴并酒果燕山酒固佳是日所餉極爲醇厚名金瀾蓋用金瀾水以釀之也三月一日雨免入賀

不爾必致罷服失容有習來此者言雖雨立移時不恤也二日天使完顏奕賜分食者分御膳以賜之也九日入辭使副受書而歸十日離館燕古冀州地武王封堯後於薊即薊縣也隋立涿郡唐爲幽州天寶間曰范陽郡陞爲盧龍軍遼曰燕京名析津府皇朝改曰燕山府虜曰大興府二十三日至東都未至城三二里車夫指一土

岡云是名愁臺乃晉少帝北狩之路二十四日押宴鎮國上將軍鎮南軍節度使兼懷州管內觀察使高蘇賜宴并酒果天使趙泳食畢啓行四月十六日至家是行往返凡九十六日

宋周煇撰

北轅錄終

滇載記

說郛十九　偏記十六

新都楊愼編次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今金齒地）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種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其二曰浪施

詔（今浪穹縣）其三曰鄧賧詔（今鄧川州）其四曰施浪詔（今浪穹縣蒙次和之地）其五曰摩些詔（今麗江府）其六曰蒙嶲詔（今建昌）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定西嶺）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雒闍師次白崖川獲闍斬之封龍祐那爲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

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僭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瓏玗圖山今蒙化 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巍州刺史死僭謚高祖又稱奇王子羅晟嗣

羅晟僭立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傑掠其子女爲奴婢群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嶲路絕晟猶奉唐正朔死僭謚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死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冊封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强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爲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路劒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爲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爲邊患不可復制既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遂川永昌石鼓沙追睒龍佉睒後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

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

死子閤羅鳳嗣

閤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會長謁都督偕妻子行鳳摯家至雲南太守張乾陁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陁取夷州三十二陷嶲州獲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卽其國丞相也]天寶十年夏四月庚寅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

及段儉魏逆戰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儉魏爲清平賜名段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爲東帝刻碑國門之外明叛唐非得巳也僭國號曰大蒙始建年號曰贊普鐘十三年劍南畱後李宓將兵擊之爲蒙氏所誘全軍没焉唐益發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絶矣代宗大

曆十四年死僞謚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

死孫異牟尋立[僭改元贊普鍾上長壽十一]

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衆居史城[史城今喜洲也]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異牟尋懼改城羊㠙苴咩[今大理]改國號曰大理自稱曰日東王僭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皇廟春秋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爲中嶽東川界江

雲露松外龍山爲東嶽[在今祿勸州一名絳雲露山一名雲龍山有十二峯皆峭拔其山有共命鳥穴]銀生部日界蒙樂山爲南嶽[在今樂甸又名無量山其山千仍有一殿檣拄自空中來天帝要天女處]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爲西嶽[在今騰衝一名崑崙隅東臨濃江西臨龍川左右有平川名爲穹甸草卉貫四叙不凋摩氣最惡冬雪至春方融夏秋穹甸炎熾商賈愁怨爲之諺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夏秋欲歸來無奈穹甸熱春時欲歸來囊中貲橦絶]麗江界玉龍山爲北嶽[在今麗江一名雪山其山九峯雪貫四時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

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也以黑惠江瀾滄江潞江麗江爲四瀆接黙蒼之顚添洱河之水立官號曰九奭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玉檢東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善闡皆中國降人爲之經書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

以大義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皐招撫群蠻尋因求内附而猶結好吐蕃皐乃爲書遺尋敘其歸化之誠轉至吐蕃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絶吐蕃復臣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之遣其弟獻圖納貢及吐蕃所須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冊之賜銀窠黄金印王北面跪受之

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惟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唐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死僞謚孝恒改元二見龍上元

子尋閤勸嗣

尋閤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僞謚孝文改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

嵯顚殺之而立其弟勸利晟謚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僞謚靖王子晟豐祐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趨敢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境者蠻衣食之由是盡得蜀之虚實與其臣嵯顚遂謀入寇以蜀

卒爲鄉道襲陷卭戎嶲三州引兵徑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詔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請罪元穎朝廷以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僞謚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啟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皐開蜀清溪道以通群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饟須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册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嶲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幾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之谿洞夷獠皆降五

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犍爲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不克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卭崍關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西川還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復寇越嶲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僞謚景莊皇帝子隆舜嗣改元建極

隆舜（通鑑作法誤也南詔名皆父子相承世隆之子曰隆舜近是）之立以僖宗乾符四年性好畋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迭請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欵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後内變失道爲豎臣楊登所弒僞謚宣武子舜化貞

嗣改元二貞明嵯耶
舜化眞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而滅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眞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爲鄭氏

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唐

昭宗光化五年旣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國死僞謚德桓子旻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主以會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曆死僞謚肅文子隆亶嗣立改元天應未幾爲東川節度使楊干眞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爲

趙氏

趙氏名善政爲封氏清平楊干眞旣殺滅鄭氏遂拔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大天興立僅十月干眞又奪之而爲楊氏

楊氏名干眞旣奪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興師問罪干眞不

能禦走死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干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在雲南縣正南大波鎭是也）儀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靑昔思平折之曰靑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

日舉義平遂借兵東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

被瓔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僞謚太祖傳子思英立未幾死僞謚文經武　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以後晉開運三年改元至治死僞謚　傳子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僞謚　傳于素順（素順於思聰未知何屬也）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睨臨僰爨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僞謚應道皇帝傳子素英

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明治死僞謚昭明傳于素廉

素廉以宋眞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啓乾興死僞謚欽明傳于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爲僧死僞謚秉義傳于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

僞謚聖德傳于素興

素興以宋慶曆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廉

思廉以宋慶曆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巳死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於中國思廉立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政德　死僞謚世宗傳子連義

連義以宋熙寧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爲其臣楊義貞所弒楊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壽輝連義之從子

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明傳於正明

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

安天祐避位爲僧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爲主而段氏中絕

高昇太有功段氏爲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立國改國號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爲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爲相高太連爲棚上遣太連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爲僧傳子正嚴死僞謚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

四曰日新 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爲僧傳子
正興死僞謚憲宗
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
貞太寶龍 興盛明避位爲僧傳子智興死
僞謚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
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僞謚宣宗傳子
智連
智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曆死
僞謚亨天傳弟智祥
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仁
壽死僞謚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
辰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
祥興死僞謚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

元忽必烈將兵擊之分三道進自臨洮經
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
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祥興奔
善闡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
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
遂虜興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
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鑾郡
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
姓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爲摩訶羅嵯管領
八方興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
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
世祖嘉之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闡會川
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參政
以攻石城（今曲靖）及仁德府（今尋甸） 功錫虎符

爲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
林破會川通善闡平休林武定緬甸之役
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爲宣武將軍妻
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叅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
蕩梁王以元宗室鎭善闡與段氏分域搆
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
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蓬庖人刺
蓬以其首獻梁王王并庖人戮之至治元
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云天狗

墜地爲赤犬八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
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値之多斃謠俗號曰
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至正
十二年繼立爲總管癸卯明玉珍自楚入
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
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
楚諸部悉亂功謀于負外楊淵海淵海卦

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敗紅巾于關灘江殺
獲千計紅巾收合餘衄再戰復勝殺段氏
驍角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
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
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
時功在戰間得玉珍毋寄其子書云爾征
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
揚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

宜早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王深德叚功以女阿䆿妻之爲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

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寃鬼哭功得書乃歸既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畱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叚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噬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始啓疑於平章密召阿䆿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

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殺之主潸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自蹶傷爾父尚嘗爲我褁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䆿主聞變失聲哭曰昨瞑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

秀煙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乃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路裏彩（錦被名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潾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

[illegible]背也西山鐵立霜瀟灑麗林鐵立也松平章從官
員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曰
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
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
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
土錦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淵海之才䋣
意欲爲己用見詩痛悼之乃厚恤之令隨
平章櫬歸葬大理

十代總管信苴段寶功之子洪武元年嗣
職梁王遣矢刺平章七攻大理不克乃講
和奏陞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
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
已長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哯其虎毋分狙
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
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
掩雉之網羅况平章既亡弟兄壑絕今止

遺一婺一奴奴再贅華黎氏契又可配阿
㯂妃如此事諸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
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
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
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
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
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
吾梁王見之恨實入骨平章女僧奴志恒

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
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
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
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
詩二章曰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
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
烏飛兔走頻來往桂香梅馨不暫移惆悵
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何彼穠穠

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爽苑難經
目風刺霜刀易塞貿雲舊山高連水遠月
新春疊奠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
河幾處逢後實闕
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段眞自會川入
京奉表歸欵　朝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
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
笑著諸園中花謝千萬朶別有明主來寶

數日疾卒子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苴段明洪武十四年授以
宣慰壬戌春正月天兵破善闡梁王自縊
黨屬悉俘明遣都使張元亨馳書潁川侯
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大理乃唐交
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畫之餘邦難列營
屯徒勞兵甲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
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友

德怒拷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習戰僅
置益州元祖親征秖緣善闡乞冀班師友
德答明書曰我　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
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天兵所
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
運已絶於元世寬命延息以至于今我師
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傅沐
二將分兵宵緣點蒼顛繞出下關之背先

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策馬亂流而
濟明遂就擒并其二子仁義至金陵
太祖聖諭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
賜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鎭撫次子名歸
義授鴈門衛鎭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
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在鄧州東北　先不華叛
據鄧州甲子正月十七日潁川侯傅友德
復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寨

因定賦法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比於中州列郡焉

逸史氏曰史稱西南夷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裔益名號互起滅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綏抗陵

疲我齊民世主甘心焉以無用戕有用是可慨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余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玄峰年運志其書用僰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僰於三代爲荒服漢僅剽分其方雖胡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箐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華風沃澤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是執竝傳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幾近是哉夫分隔之亂昔如彼大一統之治今若此干羽不警百五十年探言其故則金匱秘文縉紳罕睹況荒徼乎余慕宋司馬氏作通鑑采獲小說若河洛行年紀廣陵妖亂志者百二十家法孔子著春秋取群書於百二十國也因是有感遂纂蒙段事以爲

滇載記其諸君子祖春秋而述二司馬氏者亦將有取於斯焉

滇載記終

星槎勝覽序

臣聞王者無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視同仁篤近舉遠故視中國猶一人而夷狄之邦則以不治治之洪惟　聖朝天啓文運　太祖高皇帝龍飛九五波澤敷於中外德威振於萬邦　太宗文皇帝繼統文明之治格于四表於是屢命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開道九夷八蠻欽賜璽書禮幣　皇風清穆覃被無疆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貢獻臣服三五之世不是過矣　皇上嗣登大寶詔止海船及遠征之役蓋以國家　列聖相繼奕葉重光治化隆盛而遠夷小醜或梗　皇化則移師薄伐使不忘武備以鞏固鴻基為萬世之宏規也　皇上恭默思道端拱而治守盈成之運垂無窮之業得時措之宜也臣本吳東鄙儒草茅下士以先臣戍太倉未幾而蚤世於是臣繼戍役至永樂宣德間選隨中使至海外經諸番國前後數四二十餘年歷覽風土人物之宜采輯圖寫成帙名曰星槎勝覽不揣膚陋輒敢自叙其首一覽之餘則中國之大華夷之辨山川之險易物產之珍奇殊方末俗之卑陋可以不勞遠涉而盡在目中矣夫王者

無外王德之體以不治治之王道之用若然將見治化之效聲教所及暴風不作海波不揚越裳肅慎之民曰中國有　聖人在上白雉楛矢之貢不期而至矣

正統元年丙辰春正月吉日臣費信稽首

謹序

星槎勝覽目錄

卷第一

占城國　靈山

崑崙山　賓童龍國

真臘國　暹羅國

假馬里丁　交欄山

爪哇國　舊港

重迦羅　吉里地悶

卷第二

滿剌加國　麻逸凍

彭坑　東西竺

龍牙門　龍牙加貌

九州山　阿魯國

淡洋

卷第三

蘇門答剌國　花面國王

龍涎嶼　翠藍嶼

錫蘭山國　溜山洋國

大葛蘭國　小葛蘭國

柯枝國　古里國

卷第四

榜葛剌國　卜剌哇國

竹步國　木骨都束國

阿丹國　剌撒國

佐法兒國　忽魯謨斯國

天方國

目錄終

星槎勝覽卷一　　說選二十　十七　偏記

占城國　靈山　崑崙山
賓童龍國　眞臘國　暹羅國
假馬里丁　交欄山　爪哇國
舊港　重迦羅　吉里地悶

占城國

永樂七年　太宗皇帝命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號往諸番國　開讀賞賜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建長樂太平港停泊十二月於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其國臨海有港曰新州西抵交趾北連中國地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如粧塑金剛狀乘象前後擁番

兵五百餘或執鋒刃短鎗或舞皮牌槌鼓吹椰殼筒其部領皆乘馬出郊迎　詔下象膝行匍匐感　恩奉貢方物其國所產巨象犀牛甚多象牙犀角廣貨別國棋楠香在一山所產酋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烏木降香樵之爲薪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長青隨花隨結煑海爲鹽禾稻甚薄國人惟食檳榔裹荖葉包蠡殼灰行住坐臥不絕於口不解正朔但看月生爲初月晦爲盡如此十次盈虧爲一歲晝夜善槌鼓十更爲法酋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歌舞爲樂酋長所居屋宇門墻俱甎灰甃及以堅木雕鏤獸畜之形爲華外周磚垣亦有城郭兵甲之防藥鏃刀標之屬其部領所居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民下編茅覆

屋魚不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爲美酒以米拌藥丸乾和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生蛆爲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四尺者插入糟甕中或團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輪次吸竹引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留封再用會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尸頭蠻者本是婦人但

無瞳人爲異其婦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舊若知而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糞時遣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弄其頭必有生死之恨男女推髻腦後花布纏頭上穿短布衫腰圍花布手巾其國無紙筆以羊皮搥薄熏黑削細竹爲筆蘸白灰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言語哰鳩全憑通事傳譯

靈山

其處與占城山地連接其山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山頂有一石塊似佛頭故名靈山民居星散結網爲業田肥耕種一歲二收氣候之節男女之禮與占城國大同小異地產黑文相對藤杖每條易斗錫一

塊若麤大而紋疎者一錫易杖三條次有檳榔蔞葉餘無異物往來販船必於此樵汲船人齋沐三日崇佛誦經燃放水燈綵船以禳人船之災

崑崙山

其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山盤廣遠海人名曰崑崙洋凡往西洋販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

過俗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
船莫存此山産無異物人無居竈而食山
果魚蝦宂居樹巢而已

賓童龍國

其國與占城山地連接有雙溜水澄清佛
書所云舍衛乞食即此地也目連所居遺
址尚存人物風土草木氣候與占城大同
小異惟喪事能持孝服設佛而度死者擇

僻地葬之婚姻偶合酋首出入或象或馬
一如占城王從者前後百餘人執盾讚唱
曰亞曰僕地產棋楠香象牙貨用金銀花
布之屬民下編茅覆屋以居

真臘國

自占城順風三晝夜可至其國門之南爲
都會之所有城池周七十餘里石河廣二
十餘丈殿宇三十餘所凡歲時一會則羅

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
金盤金碗盛食諺云富貴眞臘也氣候常
熱田禾豐足煑海爲鹽風俗富饒男女椎
髻穿短衫圍捎布法有劓刖刺配犯盜則
斷手足番人殺唐人則償命唐人殺番人
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地產黃蠟犀象孔
雀沉香蘇木大風子油翠毛貨用金銀燒
珠錦段絲布之屬

暹羅國

自占城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山形如白
石峭礪周千里外山崎嶇內嶺深邃田平
而沃稼穡豐熟氣候常熱風俗勁悍專尚
豪強侵掠鄰境削檳榔木爲標鎗水牛皮
爲牌藥鏃等器慣習水戰男女椎髻白布
纏頭穿長衫腰束青花手巾其上下謀議
大小事悉決於婦其男一聽苟合無序遇

中國男子甚愛之必置酒飲待歡歌留宿
婦人多為尼姑道士能誦經持齋服色畧
似中國亦造菴觀能重喪禮人死氣絕必
用水銀灌養其屍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
事葬之釀秫為酒煮海為鹽地產羅斛香
大風子油蘇木犀角象牙翠毛黃蠟以海
𧵳代錢每一萬箇准中統鈔二十貫貨用
青白花磁器印花布色絹色段金銀銅鐵

水銀燒珠雨傘之屬其酋感慕　天朝遠
惠嘗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假馬里丁

其方與交欄山相望海洋中山列翠屏引
溪水溉田禾穀少收氣候常熱俗囂薄男
子髡髮穿竹布短衫圍梢布種芭蕉採其
實以代糧煮海為鹽釀蔗為酒地產玳瑁
羚羊貨用爪哇布燒珠印花布米穀之屬

交欄山

自占城靈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山
高而叢林藤竹舵桿桅檣蓬箬無所不備
胡元時命將高興史弼領兵萬衆駕巨舶
征闍婆因遭風至交欄山下其船多損乃
登此山造船百號復征闍婆擒其酋長而
歸至今居民有中國人雜處蓋此時病卒
百餘留養不歸遂傳育於此氣候常暑少

米穀以射獵為業男女椎髻穿短衫繫巫
崙布地產豹熊鹿皮玳瑁貨用米穀五色
絹青布銅器青碗之屬

爪哇國

古名闍婆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
至其國地廣人稠甲兵為東洋諸番之雄
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
相合凡生子百餘常食啖人血肉佛書所

云鬼國卽此地也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爲國主卽領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復生齒安業至今其國之遺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時至我　大明宣德七年矣其港口入去馬頭曰新村居民環接編茭樟葉覆屋輔店連行爲市買賣其國富饒珍珠金銀鴉鶻石猫睛青紅等石

琿璖瑪瑙荳蔻蓽茇子花木香青鹽無所不有蓋通商旅最衆也其鸚䳇鸚哥孔雀五色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能馴言語歌曲其倒掛鳥身形如雀而羽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民好兇強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刺頭以金銀象牙雕琢爲靶凡男子老幼貧富皆佩於腰間若有爭詈卽拔刃相刺蓋殺人逃三

日而出卽無事矣男子猱頭裸身腰圍單布手巾能飲酗酒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金珠聯紉帶之兩耳塞茭樟葉圈於竅中其喪事凡主翁病死婢妾輩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奴婢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舁屍於沙地俾衆犬食盡爲好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堆柴於旁衆婦坐其上良久

乃縱火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蘇魯馬益一地名也爲市聚貨商舶米糧港口有聚獮猻數百相傳唐時其家五百餘口男婦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與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噀之俱化爲猿猴止留一老嫗不化今存舊宅土人及商者常設飯食檳榔花果肉類以祭之不然則禍甚驗也杜板一村之地名也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

飲稱爲聖水元時使將史弼高興征其國經月不下舟中乏水糧盡二將拜天祝曰奉天伐蠻若天與我水即生不與則死遂揷鎗鹹苦海中其泉隨鎗湧起水味甘甜衆軍汲而飲之乃令曰天賜助我可力戰也兵威由是大振吶聲奮擊番兵百萬餘衆悉敗走乘勝長驅生擒番人烹而食之至今稱中國能食人也遂獲酋長以歸旣

服罪尋放還仍封爲爪哇國王我　朝
太宗文皇帝遣正使太監鄭和等捧　詔
勅賞賜國王王妃及部領村主咸受　天
賜其國王遣使絡繹進貢方物

舊港

古名三佛齊國自爪哇順風八晝夜可至其處自港口入去田土甚肥倍於他壤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民故富饒俗嚣好婬水戰甚慣其處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造屋居之周匝皆僕從住宿其餘民庶皆於木筏上蓋屋而居以木樁拴閘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欲別居起樁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今爲爪哇所轄風俗與爪哇大同小異地產黃熟香速香降香沉香黃蠟鶴頂之類貨用燒煉五色珠青白磁器銅鼎

五色布絹色段大小磁甕銅錢之屬永樂十三年鄭和等統舟師往諸番國海寇陳祖義等聚衆於三佛齊國抄掠番商欲來犯我舟師和等伏兵敗之生擒厥魁獻俘闕下由是薄海內外罔不清肅

重迦羅

其地與爪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穀與爪哇

畧同氣候常暑風俗頗淳男女撮髻身披
單布長衫圍梢布手巾無酋長以年高有
德者主之煑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羚羊
鸚䳇木綿椰子綿紗貨用花銀花絹其處
約去數日水程曰孫陀羅琵琶拖曰丹重
曰圓嶠曰彭里不事耕種專尚寇掠與吉
陀崎諸國相通所以商船少能至矣

吉里地悶

其國居重迦羅之東連山茂林皆檀香樹
無別產馬頭商聚十二所有酋長田肥穀
盛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斷髮穿短衫夜臥
不蓋其體商船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人
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其婬
汚之故也貨用金銀鐵器磁碗之屬

星槎勝覽卷一

星槎勝覽卷二　說選二十一　偏記十八

滿剌加國　麻逸凍　彭坑
東西竺　龍牙門　龍牙加貌
九州山　阿魯國　淡洋

滿剌加國

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
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覊於暹羅每歲輸
金四十兩爲稅田瘠少收內有山泉流爲

溪於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每塊
重官秤一斤四兩及織芭蕉心簟惟以斗
錫通市無他產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
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尚淳厚
民淘錫網魚爲業屋如樓閣而不鋪板但
用木高低層布連床就榻箕踞而坐飲食
厨厠俱在上貨用青白磁器五色燒珠色
絹金銀之屬永樂七年鄭和等捧　詔勅

賜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爲滿剌加國暹羅始不敢擾十三年酋長感慕　聖恩挈妻子涉海入朝貢方物賞勞之使歸國

麻逸凍

其處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山峻地平夾溪聚村落而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穿長衫圍色布田膏腴倍收他國尚節義婦喪夫則削髮剺面絕食七日夫死同寢多

有並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若得甦終身不再嫁矣至焚夫日多赴火死煑海爲鹽釀蔗爲酒產木綿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色布絹之屬

彭坑

其處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崎嶇遠望山平如寨田沃米穀豐足氣候溫風俗尚恠刻香木爲人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男女椎髻繫單裙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飾于頂髮常人五色燒珠穿圈煑海爲鹽釀蔗爲酒地產黃熟香沉香片腦花錫降香貨用金銀色絹爪哇布銅鐵器鼓板之屬

東西竺

其山與龍牙門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對蹉峩若蓬萊萬丈之間田瘠不宜稼穡歲藉諸邦淡洋米穀以食氣候不齊煑海爲鹽

釀椰子爲酒男女斷髮繫稍布地產檳榔木綿布蕉心簟貨用花錫胡椒鐵器之屬

龍牙門

其處在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牙狀中通船過山田瘠米穀甚薄氣候常暑四五月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圍稍布擄掠爲豪遇番舶則以小舟百數迎敵若順風僥倖而脫否則被其刼殺舟客于此防之

龍牙加貌

其地離麻逸凍順風三晝夜程內平而外峯民蟻附而居氣候常熱田禾勤熟俗尚敦厚男女椎髻圍麻逸凍布穿短衫以親戚尊長爲重一日不見則攜酒殽問安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沉速降香黃蠟鶴頂蜂蜜砂糖貨用印花布八察都布青白花磁器之屬

九州山

其山與滿剌加近產沉香黃熟香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我天朝之兵威力若神

阿魯國

其國與九州山相望自滿剌加順風三晝夜可至其國風俗氣候與蘇門答剌大同小異田瘠少收盛種芭蕉椰子爲食男女裸體圍梢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入山採米腦香物爲生各持藥鏃弩防身地產鶴頂片米糖腦以售商舶貨用色段色絹磁器燒珠之屬

淡洋

其處與阿魯山地連接去滿剌加三日程

山遶周圍有港內通大溪汪洋千里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之名曰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尖小炊飯甚香地產香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男女椎髻腰圍梢布貨用金銀鐵器磁器之屬

星槎勝覽卷二

星槎勝覽卷三　　　說選二十二偏記十九

蘇門答剌國　花面國王　龍涎嶼

翠藍嶼　錫蘭山國　溜山洋國

大葛蘭國　小葛蘭國　柯枝國

古里國

蘇門答剌國

古名須文達那自滿剌加順風九晝夜可至其國傍海村落田瘠少收胡椒蔓生延

蔓附樹枝葉如扁豆花間黃白結椒纍垂如椶櫚子但粒小耳番秤一播荷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箇重金五兩二錢風俗頗淳民網魚爲生朝駕獨木刳舟張帆出海暮則回舟男子髮纏白布腰圍梢布婦女椎髻裸體腰圍色布手巾其瓜茄一種五年結小再種橘柚酸甜之果常花常結其有一等瓜皮若荔枝如瓜大未剖之時甚臭如爛蒜剖開如囊味如酥油香甜可口煑海爲鹽釀茭樟子爲酒貨用青白磁器銅鐵爪哇布色絹之屬永樂十一年僞王蘇幹剌寇侵本國酋長遣使赴闕陳訴請救　太宗皇帝命鄭和等就率官兵勦捕生擒僞王至永樂十三年歸獻闕下諸番震服

花面國王

其國與蘇門答剌鄰境傍南巫里洋透迤山地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淳厚男子皆以墨刺面爲花獸之狀猱頭裸體單布圍腰婦女圍色布披手巾椎髻腦後地多出牛羊雞鴨羅布强不奪弱上下自耕而食富不驕貧不盜可謂善地矣地產香味青蓮花近布那姑兒一山產硫黃我　朝

海船駐札蘇門答剌差人船於其山採取
硫黃貨用段帛磁器之屬其酋長感慕
恩賜常貢方物

龍涎嶼

望之獨峙南巫里洋之中離蘇門答剌西
去一晝夜程此嶼浮灔海面波激雲騰每
至春間群龍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
人拏駕獨木舟登此嶼採取而歸或風波

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
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
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剌出若斗大
亦覺魚腥焚之淸香可愛貨於蘇門答剌
之市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箇一斤
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准中國銅錢九千
箇價亦非輕矣

翠藍嶼

其山在龍涎之西北五晝夜程大小七門
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佛昔經此山浴
於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
爛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用
樹葉紉結而遮前後米穀亦無惟下海網
魚鰕及種芭蕉椰子爲食然船去未嘗得
泊山下宣德壬子十月二十二日因風水
不偶至此山泊繫三日夜山中之人駕獨

木舟來貿椰實舟中男婦果如前言

錫蘭山國

其國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
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中有高
山參天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鴉鶻石青
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
其海旁有珠簾沙常以網取螺蚌傾入池
中作爛淘珠貨之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

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爲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躡其迹至今尚存也下有寺稱爲釋迦佛涅槃眞身側臥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氣候常熱民俗富饒米穀豐足地産寶石眞珠龍涎香乳香貨用金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絹之屬男女纏頭穿長衫圍單布永樂七年鄭和等齎　詔勅金銀供器綵粧織金

寶幡布施於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供謀害舟師太監鄭和潛備先發制之使衆銜枚疾走夜半聞砲則奮擊而入生擒其王至永樂九年歸獻　闕下尋蒙　恩宥俾復舊國由是西夷畏威懷德莫不向化矣

溜山洋國

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其山海中天巧石門有三遠望如城門中可過船溜山有八沙溜官嶼溜人不知溜起來溜麻里溪溜加平年溜加安都里溜其八處網捕溜洋大魚作塊曬乾以代糧食男子拳髮穿短衫圍捎布風俗嚚強地産龍涎香貨用金銀段帛磁器米穀之屬其酋長感慕　聖恩常貢方物傳聞又有三萬八千餘溜山卽弱水三千之說也亦

有人聚巢居穴處不識米穀但捕魚蝦爲食裸形無衣惟紉樹葉遮其前後若商船因風落其溜人船不可復矣

大葛蘭國

地與都欄樵相近厥土黑墳本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米爲食商船爲風所阻不以時到則波濤激灘載貨不敢滿蓋以不可停泊之故也若過巫里洋則

檣重險之難矣及有高頭埠沉水羅股石之危風俗淳厚男女纏頭穿單布長衫圍色布手巾地産胡椒椰子溜魚檳榔貨用金錢青白花磁器布段之屬

小葛蘭國

山連赤土地與柯枝國接境日中爲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本國通使大金錢名儻伽每箇重八分小金錢名吧喃四十箇准

大金錢一箇田瘠少收歲藉榜葛剌國米爲食氣候常熱風俗小淳男女多回回喃毗人地産胡椒亞於下里乾檳榔波羅蜜色布其木香乳香眞珠珊瑚酥油孩兒茶梔子花皆自他國來也貨用丁香荳蔻色段麝香金銀銅鐵器鐵線黑纓之屬

柯枝國

其處與錫蘭山對峙內通古里國界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村落傍海風俗頗淳男女椎髻穿短衫圍單布又一種曰木瓜無屋居惟穴居巢樹入海捕魚爲業男女裸體紉結樹葉或草遮其前後行人遇人則蹲避道旁俟過方行蓋避羞也地産胡椒甚廣富家俱置板倉貯之以售商販行使小金錢名吧喃貨用色段白絲青花白磁器金銀之屬其酋長感慕 聖恩常貢方物

古里國

錫蘭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當巨海之要嶼與僧迦密邇亦西洋諸國之馬頭也山廣地瘠麥穀頗足風俗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爲禁令其酋富居深山傍海爲市聚貨通商男子穿長衫頭纏白布婦女穿短衫圍色布兩耳懸帶金牌絡索數枚其項上

眞珠寶石珊瑚連掛纓絡臂腕足脛皆金
銀鐲手足指皆金銀廂寶石戒指髮堆腦
後容白髮黑其有一種裸身之人曰木瓜
與柯枝國同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俱有倉
廩貯之以待商販有薔薇露波羅蜜孩兒
茶印花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眞珠乳香木
香金珀之類皆由別國來其好馬自西番
來匹價金錢千百貨用金銀色段青花白

磁器燒珠麝香水銀樟腦之屬酋長感慕
聖恩常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星槎勝覽卷三

星槎勝覽卷四　說選二十三 偏試二十

榜葛剌國　卜剌哇國　竹步國
木骨都束國　阿丹國　剌撒國
佐法兒國　忽魯謨斯國　天方國

榜葛剌國

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即
西印度之地西通金剛寶座國曰詔納福
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十三年二次

上命少監侯顯等統舟師齎　詔勅賞賜
國王王妃頭目其國海口有港曰察地港
立抽分之所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遣
部領齎衣服等禮人馬千數迎港口起程
十六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
商又差人齎禮象馬迎接再行二十站至
板獨哇是酋長之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
店連楹接棟聚貨百有其王之舍皆磚灰

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爲之內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鎗刀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數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高座嵌八寶箕踞坐其上劒橫於膝乃令銀柱杖二人皆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二

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拜迎　詔勅扣頭加額　開讀賞賜受畢鋪氍毹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性而失禮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復以金盔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盔銀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紵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其

後躬賚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齎捧貢獻方物于　廷其國風俗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靴濟濟然有文字者衆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手永無悔改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錦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瓔珞髻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其有一種曰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

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田沃豐足一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於耕織果有波羅蜜大如斗甘甜甚美菴摩羅香酸甚佳其餘瓜果蔬菜牛馬雞羊鳧鴨海魚之類甚廣通使海𧴩准錢市用地産細布撒哈剌毯絨兜羅錦水晶瑪瑙珊瑚眞珠寶石糖蜜酥油翠毛各

色手巾被面貨用金銀段絹青花白磁器銅鐵麝香銀硃水銀草蓆之屬

卜剌哇國

自錫蘭山別羅南去二十一晝夜可至其國與木骨都束國接連山地傍海而居壘石爲城砌石爲屋山地無草木地廣斥鹵有鹽池但投樹枝於池良久撈起結成白鹽風俗頗淳無田耕種捕魚爲業男女拳

髮穿短衫圍梢布婦女兩耳帶金錢項掛纓絡惟有葱蒜無瓜茄地產馬哈獸狀如麝獐花福祿狀如花驢豹麂犀牛沒藥乳香龍涎香象牙駱駝貨用金銀段絹米豆磁器之屬其酋長感慕　恩賜進貢方物

竹步國

其處與木骨都束山地連接村居寥落壘石爲城砌石爲屋風俗亦淳男女拳髮男子圍布婦女出則以布兜頭不露身面山地黃赤數年不雨草木不生絞車深井網魚爲業地產獅子金錢豹駝蹄雞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駝蹄龍涎香乳香金珀貨用土硃段絹金銀磁器胡椒米穀之屬酋長受賜感化奉貢方物

木骨都束國

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瀕海

堆石爲城壘石爲屋四五層廚廁待客俱在其上男子拳髮四垂腰圍梢布女人髮盤於腦黃漆光頂兩耳掛絡索數枚項帶銀圈纓絡垂胸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皮鞋山連地曠黃赤土石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井甚深絞車以羊皮袋水風俗囂頑操兵習射其富民附舶遠通商貨貧民網捕海魚曬乾爲食及餵養駝馬牛

羊地產乳香金錢豹龍涎香貨用金銀色叚檀香米穀磁器色絹之屬其酋長効禮
進貢方物
阿丹國
自古里國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傍海而居草木不生田肥種植粟麥豐盛壘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三四層高廚房臥室皆在其上風俗頗淳民下富饒男女拳

髮穿長衫婦女出則用青紗蔽面布帽兜頭不露形貌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纓絡地產羚羊自胷中至尾垂九塊名爲九尾羊千里駱駝黑色花驢駝蹄鷄金錢豹貨用金銀色段青白花磁器檀香胡椒之屬其酋長感慕 恩賜躬以方物貢獻
剌撒國
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而居壘石爲城連山曠地草木不生牛羊駝馬皆以海魚乾啖之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惟有麥耳數年無雨鑿井絞車羊皮袋水男女拳髮穿長衫婦女妝點兜頭與忽魯謨斯國同壘石築土爲屋三四層者其上廚厠臥室待客其下奴僕居之地產龍涎香乳香千里駱駝民俗淳厚喪葬有禮有事禱於鬼神其酋長感慕 聖恩遣使

捧金葉表文奉貢方物貨用金銀段絹磁器米穀胡椒檀香金銀之屬
佐法兒國
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壘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有高三四層若塔之狀廚厠臥室皆在其上田廣少收山地黃赤亦不生草木民捕海魚曬乾大者人食小者餵養牛馬駝羊男女拳髮穿長衫女

人出則以布兜頭面不令人見風俗頗淳
地產祖剌法金錢豹駝蹄鳥乳香龍涎香
貨用金銀檀香米穀胡椒段絹磁器之屬
其酋長感慕　恩賜遣使奉貢方物

忽魯謨斯國

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居聚民
爲市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或
言深山中亦有草木風俗頗淳壘石爲城

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少民富
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鏇爲盤碟碗
器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壘石爲屋
有三四層者其廚廁臥室待客之所俱在
上男子拳髮穿長衫善弓矢騎射女子編
髮四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兜頭面用青
紅紗布以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錢數
枚以青石磨水妝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爲
美飾頂掛寶石眞珠珊瑚紉爲纓絡臂腕
腿足皆金銀鐲此富人也行使金銀錢產
有眞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剌梭腹絨
毯貨用金銀青花磁器五色段絹木香胡
椒之屬其酋長感慕　恩賜躬獻方物

天方國

其國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至其國乃
西海之盡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其

地多曠漠即古筠冲之地名爲西域風景
融和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男
女穿白長衫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
髮盤頭風俗好善酋長無科擾於民亦無
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安和古置
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與民皆拜天號
呼稱揚以爲禮餘無所施其寺分爲四方
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

黄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每至日落聚爲夜市蓋日中熱故也地産金珀寶石真珠獅子駱駝祖刺法豹麂馬有八尺高者名爲天馬貨用金銀段疋色絹青白花磁器鐵鼎鐵銚之屬其國王臣深感　天朝使至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于廷

星槎勝覽卷四終

說淵目錄

甲集三卷

靈應傳　洛神傳

夢遊録

乙集七卷

吳保安傳　崑崙奴傳

鄭德璘傳　李章武傳

韋自東傳　趙合傳

杜子春傳

丙集六卷

裴伷先別傳　震澤龍女傳

袁氏傳　少室先姝傳

李林甫外傳　遼陽海神傳

丁集六卷

蚍蜉傳　甘棠靈會録

顏濬傳　張無頗傳

板橋記　鄭侯外傳
戊集六卷
洛京獵記　玉壺記
姚生傳　唐晅手記
獨孤穆傳　王恭伯傳
己集七卷
中山狼傳　崔煒傳
陸顒傳　潤玉傳

李衛公別傳　齊推女傳
魚服記
庚集八卷
聶隱娘傳　袁天綱外傳
曾季衡傳　蔣子文傳
張遵言傳　侯元傳
同昌公主外傳　睦仁蒨傳
辛集八卷
韋鮑二生傳　張令傳
李清傳　薛昭傳
王賈傳　烏將軍記
寶玉傳　柳參軍傳
壬集八卷
人虎傳　馬自然傳
寶應錄　白蛇記
巴西侯傳　柳歸舜傳

求心錄　知命錄
癸集五卷
山莊夜怪錄　五貞記
小金傳　林靈素傳
海陵三仙傳
已上別傳家總六十四卷

目錄終

靈應傳　　說淵一　別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踈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祲穰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肹蠁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

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于叢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為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鍪被鎧持鉞而立於堦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為誰乎曰某即君之閽者効役有年矣寳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于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

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堦所寶將少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究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堦相見寶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

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
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根寒床甘心没
齒氣發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
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鑒幽
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燕黃識其宗
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
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
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鄮縣卜築

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
世不造瞰室貽灾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
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沈冤
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
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
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讎庾毗羅
自鄮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
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

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
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
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
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
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
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于茲先人弊
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
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

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即王之
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
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
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朞年果貽
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
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
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援刀自劓父母
斥其剛烈遂遣屏居于茲土之別邑音問

不通于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群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㓕姓毁形殆将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徒居於王畿之西将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

三戰三北師徒倦弊荷角無怙将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處晋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没于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

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鄙陷虜蕪没者三

十餘州将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荊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内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汙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

息泰伯憫其窘急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
存亡國況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
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
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
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
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
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
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

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
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
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
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
蠡洞庭及陵水羅水率維陽之輕銳徵八
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
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
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

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虀粉涇城千里
坐變汙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
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
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
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
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
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
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

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
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
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
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雞
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
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
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
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

乃孱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窓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實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士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

十一日抽廻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懵然顛仆但覺

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弊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

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實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實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敢

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
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
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
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
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詰宿如故家
人詰其由乃曰余礿見一人衣紫綬乘驪
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
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

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
讐使下臣持玆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
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
辭唯稱不敢醻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堦
下鞍馬器甲錦綵服𩊱櫜鞬之屬咸布列
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
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
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

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得志指顧
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微
怳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
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
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
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
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旣受公文器甲
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

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櫜鞬賓主之間降殺
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
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堦余
亦再拜升自西堦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
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
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
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
橫腰而森羅於堦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

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
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
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
主斂袂舉觴将欲與詞叙向來徵聘之意
俄聞烽燧四起呌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
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
數道齊進煙火不絶請發兵救應侍坐者
相顧失色諸女不及叙别狼狽而散余及

諸校降堦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
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㷀繼發師
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
不羞弊陋所以命将軍者正為此危急也
幸不以幽僻為辭少匡不逮遂別賜戰馬
二匹黄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
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illegible]人給以兵符錫
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

内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
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虚遂引
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
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遅明排布已畢
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
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
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挑戰示弱以誘之接
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

引兵詐北彼亦甚鋭前趨鼓噪一聲伏兵
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
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
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
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清草木脂膏潤原
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
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
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

絶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乗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将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賜

尋備禮拜平難大将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戸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麾幢鎧甲次及諸将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

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恵将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因耳永言斯恵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将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閴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

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産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茂閗而薄効靡立洎遭釁累譴謫于兹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燭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

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兢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贊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靈應傳終

洛神傳

大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憇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即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䰟於洛

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䰟遇王於洛水之上叙其寃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

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眞蔡郎中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眞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

郎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

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錬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

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眞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眞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淸虛食飮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

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
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
即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
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
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
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
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
腪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

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
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
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
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
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
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
出焉即老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
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為上天譴謫爾神女

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蘭艷動人
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
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
聞雞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筯凝腮憶魏宮
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
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
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
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

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
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
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
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
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
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
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為陰助言訖
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

多遊嵩岳友人嘗過之備寫其事今適世
不復見焉

洛神傳終

夢遊録

說淵三 別傳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

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子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

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敘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遂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

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屛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

忘家屬俄又及秋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倫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敕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眞遷

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

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饑驢饑郎

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幬於西窻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墻外有十餘人相呼聲

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為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

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栿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

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捫一大塼向坐飛擊塼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遐叔至寢妻卧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為兇暴者數十輩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塼飛墜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

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

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

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群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

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泊亞之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上葬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

衛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将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

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為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為秦

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将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

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将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

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

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髆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牕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

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
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
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
欲不為唱四座勸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
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
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
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
持一籌筯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

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
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
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
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遥天鴈空
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
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抛觥云不
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

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
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緑衣少年持盃
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
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
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
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
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
人復請歌云須有艶意張妻低頭未唱間

長鬚又抛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
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闃然
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
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
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
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
酒各請歌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抛
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額因驚

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牕側栢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亡

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夢遊錄終

吳保安傳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

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劒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

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
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
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
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
周旋録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
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
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幸照其欵誠而寬其
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

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
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
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
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
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
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
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
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

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
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見爲
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
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
血淚滂沱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
族爲絶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
親於舊國望松櫃於先塋忽忽發狂腷臆
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愍

吾與永固雖未披欵而鄉里先達風味相
親想覩光儀不離寤寐昨蒙枉問承間便
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
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
遲遲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
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
同參幕府則絶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
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

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

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因往嶲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窭妻子又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飢寒

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粮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粮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

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意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

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塡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

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親老在北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固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旣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

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歲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殁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

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

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爲
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
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
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没也賜蠻首爲奴
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
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
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
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

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得之復賣他洞
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
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
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
則納地檻中親自鏁閉仲翔二足經數年
瘡方愈木鏁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
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
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吳保安傳終

崑崙奴傳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
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
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
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
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
語時三妓人艷皆絶代居前以金甌貯緋
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

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
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
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
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
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
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
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怳
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上遊明瑠玉女動星暎朱扉半掩深宮月
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
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
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
知而問我襟懐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
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
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
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

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
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
胷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
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
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
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
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輙入入必噬
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

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
爲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
錬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
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
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
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
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
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觧珠

瑠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
衛皆寢鄰近閴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
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
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
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
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
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
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

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漿雲屛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旣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槖槖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

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鏁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

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崑崙奴傳終

鄭德璘傳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于黃鶴

樓下傍有鹺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與鄰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櫓鄰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鄰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蘤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鈎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

讀即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于洞

庭耳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吊江妹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酹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詰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

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況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韋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

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繡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驟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

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

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

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于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即韋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既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鄭德璘傳終

李章武傳　說淵七　七　別傳

李章武字飛　其先中山人生而敏慱遇事便了工文學業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美貌閒容即之溫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擀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

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叙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

鴛鴦綺　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

子婦答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

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

章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奬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闃無行跡但外有賓搨而已章武以爲下里

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隣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殁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隣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旨有僕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善交嘗曰我夫室猶如傳舍閲人多矣其

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竭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祗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

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力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裀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

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箒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即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

可辨其狀貌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携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即懇託在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

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蟲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授獻

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閟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歎曲叙

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邽歸長安武定堡下邽群官與張元宗携酒宴飲既酣章武懷念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恨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畔畢與群官別獨

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則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訪話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淌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聞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

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麤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翫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李章武傳終

常自東傳

貞元中有常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開元中萬迴師弟子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問樵者說其僧爲野义所食今絕蹤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

野义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野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野义首至于門下將軍止之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袂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常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舄俱在衾枕儼然而塵

埃疑積其上又見佛堂内細草茸茸似有
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類
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鑊柴薪自東乃知樵
者之言不謬耳度其野义未至遂拔柏樹
徑大如桃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戸以石佛
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野义挈鹿而
至怒其扃鐍大叫以首觸戸折其石佛而
踣於地自東遂以柏樹撾其腦再舉而斃

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野义繼
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巳亦哮吼觸其扉復
踣于戸閾又撾之亦斃自東知雌雄巳殞
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野
义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眞周處之
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
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
披告于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

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某棲心道門懇志靈
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
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脩之有日矣今
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
幾飛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劒衛之靈藥倘
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踊躍曰
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劒從道士而去躋險
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

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
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劒當洞門而立
若見有怪物但以劒擊之自東曰謹奉教
又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
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
以劒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
食頃又有一女子頗色艷麗執芰荷之花
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劒拂之若雲氣而滅

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眞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綠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劒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

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嶽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尚有野叉髑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韋自東傳終

趙合傳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覩物悲歡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于砂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砂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于

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虜至此撾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于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枌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槖中伺且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啓祈尚有感激我

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爲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勵其衆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定計其樓立毀羌酋聳然以爲神功

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折屋燒吾且爲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又大陰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惴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將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擢上餘丈將過昏晦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墻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來日氷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內有神將

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屠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耆大夫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巍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爲羌胡之賤隸豈存今日

予孫乎知予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訖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爲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君爲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没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鐘死萬人老幼

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瘞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元經予能窮之龍虎之冊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捨舉究其玄微居于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

趙合傳終

杜子春傳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産以心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産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

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

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
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
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
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作吾將復濟
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子
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
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
憤以爲念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

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
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
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
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
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
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
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
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

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
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
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
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
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
族親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
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
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

非常人居綵雲遥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
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
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
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
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
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
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
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

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

對聞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蛇萬計哮吼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

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刃叉四面遶逼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叉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捽於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為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

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腳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峰妖民乎促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碓擣磑磨火坑鑊湯

乃山劒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
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
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
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
醫藥之苦畧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痛苦
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絶代而口
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
終不能對同鄕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

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
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
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
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
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
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爾然觀其射雉
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
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

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
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
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
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
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措大誤余乃如是
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
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
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

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
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遥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
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
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劾以謝
其過行至雲臺峯無人跡歎恨而歸

杜子春傳終

裴伷先別傳　說淵十一

工部尚書裴伷先年十七爲太僕寺
父相國炎遇害伷先廢爲民遷嶺外伷
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上封事請見
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
伷先曰汝伯父反干國之憲自貽伊戚爾
欲何言伷先對曰臣今請爲陛下計安敢
訴寃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

世陛下臨朝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保其
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
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
爲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
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
子孫陛下爲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
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
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

产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爲陛下計能用
臣言猶未晚也天后怒曰何物小子
此言命牽出伷先猶反顧曰陛下採
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
杖伷先至百長隸瀼州伷先解衣受杖笞
至十而伷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
而畢伷先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
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女生男歷盧氏

卒伷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
配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伷先賢
相之姪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
護府城下有夷萬帳則降胡也其可汗禮
伷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伷
先黃金馬駝牛羊甚衆伷先因而致
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
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不數日伷先

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爲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爲禍深隱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

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敕既下伷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伷先入胡伷先從之日曉舍於城外東裝時有鐵騎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伷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牛橐馳八頭盡裝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足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馬二伷

先與妻乘之裝畢遲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既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既明候者言伷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急追誡追者曰舍伷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爲賞追者及伷先於塞伷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戰殺追騎五百人日昏二將戰死而敗縛伷先及妻與橐馳將至都護所既至械

繫穽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伷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爲酷暴其輙殺流人使者並所在鏁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伷先得免乃歸鄉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

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伷先乃出授𢇁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爲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稱名臣後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薨壽八十六

裴伷先別傳終

震澤龍女傳

說淵十二　別傳十二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肰偶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廻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闢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肰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騖歸記得歸路得去爲吳郡守具言其事事

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鷰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鄮縣白水郎庚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焼敍鄮縣

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門龍
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
浦郡洛黎縣毗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
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
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毒今龍
化縣即是臣祖奉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
化臣祖化之令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
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

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
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試
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微風召雨戎虜
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
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柰之何御龍帝
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
得昔桐栢真人教揚羲許謐茅容乘龍各
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

求之於茅山華龍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
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
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宣州空青
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
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
等身及衣佩乃齋燒鷰五百枚入洞穴至
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
燒鷰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

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
帝旨洞中有千餘歲龍能變化出入人間之
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
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
等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
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
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
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

二是虵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
是蚌蛤等珠不如火珠之貴帝遍示百僚
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
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
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
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
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虫豸之
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其虫六足二目目當

其陷處有凹如鉄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
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下蚌珠
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噲參
即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
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十餘雜珠散於
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
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
宛轉群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

虫等不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
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
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
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爲
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
追訪公肶往不爲龍害所由爲用麻人油
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震澤龍女傳終

袁氏傳　　　　　　　說淵十三 別傳十三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被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啓關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

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褰簾忽覩恪遂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向於此恪乃語是税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慙駭幸望陳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況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覩豈敢更廻避耶願郎君少頃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愈於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

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爲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士恪謂曰既久暌間頗思從容願携衾綢一永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

握恪手密謂之曰老兄於通門曾有所援
適覩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
事之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
曰不肯未有所遇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
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
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
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
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

神彩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
漸隳津液傾輸根蔕浮動骨將化土顏非
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
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
即此是也其柰之何又曰弟之忖度何以
爲異恪曰豈有袁氏海内無瓜葛之親哉
又辦慧多能如是以爲驗遂告張曰某一
生邅迍久處凍餒因兹婚娶頗似蘇息不

能負意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妖焉
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
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爲不可何
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
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没前後神奇不
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携密適必覩其狼狽
不下昔日王君携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

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劍張
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劍隱於
室内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
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
爲如此用心且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
行於人世也恪既被責慚顏息慮叩頭曰
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歃血爲盟更
不敢有他意矣因雨泣伏地袁氏遂搜得

其劒寸折之若斷輕攜耳恪愈懼似欲奔
迸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
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
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也
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
曰柰何使我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
問劒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
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

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
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
萬頃大夫爲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
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瑞
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壖有決山寺我家
舊有門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別來數十年
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
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擗齋蔬

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鬟携二子
詣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持碧
玉環子而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
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
食于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
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恩情役此心無端變
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
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

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
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
恪乃驚怛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
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
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
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
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
擾于上陽宮內聞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

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
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
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携二子而
廻棹更不能之任矣

袁氏傳終

少室仙姝傳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
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於林藪探義而
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窗兀兀孜孜俾
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愒日時也
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淡
戲猱遊竄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
時吟纖埃晝闃煙鎖篔簹之翠節露滋躑

躅之紅葩薜蔓衣墻苔茸毯砌時夜將午
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軿自
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覩一仙姝侍
從華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
容光臉奪芙蕖之濯豔正容斂袵而揖陟
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
或止海面三峯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
蛩吟粉壁恨不寐於鴛衾鸞浪語而徘徊

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嬾斟紅杏豔枝激含嚬於綺殿碧桃芳蘂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粧漸融春思伏見郎君坤儀濬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貞朴愛以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然糠幽

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困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廻車姝曰某乍造門墻未申懇迫輙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軿既去窻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

又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欻起蓬山灜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對跱自矜孤寢轉懵空閨秋却銀缸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顓蒙不識鈆華豈

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輙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頹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

得幾時恃頼韶顔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
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
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
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驪芳兩目
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
騁豔休敲石火尚昏昼而流光陟乃怒目
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證叔
子爲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鉄石無

更多言儻若遲廻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
娘子廻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況窮薄當
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曰我所以
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況此時一失
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
是恐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澁
廻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
碧桃春輜軿出户珠翠響空冷冷簫笙杳

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
爲太山所追束以巨鏁使者驅之欲至幽
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
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
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
仙姝也但左右弾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
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
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戇難責風情

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
鉄鏁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
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車慟哭
自咎而已

少室仙姝傳終

李林甫外傳　說淵十五　十五別傳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驢擊鞠略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

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也道士嘯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

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敘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

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可便入京李公惆悵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替某事雖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

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勞敘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巳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閽者呵而逐

之外吏又欲鞭縛送于府道士微嘯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閒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爲道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悲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巳至矣所承教戒曾不蹔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嘯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還相公行陰德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

公但搖頷而巳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其人間之數將消旣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

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其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輙自開李公援道上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耆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愼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

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幄華侈李公因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廻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嘯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

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

以如此其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已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報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墻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

李林甫外傳終

遼陽海神傳

林屋山人蔡羽述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莫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

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啟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即別一境界矣疑鬼物

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幕首向壁而卧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艷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

心真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劒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匜或擎如意或舉殽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牕皆局不知何

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卧不起其可逭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

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殽一舉筯珍美異常心胷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柰何槩以狂藥見疑遂

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餳而爽滑異甚畧不粘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

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尚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綰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繾綣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真處

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
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恠往往害人所
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
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儻
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
後遂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
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
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

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
法旨敢不銘心儻違祊旨九殞無悔誓畢
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
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
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
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
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捧擁而出美人執
程手囑令勿泄丁寧數四去復回顧不忍

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
不能自禁轉盻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
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荊筐
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
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
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
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
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謗

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
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
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
寐靜聽汝室始終閴然何嘗聞有悲歎聲
耶已而商夥群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
與兄合程但唯唯謙遜而已然程亦自覺
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
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

移繞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于一耳即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腆如昨歡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

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襯錦裀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鷄再鳴復起粧沐而去自後人定即來鷄鳴即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即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即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

又念楊梅即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産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盻間已見數鸚鵡飛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

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氷信哉言絕即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鷄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艶爍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即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即金銀滿前從地及

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歆艷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筋挾食前肉一臠擲程面問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為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為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巳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

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誶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鈌即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荊商販綵段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

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為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于江西　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尚存箍者什二忽聞毋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

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　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偽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

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　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　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　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

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廻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

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諂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既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

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況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況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鬥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

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平生所疑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既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既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既

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

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欷歔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

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叙往昔每吐一言必泫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

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予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寧頻復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眄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

隔世亟啓户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噹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即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聾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内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俾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

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即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曛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

張文錦脅城内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速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

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
柁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满舟
風即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
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髪分
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
極涕泗交下遥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
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
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絶矣戊子初夏余在

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其僉憲某總戎
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
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
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
子少嘗讀書其言歴歴具有源委且年已
六袠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
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遼陽海神傳終

虬蚪傳　　　　　　說淵十七 別傳十七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于吳於立義里居
其宅素有凶怪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
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
西南隅於花甎上置繒繳縱兵大獵飛禽
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纛弁導騎
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帶劍操斧手
執弓槌者凡數百輩帷幕簾榻盤楪鼎鑊

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
道路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
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
者侍從數千至按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
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
後軍弁甲士執戈戟匆從於是赤幘者下
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
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幕歌筵客席畢備賓

旅數十輩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目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頷左右曰索漁具復有擔綱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齎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請爲渭濱之業以樂賓乃持鈎於硯中之南灘衆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鱸鱖百餘遽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

不可言金石絲竹鏗訇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鬢焦秃饑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爲肯折節爲吾下卿亦得倍今日之宴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焚一無所見玄之捨卷而寢方寐聞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

夫數騎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龔虰追過宣詔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倐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宮闕甚麗玄之至堦下有赤衣冠

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蚍蜉王大怒曰服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腴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

辰鷙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況修天
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已反恣胷臆
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
屢作市言訛誠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
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
蹤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
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
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螢飛上疏曰臣聞

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
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
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
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
議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
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
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
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

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爲泣焉伏恐比
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
又不貸玄之峻法欲並名於肉刑是抉眼
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
爲謗卒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爲非果
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黷聰明竊
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疏即拜螢
飛爲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爲安國

大將軍以其子蚳爲太史令賻布帛五百
段米粟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後進止於
是蚳詣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
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
諫諍而我亟以用己昧於知人焚棟梁於
將立大廈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
由我不德致彼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
于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頭斷號回

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
窮曆數因通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
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
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傍臨照此非
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
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
戮冒國家之寵榮報乎王既非本心効伯
禹亦非素志况今天圖將變曆數甚憂伏

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退
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
朕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
爵一級群臣有司皆頓首敬聽王曰吾夢
上帝云勑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洎南自
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如何群
臣皆拜舞稱賀曰啓沐國之慶也蠹飛曰
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蠹飛曰

大王適脅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由天
怒焉夫勑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
者分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
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
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術之徒自
壞其宮以禳厥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纔
及搦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既明乃召家僮
於西廂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

縱火以焚之靡有孑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蚍蜉傳終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至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行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氏叟微笑不對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荅姓名會聞三

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候之叟笑謂生曰吾聞三數君子今夕追舊遊於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速騎矣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躡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塡隘路岐生仄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

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衣金紫坐于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慰馬甘棠館亭於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步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亦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篇皆

有意思乃曰浮雲悽慘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書生佳人暗泣塡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襟袖掩面如欲慟絕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飛盃凡數十巡而座中欷歔未已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

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嘖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唱云樹色川光向曉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荊榛合草掩花園畦隴平跡陷黃沙仍未悟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

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閑垂光影照涔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凉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魄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彩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潛宮

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懸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髮鬚者詩云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霑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成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寃詩成各自諷詠長號數四響動岩谷遂巡鬼車怪鴟相率啾唧梟猿老狸次第鳴

叫頃之騾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憯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齧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媪詰冒夜生具以對媪媪曰昨夜三使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之紙錢也此傷匪餘諸公枉死於甘露之變也

甘棠靈會錄終

顏濬傳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辭清麗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往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即正色斂衽不對及抵白沙各遷舟杭青衣謝濬曰數日承君

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棺閣此時當爲君顏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决遊瓦棺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

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監闍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彼幼芳亦在此濬深喜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逐美人敘寒暄言語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眺爲惜高閣摘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

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鄰使邀之曰今日偶有佳賓相訪願同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即是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眷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嬙不幸國亡爲

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昔劉禪孫皓
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寃暴且一種亡
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樽取樂
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
下男寃女曠婦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
夫之手亦上天降鑒爲我報讐耳孔貴嬪
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肯芙人大笑曰
渾志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

本江令公家孌者後爲貴妃侍兒亡國之
後爲隋宮侍女煬帝幸江都爲侍湯膳者
宇文化及亂兵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殺
蕭皇后憐其盡忠因使殉葬後改葬於雷
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
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畧延歡日之
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
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獄

悲風綵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
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
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應照瓊花綻綺筵
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豔昔如
何兩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作逝波濬
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窗
斜慙非後主題箋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
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好　昭儀來謁貴

妃曰竊聞今夕嘉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
俱甦其衣裾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
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
新狎客題詩耳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俱
起各辭而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
妃贈碎塵屏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非
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終更卜一會然
須諧祈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憎然若有

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　近清溪松桂丘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也愴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奠之

頻濬傳終

張無頗傳　　說淵二十　別傳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

子不唯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

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開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磬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

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璫楹楣煥爛若布金鈿異香氳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脉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

主遂抽翠玉雙鸞篦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醻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盌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鉅萬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叩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

字無頗捧之青衣倏亦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製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鸞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欣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闈環珮之

饗遍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黙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

爲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輙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夜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

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又遠况别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限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滅筭耳遂與王別曰五年即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叩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

珎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張無頗傳終

板橋記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從何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

至最得深處一榻偈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側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甕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偶人各大六

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與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刈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麪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麪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

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成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迴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

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
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爲
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置燒餅數枚於盤
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
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
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
者留待他賓即取己者食之方食次三娘
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

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
地作驢聲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
發盡收木牛與木人子等然不得其術
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
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
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
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
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

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
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舊身向老人
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板橋記終

鄴侯外傳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氏旣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産必累日困憊惟

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偕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眞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盤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碁子泌曰隨意卽甚易耳

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中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九齡邀至宅令其子均垍相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

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稱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毋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

掛于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虀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

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

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于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

食衰毁服閲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禄天寳十載玄宗訪召入内獻明堂九咢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之交尋爲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擯而陷之詔於蘄春安置天寳十二載毋周士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吊祭尋禄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嘗竊賦詩有興復

志號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問會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内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

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禄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爲稿葉所籍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

賞功者土不過二三百戸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絶粒無家禄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毎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宫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

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封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句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頴王等三弟

同於地爐罽毯上以泌多絕粒肅宗每為自燒二梨以賜泌時頴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耶頴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年故事頴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

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沐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須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

賜朝天王簡無已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為江西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為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號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

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侍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郜國長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穜稑之積王公戚里上春

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恒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詰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悼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

四聖而後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鄴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爲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

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屛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鎖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旣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勖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煙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中家

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常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三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鄴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却宰相

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後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痼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

雖盡云神眞鍊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王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歲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關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鎭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

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輀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酹祝無違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寃泌曰巳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前

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
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於
是龍輴行疾如飛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
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
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
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
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
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

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鴆
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
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
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
冀天皇天后聞歌之曰種瓜黃臺下瓜熟
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
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
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

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
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劍南
一道自奉未議北廻泌請肅宗奉表請歸
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
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
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誥
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
喜曰上皇自下誥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

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
胡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生
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
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
曰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
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
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群行求訪遍于洛
下時泌有居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

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尹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聘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旣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値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旣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欵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元之妹爲妃）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

是其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實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於朕耶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淸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即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仲父傳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鄴侯外傳終

洛京獵記　說淵二十三　別傳二十三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意而酣酒于室淫獸于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

襲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徽道之職往往設罝罻於通衢鷄犬殆無遺甿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乎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爲　王府司

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既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翥者走者見之必群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處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分於張直方延之覩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僦舍無煙

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於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夏門則凝霰始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䡴弋之類甚夥傾羽觴燒兎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

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彷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仍作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亘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閽者覺之

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掩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亘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闔曰此乃劍南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

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知古仍述厥由保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軫豺狼所嘷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翊日可去知古辭謝乃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欒櫨宏敞帷幌鮮華張銀鐙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

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華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為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

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曾館過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或託彼強宗聽以佳偶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聞言謬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如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旣辱高義乃叶夙

心上京書路飛且不遠百兩陳禮事亦非賒忻慰所多傾矚而已知古磬折而荅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泰清塵鶴企竟移准待休命致詞畢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誓彼襟靈志

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少時則燎沉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旣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誚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從役衣邪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遊所熟者固非已有又問所從荅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旣起不顧而走入宅遥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

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出無啓寇讎於是婢子小豎輩群出秉猛炬曳白梏而登階知古倨儴走於庭中四顧逡巡罵詈言辭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榜門闔扇猶聞喧譟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將隱穀垣乃得馬于其下遂馳走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則輸租車坊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

寢食頃而寢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魑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邪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支飲胄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雪中馬跡宛然直

詣柏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兎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內則束縕荷鍤且掘且薰少頃群狐突出焦頭爛額罝罹罥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諧而爲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穢壙之穴矣余時

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讜爲余言之豈曰語怪以撫　故傳之焉

洛京獵記終

玉壺記　說淵二十四　別傳二十四

元和初有元澈柳實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為官浙右李庶人連累各竄于驩愛州二公共結行適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阯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諠譁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飄風欻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鬐

搶巨鰲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之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以見天王尊像瑩然于嶺所有金爐香燼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

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

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為憂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粧艷絕神出天表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

有元濫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忽若夢于鈞天即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闊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

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為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即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廻謂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為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劒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不

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闌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

繳遶為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上二子因語使者使者曰此獸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為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强為此行遂袖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為子其

來久矣聞南岳廻鴈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為悵望二君子為持此合子至廻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即得玉環為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

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驩愛二親親已亡歿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已

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以清虛覩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廻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若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

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問卻歸因大雪見老叟負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觀樵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為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玉壺記 終

姚生傳　　　　說淵二十五　別傳二十五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猶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檟楚及汝汝其勉焉

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斵塗壁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曾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以介意其長讀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裹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籍裹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

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搢箠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懸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無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

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棱所擊之處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屛幃裀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璧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

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翊日有輜軿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

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殽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諸女數十並神仙焉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遇

姝麗業捨楚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尼具冠劒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

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頗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然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送至觀[illegible]詰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豔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聰對閑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

憑爲菩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

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旣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旣飲乃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爲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姚生傳終

唐晅手記

唐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軏之後隱居滑州渭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晅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留之渭南莊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

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渭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時開蒐今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

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虗晅耿耿歎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晅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叙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寃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晅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

事卒難申叙然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晅詞誓懇切無疑歔欷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嘔嘔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晅問羅敷曰我聞元八年與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阿美卽晅之亡

女也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晅乃執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寞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無集況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徒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

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晅卽如言笑謂晅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故有間乎晅甚悲嗟妻曰論者亦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

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令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晅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耳晅即命備之旣至索別器摧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在晅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群小謂晅曰此是紫菊姥豈不識耶晅方記念別席飯之其餘侍者晅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晅從京

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鏤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晅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令已成長晅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晅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晅令下床帷中繾綣宛

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晅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之則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綢繆夜深晅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

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晅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晅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處君嬿猜

而不爲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
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
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堦兎月斜銀燭半
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晅含涕言
叙悲喜之悃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
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
督責妻泣而起與晅訣別晅修啓狀以附
之整衣闔香郁然不與世同晅問此香何

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晅執
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
予與晅爲念晅答一金鈿合子曰前途
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
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
黄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
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
揚被久之方滅舉家皆見晅手記 唐晅手記終

獨孤穆傳　說淵二十七 別傳二十七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
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
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
俄有車輅北下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
向者竊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
相舍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
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

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
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
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
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
至無所爲辭勿嫌疎漏也於是秉燭陳榻
衾褥甚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
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
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

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出娘子卽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乂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乘許叙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

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叙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其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禀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

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又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

恐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汚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誠哀哉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自古陵寢露煙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惠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

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稱賛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

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運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還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讎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周玉樹深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顯儻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悲不自勝者久之逡巡青衣數人皆將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充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旣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

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陪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壓土之質辱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

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今聞乆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兒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聍駕幸仁

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淮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參三年已深矣待孤郎宜早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陰侯號拜賀於是群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臥內從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項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乆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譙如初因問穆曰承君今

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何有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居江南回日能挈我

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所歌曰露草芊芊頹塋未遷自我居此[illegible]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遇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霑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陽在天一方驅

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
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
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
貺。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
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既出門回
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
忽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
索穆頗甚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

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爲
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
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
穆乃深歎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
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
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既
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
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

穆曰。還神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
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
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
恐致嫌惡耳。穆視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
當時。縣主亦指之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
巳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
穆既爲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
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巳

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
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於其夕
暴亡。遂合葬于塲矣。

獨孤穆傳終

竭誠王恭伯與劉芳約爲方外之友偕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煉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劉芳死恭伯謂誠曰吾所以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茅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

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恭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玩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建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翁爲侶且腰金拖紫圖影凌煙厠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誠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恭伯遂歸

誠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朏妻之以女數年間選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行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櫂而去其疾如風恭伯以爲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我試視之乃誠也遽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揖

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況少年白日而擲之乎恭伯粵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恭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如襞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

當以奉給謂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況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吾山中之友或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恭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

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煙翠葱蘢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氣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為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恭伯前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宦久食腥

羶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

纔為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妹麗五千里內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謳碧玉等調未諸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謁曰參評事恭伯答拜細視之乃恭伯妻趙氏也恭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

投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妓合曲以送酒恭伯坐間取一股色朱李投之趙顧恭伯潛繫於衣帶妓作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舞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淸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曉裴召前黃頭曰送趙氏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

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難再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往復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illegible]恭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間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恭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凉之

地烟草極目惆悵而反及京奏事畢得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莚足徵何諱乎恭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恭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

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竊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天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illegible]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illegible]之外乎

王恭伯傳終

中山狼傳　說淵二十九　別傳二十九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鷹犬羅右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

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趙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橐徐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虞疐尾三內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

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于世奔走四方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岐而亡今狼非羊比而中山之岐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况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實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

貪而狠助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
以效微勞也又安敢諱匿其蹤跡哉簡子
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
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
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
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
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
生曰適爲趙人逐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

然餓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
其餓死道路爲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之
手以俎豆趙孟之室也[illegible]摩頂
放踵利天下爲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
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
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狼
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晷狼終不
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爲之拒遂至

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
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既久日晷移
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向暮狼若群至吾
死矣夫紿狼曰民俗爲疑必詢三老第行
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
憾狼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行人狼饞
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
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

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
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樹中轟轟有
聲如人謂先生曰[illegible]徑
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illegible]
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二十年矣
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
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於市
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厚今老矣不能

斂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
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
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
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鼓
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負盟矣矢詢
三老今値其一何遽見食邪復與偕行狼
愈饞甚望見老牸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
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

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
不問將咥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
其始末問曰然[illegible]舐
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illegible]頭
角繭栗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illegible]群
牛從事於南畝既壯群牛日以老憊我都
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犁
效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

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
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吊影
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蹶
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差邇聞老農
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
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
骨角可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
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硎以待乎跡是

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如是
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倖
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
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
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
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
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窘幾死
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咥我我力求不

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脛勵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艴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

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啖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

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摘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中山狼傳終

崔煒傳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知於人間終于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産多友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于開元寺煒因閒翫見乞食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煒憐之爲脱

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告煒曰謝子脱其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贅疣灸一炷當即愈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贅生于耳煒出艾試灸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

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達焉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容無草草而去因被留款煒素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神每三歲必殺一

人饗之期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爲饗當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俟夜半擬殺煒巳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牕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牕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煒聞恐懼流汗以刀斷牕

櫪攜艾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者失縱而返煒雖墜井爲稿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臼中如飴蜜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

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而不爲害因飲其餘遂不饑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見憫欲爲灸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煒乃然艾啓蛇而灸是疣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以妨礙及去頗以爲適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

拔沉淪儻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願懷寶蛇遂吞珠蜿蜒將有所適煒即再拜跨蛇而出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

步穴之四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繡數間垂金泥紫帷更飾以珠玉炫晃如明星之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鷰雀皆張口噴出香煙芬芳蓊鬱傍有小池砌以金璧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鞉磬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

試彈四壁戶榻皆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王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捨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以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邕之

女也被虜沒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恬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怱遽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箒然便可相見崔子莫測所由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不

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命不至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疋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間背有一

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勑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而捧之謂四

女曰煒不會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見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于越臺感悟徐紳遂有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煒曰皇帝元何姓字女曰已後

當自知耳女又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于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其星漢時及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平崔子先第舍稅居至

日往主人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

萬緡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辯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偶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之貲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夜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遂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于城隍廟見神

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
所題也方具酒酺而奠之無重粉繪及廣
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
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
耳又登越王殿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岡頭
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基千年無子
孫野人踏踐成官道無覩越王繼和詩蹤
迹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

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
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
届于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田夫
人至容儀艶逸言旨瀟雅四女與崔生會
飮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
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
室因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
南越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以

爲嬪御王薨因以爲殉乃今不知是幾時
也看烹鄘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潸
然煒問曰彼四女者何人也曰其二東甌
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倶
爲殉耳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
鮑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耳煒
方歎駭昔日乞丐之老嫗焉又曰四女呼
蛇爲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而

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在穴飲龍
之餘肌膚少嫩筋力輕徤後居南海十餘
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挈室同往羅浮
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崔煒傳終

陸顒傳

吳郡陸顒家于長城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麪爲食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攜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生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惟吾子

哉焉其冠䙆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眞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名於大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群胡不我欺旬餘群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始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無有他瀆幸勿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菜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爲子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是必有故君宜匿身郊野間以避其再來也顒遂僑居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

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君耳幸望諾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君子好食麪乎曰有之曰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邪已而胡

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
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
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
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
故我輩得以謁君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
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此蟲禀
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麪蓋以麥自
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成實受天地四時之

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
顒即以麪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
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
奇寶俱禀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
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筒盛
其蟲又以金函扃之命顒置于寢室謂顒
曰明日當即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車
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而去

顒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粱肉
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群胡
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
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
好奇之士邪顒既以甚富素用閒逸自遂
即與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
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
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

自海水中出捧白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
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
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露綃
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
盤中有大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
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瑤冠被紫
霞衣捧絳帕籍盤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
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獻胡人胡人笑

而受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愼無懼顒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廻避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任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具數品遺於顒

顒售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也

陸顒傳終

潤玉傳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驩邀之語曰玄機布席顚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行旅多以酒殽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略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

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城無月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山月豈無明音旨淸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再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

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軿

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綴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自閣後乘羊車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殽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

粗記數弄不復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遇近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水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霑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

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闌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

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君碑比來相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瓊亦備記此事執手歎叙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從會賖況姮娥姬人不肯罾罳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語遂掩户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瓊曰人神事殊無宜下晝大姊已在門首瓊於是抱持致於膝上共叙離

情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瓊歌曰正値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瓊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瓊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千萬結縷結幾千回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瓊瑶鏡子歌曰憶昔窺寶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極多不能備

記纔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于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寶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時同侶咸怪瓊夜有異香瓊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郎與瓊書備叙離恨書末篇云飛書達沈郎今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絶矣

潤玉傳終

李衛公別傳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舍之而不能俄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其迷途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

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爲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往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懼既

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鮮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皆極香潔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急應門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不可辭違時見責縱使報之

亦已晚矣僮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相見靖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客非乘雲者何能行雨有方可

敎卽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
也遂勅黃頭鞴靑驄馬來夫人命取雨器
乃一小缾子繫於鞍前誡曰郞乘馬無須
銜勒信其行馬踣地嘶鳴卽取缾中水一
滴滴馬鬃上愼勿多也於是上馬驣驣而
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
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
輒滴之旣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

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
旱苗稼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
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
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負之甚本約一滴
何乃私滴二十耶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
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
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焉兒
子正連坐如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

曰郞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
卽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
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
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
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
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拘怒而立靖私念
我獵徒以鬬猛爲事若取悅者人以我爲
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旣賜欲

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郞之所欲乃爾遂揖
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廻望失宅顧問
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
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
後爲大將功蓋天下而終不作相豈非悅
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
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在下之象向使
二奴皆取卽極將相矣　李衛公別傳終

齊推女傳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

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洽背精神恍然遽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

而去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幄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徒

步報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訃不逢未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回視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

遽下馬視之眞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
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
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
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
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
哀乎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鶼鶼雙墜
比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岐路
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明難知如可竭

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
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
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
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
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即
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
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哭
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

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
及行數里遂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
居也救心誠堅爲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
得還無忽忽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
揮涕而去數步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
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
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以候良
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

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
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
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
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
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
野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況冥晦間事
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
顧而入韋隨入拜于床前曰實訴深冤幸

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
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
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欵復拜
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
痛諸生爲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
來群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
擊罷又前哀乞又勑其徒推倒把脚拽出
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

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
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眞有心丈夫也爲
妻之寃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玆事吾亦
久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巳敗理之不及吾
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爲足下作一處置
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
爐前又鋪席坐定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
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鄽里閙喧

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峩若皇
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
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
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
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
先生也韋復訴寃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
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爲訴詞韋問當衙
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

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
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
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巳數百歲而齊
氏擅穢兩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
判曰寘晦異路理不相干又幽之鬼橫占
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
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
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却回

令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
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
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壞
修補不及王曰齊氏壽筭頗長若不再生
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
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横死正與此事相當
前使葛眞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
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

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
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爲
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回
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
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
别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即推而合
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餳即於齊
氏身塗之畢遂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

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
跌而墜開目即復既在案前先生者亦據
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
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葬
之到即無苦也慎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
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閤只在門前便可同
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
爲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䭾令妻乘馬

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
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繐帳以待之及
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
肩輿逆焉見之益悶多方以問不言其實
其夏醉韋以酒追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
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
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
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

巳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即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巳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寔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齊推女傳終

魚服記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爲我覘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巳蘇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示

群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食而來偉曰諸公勑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葦間得藏擕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門東糾曹吏某坐門西方奕棊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鞭之旣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

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凉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旣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于江畔見江潭深靜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

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徒游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偉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於懷淸江厭巘崿之情挼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

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巳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舍之而去有頃饑

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旣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河得不拜我

獮不聽提我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而奕棊大聲呼之畧無應者唯笑曰可長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厨獮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呌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呌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于机上我又

呌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于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獮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堦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棄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華陽丞乃卒

魚服記終

聶隱娘傳

說淵三十六 別傳三十六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

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眞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眞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太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

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劒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非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

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

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外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

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祗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

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
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
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
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
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
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
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
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

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
紅綃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
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
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
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
如相擊于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
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

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
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
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
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
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
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
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
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

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
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
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
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
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
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
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
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

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抛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聶隱娘傳終

袁天綱外傳　說淵三十七　別傳三十七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犍爲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年中爲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

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劒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爲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爲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爲審天綱贈之良久曰

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脉貫童子語浮面赤爲將多殺人願自誡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輳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

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爲武官又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君同被責黜暫去卽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附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嶲州淹等至益

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卽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卽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

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縰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疎旣逢揚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於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勑追詣九成宮于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角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

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
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
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侍才傲
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
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
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
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
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

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
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
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果不過是月
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謂曰此
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
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儼
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窖七年高麗平定
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

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
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別果有物至放致
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甫僑居于蜀天
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
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
願公提挈之義甫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
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甫後爲安撫
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

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
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
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
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天綱之言
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
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
請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若不
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嶠時名振

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毋又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俱候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毋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

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絁帳帝歎曰國相如是非大國之體賜御用綉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腴故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議不以重祿待之其在潤州也充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

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諸人竦戚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畧無成就者頃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

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壻惟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遇相者曰公後必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毋毋勸令讀書崇遂制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挑

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爲廪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啓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顔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從之且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内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袁天綱外傳終

曾季衡傳

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踈凡俗間遊閒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鬟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之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眞父今爲重鎭昔時從大人牧此城處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窈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會移

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翊日此時再會愼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艶麗誤言之將校怛然驚其事曰郞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郞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

笑矣季衡慙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眞胡越鸞拆鸞離芳草竭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灑臨岐雲鬟飄去風香盡愁見鸎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

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没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

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者言其葬處耳

曾季衡傳 終

蔣子文傳　說淵三十九　別傳三十九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

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官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塵虻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有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

文爲中都侯次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陳郡謝玉爲琅琊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

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腳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

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

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常思噉鱠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

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以戲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巳曰君等既巳顧之實貪令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

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

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壯著者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求食食遂數斗內外咸來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蔣子文傳終

張遵言傳

說淵四十　別傳四十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聽堂瞥芻秣見東墻下一物疑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啗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

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于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

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
各得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
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
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
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
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
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
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遥見一塚

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
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
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
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
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
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
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
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义輩六七人皆

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
躑進退獰暴遥見四郎戢毒慓立惕伏戰
竦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义等齊獰
毒爲戚施之顔附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専
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
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义等一
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
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

者活者未分四郎令不與去某等盡死伏
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
义夜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
迸滂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
急死夜义等啼泣喑嗚而去四郎又謂遵
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
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
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

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其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其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其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入館未

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趨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上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

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隣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爲不奉上元

夫人處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其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巵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懵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

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繫轡適商州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若求焉得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

竟不對曰君今已離此厄矣勗遵言令歸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張遵言傳終

侯元傳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夏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劃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鬚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

富貴但隨吾來叟復入洞門元從之可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多異花芳草行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苔鴛鷁泝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復引元入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

至亭上吏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吏授以秘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戇至是一聽不忘吏戒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喪必至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視其稚蘇已失至家其父兄

驚喜曰去一旬謂已卒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為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為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為將卒出入陳旌旆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

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濤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為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

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潛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縶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復後

謁神君虔心叩石石不爲聞矣而其術漸
歇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
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
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侯元傳終

同昌公主外傳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
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
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
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仍縷
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
床悉支以金龜銀塹更琢五色玉爲器什
合百寶爲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

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
帳却寒之簾犀簟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
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
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國更
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
合爲鷓鴣　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
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
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

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帀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

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華

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刻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眞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

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邪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

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中虬健如紅絲高一丈以筋抑之無三數分撤即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即成

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离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錦羅褃繡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千隊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則焚昇霄靈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磬

聲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斗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及靈舁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毋上更作祭乳毋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惝心挂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詞怨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千數人作歎百年隊取

內庫珍寶雕成首飾畫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所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未嘗改作可及善囀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雜聲曲須臾則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

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麪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

同昌公主外傳終

睦仁蒨傳

唐睦仁蒨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蒨卽拜之問公何人邪答

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持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謂臨湖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卽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

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蒨行有事令先報之卽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

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肴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

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
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
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
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
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
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
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
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

不起月餘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
長史報云月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問
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
趙某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
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
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
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
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

至今幸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
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旣不得
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
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
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蒨憂懼病愈篤
景謂仁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官君可自往
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蒨問何由
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

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蒨以告文本
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蒨曰文書
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
自消仁蒨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
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蒨情不
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
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蒨曰卽如是
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

王及君今尚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仁儁曰萬餘戶又曰獄因幾人仁儁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儁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儁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因惟鬼及畜

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儁曰鬼有死乎曰然仁儁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儁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儁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

言畢即去仁儁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儁寄書曰鬼神定有貪諂徃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此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

睦仁儁傳 終

韋鮑二生傳　說淵四十四　別傳四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耳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縱

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鹽而回部落駔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脛鳧膺跟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匹于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

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

方恐悚乃入室闔戶以窺之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捐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謂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鬟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

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凉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顧謂前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

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遠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

如此尚有栖栖於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闕矣貢舉之道廢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童髮窮經至于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于没齒焉雖每歲鄉里薦之于州府州府貢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聲音清濁謂不協律雖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

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廢古之大體況予乃愬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歡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詠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管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

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爲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會憐噴玉之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燿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紫衣曰步及庭砌效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

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于綠鬢汗流紅頷愛無異于凝脂長鬚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恩既盡有類蔓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僕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韋鮑二生傳終

張令傳　　　　　　說淵四十五　別傳四十五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陸海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罇罍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方弋羅之輩橫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師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令曰

勿叱召黃衣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曰不務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餕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于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旬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

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籍付諸嶽俾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覩乎曰略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即張君也令見名泣告使者曰修短有命誰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

以獻于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賜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在蓮花峰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舍此則無計矣吾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迫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于蓮花峰下不爾荊榛當峪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于是齋牲牢馳謁嶽廟

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峰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峰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神亡魂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亡在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旣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爲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峰爾何德于予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令哀祈愈切仙官

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旣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不知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法禮苟偷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巳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

苟得今案罪巳實待戮餘魂何爲來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玄門是宗徇爾一吽全我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悉可數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慾戕伐性根而又揚巳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

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其不壞其可得乎勉遵歸途無墜吾教令拜辭舉首巳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脚力亡于華陰遂爲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免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曰請置予爲閽人則吾飽神盤惠矣文符巳

遣伻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拓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歸計酬天王願所費數踰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謁于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于縣館見黃衫舊吏齎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果決俾吾答一飯之

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張令傳終

李清傳

說淵四十六　別傳四十六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青州之豪旼子孫及內外姻族近數百家皆能游手射利於益都每清之生日則爭先餽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

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于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遺吾生日衣裝服玩其侈亦至矣然吾自久所得縑之一室曾未闚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録吾魂氣行將又及生辰吾固知爾輩果營餽續之財吾所

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婚姻故舊不安也清曰苟爾輩之志不可奪則從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的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而謂曰

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亦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會無影響吾年老矣耄朽殆盡自期筋骸止可遷延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阻吾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關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

嘗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轤自縋而用纖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未振候及簣而止肆吾志所如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而諫曰寘窦深遠不測紀極况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類不備忽以千金自絕而投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之志也汝輩必

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竹簣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回則共成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謝辭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漸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煙草樹宛

非人世矚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階級極峻而南行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先窺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叩門俄有青童應門問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進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即遽至因令遍拜諸

贊其時日巳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眞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眞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愼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飃飃然自惟永棲眞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掌離思歸心良久方爾悔恨欲返諸眞則巳還矣其中相謂曰令

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飲一甌其色濃白旣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勿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巳流涕辭行或相謂曰遣其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巳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

旣得謂清曰脫無依賴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遂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未城隍阡陌髣髴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俱巳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即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敞張新舊會無做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

指前後閭閈曰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祖
求道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終南山不知所
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怏久之乃換姓氏
寓遊城邑即取所得書開之則療小兒諸
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
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
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
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

清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
知所往

李清傳終

薛昭傳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
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心因夜直宿囚
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
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于海康敕下
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
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
齎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

人之禍而自當之眞荆聶之儔也吾請從
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
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
攜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
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
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
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
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

殿之西閣及夜風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話而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其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窻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邪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實對

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遍采強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卺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

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茲寵幸愈於群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為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憐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

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貌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瘞吾冗之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

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沈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覺分成塵會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悞入宮墻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鷄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閾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為州縣所執容曰無懼但將我白綃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

至冗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但一大冗多盟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元也

薛昭傳終

王賈傳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而先人之壟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沈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大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衰震驚自投于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知之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内有兩龍

居之欲識眞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笞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因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里

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請京舉孝廉果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女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童妾不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卽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

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内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郎君令引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郎悟因哭令賈行弔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異言語如舊今故來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被其勤請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

生死遂隔汝不相忘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泣聲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殷勤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令賈一見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几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命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卽死乃老狐也其形既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名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令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卧牀前女見符泣而

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于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淛江潮謂暹曰大禹眞聖者當治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鏁之賈手開其鏁遂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鏁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則鏁石櫃又接其手令騰出暹纔跳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夭生

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邏素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邏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卽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吾旣爲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今期已盡妻卽當適李氏李氏三品祿致仕生五子

大數已定不知何爲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陽得免栖遲行路之人猶合矜愍況室家之好而忍遺棄邪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于中置之船下又囑邏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爲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之於墓是後卽發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

別駕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卽伯之故人也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邏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邏相對言談頃而卧遂卒邏哭之慟爲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殯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邏至則如臨汝厚葬及其子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壻其妻

崔別駕以妻之邏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王賈傳終

烏將軍記

說淵四十九 別傳四 十九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

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為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鏁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為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

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狥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于前若為儐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

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

腊弁小乃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

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鎭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即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

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爲鎭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眞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

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横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钁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斷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

左蹠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鏁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

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烏將軍記終

竇玉傳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館塡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

謁且曰勝求解于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畧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然入其堂中屛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

爐炙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
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面色如土端
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旣下堦
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
所以卜隣者豈虛語哉竇辭以非已所居
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
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竇獨偃於褐衾中
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

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
言其實當卽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無
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晩發冷泉將宿于孝
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
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
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竇之
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
知其爲表丈也自幼亦甞聞此丈人但不

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
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
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
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郎
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
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旣
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
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

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
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
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
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
客吉禮旣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
食畢揖玉憩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
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
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

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

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爾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嫌之亦不可言于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

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寶玉傳終

柳參軍傳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
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
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
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
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
即見車入永從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
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
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
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
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
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
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
道省院達意柳生爲輕紅所誘又悅輕紅
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
待于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

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
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
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
可三兩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百十財
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
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從其母王氏泣
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
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

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
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
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
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
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
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
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
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

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賫看圃竪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群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群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

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叙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

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驚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

新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匀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氏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柳參軍傳終

人虎傳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楊　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群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邪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適不與

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缺乃東遊吳楚間期歛于郡國長吏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歡將去悉厚賄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邪遂命駕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

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徵者儼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徵也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場屋十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

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過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款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

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君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清要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儼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

事何爲不見我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攫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

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

神祇一旦化爲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儼且問曰君今旣爲異類何尙能人言邪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絶無過客久飢

難堪不幸撞突故人慙惶殊甚儼曰君久飢某有餘馬一疋留以爲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僕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篋中有羊肉數斤留以爲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我與君眞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儼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

我我何敢言今旣許我豈我望邪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旣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尙在號怨豈知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齎書訪吾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尙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

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儼亦泣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儼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藁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閾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儼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閱而歎者至于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

得寢而不傳歟旣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嘷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

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此爲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旣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愼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

願與子訣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跑哮巖谷皆震後回自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持書及賻贈之禮計於微子月餘微子自號咯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已具疏其事遂以已俸均給微妻子免飢凍焉儼後官至兵部侍郎

人虎傳終

馬自然傳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也世世爲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嘗與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墮霅溪經日坐水上而來衣履不濕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而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禮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甕器

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比常瓜更異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乃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筯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即呼鼠有一大者趨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

穿屋穴墻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羣鼠前皆若叩搕謝罪遂作隊行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湘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湘不食促知微延叟及食而去僧齋

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道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但禮拜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失奉迎致遺責怒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舍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汝回入門坐

僧當能下牀矣僧回果如其言湘翊日又南行時方春見道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語湘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噀之遂化成眞鷺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逐赶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猧子亦以水噀化成走趂捉

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主人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懐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時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自躍身

梁上以一脚掛梁側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靜處湘乃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湘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旁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折之曰此松已後三十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

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責
婺州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
致之龍興寺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
松皮鱗皺如故今猶存焉人或有疾告者
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内身上百
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
患腰脚跛曲杖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
之令放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

者固讓不受强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
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
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
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
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
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
省兄適出嫂姪喜叔歸湘曰我與兄共
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嫂姪

異之私計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
何便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
三日嫂姪與食皆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
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其故具
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
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
其夕棺中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之東
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歙州梓桐

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嘗於東川謂
人我仙官也敕江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
棺乃一竹枝而已

馬自然傳終

寶應録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卒乃舍俗爲尼號曰眞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眞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眞如曰寶之愼勿言也眞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眞

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眞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皁衣引眞如東南而行行可五六十步値一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皁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樓殿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諸天坐命眞如進旣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淸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眞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復謂眞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愼勿易也乃具以寶名

及所用之法授眞如已而復令皁衣者送之翌日眞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恒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恠之甚也亟往訊之恒至縣召眞如欲以王法加之眞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恒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

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澤若
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
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
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
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
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
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
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

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
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恆與縣吏
同視咸異之翌日恍至恆白於恍曰寶蓋
天授非人事也恍覆驗無異歎駭久之郎
具事申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
府欲歷視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
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
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

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
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
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
五六寸其四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
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
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筯屈其末似金又
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
長可四寸闊一寸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

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
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祕不可得而知
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恍進達
若何圓悟而止恍乃遣盧恆隨真如上獻
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
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
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
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

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以得寶之故卽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旣答天休乃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有超升號眞如爲寶和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眞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壖高敞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縣尉崔珵所居

兩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寶應錄終

白蛇記

元和二年隴西李璜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

諸錦繡姝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

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疎漏爲誚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辭氣閒雅神仙不殊畧序欵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知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綵帛麤繆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豁然而闢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盻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

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忽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更無别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琯在

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𨫼頗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宛媚琯貴家子不知撿束卽隨之將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隷又皆麤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顧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

某適已言矣琯旣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廻翔某卽出奉迎耳車子旣入琯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琯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艷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

留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冤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白蛇記終

吳郡張鋋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鋋因問曰爾君爲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鋋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

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鋋於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鋋曰客且入矣鋋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鋋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鋋升階謂鋋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鋋又拜

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鼎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

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侯稱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每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鋋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

旣坐飮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旣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鋋曰吾今尚未夜食君能爲吾致一飽邪鋋曰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敎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他味乎鋋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

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恠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

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于榻鋋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巴身臥於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于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項白亦臥于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

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于前蓋所謂鉅鹿侯玄丘校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鋋旣見大驚卽出山邏馳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

持其金貝繒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
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巴西侯傳終

柳歸舜傳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九年自巴陵泛舟遇
風吹至君山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
三四五里興酣踰越磎澗不由徑路忽道
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坦平周匝六
七畞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
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戛爲絲
竹音石中又生一樹高百餘尺條幹偃陰

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蘂深
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
翠衣尾長二三尺翾翾其間相呼姓字音
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
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
露者有名鳳凰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
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
鉤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

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
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得阿嬌深宮淚唱
曰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
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
者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横鞭
余痛實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
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鸞金楫泛
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

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
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
姓氏第幾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
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
興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
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
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
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卽有

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
散遂見珠樓翠幙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
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顔甚
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傳語郎君貧居
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畧坐
以具蔬饌卽有捧水晶床出者歸舜再讓
而坐阿春因呼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
娘子以黄郎不在接對郎君汝若等閑似

前度受捶有鸚鵡卽飛至曰吾乃鳳花臺
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
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
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
玉樓開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捿止投
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自侍群仙行歸舜
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
在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眞錄東方

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大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制作方學綴篇行機雲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師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

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䳇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以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見也

柳歸舜傳 終

求心錄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脉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

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爲生心故莫可得之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佑其疾即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既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

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人有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之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

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身體及委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眞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

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於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既食矣當禮四方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

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

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求心録終

知命録

說淵五十九　別傳五十九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臥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貢院引牓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已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捽之者

搣倒者枷杻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城郭見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爲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當中設床几一人衣緋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硙獄者付鑛獄者付湯獄者付

火獄者付案者開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四十九人皆㸃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曰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郡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

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回既去即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即榮何況成名尚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任歸仍誡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似延遲即突明矣引者受命即與同行出門外美而泣者不可勝紀既出其城不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即歸不得見判官之命乎我

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即無慮矣全素曰遠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毋之夫居宣陽爲戶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詣其家二吏不肯上堦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闇姨夫曰何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惱人全素既憾其不應又目爲鬼神意

頗忿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手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噴水呼喚良久方悟全素既言情不得下堦問二吏吏曰固然君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而人不聞籠燈行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雖塗人中門門內人雖塗堂門滿堂人雖可以手承吾唾而塗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

手以塗堂門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
入寢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愼勿
近床以手搖動則魘不寤矣全素依其言
言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
何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
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爲熱夢何足遽信又
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
乃令遽剪焚之火絶則千繈宛然在地矣

二吏曰錢數多某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
人之力也可以盡舉請賫以致寄之全素
初以爲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
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廟主人
者紫衣腰金𥹝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
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爲亦有所見邪今欲
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覩否全素曰固所
願也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盡人家燈火
熒煌嗚嗚而泣數僧當門讀經香煙滿戶
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寢床有
抽瓦折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
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懷中
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
頭垂于穴中誡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來
當掣繩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
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摭於堂前以繩因

縛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
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
相與往焉既到投老人於案上脫衣纏身
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全素曰有
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
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
合生天堂者仙樂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
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

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何以見之此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修身未離塵俗但潔其身靜無瑕穢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圓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産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纔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子城大勝業坊

西南下東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復有燈火言語切切沙門三人當窗讀八陽經因此不敢逼直上堦見堂門斜掩一吏執老人投于堂中纔似到床新子已啼矣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永興里旅舍到寢房房內尚黑略無所見二吏自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既甦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動姨夫者

自宣陽走馬來則已甦矣其僕不知覺也乘肩輿憩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城入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不足爲榮思速侍親上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或驢來腳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留日之望爲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有成棄之不可時尚未會躁亦

何爲舉此一端足可以誡其知進而不知退者

知命錄終

山莊夜怪録　說淵六十　別傳六十

大中年有寗茵秀才假大僚莊于南山下棟宇半墮墻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茵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茵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爲鄰

蓬蓽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羇懷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潁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遂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郎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味俄聞人叩關曰南山斑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猛旨趣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荆蠻斷髮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鬬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

稱於漢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斑超立功萬里外封威遠侯某爲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于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墻外閒步聞君吟詠因來追謁況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碁局在床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茵詖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

莫是高手否菌曰君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斑寅笑曰大有微機眞一發兩豹遂傾菌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菌出鹿脯寅嚙决須臾而盡特卽不如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斑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老憑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毅

之軀若値人如卞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値人如庖丁當其頭皮耳菌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喧觀二客懷悚久之特擧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詩云鶻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曰曉讀雲

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憐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跡向北溟菌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斑馬之才豈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況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

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卽入其山矣菌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山莊夜怍錄 終

楊敬眞虢州閿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箒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閒坐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

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灑掃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于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合

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開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令李邯親率僚吏共開其門則新婦

者宛然在床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卽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嶽於是仙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

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于此傍有一小仙曰竝捨虛幻得證眞仙

今當定名宜有眞字於是馬曰信眞徐曰湛眞郭曰修眞夏曰守眞其時五雲參差覆崖徧谷妙樂羅列間作于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竝是凡身一旦倏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眞詩曰幾刼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眞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淸雲衣無綻日鶴駕汲遙

程修眞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眞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敬眞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旣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鍠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眞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

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眞喜曰來何晩邪飮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院四人者出敬眞獨前曰王淸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獨樂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眞汝村一千年方

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
眞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邦問昔何修習曰
村婦何知但性本慮靜閒即凝神而坐不
復俗慮得入胷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
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
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絶其
夫服黃冠邦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
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于陝州紫極宮請

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
及夫人之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
廉使以聞召見舍於内殿废誠訪道而無
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
實或飲酒三兩杯絶無所食但容色轉芳
嫩耳

五眞記 終

小金傳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于錢唐妻弘
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
寺頊宅于寺之北里有佳婢曰小金年可
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内郭西堰堰去
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
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裾蓬
髮曳漆屐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

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
燎須臾婦人至顧見床下炭怒謂小金曰
有炭而焚煙薰我何也舉足蹈火火即滅
以手批小金小金絶倒于地小金有弟年
可四五歲在傍大駭馳報于家家人至巳
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仆如束
命巫人祀之釋然於是具陳其事居數日
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嘴捲尾尾類

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猫兒小金曰素無爲之奈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又視之隨而愈自此不令之嘔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以觀之卽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

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二人舉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問傍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于階上復驚異載歸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粢盛之具見婦人鬼倏閃於戶牖之間以鬧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擊小金左右

臂夜久家人息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呼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喫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窻外朗言還你遂擲窻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卽瞑然女巫甚懼方食遂挾一枚餺飥置戶限上祝之于時小金忽笑曰笑朱十二喫餺飥以

兩手拒地合面於餺飥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餺飥及覔船錢卽不復來盧生如言遂訣別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居間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然廚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摳衣闊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

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卽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盧生具傳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今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隣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宂久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旣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卽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鏤八問

鏤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黠爾作客云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曰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

老人曰易耳卽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墨染指便於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卽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爲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嗔我作鬼魅耶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

土戶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之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其家有喪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喪家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

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賢聖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邪復於崑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寤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瘥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

後無事

小金傳終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勑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

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

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升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素為閟不一上每以聰明神

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為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剎改為宮觀釋伽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畜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

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鬬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

甲子之臣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勑水果得雨三日上大喜賜文卿神霄凝神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眞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眞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

子亦買數本進上上大震怒捐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眞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卓金龍香爐京具

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眞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

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携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携所上表見太守閭丘顎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下墳于城南山命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

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今溫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眞宮林靈素

宋趙與時撰

林靈素傳終

海陵三仙傳

徐神翁

徐神翁名守信海陵人也生六七歲始能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歲役于天慶觀常持一箒供灑掃盡力煩辱之事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過者面之公獨事之無倦怨於溺器得丹沙餌之元吉委化公喪之以師禮丐歛具于海安徐氏葬之日徐見公來謝甫出

戶取金贈之相望數步而追莫及實未嘗出也自是常放言嘯歌默誦道書絕飲食至數日然供役未始乏事茹蔬取黃葉者自食曰此先生菜也春白粲奉衆別貯粃稗與丐士同食治平中有客自蜀來號黑道人每至觀獨與公語既去謂逆旅人曰吾無以謝爾令爾邸舍無蚊耳已而信然

會糧竭道正唐日嚴晨命公督租于遠郊旣往矣晡時見三清殿後枕箒卧者公也怪而問之公曰來早米自至詰旦果然唐謂田丁爾自運至甚善皆笑曰徐二翁終日程督不少休何謂自運至也日嚴大驚始命名置弟子籍熙寧九年以守金寳牌恩度爲道士公笑曰我只解掃地不事冠髽短褐力役如故素不閒書忽作楷字假

度人經語爲人言禍福有謁而不見者有自往神遇者有不施而求者有施而不受者若怒罵戲笑無非休咎所寓或薄暮歛殿堂籍香紙肆筆書置几間明日來者取而授之一不經意悉酹所問紙盡而人亦絕元豐中徐州獲妖人辭連淮上發運使蔣頳叔疑於公就見曰爾徐二翁耶曰然知道乎不知解何事解喫飯日可幾米飽

便住茹葷乎茹葷由此不疑公素蔬糲半歲前忽嗜鮮肥亦勸道流食至是乃省頳叔問我何如人也對曰宜省刑觥然而怒公自捫背曰痛痛不能語頳叔再拜曰經云神公受命普掃不祥其公之謂矣因呼神公故神公之名布天下頳叔背有疣盛怒則裂而內楚至不能言他人莫知也寢室附厨側因爲開堂榜之曰守雌他日獨

坐有憂憤之色俄頳叔來不得見竟日不出戶左右問之公曰藥叉羅刹五百人生於世間亂且至矣宣和錢鏜問公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庸錢不復作夢江陰劉谷與公語于竈下藉葦而寢未旦光輝如日谷驚躍而起見公坐哆口瞪目聞空中語曰徐禧入蕃直立死呂惠卿食枸杞夾子是時禧圖西邊呂持母服皆谷所善者五

年禧有永樂之敗呂常修敬端朝冠以拜
公平視自若顧曰善守善守果黜知單州
相繼竄責至紹聖甲戌而還始悟枸杞之
識且以善守爲戒也七年郡貢士謁行示
字皆從火果貢院火王介甫居金陵求書
示勑舒王三字而勑字不全且曰勑不須
用人也未幾薨政和中追封王爵八年東
坡先生起知登州來謁書來王守三字問

學道之要曰毋作官郎好東坡領之至登
召還洎守揚州馳書問方來公不書至南
遷遣子過來亦不見繼從惠過海矣子由
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用也子由績溪寓
訊求字書曰運當搣度身經太陰及歷侍
從至門下侍郎實佐佑垂簾政元祐末出
知袁州遣使問之書曰十逾轉經福德立
降告其使曰過去十見在十子由問之曰

日者謂子戌運多福酉運多厄豈謂是乎
未至袁遷嶺表幾十年而復駙馬都尉張
敦禮圖公像以進奏賜紫衣號圓通大師
公不受公書字示人來者日衆主觀者因
爲修造計置櫃以受金錢月吉起鑰間有
端疋非函隙可投者知出神所得也江都
姚叟見持箒扣門者曰我徐二翁也有箒
在汝園中隨指見藂竹如箒狀往視已失

其人因率衆來訪三清殿他郡耶役者皆
曰見先生行化吾里九年四月公在寢旬
日或問之曰改元則出是月改紹聖郡人
問鄉舉曰陸侍郎至滿城著綠陸晨師來
守郡次舉何昌言榜登科者甚衆三年郡
大疫公篇戶六日郡人數百請之出曰作
綠事故爾疫者飲呪水皆愈居數月淮陽
人獻紫花石柱四初淮陽有山而石頑不

適用有老父謂常姓者曰山有紫錦石可取為柱施泰州天慶觀言訖不見試鑿之果紫錦文也柱成道海來值大風雨舟師拱而慄霧電中有物挈舟行甚駛一宿達海門洎至公迎勞曰驚怖不易不然不如此速也山陽楊生家聞異香見老父持箒入門傍有識者揖之遂隱遺箒於其庭生攜以至視三官殿柱杪亡一箒即所遺者

公曰欲新此殿乃施錢數十萬農師除海州告別公曰萊又貫也自海移蔡召入為右丞無為湯氏繪公像奉供公見夢乞其孫女出家覺語其妻秦秦惡之他日女死秦投像于江會疫廢其左臂湯請見公數之曰爾棄我江至長蘆乃濟湯懇頁請死繼潭商至公笑曰謝汝相救商袖出像云得之長蘆江中哲宗未立元子中宮遣寺

人致禮以問書今日吉人蓋徽廟諱也元符中鹽城時叟有請告曰爾亟歸九月中有道者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慕客夜集其門特悟出迎設酒殺金帛慰遣遂免陵暴三年上元張燈前二日公以杖擊之盡數日哲廟遺詔至崇寧二年八月忽於殿墀望闕致敬壬申詔曰朕聞皇帝問道於廣成放勳往見乎姑射蓋惟有道之士能

遵全德之人以爾體性抱神深不可測心通夙慧澹泊無為不出戶庭四方宗仰宜隆褒命益顯眞風丞其來總毋執謙退可特賜號虛靜冲和先生令運使許彥致禮敦遣赴闕至京師館于上淸儲祥宮之道院屢召入常服白紵元都衫華陽巾廝鞵大條與上從容言不替俚語每有忠規語祕弗傳也許肩輿歷嬪御閤投金珠盈其

懐公解帶委于地而不受甞小遺殿上人止之公弗顧三年乞歸會二月二十六日公誕日降香設于道齋賜五嶽金冠象簡容雲銷金上清服詔畫像二命親書生身受度等語四年八月賜勑書令發運使胡師文禮遣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問之對曰業龍為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投以鐵符龍震死而鹽復五年告歸大觀

元年許大方攝郡事寫公眞求贊書曰身色不自在猶如脆瓦坯色盡還歸土神移別受胎籍如空裏月輪轉幾千回掉頭不識面元作阿誰來公詩頌不常作而援筆立就畧無停思二月甲子出門望西北稽首大方問之公曰我欲去矣大方曰欲覲邪遂以聞是日詔建仙源萬壽宮及有召命外庭未知也行日過闕閽謂觀者曰二

翁不來以蔡京素敬事公因設食公取菜覆于地問終身曰東明及將死于潭之境趣就僧舍問其處曰東明寺也是歲令侍童理髮或旬日不止問其故笑而不言二年正月默坐不飲食至六旬時云世上悠悠不如歸休三茅劉混康亦召至公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四月丁酉劉先生解化二十日庚子上清知宮晨夢人叱云起起

天帝召神公亟起問訊無恙也日暮公擧手叩齒四顧長揖已曲左肱而臥白氣自項出西北去空中聞鶴唳公逝矣壽七十有六值歲早熱氣已蘊隆七日而歛四體可屈伸如生異香達于宮外上聞駭嘆久之贈大中大夫委內侍劉瓊等視喪歸本部給葬用四品禮九月庚申葬城東響林原宣和中建昇眞觀以奉祀初老農錢甲

每見公呼鄰舍泊卜葬惟譽林兆吉而未合制度東畛即錢氏也錢悟舉地以獻公三召至闕以恩度弟子三十八人賜紫及師名甚衆官親族二人再賜父頳宣教郎母張蓬萊郡君所生李永嘉郡君奏建妙眞觀度劉崇仙張貧女爲女冠二人者常至觀獻果實公取二果嚐而與食遂辟穀容色如少女也公初修觀每日有大施主

至崇寧末以片紙授張崇眞書仙源萬壽踰年改建是宮公每行廊廡間必擊柱嘆息如有所恨者泊仙去上勅有司促成新宮至紹興辛亥火于兵無孑遺矣公再召後年七十餘灑掃淨穢無一日廢郡人家有圖像事之事無細大咨而後行向化遷行不敢萌非心有過必悔見每戒人曰修福不如避罪廣求不如儉用若服餌求神

仙不死術者尤不取所關人不可備舉至驗於數十年後非特知來而已皆隨根器以示誨誘大要使人知賦分有定而乘除得以避就善惡可以消長一見即書或示以言隱而顯簡而盡其以字假借離合增損及摘經中語首尾以告雖巧者注思不能到也其徒之四方者預求公字置像前俾來者射取無異親見凡有隱惡者見之

必摘發使悔宿州陳生致禮虔甚公酌水使飲至于三辭曰不可強矣叱之曰汝不能此河中人奈何陳泚顙錯愕不能對遂入道蓋嘗刹人之財溺而不救也或欲詰盜問所亡幾何曰三十千公怒罵曰竊三十千汝以爲盜乎三十年後有朝服爲盜者矣其因事警世類如此小校濮眞病瘵數人掖而前公杖掖者走又杖眞眞不覺

投杖而逃錢媪至公勞苦之媪曰髮白柰何公手拂其鬢皆變鬒黑陳護女疾公兩嚙其頸復欲嚙女啼而走公曰寃不可解也是夕縊死視之其繩三股斷其二而一存焉在觀應酬無虛時而神遊萬里之外無所不至有同日見者或非雅素夢授藥愈其疾他時望見叙舊其人所夢乃公也過齋祭空無時攜數百錢舁主首市蔬廝

輩意積錙鑭亡入戶忽有盆水在地跡之而仆亟起振袂公儼然坐榻上形解後刻檀像于虛靜庵政和八年九月辛卯日有神光仍墮涙食頃乃止識者喻焉今禱于祠者探籌以代公語無不契合祈暘雨若響答雖亡猶存云

周處士

周處士名恪字執禮海陵人贈工部侍郎敬述五世孫和州法曹定國之子也元祐初再舉進士下第頗鬱鬱不得志旣壯不娶嘗從郡學釋奠方坐以待事忽大呼仆地不知人閱四日而蘇問之云吾誦老子書至谷神不死若有人舁坐榻行數步吾駭而呼不覺其仆且久矣因取儒衣書焚之曰誤我此生者非汝也邪自此動靜顛異人直以爲狂耳先是徐神公語人云周

家門前石生青毛當得仙矣已而果然人始敬之家武烈帝祠側未嘗遠遊忽有老農負死木爲葺精廬曰向病亟賴先生至以良藥起死乃知其出神也族叔注爲推官常呼曰朝議後階適卿監不求攻官者十五年壽踰八十蔡卞守揚州遣使遺酒旬日不投報書賓至命酒寒酌曰與箇冷揚州使來請書問太尉面目端正乎使反

命則一夕病風口目斜矣州士掾吳令璋告別迎呼相公令璋心獨喜自負既從調乃相州工曹耳宣和中屢召不起謝使者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嘗奉書且俾大漕與郡守勸駕先生臥不啓戶而危言嘸京不肯就駕朝廷知不可致乃止復詔曰朕躬妙道以宰制萬有旌達士以表迪群倫庶幾清淨之風丕變澆漓之俗爾精

微自得淳白不踰守虛澹以爲常損紛華而無累宜加美號以示恩休可特賜號守靜處士視朝奉大夫仍賜五品服先生服命服常自號赤局右僕射褎服必衫幘破敝亦不修飾自贊曰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所聚四十五其行第也獨處一室臥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所畜一白鼠或去或來飲食同之

賓至以水酌茗或擷屋苔煮水以啜其甘如飴親族相率攜酒殽以詣先生曰何故無某物對曰無是曰物在某處皆相視而笑不能隱先生音聲如鐘不以詞色假人皆望而畏之行有負雖高爵重位一見叱罵不少卹故鮮有見者建炎二年三月戊戌裴淵陷城殺掠焚蕩民死什七八先生於是且七十矣攘袂詬賊一卒擊其首流

血汙衣先生曰咯血咯血不得洗須臾擊者至前嘔血死是歲不飲食歷數旬無疾側臥而化目不瞑神光射人燁燁如也初發殯重莫能勝漸輕若虛器然畧約兩夫荷之初元祐中有陳豆豆者不知何許人披方毬無他服冬夏不易行丐于市郡人朱醫見其死瘞之矣歷四十年復至朱識之始以爲異人也居福田院攜小籃貯書卷

見可人卽付與得錢物復施丐者人呼陳毯被嘗與唐道人謁先生笑語竟日所言他人莫能解也宣和末示化葬神公之西先生與唐道人相繼同域號三仙墳焉

唐先生

唐先生名甘弼海陵人爲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屨解衣濡水滌橋裸裎褻語見者遭嫚罵家人以爲狂錮于別室悉毀臥具爲坎穽寢

處其間歲餘其毋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襦僅蔽膝負敝衣于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頰彷徉井閭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于休咎人始異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于地或委瀟渠而食其餘得炊餅漬渠泥啗之得酒或覆于几又祭之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列肆是日必大獲競欲延致有以禮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閭以飲食爲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于先生或與之錢以爲博資則終日勝酤釀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索飲釀者曰是不佳當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氏米肆高廩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羞惡僕其他之竊相與詬詈先生不復

往數日無所貿易頻悔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焮寢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游者亦憚其來其來也必有異晨至蔣氏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齕衽席衣衾淋漓顧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旣而聞一婢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年忽持甓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摽掠無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劫耳紹興元年語

人曰上元夜觀燈時虜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煨燼無餘矣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于酤肆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膚𦚢不霑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人問寇亂何時已邪曰直待見閻羅聞者憂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閻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

守趙康直聞之書曰十三日硬齊又問書曰十三日軟齊蓋偽齊始肆猖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于市曰二十一日雪下二十二日虜倒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于隙屋張覺之體已灼爛索襲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撕燔肉以食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既自焚矣住世六十餘歲葬鄉林原歲餘後有鹺商見先生於江西而蜀人亦見之于青城云

海陵三仙傳終

說畧目錄

甲集四卷
黙記　宣政雜録
靖康朝野僉言　朝野遺紀
乙集四卷
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犀
聞見雜録　山房隨筆
丙集三卷

諧史　昨夢録
三朝野史
丁集二卷
鐵圍山叢談　孔氏雜説
戊集三卷
瀟湘録　三水小牘
談藪
巳集四卷
清尊録　睽車志
話腴　朝野僉載
庚集四卷
古杭雜記　蒙齋筆談
文昌雜録　就日録
辛集三卷
碧湖雜記　錢氏私誌
遂昌山樵雜録

壬集三卷
高齋漫録　桐陰舊話
霏雪録
癸集二卷
東園友聞　拊掌録
巳上雜記家總三十二卷

目録終

默記　　　　說郛一　雜記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懼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

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丱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

紀王　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爲子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

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師其美明者自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遥見

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堦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内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冐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且許大也昭陵出閤以爲春坊謁者後擢

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爲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弼皇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拜歲月非弼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樊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之知其實非狂人也茂實緣此求

外郡至厚陵卽位避藩邸諱改名孜頗踈
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
惠滕元發言甞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
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眞龍種也全類其
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
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贒雅能詩有子
與邸中作壻此可怪也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
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
懐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事也一日
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
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
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
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之故虜乃不共戴
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事之爲人子孫
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

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
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
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禁約婚慈聖娶
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
后卽時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植後自放
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
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
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
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于後
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
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
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
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
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

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

郎有鉉鍇誥勑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内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扑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甲天下

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會家事通姨婢有子會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贓魏庭堅喻澄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

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内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内臣同行之理而臣實耻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鞫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

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劾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劾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劾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劾乃迎合

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劒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劾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鞫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群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

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灈予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為朋比顧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關有司而妄狥私情替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尚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荊公為蘇安世埋銘盛

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
昭明主之于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
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矣昭明後亦召
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
關州外爲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
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
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絕一

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
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
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
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
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
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
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帘幕幃
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決無患矣

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
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
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謂
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
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
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
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龍衮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

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
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
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王歸朝後與金陵
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
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
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
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

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憇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

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

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

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追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

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寶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感

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奮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屛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阵寨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盲得滁州阻固之

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眞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此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宋王銍撰

默記終

宣政雜録　　說郛二　雜記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旨壞狐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頷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

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白耳日下皆生鬚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於某處有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虜讖而兆禍可怪

政和中宗室士頫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

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和氣次年士頫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於正寢附臥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

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露出其面矣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於中開竅於頂時出頭四望以肉飼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爲白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喪門神也殺之乃所以止兵乘醉礪刃斷之蛇奮躍展轉壞屋宇桑麻數里

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即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隣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即以刃付邏卒束手就執既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讞上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

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兒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皆刓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巾尼皆緑鬢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

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

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爲戲云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徽宗崇寧間會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眞人當出上覺懸疏於簡札謂丙午年年是昌盛之時眞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内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恠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眞之人出也蓋事

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此橋因不食而去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内百萬之犬俱嘷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

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脅書載盧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後里中猶有蠻狄之禍況此聲聚城之多邪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

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宣政雜錄 終

靖康朝野僉言　說郛三三　雜記

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京城下粘罕於城南青城屯兵斡離不於城北劉家寺屯兵環城列柵分地爲必拔之計

閏十一月初六日卯時有大星東南落流光數丈初七日不見十二夜初八日夜遺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鄰屋無所犯明旦

士庶觀之咸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爲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鄰實本天意

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相驚云向北金兵下城入五嶽觀醴泉觀陳橋南薰封丘門皆有金人下城殺人劫取財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體而走士大夫以綺羅錦繡易貧民衲襖布袴以藏婦女提携童稚於泥雪中走惶急棄河者無數自縊投井者

萬餘哭聲徹天軍民踰城出走者十餘萬人城外爲番兵殺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抱太子内侍止三四人餘皆逋逃君自龍德宫徒行入大内與諸王妃主相聚哭亦有逋於民間者

二十八日夜彗星見其長亘天二十九日日出赤如血

十二月初一日帝出南薰門初三日見二酋初四日還復入南薰門城中百姓父老捧香列拜呼萬歲而泣涕者不知其數

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十日上出郊至十五日方見二酋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内時大雨雪十餘日不止王宗沔自軍前傳詔云元帥晒上打毬未得晴候打毬畢即還内士庶聞之各請僧道作道場祈晴又願車駕早還大内自諸王宗室執政侍從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宣德門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百姓忠義之士然頂煉臂跪於南薰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跪拜哭泣十餘日百姓每日御街上候駕時雨雪大凍餓死者無數

二十九日軍前索教坊内侍等四十五人露臺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宫女數百人先是權貴歌舞及内人自上皇禪位後皆散去至是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矣哭泣之聲徧於閭巷聞者不勝其哀

二月初七日上皇與諸王后妃以下乘金銅車子出詣虜營内人宦官多相攜步從諸王三十二人駙馬四十七人百姓見之咸知將欲廢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皆不樂生市井小人張目相視色若死灰人心

大擾留守司恐軍民亂致金人縱兵乃出榜曰太上道君皇帝并妃嬪諸王詣軍前懇元帥乞車駕還內軍士宜各體國安業不得亂有驚疑見者咸知其虛誕矣

朝野僉言 終

朝野遺紀

說郛四 雜記四

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后韋氏)將還欽廟挽其輪而曰蹕之第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是閒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報

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即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驚急跡訪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

東朝圓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適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
俱受害行都固未知也一日京師舊宦官
二人閒步景靈宮於是淵聖衣羽衣入門
趨殿輦官駭甚從而迹之無見也一念所
鍾神遊尚不忘故國耶
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
家一日師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

氣者七八度不應如是之衆此必虜至之
徵矣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法極神
張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覲
燈然後南巡也未幾鍇罕遽至翠華亟行
城中死者果無數
方伯彥潛善參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
汪黃傲然謂無事故上每不知虜比江都
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矍

然驚惕遂病葦腐故明受殂後後宮皆不
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獨以和戰
異議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于前星欲自恣
凶狂耳春宮未辨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
受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
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
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

皆諒其非出于己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
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併乳媼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
頤浩以大義諭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
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逐倡率
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乘輿初涉鎮江羽衛介胄間止一黃扇存
耳欲發羽檄下四方而宸符不可得朱縣

又非立談成者息遽中取祖廷形几折而
代匱焉
莊文既薨孝廟白德壽扶立光宗未宣鎖之夕德壽故召魏王宴宿宮中泊次日歸邸則儲冊巳行而魏邸出麻之宣城矣後見高廟亦有慍言曰翁翁畱憕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語索護戲撫之云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云

光廟閒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泪不巳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祀玉女㝉妃之戒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裂風候起劈歷一聲燎火御幞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雨雹交擊衆皆蹐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霽則巳曙亦不容卽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所執鎮圭殿中監巳授扶侍御藥不知所在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疾雖御樓之類悉不能舉矣
重華聞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嚬言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不復當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畱正責之曰汝以

爲相不强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畱渠細語之其言止是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畱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畱不可還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乃畏父玉輦無近於龍樓云

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鬬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也數挈鮮于慈福后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位故旁側有奏曰意欲孃孃爲趣上爾后笑壽皇至東內從容間語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

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見孩尚小未經歷故不能即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後來儲邸度長樂必巳及之矣備具狀爲壽者再后不能巳語之曰吾亦甞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后曰臣巳白髮尚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

光宗既退居每恨既往時成敗瞋目瞋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奉觴以解陶之以是爲常雖宮門外事不欲動其心然久亦覺知矣初郊祀成恭謝回鑾御樂聲達于內光宗問其事后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欺我至是尚爾邪揮之以肱后仆于閾自是遂得疾

壽仁后感日者言巳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道粧事佛病革遂終于此長

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人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使余憑誰命稗此禕翟既不得周身則相與舉簀以歸于風儀及半途或旁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爲鼠目所囓體色黝然矣措之大寝宮人無計致飽于地以避數十金餅亂其芬泊事聞于外梓人進椑幾有小白之泚

後葬于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殯人
共惟云
長秋所生母舊隷德壽爲樂部以久次出
適于外矣一日奏樂上以爲不諧中貴人
奏近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未能串
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復入庶新故參教
上可之自是悉還然后母在外孕身已數
月矣將及期宦者奏乞復外舘憲聖后曰

第令產仙韶無害也遂誕后東朝禁中三
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使汝長福祿及
吾左右皆失笑雖一時戲言後乃符驗云
長秋自是亦養宮中既久漸樂絃習熟其
所生與儕侶俱還民間后乃在楊才人位
爲義女而以琵琶隷慈福宮其生在壬午
至紹熙之季蓋已長矣今上以嘉邸踐祚
于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故久於彼一日

朝長信偶酒後盥手后奉匜以前帝悅而
灑之自爾得幸久而憲聖知之幾欲賜朴
大璫王去爲力諫之曰娘娘尚以天下畀
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
也東朝雖少解然終不釋然謂王且使楊
氏寄汝家候駕回南内部舍而復之故后
暫居去爲家而去爲之子瑜自是得幸及
阜陵禮畢上歸舊東宮以便御視朝長秋

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
既上仙所幸宦官王德謙將詣于東朝憲
聖語曰乃翁舊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
德謙頗黠則奏之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
娘娘嬪御今大内人物如楊美人者亦不
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昇後宮繼進
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
人方帖伏甚於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非

輕憲聖稍解曰汝此言亦不爲無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僥和以爲娘娘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皆宜子淩潤鼓扇慈福遂以賜寧宗漸進爲婕妤時韓侂胄用事知王瑜之舊也瑜遂不得入内時曹氏亦得幸於上韓復左右之故后尤自抑勵讀書飾已挾數以御同達者一時故有賢稱韓無自窺之

今東宮遷入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間而韓侂胄與善下厚故得導達也然同時入者亦一二人惟韓后獨喜今儲宮因與内人馳逐總角皆髫髻人欲爲梳櫛者悉不可必得嫣嫣方結蓋當時后自爲束髮故也由此韓后鍾情遂決爲嗣同入者復出後聞繼莊文者亦在當時選中此寔天命也夫以雖因善下出入韓氏導達而致茍非其人者詎能致哉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爲上所眷者今長秋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録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媲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秋能挾數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間

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内人懷春而病事且嬪各設席以邀辇車欲决此舉二閤皆同日今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於夜曹不辭也逮旰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舐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

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使出之中貴所齎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石頼聚衆據之時抄虜游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之遂擒頼釘于車上將剮之已剸刃於股而色不變奇之好謂曰能降我以汝爲將頼怒目罵曰爺能死不降爺姓石名頼上釘橛更無移易也罕怒寸磔之罵不絕聲而死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喜之爲中舍特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閤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塤呈文采艷麗子山兀坐靜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殽問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是命題此賦果精衆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首選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

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犁然當心致片紙付入獄是日岳王薨于棘寺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賞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薨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靈傳在大理寺墻下順葬之北山之潛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檣于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筩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歛禮服也

朝野遺紀終

墨客揮犀

張相昇爲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顧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以朱腰金不如陛下爲孤寒也帝曰何爲也奏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爲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書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人於牓下擇壻曰臠婿其語蓋本諸袁

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不願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嘗有一新先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跡高門固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花瓣悉張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毘陵郡士人姓李家有女方十六歲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鶥高三尺許常鳴自呼其名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輙出以

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是石已如泥矣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群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糜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之最獷悍不爲群象所容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

便射之正中毋腹毋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墜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溪蜈蚣亦隨之蛇之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究其腹旁而出析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蝍蛆甘帶蝍蛆即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獨能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梁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或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乃邑之老書吏也曰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辯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寵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杜牧華淸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

雖工而多不入腔蓋以不能唱曲耳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輙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頥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

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爲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墨客揮犀 終

續墨客揮犀

說郛六 雜記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菴常過其間名

之曰捫虱菴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併集其家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雄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姥對爐而坐有一猫正臥其側家人指猫與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

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作木棚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護之不欲人之褻慢耶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歐陽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

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鳴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詩人信不謬也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乎生

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撲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何鬼敢爾命開戶移榻於中庭持刃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金色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發鑰故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汚其

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繫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

冤也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漁家以獮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釣布網者但至心默倒誦揭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群漁所仇乃越境而逝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

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夜藏飲食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李庭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惕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庭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就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于蛛網爲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草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王舜求云萵苣出咼國有毒百虫不近蛇虺過其下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唯生薑汁解之

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顙魚後食荆芥湯卽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食他魚亦宜禁之

續墨客揮犀　終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衙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庭臣無廻避禮後太祖每曰安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日歳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然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然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答上心憂懼溫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曰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霔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眞宗子卿王

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爲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

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公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眞宗出章疏先公曰

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鬍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撇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輒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辛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卽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

稷自重而上飮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愼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卽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强

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卽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卽位方鎭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鎭授以弓劒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鎭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鎭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

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眞欲我爲主耶方鎭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偃蹇方鎭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圮經歲不開家人一日語之文靖不答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

廣東老媼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媼懼失去以大釜煑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丸狀如水精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煑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

有仙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炬而入有落燼卽旋去之每旱必往祈禱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

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別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輙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過村寺老僧于道避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太宗卽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子永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各冠其父祖所封國曰王子公孫皇字惟皇子得稱焉時相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阻格

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曆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爲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宋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子爲丞方建明修定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曆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子請於朝宮

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子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曆修著其禁甚嚴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縹

黃金軸神宗時詔爲黃金梵策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報正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刋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閒見雜錄 終

山房隨筆

辛稼軒帥浙東時聊菴南軒任倉憲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諠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

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爲發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

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
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爲之
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邪
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率僚佐登多景樓
改之弊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爲
韻郎賦云功名有　易貧賤無交難自此
莫逆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嵬

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
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
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
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曾閱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方陸
樞密君實挽張鄂州世傑詩鄂州擁治景
炎祥興于海上擁兵南北岸一日忽大風

雨行止皆不利鄂州舟覆而薨翊早尋屍
棺斂焚島上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
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金天上我
關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此詩全
篇不傳忠誠義烈雖亡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窗江西人嘗爲龍翔
宮書記北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
正沉沉又聽換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

好衆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
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
語淚霑襟又宋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
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
前猶自買臙脂又　婦云數枷垂鬓別樣
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
捲珠簾看鵰鴿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
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龍姿儼若新

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佐君非魯河北
山東總舊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䮄詩自
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
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
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達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
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橋葉之留朝飛南

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
秘閣依舊公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
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
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
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
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
嶺修竹茂林群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
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祀郊祀

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輿封拜公孤之儀
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
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
龍惜未見全篇

文本心與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
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
飯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

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
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
昭君遠嫁胡蹀蹀一身歸故國區區千里
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羌曲嬾繫羅裙舞鷓
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
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為美談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

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撥欲娶之使人囑淼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甚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覔雕梁張悚然而出

遨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

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掃秋月有思致可采

天台陳剛中孚在爽端陽日當毋誕作大常引二章云綵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毋正今朝無地捧金焦奈煙水龍沙路遥碧天迢遞白雲何處急而蕭蕭萬里夢魂消待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疎雨寒燈斷魂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酹漫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時爲編修云

三山卓田字稼翁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吳鈎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爲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

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埒可碎鎚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鎚畀著（著王千戸名也）鎚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鎚之重唯人之勇匪鎚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鎚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鎭姦回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爲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怪之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傳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碓油種藝

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傳觀詩訖召坐曰子眞悟者耶卽命置飲食勞之耍之山澤之臞長往不返者顧崖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噱耳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衙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櫂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姆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焉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散之于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

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亨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拏死在瓜州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滑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探花王昂榜下擇婿時作催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涴天眞嫌怕太紅白留

取黛眉淺處共畫章臺春色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鬓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賂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

以詞餞別云鬓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棡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荊湖制司幹官雲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劄塡陳姓名檄入制幙既而並迎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詞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壓眉間所文飲聞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歎慨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詣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

江陵見之閫公秋壑俾充幙僚詵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侍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佳話矣

楊州瓊花天下秖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絶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强將鏡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獲之民奚啻億萬然生死存亡悲歡聚散豈無數存乎其間夫劉氏者吉之永豐人也問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在焉夫我不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寧於父母乎吾力雖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謂歡悲聚散者嗚呼不幸之幸莫大於斯

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之東平士王宥詩曰烈火俱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鷓鴣還有難北風鴻雁正離羣新詩送汝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春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

凍死秖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飮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寂寞開口强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砍殺○鵓鴣鴣鵓

鴣鴣帳房偏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棄這箇不是親丈夫辭意婉切諷之可傷此金沙潘武子文虎四禽言詞也少有儁才善賦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却布袴貧家能有

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換起醒三閭提葫蘆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屛金字尚煇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墻荊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照乎寧存玉

碎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提池雨產在官蛙木綿菴外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膂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竄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遂請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往爲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絶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秪任地死遂鎚數下而殂先是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

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
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
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
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揺撼
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人
謂宜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
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遣鄭虎
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

虎臣于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
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
答似道側坐于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
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于時似道衣服
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
其行李輜重令被寄其處待命放回日就
取之夫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
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惱
鄭即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
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
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
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于
虎臣嗚呼秪此四句然亦激之惆無往不
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
嶺西游人誰敢問蘇隄髣將覆餗不回首

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
惟有客留題算來秪是孤山耐依舊梅花
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壑賜第
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往來此
地有游騎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爲所羅織
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世變而凌夷矣

蔣子正撰字平仲

山房隨筆終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矣與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害先是此郡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于太守何季恭之

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郡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廳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

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闘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霅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

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憚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

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于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艱厄而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

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欵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呂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恙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曰與婦共事

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詬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令伏地

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嘿咽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給我耶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

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絕群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眞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卽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于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呼識去就知

廉耻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于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寧不有愧於心耶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嫁郡士張珦建炎己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彌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

助虐者多矣徐氏恥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周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頴悟廣顙豐頤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天聖以來太宗諸子獨元儼存仁宗眷寵尤異儼好坐木馬遇飢則下其上飲食仍奏樂于前或終日在上酣飲慶曆四年封燕王時富鄭公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首策曰北

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燕王威望著于北虜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兒啼即止每牽馬牛渡河旅拒以進必曰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虜主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虜以爲重今王之薨必以朝廷爲輕矣

余每見世情炎凉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憮然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

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京城闤闠之區竊盜極多蹤跡詭秘未易根緝趙師睪尚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鬨傳京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即我來也亟送獄鞫勘乃畧

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爲賊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于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侮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

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甕寘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籮貯衣裳橋下洗濯潛掇甕入籮覆以衣舁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暑出四更盡即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我不復來汝失囚

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却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桎梏之甫旦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于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睪撫按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從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

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宋沈俶撰

諸史　終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背橫出半河上立浮
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
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輙怒氣遽息若不泛
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
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
奇奉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
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
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

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
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
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
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
出之時因歲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
物遇之卽爲火惟眞瑠璃器可貯之中山

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
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
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
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
入水藻荇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
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
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眞決之數日後李

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
呈其牓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
升廳懷中出一檟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
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
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
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
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
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

曰平生遵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巳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唱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閽者云我勾人至矣以楨付閽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搢笏攀緣以入足趺顚於限下閽

吏導李至第二重閽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挾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恠無公吏輩有聲喏於

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僴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裀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

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而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即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巳至是夜五鼓不食

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播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黙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

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弝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弝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過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甃爲寺居親舊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殽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答蚤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

有菴血屬在焉其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即日命舟以往虜巳去僧曰事巳小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置其孥於菴中僧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翊日聽覺時日巳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

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
應曰今行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
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
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
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
自引決則曰今幸尚早若至昏夜恐官不
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
沉焉時内翰汪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

者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
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
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
内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
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
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
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敕易度牒爲尼
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縱其死使皆備

受條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於建昌教官省元劉溥
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
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备埽其說如何曰予
不及見也尚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
於無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
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
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於二

千人方能推之於水正決時亦能遏水勢
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於深淵耳
此甚爲無益爲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
幸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
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之衙宇
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
之大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
利便也又有紋藤爲繩緻結竹篾筏木柵

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卽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埽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卽底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扼力與石鬭晝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於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宦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龔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逈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

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縱可强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

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
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
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
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
能作人間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
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
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
物於人間爲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

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
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
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
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
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
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即製冥衣男冠帶
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

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
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
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則二
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
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閑教訓男
即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
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既
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婿謁外舅也

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
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
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
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
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
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
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款

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

以酒相飮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飮食牛畜絲

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出令吾兄弟皆休官

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

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没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徙三京怗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昨夢錄終

三朝野史

宋康與之撰 字叔聞號退軒老人箕山人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

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矣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于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遠

自恃册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汚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寘祀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册立濟王爲帝事敗濟王遇鴆而死丙壬各梟其首欲屠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少耐隱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蓉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値管軍官營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刼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妄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覩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强庭無留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

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墻偷人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墻摟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潜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

生花栁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揺紅配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旣幸免決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帥閫趙以夫過衢州訪祕書徐霖相見後覿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嫠

緯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淸叟爲執綏官玉音問曰猫兒捕鼠如何淸叟急機荅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宗本命屬鼠一時荅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登拜郊臺精神康徤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畧恢荅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

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閫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己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聞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大兵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

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群從尚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秦之聖躬今天子孤惸之沖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

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開閫淮東爲國宣勞似道闖帥兩淮效父之故智闖才有餘相才不足自當軸以來收畜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金銀貨泉用譚玉辨驗以元老之尊唇就與賊娼潘稱心薿卵貪財好色一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與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亡宋亦以主幼而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

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殺此造物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

後鳳樓空倚笻曾向錢塘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頂陳易簀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晋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瞻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厚上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爲邪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

其文自好

丙子三宮趣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僕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趑趄不行人箠以棍棒三下登舟餧其得粥飲一桶無匙箸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授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留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咨死遜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尤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終其身尚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北人有詩云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

兩得之義似漢王侯齒曰忠如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草木知未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緇夢裏功名忝一炊鐘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雨得裹遺尸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不從彭曰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爲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無恙眞西蜀根本也

三朝野史 終

鐵圍山叢談　說畧十二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爲兖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之祥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既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於周曆矣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

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刃刺丐者死遺其刃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卽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攜

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内侍取吾鞘來小内侍惟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政和初聞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蘄黄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

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懼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始講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是日方樂作行事而日為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繇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于外庭蓋自淵聖始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持刀坐黄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坌不避也水浸城者餘數

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彼免其後虜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圮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

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大槪故

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内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爲鬬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犬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吾獨惡之未幾犬戎寒盟豈亦逼迫之兆乎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遂爲西羌敗我

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旣素重温公之賢終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語温公遂獲免嗚呼龐公其眞可上接古人千載之風矣

王舒公介甫熙寧末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何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屈指曰獨兒子也蓋獨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卽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

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寂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愕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欲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共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

于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即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人爲

痛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齎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邁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餘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某所寓三琴宵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莫哭久之女奴始甦翊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使人自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爲魑鬼所侮

維陽大內與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雩祀謝見上帝而歸是後至宣

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藁或大於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宮奚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内而出即有衞從繽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

帝王狀貌聞尚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卧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

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貌在睢陽以鏹二十萬齎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廝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手器之怒叱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篚而棄諸汴流翊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輙復又倍會不浹旬乃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已用錢易之即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據以爲恠乎始猶覬神之有職而令悛革今數日恠益出是神之不職爾罔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得矣顧從者盡揩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改塑由是恠不復作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半也徽廟一日訪得之

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秘爾徽廟命匠者標軸成全圖招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太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熈朝盛事

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
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
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
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
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路神諸帖真奇
絕蓋亦爲多焉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
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
爲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烈

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
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
謝稚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寶當時所筆又
加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
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
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
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
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闕

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玆睹矣
每令人短氣耳 凡好尚世因爲之貨賂
亦爲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
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
鼎欵識曰王命尸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
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
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

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
獲古鼎器梁 之遴好古愛奇在荆楚聚
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
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
來寖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
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
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
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

甗鐘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
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
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
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
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
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
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
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

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
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
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
有得一器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
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獨
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
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
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

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
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
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
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
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諸左右知其
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
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
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

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
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
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剏立
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諸閣
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
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
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
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

入虜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瓿鴈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滋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宵之不然廢其教矣曰且

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于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爲醉髡攔胷腹拖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收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宣和歲巳亥夏都邑大水幾月入城闉高至五七丈久之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士忽見於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旁侍惠岸木乂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論狀莫識何人也萬衆咸睹迨夕而沒白

衣者疑爲龍神之徒爲僧伽所降伏之意聞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寔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又于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下無由知是日上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

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
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畏
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邪時上下聞此皆
失措震恐捕于觀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
亟治之且覘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手
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吾教何爾聽
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
諸炮烙詢其誰何畧不一言亦無痛楚狀

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沖妙世號
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
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
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爲罷
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爲何人付獄盡之
嗚呼浮圖實有人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
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
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
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
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
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
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
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
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
厮治殽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

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黑黑不辨眉
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嬲韓生
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爲
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
卽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
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
盡如秋天晴夜月色瀲灩秋毫皆睹衆乃
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

鑑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内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遍歷内中諸司大駭懼經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内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

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眞廟朝物也玻瓈母諸璫以意用火煅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錫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大爇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

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穴而以青絲貫之佩于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始也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必擕其寶鐺以往反自國初迨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寶一鐵鐺爾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日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鐺者投以水頃輒已

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粤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鬱林守爲吾言甞見福淸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踪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墻罅果爲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又嶠

嶺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延行井幹墻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輙生擣塗焉痛立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强且大也然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不知者如此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於是有於牕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牕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佑陵以仁經惠天下肯卽上清寶籙宮之前

新作兩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苦右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内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上之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奉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葢世世懼行毒者讎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謂神仙也既據方修治得其全卽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濟元元毋煩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群醫師驗其方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爾當是時尤子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南來用是藥嘗救兩人食葫蔓草毒得不死葢不可不書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汚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再

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
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
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
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甞造毒處
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
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
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
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爲不知蜀有兩
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
中淮水暴漲而汴口牆舟不能進一日昧
爽小龍者出運綱之舟尾有柂工之婦不
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柁而上婦
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
口官私舟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
數十百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爲賑邮

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
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
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
中不動大漕遂擕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
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
輙躍出匳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釂於是天
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爲親加封識焉
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

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
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觀末魯
公謫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迓
魯公然小龍所隷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
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
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
是家人大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
命至復加六字毛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

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下江陵憩渚宮之沙頭一倉官廨舍纔弛檐則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潸下且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訝詢其故吾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

收淚而笑

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譟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邃村號錄含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七尺癡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鵝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穴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

過則諸鳥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眞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爲信

宋蔡絛撰

鐵圍山叢談 終

孔氏雜說　　說郛十三　雜記十三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杲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宇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為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字李翱父名楚金故其所為文皆以今為茲韓愈作諱辯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

晉曹志者植子也奏議武帝云榦植不强不諱植字三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名也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我端蓍是也北狄可以為獯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于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為謨馬融曰戛擊鳴球載於虞謨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為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匄不止于自乞也與人亦可稱匄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繒匄諸宮人注匄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脉也視物皆

可以爲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焉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弊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弊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嵇康皆號臥龍孔融薦禰衡云

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獎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汝南平輿(音預)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玭與兄承恩人號轅門二龍陰輿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象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比君德矣

父命得爲敕後漢樊重樊務諸子從敕是也叔可稱大人疎受對疎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稱大人前漢淮陽獻王傳張博云王遇大人亦解後漢范滂就獄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

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援釃酒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萬壽潘岳閒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

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鴞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史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劒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邛令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掌成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拱笑咏謝鯤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

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攄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註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晉史潘京

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邪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負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尅江陵負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蘊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耳史氏以爲蹉跌吾以爲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夭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

達可比衛玠而季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鑒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鑒之不可憑也

佛果何如以舍身爲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侯景之禍以莊嚴爲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于倪唐以持誦爲獲報則周嵩事佛精進王敦害之臨刑猶如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

佛出於西胡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晉人諸君子甚好于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靈運繙經臺今尚存焉唐傅奕謂佛入中國孅兒丏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姚元崇治令其說亦甚詳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休屠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卽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其感有天助焉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爲佛於是遣使天竺國圖其形像楚王英始信其術齋戒祭祀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域傳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

之屬皆故塞種塞先得反捐毒卽身毒天竺也後漢襄楷傳注浮屠卽佛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按後漢西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多赤足此卑濕暑熱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流落不耦注流謂遲留落謂墜落據出處流字合作留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他官切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記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

氏鄉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郭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作聖賢群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楊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傳鄭子眞名樸嚴君平名尊出前史王貢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辛

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研或曰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子疏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弟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齊隋婦人施羃䍦全身彰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爲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輿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檐子矣唐志載咸亨中勑云多著帷帽遂棄羃䍦曾不乘車別坐檐子

謂人爲明公閤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爲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謂侃爲仁公明府亦可謂

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常手自細寫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今之吏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常擊漏鐘

令公家文字用仰字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俗所謂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𦍒氏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巳有此語龎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日時也

工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肅傳太極巳前功夫尚大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巳有此語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

俗所謂日許者爾許也聲之訛也啓顏錄詠短人云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俗呼抽替南史殷淑儀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斃帝思見之遂爲抽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前鮑宣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巳持時如今報時是巳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俗呼牝馬爲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謂歲課駒犢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蓋如是耳

孔氏雜說終

平仲撰 字毅父 臨江人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四方終不得瘳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　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為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卽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卽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閒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宰輔也外具九竅卽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瘳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

今却歸島上俄化為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竝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

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剸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

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

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勑

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勑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祕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閽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閽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

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閽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

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借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定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

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氏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巳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卽趙州富人薛氏女也性淫佚修巳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巳出其犬突入室內欲齧修巳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齧我犬卽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巳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內同寢修巳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巳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賛半年其犬忽突入賛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赶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

攜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賛家以告賛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賛患

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賛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卽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

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劔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旣入拜母後令羣盜殺其薛賛家屬唯留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李隱撰　守秘書省校書郎

瀟湘錄　終

三水小牘　　說郛十五　雜記十五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悸旣寤而汗霑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瞋目謂我曰雖遼骨梗國世與韓爲讎吾欲討之而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

其請矣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壖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崔公爲所執也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啓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祏也

江行舟中宴群帥命左右以金鹽酌江水至忽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鹽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陸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後方調授汝州郟城令時乾符丁酉歲也是秋王仙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郟城存微服將遁爲賊所虜其酋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紿之曰某庖人也乃令溲煎油作䭔䭔者移時不成賊酋怒曰這漢謾語把劒來存惶急撮麪兩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世業業衆大笑釋之時縣尉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爲所掠將妻之崔氏大詬曰我公卿家女爲士子妻死乃緣命豈可受草賊汙辱賊怒刳其心而食見者無不灑涕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覿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豔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半地怪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泰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裹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宮晝祀典歷數世矣咸通末余調補縣印吏

寶尸審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禎於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覿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惝怳不寐若爲陰靈所中其僕來告余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余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余

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嶽鎮愛
女疆場明祇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
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
事敢不嚴恭豈謂反生不勝酰斝之餘至
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邪
抑果其請邪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
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
降鑒而使神祇雪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

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
動雲軿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閽一叫必
貽幃箔不修之責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
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孫
也諸兄皆貢士有聲於名場夫人氣韻恬
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文章盛飾則芙蕖
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婉靜之

法剪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媚黨猇爲淑
女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贄移天于殷門故
秘省校書保聏遐搆遐搆兄余寮壻也愛
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蒸蒸劬勞無怠廣
明庚子歲妖纏黃道爨啓白丁關輔烽飛
輦轂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于鯨鯢
腹中郎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
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于蘭陵里蕭氏池

臺地隣五門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群凶
霧合秘校遂爲所俘賊酋覩夫人之麗將
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
移誘說萬辭但瞋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
賊酋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
取齋粉於一劍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
我生於公鄉高門爲士君子正室琴瑟叶
奏鳳凰和鳴從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

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織包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既去秘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秘校擗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投濬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夫實士女之醜行至於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渤

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辛丑歲遐搆兄出自雍話茲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月朔日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杯棬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方霽覩行潦之內蝦蟹甚衆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余以爲非吉徵也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廸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鷹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入蜀自茲諸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許州長葛令嚴郜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常畜退心咸通中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

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疏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于道左繚繞諸女塵坌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

地色變不能言鬟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齋酒殺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坐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遂服玩設禮筵于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皇甫枚撰 字遵美 安定人

三水小牘 終

談藪

說郛十六 雜記十六

王公袞字吉老宣子尚書之第先塋在會稽西山爲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袞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袞憤甚奚泗受杖詣公袞謝罪公袞呼前勞以酒拔劍斬之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爲侍郎奏乞以己官贖罪詔給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鐫一秩當時公袞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袞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驗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皆其很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添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撅禪人多許之

沈詹事特　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旣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錢處和參政好餌鼠爲侍從居臨安每日食罷輒以大盆貯餘饌三擊盆則群鼠累累然來食訖乃去以爲常洎遷政府鼠復至以其相距差近不怯也已而帥越帥閩繼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乃不見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以内難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帛焉主人受帛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群妾盆出素粧靚態鉛色粉光不與平日讓浪笑語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守時已鰥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留款亦出家姬侑觴宣子謂

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
倒

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爲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美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黙然希孟一日在娼所忽起歸興遂不告而行娼追送江滸泣涕戀戀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於我心付與旁人呵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眞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兩句咏其名炊餅擔頭挑取去白衣鋪上喝將來聞者笑倒伯益又嘗寫眞衣皁道服躡僧鞋希孟贊之曰禪鞋俗人鬍鬚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尚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待制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歟

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戸部侍郎尹京會之
殂詠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
二子復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
德老覩文亦厲氏壻碩人從父妹也憐其
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
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絜
花竹蓊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
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

相悔羡世態吞復不可料如此方詠盛時
鄉里奔走承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
斯不然詠銜怒帥越時德斯爲里正詠風
邑官誚治百端冀其祈已竟不屈會之甫
殂乃遣介致書于詠啓封乃樹倒胡孫散
賦一篇洎新州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
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擬禍復何疑八
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詩

憤極然無如之何
韓侂冑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畫船花
輿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宴於南園
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
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汝
名能詩可詠卽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
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
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

未幾禍作
樓叔韶鏞初入太學與同窗友厚善休日
友謂叔韶寂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
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不可言
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
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
舟沿葦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
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

草楚楚然友欵于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欵接都不見過何也揖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欵語十刻許僧忽回顧日影下庭西笑曰日旰二君餒乎便起推西邊小戸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貝皆珍奇喚侍童進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

器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横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在耳縱望久之僧取麈尾敲闌干數聲俄聍小畫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皆佼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譁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惝恍

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暫起掣友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巳艾僧復引客至小閤中臥具皆備曰姑憇此遂去壁外即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彷徨不寐起如厠一童執燭密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展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

齁齁而巳將曉僧巳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邃巧簾幕蔽滿庭下奇花咸開香氣蓊勃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巳迷不能憶治具食則器用張陳一新食品加精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别由他徑絕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答亦許尋舊遊而樓用他故亟

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諧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况
在洛乘閒與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
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
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於上流
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
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
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

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
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願
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
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
流人顧况聞而和之既達聖聽遣出禁內
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况所和即前四句
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

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
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
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紅葉自
御溝出上有題詩曰與盧渥詩同其四玉溪編
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
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鬱心中
事搦管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
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

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則本只
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御
溝流紅葉記最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
其名爲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
淸眞樂府兩用之歸花遊云信流去想一
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醜詠落花云飄流處
莫趁潮汐恐斷水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
換骨之妙極矣淸眞名邦彥字美成徽宗

時爲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等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笥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並出人家遭此者皆圻裂傾陷屋宇然析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爲長梗入山刺地有板處鐵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沉香者滄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其地有朱池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諫之詩云貧賤

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秖爲歸來說故妻束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糢糊

漁溪云黄在鈞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峯馬上遥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爲地震馭者云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弄每群呼跳浪而至扳緣頭

目會頂手足袞成毛毯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夜宿民家犬爲虎銜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芘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䴏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着處必生蟲則徧身瘡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

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邑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鐍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窻下光燁燁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欲進復却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物仆牀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伺而警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李㞐破壁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揃賴及家人鞫問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爲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淡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

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却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謂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奇方以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此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觜膽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鈐本殿前司健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與孫善者薦其能光宗時在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閤久

病瘧遇熱作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餌之其附熱愈甚招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

方力減於此故三服乃效今却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疼特甚醫以爲脚氣孫聞之曰吾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煑六分頓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特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爲效易矣其

伎大畧如此奇驗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龍求嬰兒爲嗣不數日輙死又求之數年内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毋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劾治具得其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嗣實爲藥資棻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兀术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术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术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术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术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术也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墻似可越被酒試踰以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氊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遊亭上競舉氊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个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群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婦貯以巨篋舁而縋之墻外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强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圃也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蕃

冦安西奏乞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王護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不空云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鼓角大鳴蕃冦奔潰斯須城上天王見形謹圖形上進因勑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佛寺亦別院安置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賊燒底賊著底賊喫底賊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著底是草鞋喫底是鹽又云慈谿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蹤迹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胡孫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胡孫由天窻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霸頭茶坊有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悚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姦盜之魁也適飲水

時以兩手捧盂蓋度其廣狹作僞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盃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是得之

建寧臨作院鄭江三衙吏也以棘寺推司

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遣御劄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著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此事得於老吏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强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曆密院劄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學不容於時胡閎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究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談藪　宋龐元英撰

清尊錄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即見形如平生敘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月乃復來慍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恠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

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家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旣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捽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搥蹋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禁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

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驚暴忿怒取抹草刀剌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與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覿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旣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柩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

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厲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讙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妹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妒悍自銜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輙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價邪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

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且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

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赧面搖手曰不可尼媼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儻泰之辦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殽俟之晡時

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搴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因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釂卮即自持酒酹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

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即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

于官夫愕眙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貨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

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墻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睏欲歸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媼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媼媼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刼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

氏父早死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媼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爲之別室女所齎甚厚太半爲生費所餘與媼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媼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嘅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

予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强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

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鄰里笑矣惟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鄰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

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視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

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

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葬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

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覘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

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螫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瞷其

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遇帳下譖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場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邪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既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

吉殆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

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蘊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

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

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有爲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清尊錄終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冢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冦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欵識皆三代物冢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幞頭婦人則假紒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前冠服已嘗如此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稅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密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僑棘闈無巳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牓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牓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于舒然至今未第也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眞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愬空有遊魂徧九州秦相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媼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覩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

天忽晝暝覿面不相覩其婦瞎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惵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治平丁未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有徇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

燕瞥然自外飛入徃著于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眞娘子也偶至此非爲君崇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徃求觀入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如是恭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三凶焰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詣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於柱熾炭圍繞醯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徧體生

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宗左藏覍嘗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墻角有古冢因治地及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壘石爲藏棺中朽骨一具無他物而棺之側斲石爲乳婢抱哺一嬰兒不知其何爲也

向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婦以爲其夫也迎而呼

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
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
冠以自別異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
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鬣所至觀者如堵
自云其婦孿生此二子生而有髭亦不知
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醜亂華蓋
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製尖鞾頭極長銳云便於鐙
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頭又爲短鞭僅存
其半謂之沒下稍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
下所戕死于江上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
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
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
筆樓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
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撚出之率以
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
贈一衲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
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
菴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
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
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
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

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
過前即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
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
途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
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
可見甓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
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
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

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
或曰此非佐也劉有氣壯盛足以翕附於
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
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類也

宋陸偉撰

豚車志 終

話腴　　說畧十九 雜記 十九

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
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却殘星
趕却月國史潤飾之云未離海嶠千山黑
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不如元作
眞西山鎭溫陵有海寇猖獗令正將王大
受將卒五百擒獲其趙某等三渠魁及從
賊百餘輩大受歸傷重而沒趙宗子也始

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引諸
囚入教場縛二渠魁於中揜其心令諸軍
射箭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撾次第而畢
惟置趙於傍觀之次陵遲二渠魁且以心
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
女以良壻賞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爲趙
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問之趙稱宗室不
絕西山曰宗室爲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

以王法決交脊二百而死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悲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乃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菱芡皆水物也胡為菱寒而芡煖蓋菱花開必背日芡花開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者必殺人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雙仁而

殺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蓋既沙爛則不能蘊蓄而生蟲及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有則若可窮矣

馬友犯長沙向薌林拒之不敵而潰過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薌林愛妾妾聞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卽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卽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忽語輿卒欲少止群卒乃弛轎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賊相顧不發薌林亦悠然而去

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畧曰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

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又曰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蓋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厚幣者進願定規於至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幽燕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未幾虜渝盟河南復陷後六十年得虜之南遷錄見當時諸會議論銳意為取

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吾歸兵於平地吾保河南則江必虛若吾不守河南則是彼嘗見歸吾自棄置遺民當自歸曲於吾矣虜謀若此鄂武穆之料敵信不妄云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閤就灑翰于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鄰里太學生旣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意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于扇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征數十人持兵仗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聞詩名巳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群名御愛檜然橫礙殿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爲瑞

諸葛武侯薦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巳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益德竝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旣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羽之心深沉大畧可涯涘邪當其兵數敗衂時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之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邑而武侯獨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

端平甲午七月八日我師𢖍復彭城麾下洪福得亡金人手抄詩余於其中得一二篇迺知河朔幽燕渾厚之氣至此散矣因錄于後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西木兩睽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忘不相顧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奠千古空傳五綵衣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壑欲誰歸自注云珞琭子曰東金西木定生

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政爲此爾梁仲經哀遼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夜半群胡登雉堞十萬人家靡孑遺馬跡殷染夾冠血珠玉盈車宮殿焚娟娟少女嬪嬙輩路逢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聞我今來作遼陽客入境臨風弔冤魄遼水無聲遼地空蕭蕭暮雨天垂泣青綾慣聽直承明偏裝縵胡不稱情見說豺狼當

路立白憐烏鵲遶枝驚安邊計策無何有憂國形骸太瘦生何日凱還思舊職不才猶可薦咸英史舜元哀王旦一首云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把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將將軍之起本儒臣緯武經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射戟牙驚六軍憶昔同時初上疏明日東華聽宣諭我從金轂東巡邏公總干戈練

征戍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練衣出郊雖頓戰壇帳泠河未肯休將軍盡出兵如水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棄甲十萬人亂轍靡旗三百里金甲煌煌金印光詔書命我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叛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爲群犬獲胷中氣憤爆雷聲頷下鬚張蝟毛磔將軍雖死尚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

昔聞陝右段忠烈今見常山顏杲卿棟折榱崩人短氣平生見切同年義試歌慷慨一篇詞定洒英雄千古淚王曰者昆陽守王子明也余於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亡國之本也於哀遜東哀王口篇著其敗亡之迹以見天道之好還也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獻闕下高廟雅愛之晝爲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月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爲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焉一卉之微香色稍異能動至尊入品題且昌其上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差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酣不理若與世遠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强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艇於禍穽哉可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曲帥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勞傷撫殘之餘軍正以將叔敗告

謂當伏誅不免委諸法旣誅矣端乃成服
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
叔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又方秦
丞相殺諸公時趙公鼎斃於謫所有名士
大夫遣祭於道間秦聞而索之將羅織以
罪而其文止敘年月日具位姓名致祭于
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饗而已秦竟不得
而罪焉

建炎樞密聶昌臨川人也上庠釋褐出身
元名山御筆改今名朝廷令往河北割地
粘罕令撤傘而後見昌云彼此皆王臣也
平交耳安有撤傘之禮竟不從粘罕亦莫
之屈當時河北百姓不肯割土昌因與虜
爭死之謚榮愍

明之慈谿縣西北有慶安寺寺前有古松
夾道綿亘數里望之如蒼雲其一最巨而
奇蜿蜒若龍飛偃如蓋臨池之上寺後有
泉出於深谷僧以巨竹連筒引行數里支
分于松下石池溢入千溪舒龍圖亶有詩
云門前屏障遶潺湲付與林僧夜定還松
蓋作雲遮十里竹龍行而出千山白公香
火蓮開後謝氏池塘草夢間我亦鳳凰臺
上客箇閒却笑未能閒其後邑長沈時升
有造舟之役睥睨茲松將斤焉里士馮文

學覘作詩以遺沈賴以不伐松因詩而壽
焉詩曰寒松一幹老蒼蒼古寺門前歲月
長匠伯偶圖舟楫利禪翁方患斧斤傷得
全此日同齊　勿翦他年比召棠可但與
君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

寫照非畫物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也
夫帝堯秀眉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
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

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厄父如蒙魌陽虎亦如蒙魌竇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狼抗若此者寫之似足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儻筆無行吟澤畔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是矣儻不能筆其風騷沖澹之趣忠義傑

特之氣峻潔葆麗之姿奇僻贍博之學離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

臨川藏一居士陳郁仲文撰

話腴終

朝野僉載　說郛二十　雜記二十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

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右拾遺　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食之良弼食盡一盤放歸朝廷耻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爲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郛彥高却鎖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徵發者於

小窻內接入賊既乘城四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闗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而陷没刺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

獨自戰甲仗縂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衝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籠頭䡾呼角切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亦爲鳳曬翅等以椽闗手足而轉之並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剎殿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

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橛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甎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雞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薄餅濶丈餘裹餤麤如庭柱盤作酒盌行巡自爲金

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屈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碓斬膾磑轢蒜韲唱夜叉歌師子舞瓚明日復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要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骰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妳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却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賣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徧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閤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慚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慚却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唐縣主簿

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

周大足年中秦州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不見於梁上暗處有一大鳥銜門去或云羅刹魅也

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常著吉莫靴

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曆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釁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陳（作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

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禍於天乎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殿璧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虐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華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欃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宅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遁以告縣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録事奏奉勑杖一百而死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憬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尉盧崇道姦没入掖庭

唐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

漢發兵用符及唐初爲銀兎符以兎子爲符瑞又以鯉魚爲符瑞爲銅魚符以佩之至爲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妻生子名曰會日中無影焉年七十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即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郴吉驗影不虛也

唐張鷟撰

朝野僉載

古杭雜記　　　　說郛二十一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

天目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書

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禧韓侂胄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學有詩云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秦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于壁曰白塔

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秪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課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

陰閒將梅帶細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流淚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䶭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

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祓字彥章潭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部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

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義歟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

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四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難溪未遇傳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龐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毁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爲精製其第四百二

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爲幙幙之傍置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寒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禱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爲題化之端斂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

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
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
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
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
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訛
傳謂以汚穢之物祭之其實乃少牢也其
文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

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緣傳若此豈朝廷
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爲佛事必請親
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
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請者曰
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每舉法
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
人競觀之以爲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
癸酉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
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
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之
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
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
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即隨
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

賈丞檄往他郡歸謁于宰始知之終不復
入丞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
流落及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
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
葬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爲競有累至
數丈者装祭之日以至擠死數人送葬者
値水潦不問貴官没及腰膝不得自便雖
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北兵渡江

似道潰師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以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爲三不吠之犬

温陵呂中作國史要畧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

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壞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李有 撰

古杭雜記 終

家齋筆談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史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

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温公陝人閒死爲誌

其墓故世知野者尤多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輩勵之與指嵩少爲仕途捷徑者異也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門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旣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

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証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旣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畧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下數石而

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牓曰西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

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僞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

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坐上翊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侍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圊忽仆于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誌其墓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乃聞有此明眼人乎過則處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復以木倣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以故不能廢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粧飾甚嚴謂之十姨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丘蚓爲百合麥之壞爲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

有所向若蚯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蚯蚓在上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眞精之極因緣而有卽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此今雞伏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爲蛾蓋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眞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鎭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特養大槩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穎州僧正顒世號顒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顒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鎖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

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顒卽告之曰吾先爲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大雹戲乎卽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顒曰此非我能爲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謁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邀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

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礬銅酒器其首爲

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徃歲行山間使童子操杖以從殆以爲觀爾未必眞須此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兒子輩環側輙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中爲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

諺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丏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之耶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者老相傳自

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驎之子驥其字也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囷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

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裂石闊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壇福地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百餘步其言甚誇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

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意當有爲不止爲洞言也

宋鄭景璧撰

蒙齋筆談終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
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
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
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秋即成眞
珠矣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
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

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鯁也後
見孫眞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
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
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
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
即差亦嘗試之甚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
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

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
最難研先置壁罅中半日許入鉢乃不粘
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
置鉢中尤易末爾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
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
以名焉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

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鵝兒唼
啑雌黃觜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
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
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
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
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俟宰臣奏事畢

齊至香桉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下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說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卽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爲此爾

司馬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

避暑熱故蜀公作高菴以爲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

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群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幙損弊者萬數欲毁棄詔令煑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爲旗幟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已上紫褶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已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禪爲絅〔音〕引急也帛爲褶褶袷也鄭云禪爲絅有衣裳而裏者也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緩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纘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制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八人其八人武冠絳韝一人緗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音横〕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喤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涖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

蓋亦引喤之比也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曰莊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滿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前種花柳今殿庭惟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

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粥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顔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北虜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

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畧曰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燭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原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証據差非風聞妨賢敗類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何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隅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覩自昔文集未嘗有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史記趙同漢書同作談蓋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爲是也

文昌雜錄終

就日錄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簭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浮虛夢揚沉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銜髮夢飛將雨夢水

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耶抑將冥冥遂至於死耶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泰伯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貨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心溺乎如夏月露臥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月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乎昔學力讀者當察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爲人臣者勉之以忠爲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殢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二元九氣或

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死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爲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

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焉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而達人前不可

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爲鬼神所制況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糊口之道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爲貴一以爲賤轉爲之惑以事求用於神彼以幽沉之後尸其享祭焉敢以無作有以曲爲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行未有詢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

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妄心求彼卽彼得以肆欺於其間也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皆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者爲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爲海鰌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爲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寘正一經云

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而爲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必待于月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於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汐浙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二山曰龕曰赭夾岸

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狹勢逼如涌而爲濤姚令威叢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斂潰溶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浙江南自簝風北自嘉興夾山而水闊下有沙潭（徒旱切）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雲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

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衆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爲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爲濤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分大小理亦近似而云地浮於水其理間斷不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乘地而元氣升降竇叔蒙之論濤符于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

坎卦爲用故易說卦坎爲水爲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爲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爲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

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甞恠世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窻百記云世旣是妄人死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

具酒殽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甞原其本初恐瘞錢爲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爲通議

夷堅志載眞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籙于世亦是運自巳精神眞氣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巳神靈氣淸心正之人鬼神亦自畏之况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爲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馘除之實於助國行化不爲無補猶於自己積功立行可以超登仙列今也不

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假此以苟衣食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仍呼神叱鬼又且召役獄帝城隍且獄帝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役僕隷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尚不伏使令不知汝有何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守况獄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作爲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於雷震則死

墮於風刀幽沉是誰之過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爲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爲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爲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此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未亡也憑籍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爲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爲非父兄以內有所主及恃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

於掣肘或恐玷己遂爲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有人皆指而目之爺健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成疾又增利貸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者若或父亡而母存其爲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顧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

有不忍者攜歸奉養則往彼爭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反爲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贍給則與訟索分亦自有此等人資給以導其爲訟既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巳空虛連及妻室姊妹覔人蓄養作僞親戚出入閨門分甘忍恥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饑所困初似羞澁終則願爲閒有妻輩家以力奪

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或與所事者厚愛從彼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以何等蟲處之矣

就日錄 終

碧湖雜記　　說郛二十五　雜記二十五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餮爲是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丘

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元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卽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于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

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于春又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

然
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兆漁陽之變耳余閱東都宣政閣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眞軒軒內有玉華閣即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

帝君妃爲九華玉眞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于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群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于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與酒酬添逸興玉眞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

暉恩許塵凡到綺闈云云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眞軒內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已而登閣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咳唾至令人臣縱步褻飲于其間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然其他日之禍殆甚于天寶之季此可爲萬世君臣之戒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嘗作柴桑令與淵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爲撫州參軍淵明呼爲周掾亦隱於柴桑號潯陽三隱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爲諸君鼓龍胡山谷親書此帖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壽中凉州羌寇反抄三輔延及

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須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獲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爲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相語也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

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卭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卭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

今樂府有蘭陵王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一名孝瓘爲蘭陵王邙山之戰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因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碧湖雜記終

神廟熙寧間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勲臂之後有福者尚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大父寶閣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群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啓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

熟視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翊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向奉詔選勲臂之後尚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求聖親見之事乞賜召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巳時候内侍宣押入内至一小殿殿内皆宮嬪兩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玉立於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内一般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内宮人傳旨錢某可尚慶壽公主曹詩可尚承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襲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會見捋光玉背曰錢郎好

女壻上云是箇享福節度使左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内樂聲漸遠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飲罷内侍復引至宮門各以仗下御馬一疋崇政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翊之宣槃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却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贊穆下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

降後三日、貴主同副車詣景靈宮、及入內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晝堂毋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詔從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殿上稱賀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未得子爲念、爲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

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既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艶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

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幸齋香燭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賓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玉云、得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箇有福節度

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九

賢穆有荊雍大長公主牌印、金鑄也、金鞍勒瑪瑙鞭、金撮角紅藤下馬杌子、聞國初貴主乘馬、元祐後不鑄印、無乘馬儀物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于公、屢微諷

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玉鉤垂下簾旌凉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横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詞極醜詆今不錄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酔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勑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

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
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
者應之畧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
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
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
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
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
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

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翊日問學士夜
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
便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
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
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
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凉一

村人自外人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
書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
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叢焉
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至
長沙呂乘閒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
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
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且喜天

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
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
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
董德之太尉率衆作大方石板蓋井口止
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
中叫云你幾箇怕壞了活人我幾箇幾時
能勾託生觀此不可謂無鬼也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
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
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
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繫袍
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
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
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
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留椅

子上米乃顧朶殿云皇帝叫内侍要唾盂
閤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
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
第一龜山須還他晏卿佛牌爲第一米曰
恁地時龜山却且做第二米有孔子贊曰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
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

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
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
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
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
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
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
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
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

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
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
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
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屙屎刺撒處
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胷中有萬
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
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
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

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
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

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形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

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公實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

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
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揚州立
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
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
廷推賞一次輕於一次賀正色云只爲邊
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詞聞者稱服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
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

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
昨夜燒燈夜讌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
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齏煑飯時否學
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
喫齏煑飯是爲甚底
元豐間宋閤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
相法如何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
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

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又
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
貴不用則賤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
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
後有一達官効顰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
之鍾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
所鑄九鼎初成也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痁疾
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
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
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
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
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
雖埋骨於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
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

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
聖懷況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
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
冤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悲切之
言不能盡記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
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
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
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髣髴

鈿合金釵云

叔父太尉昭陵之甥親見宣政太平文
物之懿逮事太上備曆眷遇在帝左右
銜命出疆凡耳目所接率出一時語流
千載者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而集
名曰錢氏私誌云姪迪功郎秀州嘉興
尉世昭序

錢氏私誌終

遂昌山樵雜錄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
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
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滿月冠巾圍領
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
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
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
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紬

史飲食勞苦如平生驩既罷某等兄弟請
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
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
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
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背其
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羇囚
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
儒術由此衰熄矣

宋亡故官并中貴徃徃爲道士若杭省馬
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爲入
内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内侍拘入朝遂傾
家斯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
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
愿不敢忝僥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
後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
汝有父母在乎張拜荅曰母巳亡獨父在

爲道人上曰封贈廢典曾及之乎張曰老
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
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廢典不
及其父母即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
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爲物所壓日
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
徽政院使典謁卿開國公賜玉帶金幣鈔
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

旨奬犒于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
使臣即臥内宣恩命晝不知極品之貴使
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
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
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
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
僧台人也時巳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

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
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
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匊行童震慄遠望有
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
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
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
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
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巳至房作禮笑問

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貴上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卽命大鍋煑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尚不知為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為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士嘗留此

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眞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昔昔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

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温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贋其眞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輙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温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

人也支離叟卽伯機家所種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内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輙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抛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然無甚貧者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内後門火飛報巳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巳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

以鎚劍護轎里許卽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巳爲具賞犒募勇士樹皁纛列劍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卽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崇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

發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杖夾過物即以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

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劒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辟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鎭居久之文光歿而子瑛騃元鎭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朘剝也貲力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鎭刓無作有以濟朋

友會文友卒元鎭貫油杉棺葬之芙蓉峯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鎭窘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矣不與北人交接於友

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輙引起人知其孤僻
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
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疎花簡葉不
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
盖以攄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
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
民在殷爲義士盖不易窺其涯涘云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

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
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
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
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賛文
丞相像有曰月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
兮晴雷殷山頭碎非兮壁完血化碧兮心
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

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
李信卿者自北來謂能相人望氣崖岸倨
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饌以延致
之李至即中坐省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
言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退樂媚戚
也屆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遥見
即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
耳瘡愈即面君公華記取異時官至一品

名滿四海初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即軍
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即還言於世祖曰臣
見卒伍中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
南不平何處著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
衙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
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
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

頭拜杜鵑又曰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終當滅賀蘭若説和親能活國嬋娟賸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

之也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番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番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啓漫不省即選馬亟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剌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宦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衮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剌赤烏剌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

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齊諧志恠而畧此於是乎書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唐初內附以故都生聚既繁貲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荊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於火災復困於科繇覲

昔果不逮

和靖先生豈有頷珠者而楊璉眞珈亦發其墓焉聞棺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事余童時尚見一碑鐫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出中以浙省儒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荒落賢人何不幸哉

令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字子期其先府君宛丘公諱祐字天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丘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壘一橫人稱爲趙總把家國初極嚴殺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南歸賭一騾因兩足凍垂噎呻吟饑凍馬足間宛丘之父問因爲誰因嚬蹙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爲所虜公父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因復曰我春秋女知此則能教學因曰豈有秀才能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以湯液包裹以氈毯溫摩以酒漿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于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

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屋後臨歿謝宛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前矣重爲汝家之家後必顯者遠子期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信乎斯文之報可徵

元鄭元祐撰

遂昌雜錄　終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為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求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其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戚悉集樓前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戚

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處分宣仁曰曰此自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分與乳餹獅子兩箇時內外已歎仰后德為不可及也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為舍人當制制詞云悻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為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皛飯及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楪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為皛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司馬温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為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

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証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箇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敘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

為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為其久帥多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徧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

看三徧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其天資强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李實王利用鄱昜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顧頰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催妝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宋曾慥纂

高齋漫錄終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與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遂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嵩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牵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

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爲藥王云

太保公忠憲會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竝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爲奇第斷石爲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爲槨增築其封岐家首於上洪水李公邦直爲墓表孫康簡公旻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弊繖自蔽率以爲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臥至別割氈爲二分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

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李康靖公爲汝州守趙公門客（本傳云依所親趙況其是乎）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即令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女以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沿

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壻也

公在蜀旣踰年仁宗欲召爲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　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論薦

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諭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貫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姻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忠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作貳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笞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隲二書眞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

入熙寧四輔尊盖公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陝右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强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邪職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群臣姓名而金塡之或謂爲應

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慍容文忠公曰此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擾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契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敘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吏部尚書韓元吉無咎撰

桐陰舊話　終

維陽鎦績孟熈著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倒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

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

身又云靈骨卽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卽碎出法苑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

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汩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

之名牧菴澧州廟記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稾纔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之遂急結末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窸窣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腋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競趨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為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虞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真官寄汝家養之既而誕先

生
宋朝以文德殿為正衙元以大明殿為正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薌

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尚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樊公時中為淛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淛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為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閽叩門甚急亟起乃　王召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僭位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為中令監國宜郎大

位於是定計論中外矧國璽在上都乃臘為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貰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為翰林學士居

鐘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鐘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譎氣且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樸也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槳舟丏以爲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㵎波亭供洒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

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擕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于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群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

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

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纊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

樊昌高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傴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席而居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昻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子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　家雄于貲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爓炭瀹之涸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别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椎其釜大磨銖兩所得之銀即釜也富家子弟愚騃而貪爲妄人侮

惑如此大可爲戒

木鱉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鱉煑猪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爲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于左以爲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癢

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
蓋其藥有砒見血卽害人矣吾聞之文誠
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餖飣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蘤多蒙別艷欺此花眞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厭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臨川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

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顧因字子囦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爲海道萬戶　國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半癡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瞪目凝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即乘興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爲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縱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爲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

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

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

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毋其事以寧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脉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貿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緘以畀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饘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

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瞪衆醫莫能治迎可久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籍地板掘土爲坎舁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徭開桑弓可久挽之而彀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減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即云云不爲鉤距余一日坐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槎曰是爲吏緣同曹

訟之當送刑部笞四十即回二僮相視默默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遂旦夕欲已耶余詰笞四十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即官鹺船也僮曰果官鹺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淛江日攺拱北樓爲來遠榜揭槎往視之曰三

日內主袞喪之事如期王公毋夫人病卒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泪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晩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潮東人來一如槎

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挈家自夫槩避兵依余家舍湳莊居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授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　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湳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先生曰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囹圄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

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予嘗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漓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恠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江家府間竊從人學泅汲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濵其首肖狗騰去即向所踏物也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虎

越州馮棖稍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

足如鼠爪即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愼勿葬

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距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

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信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果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聖壁中瑟瑟有聲少

閒堊罅處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産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眞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甞飛入鏡湖與龍闘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悞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斲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坡塘時山陰天樂瀛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團有横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皁核大亦可爓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鋭首無鱗有骨若揷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

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啣黄鼠嚼臾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恒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玉面貍謂之風貍止食山果而乗風過枝捷捷味獨勝他貍宜糟食尤佳

蟳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濡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如烹肯入五雲消暑殿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錄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樸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鏹也擊殺之視樸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𪰠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盂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鋪肆榻見一

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的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切負紙被者官兵知賊處即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其辜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雪後書北壹壁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又和喜雪云螟螣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

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朞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爲亭名六如有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霏雪錄終

東園友聞

昔見周草窻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斁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草窻周公謹修竹王監簿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爲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虎丘或元仁也）

胡枚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邾汲仲先生

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爲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悖然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介可知當時承旨爲司徒以金百定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却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薺糜不繼襖不裹

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曲江錢惟善書

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時徹里爲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速古而赤批其頰遣之一日上方燕坐便殿中徹里公入上作色迎謂之曰徹里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諦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上悟頷之未幾桑哥敗噫使臺諫一如公天下寧有亂耶

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群蛙亂鳴聒聒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吾母子方憒憒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毋復爾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

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於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來相之況魚蟲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書以廣異聞至正庚子七月晦全思誠書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成有丘眞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恭其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眞人將冀其一

言以頌其居眞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窻戶頗毁裂之亟出當人怏怏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眞人曰若室完美茂以加矣雖然完必毁吾不先毁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毁矣若宜思其毁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大夏圖書館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爲璟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里巷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敘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陞掾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見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

大夏圖書館

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寧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稱疾爲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額德玉樵李人也其父南山嗜浮屠至舍其居爲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肯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

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爲營棺槨以斂之凡時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置之正堂躬服斬衰苴履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爲師服心喪未聞爲齊斬以喪之也德玉曰否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何異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爲姪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季之子㦸壽其父父死陳于郡曰殺吾父郡長馬馬火者始涖事與守有隙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捶擊無筭皆自誣服曰曹氏孤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末致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栲楚萬狀身無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亦無賄密使置曹氏孤于京匿

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減死論既出即詣京師叩蹕自陳卒置郡長于法守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主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貲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

亦不責券嘗遊吳中以百金加束帛致余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

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寶車曉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云王昭儀下張瓊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

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大難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服其貞烈此四人若視前日之託隱憂於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千夫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

不可自念且被汙因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嵊縣過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嚙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頰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

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死死之日抵今且八九十年右上血迹如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僕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嵊丞謝端爲之立祠刻碑於死所白野泰不華兼善公守越立廟像享之鄉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峰先生孝光爲記郡上其事於朝未報噫使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賣降覆國

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

周君景遠馳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擧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爲御史而墜一常其可乎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然謝服而退 南村陶宗儀書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喉音有音無字字爲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

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

瀆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
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
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
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
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
萬錢得數百人倡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
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倡與賊言曰
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

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
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倡手倡傷而歸楊
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
猶愈於家乎倡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
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卽希烈
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
完刺史上倡之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
人女子之德恭父毋舅姑盡恭順和柔者

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
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
積財貨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
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
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也彼何人哉楊氏
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宋末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被虜來杭居
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相與數

月虜欲犯之屢以巧計得脫一日虜必欲
强汚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
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妝焚香祝
畢赴池水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
闋于府壁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
政風流綠窻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
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
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

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
在。空悃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
夜岳陽樓。余至杭。聞徐子祥言之。徐正斷
王府鄰。尤及見其親書。後宣伯聚先生亦
言。正與清風嶺同。所謂一時一事也。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
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子孫以故址賣
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

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
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
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
是夕李夢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
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
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
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于
兵。薛氏屋復為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為濠。百畝瀰
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
數十楹。舊為州民某氏居之有年矣。歸附
後。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
苦群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
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
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曰群蛙自此毋作
聲。於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皁鵰作巢所在。官
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
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
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
數根耳。田獵之際。鵰則上飛。狗則陸行。所
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
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

嚴王先生、起嚴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耻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譸張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於是言

而益信蓋起嚴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咸有源委近僻處江村嘉言日無聞因是而書以自警又起嚴崇樞程敬叔先生教其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充咸資於王程先生喪偶有孤女一如已女豐其奩具以遣之王江東名士也近隔於兵重為斯文惜　貧谷邵煥識

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于兵為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紿之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紿已怒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

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當至元戊寅冬楊璉真伽發越皇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周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衆歡諾

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廚曰余固籌矣今四
郊多暴骨取寘以易誰其知之乃斵文木
爲櫝紉黃緗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
分委而散遣之葬地以藏爲文而告誥曰
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
日下令裒陵骨雜置馬牛枯骼中造塔錢
塘以內之名塔曰鎭南杭民悲不忍仰視
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人始有傳

唐之高誼由是玉潛義風震動唐復有夢
中詩四首其一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
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
鬼神驚其二曰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
冬青其三曰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
家其四曰珠鳧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

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
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函
土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髑髏南面
欲起語野麝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總
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
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
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
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事予聞之先師唐
溫如溫如乃玉潛之子故其事詳謹用書
之 華亭夏頫

東國友聞 終

捫掌録　說郛三十二 雜記三十二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録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捫掌録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𢘽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秖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坳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

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鞾紺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盆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常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

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獄翁方且為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莫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于魯直而報之

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

稚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若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彦會獻百韻詩下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

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

鄰僧閒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華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譏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華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

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

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而就席士人以服離乃命撤樂及屏去群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取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爲之烘堂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閽者曰參政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

財閤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

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領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葉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

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魔蓋文潸
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
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
會也滿座大駴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
作即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鬬兩廂蛙
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梧鳳饅拋
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
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
雀鬬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
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
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
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
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
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
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
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
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
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
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
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聞者大笑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
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
怔不羈謂主者曰乞秪就本廂科决欲詰
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諱曰此必三館
僕人也杖而遣之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
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
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
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

我在此飲遽遣有司持酒殽來李二謂御史也繖頭郡廚以飲食至甚豐腆有一孝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家語及之李君極惟使人捕騶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紿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嗟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

闔者莫不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録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丈改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丈丈謀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

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illegible]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能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徹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航一鏡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余家舊有軒渠錄此卷從吳純齋處袖歸謹抄于且喫茶小軒中起八月三日庚子迄六日癸卯是日小雨弄晴頗快人思時太歲丙戌至元十稘也映雪老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

捫掌錄終

說纂目錄

甲集三卷

漢武故事　艮嶽記

青溪寇軌

乙集三卷

煬帝海山記　煬帝迷樓記

煬帝開河記

丙集二卷

江行雜錄　行營雜錄

丁集三卷

避暑漫抄　養痾漫筆

戊集二卷

虛谷閒抄　蓼花洲閒錄

己集二卷

樂府雜錄　教坊記

庚集二卷

北里志　青樓集

辛集四卷

雜纂三卷　損齋備忘錄

壬集二卷

復辟錄　靖難功臣錄

癸集一卷

備遺錄

已上逸事家六卷散錄家六卷

雜纂家十一卷總二十三卷

目錄終

漢武故事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娡兒姁臧氏臧荼孫也初為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即后也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歎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宮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已

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為膠東王少而聰明有智術與宮人諸兄弟戲善徵其意而應之大小皆得其歡心及在上前恭敬應對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是時薄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婚栗姬妬寵少衰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長公主前納美人得幸於上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故栗姬怒不聽因謝長公主不許婚長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後長主還宮膠東王數歲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

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皇后既廢栗姬次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微白之上嘗與栗姬語觸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未發也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陰告長主使大臣請立栗姬為后上以為栗姬諷之遂發怒誅大臣廢太子為王栗姬

自殺遂立王夫人爲后膠東王爲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名徹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太子年十四即位改號

建元長主伐其功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亦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深慎之上納太皇戒復與長主和皇后寵幸如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好祀鬼神謀議征伐長主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復與長主怨望愈出醜言上怒欲廢皇后曰微長公主弗

及此忘德弗祥且容之乃止然皇后寵遂衰驕妬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咀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后雖廢供養如法長門無異其宮也長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爲之起偃能

自媚於上貴寵聞於天下常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東方朔司馬相如等並諫上不聽偃既富於財淫於他色與主漸疎主怒因閉於內不復聽交游上聞之賜偃死後卒與公主合葬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

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
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宮
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
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
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
後生男即戾太子也淮南王安招方術之
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女事於是方士自
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餘

歲色若童子拜爲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
上漸厭倦會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
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陳酒食
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
上愈益想之乃作賦曰美聯娟以修嫮兮
命天絕而弗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
乎故鄉慘鬱鬱其悶感兮處幽隱而懷傷
稅餘馬於上椒兮掩脩夜之不陽云云少

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
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
還逢於渭亭謂使者曰爲吾謝上不能忍
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
我於蓬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
悔復徵諸方士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
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
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况不

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
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
聞而悲之自爲誄弘嘗諫伐匈奴爲之少
止弘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匈
奴折蘭過居延獲祭天金人於上林鑿昆
明池又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
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
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宛若

姬之名也祀之遂闕也通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祠神君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為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為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効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自柏臺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為淫亂大者抵罪或夭死無復驗云東郡

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謂上曰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靜不宜躁擾言終弗見上愈恨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傳世淫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

令上弗聽乃徙女子于燉煌後遂入胡不
知所終樂成侯上書言方士欒大膠東人
故曾與文成侯同師上召見大悦大乃敢
爲大言處之無疑上乃封爲樂通侯賜甲
第僮奴千人乘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
家又以女公主妻之送金千斤更號當利
公主連年妖妄滋甚而不効上怒收大腰
斬之上起明光宫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

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
出嫁之掖庭總籍凡諸宫美女萬有八千
建章未央長安三宫皆輦道相屬幸使宫
者婦人分屬或以爲僕射大者領四五百
小者領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輒注其籍
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宫人既多極被幸者
數年一再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
人常從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

六人充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
黛緑侍尚衣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
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
常壯悦其應有子者皆記其時日賜金千
斤孕者拜爵爲容華充侍衣之屬上廵狩
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
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
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絶兩手皆拳上

令開其手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於是自
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爲婕
妤居鉤弋宫解黄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
娠十四月而産是爲昭帝焉從上至甘泉
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年
七歳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
陛下自愛宫中多巫蠱氣必傷聖體幸愼
之言終而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雲

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惟衣履存上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上年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群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體更瘠瘦二三年中慘慘不樂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告老矣公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光泣頓首

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邪上曰吾病甚公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已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喪殯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當所幸御葬畢悉出茂陵園自婕妤已下上幸之如平生旁人弗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爲五百人因是遂絕

漢武故事終　漢班固撰

艮嶽記　說纂二　逸連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

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斵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

計會官者以獻者大率靈壁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

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無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畧以備遺忘云

御製艮嶽記畧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

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

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

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靑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眞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

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

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閑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塡委也眞天造

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
槩焉祖秀華陽宫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
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
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
高十餘仞増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峙
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
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
磻木瘦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

其斡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
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増高樹以冠之搜
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
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
爲未也鑿池爲溪澗壘石爲隄捍任其石
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
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
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

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
又増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
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
曰丁嶂又得頳石任其自然増而成山以
椒蘭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増土
爲大陂從東南側柏枝榦柔密揉之不斷
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
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

至百數歩竹有同本而異榦者不可紀極
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
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
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
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
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
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眞磴
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

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綠萼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榱椽窻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瀕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徧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閘鴈池迷眞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

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凛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群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樓霞捫參衛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

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棲煙卿雲風門雷穴玉秀玉賓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渼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

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褒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綠蕚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虜於壽山艮嶽之顛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傑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之矣

宋張淏撰

艮嶽記終

泊宅翁方勺著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

賊得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濮閒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

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

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趁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

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印子亳二太子
等凡五十二人（亳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
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
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
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
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
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四
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

百餘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
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
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
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
玄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
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讖記誘
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
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

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
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賊一
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
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
聲則斂手聽命不遑小民往往反爲賊鄉
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
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倮而雉經於林
中者由湯嵓檑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

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嘗
部民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爲余言賊之始
末因稽合衆論摭其實著于篇青溪知縣
陳光旣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爲嚴州
歙爲徽州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
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
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
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

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蔓則剽刼州縣無所不爲其流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

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敗務攘敓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反則越守劉韐之於仇賊是也仇破剡縣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日熾殆未易察也始知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容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深也初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與二三大臣議可而行時雖天下稱治哲宗內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攄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

引呂武爲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紹聖而熙豐群邪彙進矣是後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迨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說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于蘇杭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勔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侈歲加增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

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運則取道於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筭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帊覆之指

為御物又不即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啟行必發屋徹墻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思亂者益衆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臨溪顧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以惑衆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

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衆心旣歸乃椎牛釃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

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讎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烝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

心能無愠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巳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爲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貶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

徒但知以聲色土木淫蠱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爲意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便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

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巳首尾期月矣此時當巳大定無足慮也況西北二虜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我旣據有江表必將酷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内變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吕不能爲之謀也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寛民力四方孰不斂衽來朝十

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以誅朱勔爲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遂連陷郡縣數十衆殆百萬四方大震時朝廷方約女直夾攻契丹取燕雲地兵食皆巳調集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

也貫至蘇州始承詔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前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蘄王世忠時爲王淵裨將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遂併取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皆潰前後所戕人命數百

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耗亂江淮二淛公私克實南渡後或可藉爲恢復之資亦未可知也噫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誰歟洎宅翁之志寇軌也蘄王猶未知名故畧之且時宰猶多在朝臘黨陰謀語多忌諱亦削不載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民者

附錄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財産半給告人餘皆没官而近時事者益衆始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淛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物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歛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

遂去其冠次問衣履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絶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黨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

各有誘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眞佛其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

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間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

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罕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

青溪寇軌終

煬帝海山記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兹雖愛帝而亦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

褊急陰賊刻忌好鉤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

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呦呦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

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汚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

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竝坐左
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厠回見素坐赭傘
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
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
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
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
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
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

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
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
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
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
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
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
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
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

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
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
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
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
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
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
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
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

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廻廊
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
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
闋云〇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
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
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
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〇湖上柳煙裏
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

枝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
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
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
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
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
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
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
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

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
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
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
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
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
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
人清唱漫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
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從

群真○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
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
殿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
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遶
禁園中斜日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
紅蘋末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
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
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

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
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輙成群自
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
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
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
海與宮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
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聞水
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

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太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覽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為後人之

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

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

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

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强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弑帝入

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勑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

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徬徨通夕不寐

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群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

便殿挼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為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

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為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

踰於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

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

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

決匊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猶蔽飾己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

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内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袴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

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生亦無門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況天子乎戡進帛帝入内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

海山記終

煬帝迷樓記

說郛五五　逸事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内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

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悦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窻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光瑣窻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眞仙遊其

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

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

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眞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

夢則又覺今睡則寅寅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

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蕞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

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眞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忽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强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何如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眞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群芳自在春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遺意

云秘洞扃仙卉雕窻鎖玉人毛君眞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

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

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眞元太虚多飲即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氷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氷爲盤以望行幸京師氷爲之踴貴藏氷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

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黙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

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迷樓記 終

煬帝開河記

説纂六　六逸堂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為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為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

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久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為靈景視榮貴若陳腐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群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

子059-645

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
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
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
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
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
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
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
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

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內過一則
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群
臣皆黙帝乃出勑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
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
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
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
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
署命之爲卞渠古既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

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
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
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
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
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
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
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
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

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此卞
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
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
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
數間瑩然肅靜淥燈晶煌照耀如晝四壁
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
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
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

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畧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

玉硯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内窻牖間吹鑠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檐拖鍬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如蜂屯聚既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年人偶患傴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纛至儀衛周旋一貴

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璧一雙爾當賓于天（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璧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沿雍丘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慮夫洩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

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群夫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荆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鈎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

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麾叔阿麼來（阿麼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

曰吾遣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撾其腦一擊而碎有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階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麼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塋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

免官即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撾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

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臠擘而食之謂曰含酥臠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陵寧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

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為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賂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孤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中鏁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

既達睢陽界有豪案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即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孤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醵金三千兩將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

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爲壕塹也不廻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城即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奉

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匠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栲訊之物王曰栲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

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遽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

忽如夢覺既覺神不佳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知之累上表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扃鎖甚嚴用鄉人楊民計撞開

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顒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塋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劉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寨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達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達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

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頻爲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頻亦不行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功既畢上言於帝決下口

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産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即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群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

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丘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即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死爲抱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

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抑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寨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劉王印上驚異謂宇文達

曰金與璧皆微物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怒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鞫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

款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卽不奏之罪獄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蒋來護兒受勅未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來感將軍之惠

去年所許二金刀 日奉還叔謀覺曰噫此死兆也我腰領難存乎言不畢護兒至驅于河之北岸斬爲三段榔兒兄弟五人并家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外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開河記終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因話錄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拪渾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緑衣秉簡者

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使隷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謂椿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顰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横又豈忍使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欣然

賈䡵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桒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遮公首訴

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往探視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别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倕華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敞之作華山賦有云見

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敞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爲難也瑞桂堂暇錄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遥望海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擢小舟直至江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鬐爪悉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於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

請訴獲於法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息焉然志尚典籍鉅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搆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惟所擾甲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閤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

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于鬼輩而相迫邪言訖歘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黫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鵲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貰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

衙傳存隸之明日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illegible]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閽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小説舊聞記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遶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畫爲倦繡圖 娛書堂詩話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莫及後果篡大位是時四方天下共在中心賜名之應也 鑑戒錄

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集記纔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庚

眞臚了然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眞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接太陽靜甃玉堦橫水岸御爐香燕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窻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

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內鎖牙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中官祗候處湍堤紅豔立春風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

娃三面宮城近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觱篥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

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偷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能向綠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宣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

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把玉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弦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

似走幾回拋鞚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鬭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牀前賓退錄

周恭帝幼沖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讙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訩訩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長公主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涑水紀聞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世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毎生女則愛護

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閫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廚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發人名某者奮身寒

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濟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便覺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廚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筭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憩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敘慶幸即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廚娘廚娘遽至使廚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廚娘請食品菜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簽

菜品第一爲蔥虀餘皆易辦者廚娘謹奉旨教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頭十箇蔥韭五牒合用蔥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匳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爍爍耀目皆白金所爲大約計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切徐起取抹批裔慣熟條理眞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别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廚娘笑曰若輩眞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蔥韭也取蔥微徹過沸湯悉去鬚葉視楪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

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醯浸漬
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
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箸無贏餘相
顧稱好既撤席廚娘整襟而拜曰此日試
廚萬幸台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廚娘曰豈
非待檢例邪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
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
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或至三二

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强私竊喟歎曰
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
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
還其可笑如此 暘谷漫錄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
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
竹筒筒內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
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公每

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
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
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
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
羹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
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
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
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

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
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
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
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懶真子錄
建炎己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
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
萬人即瘖竹園也熙寧八年冬杭州地涌
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 林子中野史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韶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獄封疆俱效順狂虜會須灰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語徒有衝冠

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野史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 野史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以匜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至碑曰貞婦冢 吹劍錄

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内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聖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

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閒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暉縱遠柂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

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企及全章錄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寤者旣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唏噓不已少頃復寐久不起視之

眞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祕之斯人豈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知者馮氏錄

宋廖瑩中錄

江行雜錄終

行營雜錄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閂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眞無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淸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眞龍得眞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

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祓禊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乂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

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杖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　湘山野錄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金玉詩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

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機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按轄錄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求為聞達于朝鼎臣卽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詣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親私事恐爾家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為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為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

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眞宗有勅書令放有章奏卽附驛欲詣闕卽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

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以爲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興國之號 茅亭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令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茅亭客話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鞞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 茅亭客話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江表志

人傳温公西江月詞流播巴乂今又得一首名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

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

衛相鄉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膈愱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别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貽謀錄

神考嘗問荊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道山清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道山清話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歸田錄

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　歸田錄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豭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　冷齋夜話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

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
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
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
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猶難
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
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
訕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

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
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
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
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
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
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
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
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
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
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
謫崇觀間京卞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
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
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寳籙宮
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
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値奎宿奏事良
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

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
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
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
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
二一口乂乂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
殿東壁其略曰始建元基（高宗御字德基）紹興德
壽（謂紹興年德壽宮）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

高宗聖壽八十一歲祖傳甲庚吉太祖子孫再傳建炎炎共
盛之勢建炎年號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
由人致朕嘗聞易執善本基庚子辛丑禍
起東南謂方臘擧動干戈元衡立刼壬寅癸
卯宣和間天下大亂亦云衰哉甲辰乙巳與金虜夾攻遼
山丙午丁未金虜入寇二帝北狩內有丙火天下生
靈塗炭至半是時天下大亂江表之虜駕幸江表莫知
何辜戊申己酉高宗初立時正炎刼金虜渡江苗劉內變

庚戌辛亥偏重勢輕高宗航海劉豫稱帝于汴壬子癸
丑後戍改建改元紹興甲寅乙卯立應豐穰是年
大有丙辰丁巳朕已何在徽宗以紹興五年崩祖宗復
有中興之後是年孝宗以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復紹太祖之後云
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
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追與坦齋筆衡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
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

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
金狄嵩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
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
狄之教盛行而至貞之道未正宣和三年
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
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
陽䰟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爲

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戎群于丹霄
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
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
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狄之魔而宣和
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
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
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
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

其後女眞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號讖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裨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其符其讖可勝歎哉坦齋筆衡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甞言有親戚官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

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官人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爲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娠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亦僅如拳耳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行都紀事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囓其鼻僧去翊日

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擒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廢其寺行都紀事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

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卽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卽王宣子佐也 稗史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南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側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 稗史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與爲淫婦入室取刀爲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刳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冢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際

孝宗密勑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閔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乎因歷數古人極貴念

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
倍於功名爵祿也梁溪漫志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
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
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勘乃梢人
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爲妾所誘併
與梢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
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

勘而張氏反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
匳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
無瘢痕宰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
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
消又有　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
蠶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撲後
方大治金瘡吹劍續錄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
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
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
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
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
編修坦齋筆衡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陶來聘因問
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

欲謀叛爲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
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
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
以爲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
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
不職貶其人坦齋筆衡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
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

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乃爲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逼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毋而留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窻外乃是野地女因窺窻見一卒在地打塹呼近窻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楊帥帥令人告報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

人力本府自遣厨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卒擒下一僧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女見父號慟遂綁三人主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毁其寺逐去諸髡　葦航紀談

宋趙葵録

行營雜録　終

避暑漫抄

說纂九　三散録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

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胷臆血流數丈厲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　明皇雜録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

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群居解頤）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

之下周即其傅也（群居解頤）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儐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乂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大笑（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

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解頤）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

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升座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喩乃曰道德經云吾有

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歎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擧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擧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獨見錄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盡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腥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

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中興紀事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

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
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
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襄異記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
引其弟昌宗入待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
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
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
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

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
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
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
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
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
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
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皆載斯語
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

穢史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
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
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
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
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眞相副也唐史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

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
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
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
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
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
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談僧之時海內遂
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邪大唐遺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

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衮江南録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輙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

師劬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爲遼寇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虜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

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勑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栢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

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概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

于石有大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熟是也（吟窗集）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清異錄）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鐵圍山叢談）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

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令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與大有爲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

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鐵圍山叢談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勑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

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

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秘史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焉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吳之立死於是親筆為詔謂取會到

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叢談

林中書彥振攄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

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老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 叢談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既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

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

至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春渚紀聞）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

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擁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異聞錄）

有神降於鄭澣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廣異記）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

不知所在（仇池筆記）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墊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劊刃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予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挈生芻

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中興筆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番禺雜記）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

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鑾沙漠復値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閤亦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聞見錄）

宋陸游抄（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

避暑漫抄　終

養痾漫筆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沾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斂通身透明腑臓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坦齋筆衡）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淸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

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 瑞桂堂暇錄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覺

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殽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項時復至後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殽數盃此

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尼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一語擬爲瘖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鑰喚張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卽離役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

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固寵借種耳 華航紀談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

登焉既一毀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返死衆皆服其識量 譚淵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乆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侍臣莫不嘆服 譚淵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栁箱可尺餘封鎻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愼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坂封鎻栁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篦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譚淵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黄而滿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黄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子頃在湖湘閒見

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窻雜録有異竹篾長二百餘尺玉篇云䉤竹可爲舟但未親見耳云實有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開卒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

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

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峯問輝曰既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即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用方士拜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即遣大仙爲嗣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鞋惟坐殿方御鞋韈下殿即去之徽宗即江南李主神祖

幸祕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夢亦然須臾報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

今都錢唐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猫（音來）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猫來諸閤皆扃戶徹廟亦避之甚至登九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袞下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嬪夢中有與同寢者卽此猫也或云朱溫之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餒

眞定大曆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間賜免拆毀勅書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

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閱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

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内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眞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惟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

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

玉山嶽歎 鶴林玉露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

衒聲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鬭帥者日以殺人爲事邪老師歎服

狒狒讚曰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旣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脣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簡格猩猩置屐馳狒房沸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聾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

殼大栗研爲乾末傳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傳亦驗

喉痺并乳𫆑蝦蟆衣鳳毛草擂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𫆑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次黃蘗皮羗活爲細末生鷺鷥藤擂汁調傳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傳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胷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窻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無識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曰此冷痢也

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就以杵藥金杵臼賜之至今呼爲金杵臼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櫞去

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効又越州某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太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

宋趙溍錄

養病漫筆終

虎谷閒抄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

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吏部沈公也俄雙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幷師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人坐與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鍧震響中宵酒酣幷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

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子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琉闕掃學宮妝獨立閒庭納夜凉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命我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厭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

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殽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瀹母聽良久艶妝盛飾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三夢記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為之花鳥皆玲瓏燭既然點外玲瓏者皆舉動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逸史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盌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澹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盌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賓退錄

幽州石老者賣藥為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為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叫人異而觀之皆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將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為白鶴飛去翔翥雲間

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宮道士段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鄰人爭鬬官中訊鞫乃爲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於所說沉水處滂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辨疑志

吳郡太湖中有聖姑祠洞庭山有聖姑寺并祠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之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來賽歲獻文服妝粉不絕有人欲得觀者巫祕密云慎不可若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信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妝儼然一如生人大曆中福建觀察使李照之子七郎者性狂兇恃勢不懼程法因率奴客啓棺視之惟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辨疑志

淄青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衆棟宇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攫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以來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即掀然出戶望西南沖天而去諸禽亦隨驚散

逝須臾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廂廵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漸聲傳或聚觀其家老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

戰速以裀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屋騰天而去亦不損物然二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 余華子雜編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

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乃起視之即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視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而話于海船之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惋歎不已 雜編

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寵冠儕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陽縣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

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盂子以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紿醫術二十餘人候脈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効脅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雜錄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泰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

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
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
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
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
時也天人相感如此 曲洧舊聞

蔡元長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養之烹
殺無數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
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
羹數百命下筯猶未足羹肉何足論死生
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
可爲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
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
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揭簾以目挑
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
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
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
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
婦人笑而不荅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
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
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
敝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
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耶我主翁行迹多
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
之徒與群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
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覩子之容蓋
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
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
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
廝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
爾後愼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
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戸章用

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投轄錄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牕夜坐外即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牕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戶如厠褒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

怪所謂鬼虎者也稽神錄

池州進士鄒閬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箱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閬智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即如故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閬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爲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然而出閬愈懼乃以箱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

致他財以報耳閬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閬曰復以此蠱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蠱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蠱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閬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處豈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

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蟲擲於口而呑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閒寂無所苦飲噉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致小康蓋以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爲害乎（幙府燕閒錄）

姑蘇焉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輙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邪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荅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居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汚縱君含耻能忍妾亦何

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逐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邇齋閒覽）

婦人之妬有甚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醸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捫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擎生肉一盤置賓主

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割肉以獻其毒忍至此遯齋閒覽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敕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邪聞者皆謂確對歸田錄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輙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遯齋閒覽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

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所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閙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

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家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讙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閑覽

宋方回錄字萬里號虛谷

虛谷閒抄終

蓼花洲閒錄

說郛卷十二 散錄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饋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清波雜志

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齧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群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

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
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清波雜志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貫兵
賦氏籍指之學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
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
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
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雩涕
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

所籍者貉馬未竭爾而又早蓑多病縱之
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
獎歎以銀盆絲段賞之南唐近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也
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
選巳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
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侍
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旣不

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南唐近事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
火起時大風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予起登樓見之知是禁中通夕不寐未明東宮六位一時蕩盡
宮人多有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焚
死百餘人東宮六位東行第一雍王第二相王第三南陽郡王西行第一兗王第二曹王第三榮王第四郎連御宮院邇上臺二十四日左掖
門東並不開朝者皆趨右掖門天明宰臣

等立於內東門廊廡之下旣而火至承天
門西燒儀鸞司又燒朝元殿後閣西至東
上閤門長春殿西廊拆南北廊以絕火勢
火遂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回燒左藏
庫直西燒祕閣史館午時燒乾元門東角
樓西至朝堂救之而止未時火出宮城連
燒中書省門下省鼓角司審官院是夕燒
毀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

人火至夜不絶宰臣樞密兩制是夕並宿禁中是時救左藏庫人尤衆盡出金銀帛疋莫知其數積於城墻之上及燒角樓風急回東北又燒之煙焰燭天救者不能措手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隔十餘間而發人皆奔走趨避之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密院以西而已是時二王無居處寓于東華樓至夕召入禁中明日出

居于上源驛時焚諸庫中香聞十餘里祕閣三館圖籍一時煨燼俱盡又大風中有飄書籍至汴水之南者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詔知諸王與中使閤六慶孫守素勘遺火之蹤中人說二十四日欲明火勢漸東來遂拆御廚主廊數百人登屋運水時望見宮人相壓死於煨燼中甚衆猶有手足能動者曹王夫人將投火中救之

獲免宮人入火者不知其數禁中大樹焚之殆盡所餘亦焦枯焉惟相王宮在東南火自西北起王四更破東墻自率宿衛者運府庫等物出之十得七八矣五月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先領梓遂二州也其日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姐新與親事官孟貴私通多竊寶器以遺之後事泄王乳母將決責之小姐乃謀放火因而奔出

有琵琶伎人王大寨者知之受小姐金而不言二十三日夜半於佛堂前簾上舉炬爇之時因風急火遂大作玉堂逢辰錄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以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

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爲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殽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旣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覷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旣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删

潤彫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驗矣至御試二

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惘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闖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

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旣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雋永錄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旣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

提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母刲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搜神秘覽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旻因殖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

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録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即活之効歟搜神秘覽

神宗時以陜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

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退齋筆録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一一旋封册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並無此章懋悵然而退

東坡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義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爲荆公發也 唾玉集

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凉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與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盧錯曰錯葫蘆 漁隱叢話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 金玉詩話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皇懼謝罪而已 南遊紀舊

紹聖中瑤華既廢儀同王景宗乃乞以妾

揚氏爲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允之時許冲元在中書遂依已得旨揮過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冲元云小白葵丘之盟諸侯以妾爲妻者天下共誅之悖頭可得此命不可下翊日極陳罷景宗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爲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託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悖何本末相戾也南遊紀舊

熈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子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毋之憂談選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

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石林燕語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棦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

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杜陽雜編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高才善知人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壻蔡交以杖擊戸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即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

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窻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櫺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單身坐于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諝以壽終杜陽雜編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賊流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入中國露居異俗凡所過悉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爲煙塵指其像而詬曰是爾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

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証既溺里人大呼救求得其尸已死即號慟爲之

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
其行槖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
著籍既歸衆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
其家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
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
也姑以婦尚少年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
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
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

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
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厚遂以誠
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
指水泡爲証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
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出即訴于
官鞠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
而殺二夫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杜陽雜編

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
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
以寇巴東呼之以比韋蘇州之類然富貴
時所作詩皆淒楚愁怨嘗爲江南春二絕
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
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沙汀人未歸又
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
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竊
謂深於詩者盡欲慕唐人清悲怨感以主

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不知清極則志
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
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
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州吏呈圖經迎拜於
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竄
竄已兆於此矣予嘗愛王沂公曾布衣時
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
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

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湘山野錄）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湘山野錄）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特從幸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湘山野錄）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顯貺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

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姙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

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産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

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娠過月方窮憂之所以問耳否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也否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恠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否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閤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蟲則不能爲害謝否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説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升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春渚紀聞）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黙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

子由戒以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滄浪野錄）

荊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曰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眞再生也（曾公談錄）

治走馬瘡方用瓦罎子（此罎子差小未經醬淹者）連肉火煆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蓋覆候冷取出碾爲末乾滲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寡於火盆內焚之抱孩兒於煙上薰即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疳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則已

治破傷風用黃蓮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疾上灸不痛者灸痛

即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為末麁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 已上神秘方

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十姨為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為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何雌我耶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間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也嗚呼冉伯牛乃為牛王 隨手雜錄

逕庭出莊子庭勑定反言激過也今人多讀作亭膠擾出莊子膠音攪今多讀作交蕞爾出左傳蕞徂外反小也今多讀作撮綸綍出禮記綍即紼字今多讀作孛險度出漢書踰音遙今多讀作踰墨床眠娗出

列子墨音眉床音癡言媚佞相諛悅也眠音緬娗音腆言𧪸賦不決裂也

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為本朝火德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編管海州死後七年金人入冦高宗中興 吹劒續錄

宋高文虎錄

蓼花洲閒錄 終

樂府雜録序

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段安節撰

爰自國朝初修郊禮刋定樂懸約三代之歌鍾均九成之律度莫不詣音盡美雅奏克諧上可以籲天降神下可以移風變俗也以至桑間舊樂濮上新聲金絲慎選於精能本領皆傳於故老重翻曲調全祛淫綺之音復採優伶尤盡滑稽之妙洎從離

亂禮寺隳頽簨簴既移警鼓莫辯梨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安節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麤曉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能記憶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録一卷自念淺拙聊且直書以俟博聞之者補兹漏焉

序 終

樂府雜録總目

雅樂部 雲韶樂 清樂部
鼓吹部 驅儺 熊羆部
鼓架部 龜茲部 胡部
歌 舞 俳優
琵琶 箏 箜篌
笙 笛 觱篥
五絃 方響 琴

阮咸 羯鼓 鼓
拍板 安公子 黃驄疊
離別難 夜半樂 雨霖鈴
康老子 文敘子 望江南
楊柳枝 傾杯樂 道調子
傀儡子
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總目 終

雅樂部

宮懸四面天子樂也軒懸三面諸侯樂也判懸二面大夫樂也特懸一面士樂也宮懸四面每面五架架即簨虡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雀羽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綵翠絲紋爲之也十二律上鍾九乳依月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鍾各一架每架

列鍾十二所亦依律編之四角安鼓四座一曰應鼓四旁有兩小鼓爲𨻶鼓也二曰腰鼓三曰警鼓四曰雷鼓皆彩畫上各安寶輪以珠翠粧之樂即有簫笙竽塤篪籥跋膝琴瑟筑將竽形似小鍾以手將之即鳴也次有登歌皆奏法曲御殿即奏凱安廣　雍熙三曲宴群臣即奏　鹿鳴三曲近代内宴即全不用法樂也郊天及諸壇祭祀即奏大和沖和舒和三曲凡奏曲登歌先引諸樂逐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在樂懸内已上謂之坐部伎八佾舞則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著畫幘俱在樂懸之北文舞居東手執翟狀如鳳毛武舞居西手執戚文衣長大武衣短小其鍾師及磬師登歌八佾舞并諸色舞通謂之立部伎祝敔樂懸既陳太常卿押樂在

樂懸之北面太樂令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後太樂在東鼓吹居西協律郎二人皆執翬竿亦用綵翠粧之一人在殿上翬竿倒殿下亦倒逐奏樂協律郎皆緑衣大袖戴冠

雲韶樂

用玉磬四架樂即有琴瑟筑簫篪籥跋膝笙竽登歌拍板樂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

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
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階下
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清樂部

樂即有琴瑟雲和箏其頭像雲笙竽箏簫
方響篪跋膝拍板戲即有弄賈大臘兒也

鼓吹部

即有鹵簿鉦鼓及角樂用絃鼗笳簫又即

用哀笳以羊角爲管蘆爲頭也警鼓二人
執朱旛引樂衣文戴冠已上樂人皆騎馬
樂即謂之騎吹俗樂亦有騎吹也天子鹵
簿用大全仗鼓一百二十面金鉦七十面
郊天謁廟吉禮即衣雲花黃衣鼓四鉦二
下山陵凶禮即衣雲花白衣鼓二鉦二下
冊太后皇后及太子用鼓七十面金鉦四
十面謂之小全仗公主出降及冊三公并
祔廟禮葬並用大半仗鼓四十面鉦二十
面諸侯用小半仗鼓三十面鉦十四面吉
凶如上自太子已下冊禮及葬祔廟並無
警鼓

驅儺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目衣
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
右十二人皆朱髮衣白　畫衣各執麻鞭

辮麻爲之長數尺振之聲甚厲乃呼神名
其有甲作食凶者沸謂食夢者騰蘭食不
祥者覽諸食名者祖盟强食其磔死寄生
者桃根食篪者等振子五百小兒爲之衣
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於紫宸殿前儺
張宮懸樂太常卿及少卿押樂正到西閤
門丞并太樂署令鼓吹署令協律郎並押
樂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諸官於本

寺先閱儺弃遍閱諸樂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入看頗謂壯觀也太卿上此歲除前一日於右金吾龍尾道下重閱卽不用樂也御樓時於金雞竿下打赦鼓一面鉦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鉦以千下

熊羆部

其熊羆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餘

其上安版床復施寶幰皆金彩粧之於其上奏雅樂含元殿方奏此樂也奏唐十二時萬宇清月重輪三曲亦謂之十二按樂具庫在望仙門內之東壁俗樂古都屬樂園新院院在太常寺內之西北也開元中始別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里東都在明義里以內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又於上都廣化里太平里兼各署樂官院一所

鼓架部

樂有笛拍板答鼓卽腰鼓也兩杖鼓戲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鬬戰以其顔貌無威每入陣卽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鉢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

之狀也蘇中郞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郞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着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卽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撞跳丸吐火吞力旋槃筋斗悉屬此部

龜茲部

樂有觱篥笛拍板四色鼓揩鼓雞樓鼓戲有五常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

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

胡部

樂有琵琶五絃箏箜篌觱篥笛方響拍板

合曲時亦擊小鼓鈸子合曲後立唱歌涼府所進本在正宮調大遍小者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諸樂即黃鍾宮調也本聖樂曲是韋南康鎮蜀時南詔所進在宮調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內宴即於殿前立奏樂更番替換若宮中宴即坐奏樂俗樂亦有坐部立部也

歌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諸樂之上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

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宮即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曲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諠譁聚語莫得魚龍百

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
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諠上從之永新
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
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洎
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
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忽
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
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
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殁於風塵及卒謂其
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
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
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
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
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甞有樂工自撰歌
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
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
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
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
有女弟子久會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
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
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
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
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
奏韋青卒上告紅紅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

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
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
上嘉歎之卽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曾
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
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
奇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

舞工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即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攏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盖得其頓挫之勢也

俳優

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誤也

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言韶州蓋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鹹淡最妙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劉璃瓶近有郭外春孫有態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籍于教坊弄婆羅大中初有康迺李百魁石寶山大別有夷部樂即有扶南高麗高昌龜茲康國疎勒西京安國樂即有單頭鼓及筝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為槽厚一寸餘鱗介具亦以楸木為面其捍撥以象牙為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箜篌臥箜篌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其妙如此也

琵琶

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有直項者曲

項者便於急關中也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崇謝奕皆善此樂也開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爲槽鵾鷄筋作絃鐵撥彈之

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南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鬬聲樂卽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令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腰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

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卽驚駭乃拜請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姓段以定東鄽之聲翊日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嘉獎乃令教授崑崙段奏曰且請崑崙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時偶於鄰舍女巫授一品絃調後乃易數師段師精鑒如此玄妙也段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之藝

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綱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曹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長於攏撚類時

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於曹綱盡綱之能綱常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卽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乃方響一片蓋蕤賓鐵

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
某門中有樂史楊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
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
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楊志
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誓死不傳於人也
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
弄仍繫脂鞓帶以手畫帶記節奏遂得一
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姑大驚異志即

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中丞即宮官也）內
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
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
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
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之西正臨
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
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

蓋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
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口鼻有餘
息即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
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
于河中錦綺即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
厚本即納為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
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
厚本賂樂匠購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

後遇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
洎有黃門放鷂子過其門私於墻外聽之
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翊日達上聽文宗
方追悔至是驚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
仍加錫賜焉咸通中即有米和郎嘉榮子
也申旋尤妙復有王連兒也前羽調綠腰
注云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今以
為名誤言綠腰也

箏

箏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卽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箜篌

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

女麗玉善箜篌撰此曲以寄哀情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于今古今在西蜀太和中有季齊皋者亦爲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伎爲先徐相姬大中末齊皐尚在有內官擬引入教坊辭以衰老乃至胡部中此樂妙絕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笙

笙者女媧造也仙人王子晉於緱氏山月下吹之象鳳翼亦名參差自古能者固多矣太和中有尉遲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漢恭有子名寶師盡傳父藝今在陝州

笛

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

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輙來聽耳政卽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卽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

入小舟遂失所在

觱篥

大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時青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為第一手恃其藝倨傲自負戎帥外莫敢輕易請者從事臺拜入京臨岐把酒請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為不可從事怒曰汝藝亦不足稱殊不知上國有

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怒曰某此藝海內豈有及者也今即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青所居在常樂坊乃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如不聞麻奴不平乃求謁見閽者不納厚賂之即引見青青即席地令坐因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羝曲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頷顧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愧謝曰邊鄙微人偶學此藝實謂無敵今日忝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是不復言音律也元和長慶中有黃日遷劉楚材尚陸陸皆能者大中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

五絃

貞元中有趙壁者妙於此伎也白傅諷諫有五絃彈近有馮季皇

方響

武宗朝郭道源後為鳳翔府天興寺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亦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筯擊之咸通中有吳𧄍洞曉音律亦為鼓吹署丞充調音律官善於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

琴

古者能士固多矣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斲

琴至今尚有孫息不墜其業精妙天下無比也彈者亦衆焉太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賞之仍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後有甘黨亦爲上手

阮咸

大中初有待詔張隱聳者其妙絕倫蜀郡亦多能者

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擊鼓花奴時戴砑絹帽子上安葵花數曲曲終花不落蓋能定頭項爾黔帥南卓著羯鼓錄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妙弄三杖打撩萬不失一懿皇師之

鼓

其聲坎坎然其衆樂之節奏也禰衡常衣綵衣擊鼓其妙入神武宗朝趙長史尤精

拍板

拍板本無譜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其故對但有耳道無節奏也韓文曰樂句古樂工都計五千餘人內一千五百人俗樂係梨園新院於此旋抽入教坊計司每月之精料於樂寺給散太樂署在寺院之東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門之西令一丞一

安公子

隋煬帝遊江都時有樂工笛中吹之其父老廢於臥內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宮中新翻也父乃謂其子曰宮曰君商曰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汝可託疾勿去也精鑒如此

黃驄疊 急曲子

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後征遼馬斃

上歎惜乃命樂工撰此曲

離別難

天后朝有士人陷冤獄沒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遂三易其名亦名切子終號愁迴鶻

夜半樂

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難正夜半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翦逆人後撰此曲名還京樂

雨霖鈴

明皇自西蜀返樂人張野狐所製

康老子

康老子即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游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即酬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後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

明皇初納太眞妃喜謂後宮曰予得楊家女如得至寶也遂製曲名得寶子

文敘子

長慶中俗講僧文敘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望江南

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

楊柳枝

白傅閑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

傾盃樂

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初捻管令排兒

乎骨𩩲拍不中上瞋目瞠視骨𩩲憂懼一
日而殞
道調子
懿皇命樂工敬納吹觱篥初弄道調上謂
是曲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傀儡子
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
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閼氏兵强於三面壘
[illegible]巳集　一八樂府雜錄　二五　二八舊唐書
中絶食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卽造木偶人
運機關舞於陴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
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史家但云
陳平以祕計免蓋鄙其策下爾後樂家翻
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
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
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
八百般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
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減樂
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
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
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
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鍾調第六
[illegible]巳集　二八樂府雜錄　二六　二八五代會[illegible]
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雖去中呂調之運如車輪轉却去中呂一運聲也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食角調第三運
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
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
運林鍾角調
去聲宮七調

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黄鍾宮

入聲商七調

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鍾商調

上平聲調

爲徵聲　商角同用　宮逐羽音

右件二十八調琵琶八十四調方得是五絃五本共應二十八調本笙除二十八調本外別有二十八本中管調初製胡部樂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不應諸調有直拔聲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鐵有以方響下於中呂調頭一韻聲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是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樂府雜録終

教坊記　說纂十四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勅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者謂搊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搊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搊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既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

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并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摽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蜆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觔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語侯大兄曉聞有人送粥愼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擎土袋燈旣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

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壻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所聘者兒見呼

爲新婦弟兒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宮僚者宮參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褰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求達殊爲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荅兒郎旣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輙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鎚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謂腋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抛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煙　楷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牕恨
金蓑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平樂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聞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蒼波納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工不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淮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湍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庭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羔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髮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鶻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队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拾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劒閣子
嵇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翫花子 西國朝天 大山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吳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

謂之踏謠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鬭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因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衛王家人扣二王所因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

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達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袵席

之廣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愛則醜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覆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舉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

亾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遠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爲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爽熈以符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唐崔令欽撰 著作郎

教坊記 終

孫內翰北里誌序

唐翰林學士孫棨撰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

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惟新進士設　頗更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於常數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

者咸可就詣如不惬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崤函鯨鯢逋竄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静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歲無爲子序

北里誌目錄

海論三曲中事　天水僊哥
楚兒　鄭舉舉
牙娘　顏令賓
楊妙兒 長妓萊兒 次妓迎兒 次妓永兒 次妓桂兒
王團兒 長妓小潤 次妓小福 次妓福娘
俞洛眞　王蘇蘇
王蓮蓮　劉泰娘
張住住
附錄狎遊妓館五事 訊証尚書 裴思謙狀元 鄭光業補衮 鄭合敬先輩 楊汝士尚書
北里不測堪戒二事 故王金吾式 令狐博士滈

目錄終

孫內翰北里誌　說纂十五　雜纂三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朴備至

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豢養必號爲廟客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筯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

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鍰繼燭
即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眞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
歌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
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尚之因鼓其聲價耳
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
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

流霞酌頳聽雷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
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
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賓先輩
扇之賓本吳人或薦表爲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崔公致其捷與覃同年因詰事覃以求維揚幕不與寮洞很褻財利又濟其中饋克爲時輩所棄斥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
長於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
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

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
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
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
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棟子也居其里
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
榼可二斤許全會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
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
泗交下寒簾一覩亟使舁回而所費已百

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
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
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
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
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
多於窓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

送遺鍜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
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不
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鍜行前後相
去十數步全版使鄭光業（昌圖）時爲補衮道
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
語鍜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
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遥視之甚驚悔且慮
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

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
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
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
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秪擬嚇人傳鐵券（汾陽
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
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
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
他也是緣無計不須乾偃蹇有門須是疾

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
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
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
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鍜累主兩赤
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眞互
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

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醵宴辟數妓
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
臣（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
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
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
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
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
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

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繒遺酬孫龍光為狀元名偓文府第為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彥殊崔勛美昭愿趙延吉光逢盧文舉擇李茂勳茂蕩弟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醵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蕑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猜力窮不遵醵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為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匀齊舉舉絳眞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鐶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糾坐久覺狀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褙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為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雖非年自比員刺硤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踈猛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翼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顆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裴公贊其年主同令小天趙為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謂之郡君為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為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為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為山自外歸內子謂為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為山愕然久之無言以荅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値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

人即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驪驪聰爽能爲曲子

詞或云曾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驪驪使唱驪驪尚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輀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

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麝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驪驪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驪驪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

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為耻遁相掩覆絳眞因與諸子爭全相詬失言云莫荷居実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眞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為名輩後老退為假母居第最寛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

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為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詬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没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椀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昵熟久不痊

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眊䚡）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䰟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别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

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迓寃萊兒亂離前有闤闠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榷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令相國蕭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

妓曰迎兒既乏手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窘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

髀上爲山所見（名就今字袞求近白小求宰臨晉）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爲四十一郎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時爲內庭戶部侍郎）次

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譏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窻左紅牆請

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艶予因題三絶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牕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鬬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摇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蹙黄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䴡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尚校數行

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黄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

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箋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驚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醵飲於家酒酣

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祗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縗麻北座者徧通（及甲及）麻衣對米盂爲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鋪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即

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爲敬瑄二綵蓋
在外䢵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来日可到
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
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
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
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旣沒移栽分
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
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

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
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
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
客紿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
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
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
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
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

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亦
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
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眞

俞洛眞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値故
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尚廣德
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挩冒
其季父挩珠之子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

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
得後投跡今左廣令孜門因中第遂佐十
軍先通洛眞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勝之
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即出之亦獲數百
金遂嫁一胥吏未朞年而所有索盡吏不
能給遂復入曲携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
眞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
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表常與詩曰巧

製新章拍指新金疊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澣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晩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

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聳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奔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眞讖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巵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窗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

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

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張任任

張任任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任任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麗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任任私有結髮之契及任任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任任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遏其戀以伺之忽聞任任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麗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

佛奴爲徐州子日中盎五日也佛奴喜甚因求任任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爲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任任亦留任任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爲設寢所以遂平生既而謂佛奴曰子既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

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任任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言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鬭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于任任旣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繙于張氏遂往來

不絕復貪任任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毋兄喩之鄰里譏之任任終不捨佛奴指堦井曰若逼我不已胥董一聲即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輙唱任任詆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

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任任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任任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鬭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爐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乂以爲小福所傷遂毆之任任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屁漢打他賣馬街頭田

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旣不審且不喩遂無以對任任因大咍遽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任任因呼宋嫗使以前言告佛奴奴俔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任任之言小鳳復以任任家嘶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

來悟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菽[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詰住住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附錄

胡證尚書

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

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楊汝士尚書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楚娘字潤卿妓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靜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己謂余能立於顏生子衿生之間矣余不逹聲律且無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滈皆日擊其事幾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執金吾曲臺之泄耳　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劒而來以醉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　令狐博士滈相君當權日尚爲

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滈於鄰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載於明文耳　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

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啓迪嗚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矣何危禍之惑甚於彼而不能戒於人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俑乎後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獨爲風流之談亦可垂誡勸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廉也述誤陷所以警其輕體也叙宜之所以憐拯已之惠也叙洛眞所以識上姓之容易𨓜遷令賓所以念蚩蚩者有輕才之意見也舉任任所以慕碌碌者有重讓之明心也引執金吾與曲臺所以裨將來爲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北里誌 終

青樓集序

君子之於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諸已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有窮達故才或不羈行或不揜焉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鍾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已者焉我皇元初幷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酣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商顏黃公之裔孫曰雪蓑者攜青樓集示余且徵序引其志言讀之蓋已詳矣余奚庸贅竊惟雪蓑在承平時嘗蒙富貴餘澤豈若杜樊川贏得薄倖之名乎然樊川自

負奇節不爲擬擬小謹至論列大事如罪言原十六衛戰守二論與時宰論兵論江賊書達古今審成敗視昔之平安杜書記爲何如耶惜乎天憖將相之權非使究其設施迴翔紫薇文空言耳揚州舊夢尚奚憶哉今雪簑之爲是集也殆亦夢之覺也不然歷歷青樓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豔史傳之也雪簑於行不下時俊顧屑爲此

余恐世以青樓而疑雪簑豈不負其志也故并樊川而論之噫優伶則賤藝樂則靡焉文墨之間每傳好事其湮沒無聞者亦已多矣黃四娘託老杜而名存獨何幸也覽是集者尚感士之不遇時

至正甲辰六月既望觀夢道人隴右朱經

謹序

青樓集

雪簑釣隱輯

梁園秀 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謔爲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拐埠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絕云

張怡雲 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

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鍾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

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酧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

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為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語花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疎齋趙松雪飲于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為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春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嬾低頭蝦鬚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 紅霧斂彩雲收海

霞爲帶月爲鉤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焉故以簾鉤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趙眞眞　楊玉娥 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怨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

帽邊　啼玉靨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在眼前

劉燕歌 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

順時秀 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

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小娥秀 姓邳氏世傳邳三姐是也善小唱能謾詞張子友平章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詩文盈軸焉

杜妙隆 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郤比蓬萊渺寶鏡慵窺

玉簫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䆫曉

喜春景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聶檀香姿色嫵媚歌韻清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南春宴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

李心心楊奈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吳女燕雪梅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妙壽之尤爲京師唱社中之巨擘也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觱篥工張觜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

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傳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周人愛京師旦色姿藝並佳其兒婦玉葉兒元文苑嘗贈以南呂一枝花曲又有瑤池景呂總管之妾也賈島春蕭子才之妻也皆一時之拔萃者王玉帶馮六六王樹樊王庭樊周獸頭皆色藝兩絕又有劉信香因李侯寵之名尤著焉

秦玉蓮秦小蓮善唱諸宮調藝絕一時後無繼之者

司燕奴精雜劇聲名與宋郭相頡頏後有班真真程巧兒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
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靘雅殊有林下
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
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
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後沒復落
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尚高潔凝重尤
爲白仁甫李溉之所愛賞云
國玉第教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綠

林雜劇尤善談謔得名京師
張玉梅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蠻婆兒
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
歲已得名湘湖間
王金帶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
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譖之於伯顔太師欲
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地求問於太
師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國
初以來無能繼者妝旦色有不及焉
[illegible]兒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
善文楸握槊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
冠京師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
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
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酹地而誓

曰妾若負君當刳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
權豪子來其母旣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
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
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
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
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爲雜
劇曰樊事真金篦刺目行於世
賽簾秀朱簾秀之高弟侯要俏之妻也中

年雙目皆無所覩然其出門入戸步線行鍼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焉聲遏行雲乃古今絕唱

天錫秀 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後有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邪老趙家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金獸頭 湖廣名妓也貫只歌平章納之貫没流落湘湖間酸齋嘗有老鶴啄之誚

周喜歌 字悅卿貌不甚揚而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衛山齋都廉使公及諸名公皆贈以詞至今其家寶藏之

王巧兒 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諭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掐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旣五鼓陳宿搆忽刺罕赤閘縛商欲赴刑部處

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王奔兒 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没流落江湖爲教師以終

時小童 善調話卽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

坂如水建瓴女童亦有舌辯嫁末泥度豐
年不能盡母之伎云
于四姐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
冠名公士夫皆以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
得名於淮浙
平陽奴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
林雜劇又有郭太香陳德宣之妻也亦微
眇一目韓獸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

皆馳名金陵者也
趙偏惜樊孛閭奚之妻也旦末雙全江淮
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
點化之遂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
江引一髽髻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
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
之眞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

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誚其中有不比尋常
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煉不回萬夫難敵
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
欲下舊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
王玉梅善唱慢調雜劇亦精致身材短小
而聲韻淸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
磬槌之誚云
李芝秀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當時

旦色號爲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
管置於側室張沒後復爲娼
朱錦繡侯耍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
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
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
偏惜樊孛閭奚後則侯朱也
樊香歌金陵名妹也妙歌舞善談謔亦頗
涉獵書史臺端雖嶲角巍巍悉皆愛賞士

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攜酒奠其墓至今率以爲常

小玉梅 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匾匾姿格嬌冶資性聰明雜劇能迭生按之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太平常鬱鬱而卒有女寶寶亦喚小技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楊買奴 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

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查鬼張四爲妻憔悴而死賈酸齋嘗以髻挽青螺裙拖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帶疾也

張玉蓮 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韻唱之絲竹咸精蒱博盡解笑談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

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

兩鬢如黧容色尚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趙眞眞 馮蠻子之妻也善雜劇有遶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閩甫亦得名淮浙間江親文墨通史鑑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李嬌兒 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

取則遺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爲盛事

張奔兒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爲溫柔旦李嬌兒爲風流旦

龍樓景丹墀秀皆金門高之女也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簌丹則驪珠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雜劇尤爲出類拔萃云

賽天香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鎮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爲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戶置之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却埽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戶孫伯玉萬戶歲時往拜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趙偏惜張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張繼娶和當當雖貌不揚而藝甚絕在京師曾接司獎奴排場由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其女鸞童能傳母之技云

陳婆惜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省憲大官皆愛重之在弦索中能彈唱韃靼曲者南北十人而已女觀音奴亦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泪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曾識之名不

虎得此

顧山山 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絶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没華亭縣長哈剌不花置于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于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

李芝儀 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

說集本庚集　天一青樓集　大　天一青樓館

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驊騮構出繡鞍來錢塘江邊燕子銜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嬌尤聰慧今留京口

李眞童 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即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閤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一作載）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没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眞鳳歌 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確守不亂眞恃以機辨圓轉欲求好於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方散眞托

說集本庚集　天青樓集　九　天一青樓館

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意甚密

大都秀 姓張氏其夫張七樂名黄子醋善雜劇其外脚供過亦妙

喜溫柔 曾九之妻也姿色端麗而舉止溫柔淮浙馳名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喜溫柔姓孫氏其藝則不逮焉

金鶯兒 山東名妹也美姿色善談笑搊箏

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拋悶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為美談

一分兒 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剌蘇頻斟入禮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般般醜 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

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即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為人傳誦

劉婆惜 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

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敭歷臺省但未免躭於花酒每日公餘即與士夫酬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混與也劉謂閽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

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斂袵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小春宴 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記性最高勾闌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 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 姓劉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

斂其叔象牛頭皆副淨色浙西馳名

簾前秀 末泥任國恩之妻也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燕山景 田眼睛光妻也夫婦樂藝皆妙

燕山秀 姓李氏其夫馬二名黑駒頭朱簾秀之高第旦末雙全雜劇無比

荊堅堅 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爲小順時秀

[illegible]金善撥阮能慢詞獨步於時其兒婦王心奇善花旦雜劇尤妙

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采八聲其夫帽兒王雜劇亦妙

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

羅春伯聞見錄載陳了翁題蔡奴像曰觀全盛時風塵中人物尚如此嗚呼盛哉余於青樓集不能無感云爾

至正丙午夏五月郡人夏邦彥書于風月樓中

青樓集終

雜纂卷上

唐李義山纂

必不來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窮措大喚妓女

不相稱

窮波斯　病醫人　不解飲弟子

瘦人相撲　肥大新婦　先生不識字

屠家念經　社長乘涼轎　老翁入娼家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尼姑懷孕　相撲人面腫

富人乍貧　處子犯物議　重孝醉酒

怕人知

匿人子女　犯人愛寵　透稅　賊贓

不嫌

饑得麤食　徒行得劣馬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屋

遲滯

新婦見客　窮漢醵率　貧家嫁娶

謁致仕官　孕婦行步

不得已

恐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意打兒女

流汗行禮　恐痛灼艾　爲妻罵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鵶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尼姑似鼠入深處　契似尼姑有作方行

婢似猫煖處便住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則廢業　婦人解詩則犯物議

僧解飲則犯戒　劣奴解識字則作過

子弟解燒煉則貧　士人解手藝則卑汚

惡不久

夫婦爭小事　罵愛寵

大僚門客發怒　贓濫官打罵公人

姦汙僧尼罵行童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罇却空

方謁上官忽背癢　賭博方勝油盞難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遣不去無賴窮親

失本體

不學發遣書題失子弟體

弔孝不哀失凶禮體

不收拾碗器家事口中不喃喃失老婢體

送客不出門失主人體

不闌腰不持刀砧失廚子體

不點檢學生作課念書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駡失節級體
不早晚禮拜念佛失僧尼體
早晚不點檢門戶家私失家長體
傑子著鞋襪衣服覓長失傑子體
逃席後不傳語謝主人失賓客體
唱小喏行步遲緩失武官體

隔壁聞語
說所送物好還麼必是不佳

新娶婦却道是前緣必是醜
說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不達
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說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呪駡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富貴相
駿馬嘶　蠟燭淚　栗子皮　荔枝殼

落花飛　鶯燕語　讀書聲　遺下花鈿
高樓上吹笛　擣藥碾茶聲

謾人語
說風塵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在官課績　說主上見知
說所入莊課　說愛寵年紀小
窮縣說官清　自說勤苦讀書
誇說器皿價例

酸寒
山縣移市　村縣喝道　村縣待賓
驟鳴村中　村漢呼雞　村漢著新衣
牛背吹笛　乞兒驅儺　散樂打單杖鼓

不快意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樹陰遮景致
築墻遮山　花時無酒　暑月背風排筵

惶愧

犯人忌諱　遇見讐家　欠債不償逢主
參謁失禮　醒後開醉語

殺風景

花間喝道　看花淚下　苔上鋪席
斫却垂楊　花下曬裩　游春重載
石笋繫馬　月下把火　妓筵說俗事
果園種菜　背山起樓　花架下養雞鴨

不忍聞

孤館猿啼　市井穢語　旅店秋砧聲
少婦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後喜鵲
乞兒夜號　居喪聞樂聲　纔及第便卒

虐度

花時多病　好時節褊迮　閹宦娶美婦
貧家節日　好家業不和　貧家好花樹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不可過

夏月肥漢　入舍妻惡　遭貪酷上官
惡俗同僚　大暑涉長途　對麁人久坐
舟中雨漏　茅屋下穢濕　守令好尋事

難容

僧道對風塵笑語　僕人學措大體段
卑幼傚尊長　僕妾攙言語
武人村夫學書語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夏月見紅似熱
入神廟若見鬼　腹大師尼似有孕
重幙下似有人　過屠家覺羶
見水心中凉　見梅齒軟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打毬墜馬
對大僚食咽　僧尼新還俗
筵上亂叫喚　攙奪人話柄

著鞋臥人床　未語先笑

作客踏翻臺卓　對丈人丈母唱艷曲

嚼殘魚肉置盤上　橫箸在羹椀上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　向娼婦吟詩

認他高貴爲親　將主人酒食作人情

殘食還主人　將男女赴席

誇男女伎倆　獎男女嬌騃

筵上包彈品味　強學時樣妝束

食後不起妨主人　問主人魚肉價

與寡婦認親往來　喫他飲食不謙讓

借他物令自來取　入人房閫取人物看

得人恩不思報　向人花園採果

窮漢說大話　家貧學富人

作客自呼賓　暑月排筵叉坐

悶損人

請貴客不來　惡客不請自來

被醉人纏住不放　物賤無錢買

出門逢債主　與讎家對坐

大暑逢惡客　美妾妬妻

癡頑

有錢不還債　知過不能改

見他言語強拗　見人文字強評騭

自不知過強怪人　把酒犯令不受罰

家貧強作富貴相

愚昧

背面說人過　好說人家密事

棄家耽酒　圖他酒食作證人

三頭二面趨奉人　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　會衆不識尊長位次

有憾於人望人怨　有惠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顛狂

無故讐妬他人　酒後呼鬼神
孝子說歌令　重孝鬬雞走馬
讐記恩門　長大漢放風箏
養閒漢出入　婦女出街坊駡詈
賣田了吉凶　將田宅與人作保

非禮

呼兒孫表德　母在呼舅作渭陽
對父母呼妻弟　聽妻話怯尊長

祭亡人却動樂　徑入他人房闥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好兒無好婦
好女無好壻　有錢不會使
好衣不會著　好廳館不灑掃
有疋帛不裝著　好顏色不解疋配
好妾驅使重難事　惜錢有病不醫
男女長成不教　家藏書不解讀

明月夜早睡　有好花不吟詩酌酒
近好山水不遊玩　有美味慳藏臭腐
清要官自犯贓罪　有美質懶惰廢業
權在手不作好事　年少時好閑不習事

不祥

臥喫食　無事嗟歎　臥床上唱曲
露頂喫食　露頂寫字　牽父母作呪誓
撾胷駡人　薦上坐　對日月大小便

散髮　未食椀中先插匙箸

須貧

家有懶婦　早臥晚起　養子不及父
作債追陪　倉庫不點檢　莊園不收拾
拋撒飲食　愛賭博飲酒　漫藏無用物
狼籍米穀　棄業逐樂　家事不愛惜
多畜愛寵　好遷移不止　好結納權貴
慳不中禮　物貴爭買　物賤反不買

多作淫巧　遮蓋家人作非爲事

必富

勤求儉用　見藝廣學　常點檢家事
不迷酒色　不欠債負　奴婢解耕織
夜眠早起　家養六畜　耕作不失時
及時收藏　子弟一心　主母不信佛
諸婦和諧　不嫌麤糲　財物有簿籍
積少成多　買賣不失時　物料不作踐

有智能

立性有守　密事機藏　結交有智人
臨事覺悟　酒後不多語　避他人忌諱
博古知今　不習賤劣事　不妄自逞能
尊敬有德　不親近小人　不妄信奴僕
入門問諱　入境問風俗　夜間常醒睡
有疑問人　不共愚人爭是非

教子

習祖業　立言不回　知禮義廉耻
精修六藝　談對明敏　進退威儀
忠良恭儉　孝敬慈惠　博學廣覽
交遊賢者　不事嬉遊　有守
遇事有知識

教女

習女工　議論酒食　溫良恭儉
修飾容儀　學書學算　小心軟語

閨房貞潔　不唱詞曲　聞事不傳
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語　罵他人家奴婢
鑽壁窺人家　不敲門直入人家
席面上不慎涕唾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開人家盤合書啓　主人未揖食先舉箸
衆食未了先卸箸　探手隔坐取物

強會

見他文籍強披覽　見他鞍馬逞乘騎

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物件強評價色

見他文字強彈駁　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見他鬭打強助拳　見他評論強斷是非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俗人學僧家道場　遇事不分別是非

縱兒子學樂藝　縱兒子籠養

男兒學女工　要小下便宜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獨入寡婦人家

不得黑暗獨行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戲取物不言　不得開人私書

不得借人物用經句不還

雜纂卷上

雜纂卷中　說郛卷十八　雜纂六八

宋王君玉續纂

奴婢相

扱卓高　添水滿　挑燈長

剪燭短　喫乾飯　疾睡著

放物當路　翻著衣裳

易圖謀

鄰舍猫兒　小兒手中物　屬官古畫

雜奈何

恃寵婢　有錢惡妻　咬人馬

破活鮎魚　解隱形賊　被裹狗蚤

不得人憐

卒死虔婆　釘手刼賊　偷食猫兒

咬人犬　不孝義兒　別人醜孩兒

使性乞兒　不成器子弟

無憑據

山縣更鼓　選人年歲　廢落廟筊杯
低手圍碁　醉後許物　託魚鴈傳書
牙郎說兇　不封底鎖　買妾問來歷

趂不得

驚馬脫籠　步尋下水船　斜日照人影
醉漢蹴踘　病起人同飯　與村伶合曲

冷淡

念曲子　說雜劇　喫素冷淘

村伶打諢　齋筵聽說話

惡行戶

暑月仵作　世代刼墓　行法僧子

少思算

無錢挾妓　低碁趂手下　癡兒使爺錢
借物寄賭　秀才不讀書

不相稱

水手洊殺　師巫魘死　搭材匠跌死

縣尉著賊　糾儀失儀　法司犯法
彩畫涵室　孝服加銀帶　草屋安獸頭
先生懶惰

自做得

木匠帶枷　鐵匠被鎖　師姑袈裟
冶人鍋釜　服內懷孕　僧道犯戒律

好笑

對客泄氣　村妓妝束　長人著短衣

婦人墜馬　村巫降神　口吃人相罵

阻興

訪妓有客　便風無帆　玩月被雲遮
遊山遇雨　元宵大風雨　新婚忽有疾
花時多事　賞花聞鄰家哭聲

不可託人

相新婦　覔女使　往別州追妓
買馬　數散錢

可惜

慳人有錢　好女嫁醜漢　富商擄名妓
歌妓被決　新鞋袴蹴踘　絲帛鋪失火
玉器失手　書畫被屎醬　古銅器重鑄
驢喫牡丹

重難

瘡上喫棒　冬月飲冷酒　暑月赴公筵
煉頂求福　許捨身修寺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大雨中送殯　隆冬騎遠馬

沒用處

漏餅罐　破鞋襪　隔年桃符
舊曆　折針　禿筆

又愛又怕

狗喫熱油　小兒看雜劇　小兒放紙砲
新婦女子　初登山遊玩　村夫看宵過
騃人看弄鬼神

不識羞

下第人入期集院　新女壻渾身著新衣
被妓不采強入門　賤物作貴賭輸詐口
不請自來攙坐　誇妻妾端正
邊官誇說兵權　酒食店覓得筆帖

不濟事

將女嫁內官　飯後請喫茶
持齋日作客　無錢後斷賭

打殺人後戒酒　臨死許修善
臨渴掘井　江心補漏
斷決後赦到　船行借得鞍乘
臨老及第　酒盡伶人來
大斧傷人手摩挲　落解後試官說文好

暗歡喜

丈夫遠行歸　無子聞女使懷娠
貴棺閒人病重　舉子與試官有關節

選人得岐路　同行拾得遺棄物

不自量

老漢娶妻醜　醜妻恨夫要娶妾

落第舉子罵主司　不解作官歎沉滯

客作嫌人家茶飯　大將妻要人呼縣君

低棊要與人下子　巧人作事搵人不伏

老子弟看少妓　惡札人愛使殘紙

富商騎雙控馬　下賤人呼人表德

愛便宜

共喫果子揀大底　不取錢官人賤買物

騎別人馬遠出　共被把自家被在上

將生鐵博針　養母狗雌猫

寄槽養馬　將蝦釣鼈

過不得

賃屋欠房錢　謁上官被蝨嘬

暑月酣睡被蠅擾　狹巷騎馬逢車子

夫妻反目　上司不喜

臨渡無船　逢大官節

難理會

波斯念孔雀經　醉漢寱語

兩人拽斜說話　經紀人市語

杜撰草書　古篆碑額

啞子做手勢　短舌人罵詈

抽亂絲　大官侵占鄰人田土

不識疾遲

急如廁說葛藤話　留未食人喫茶

判狀救火　告捨妻女要依日期

喚老娘逢人閒話　留走馬天使賭賽

發救兵須揀吉日　發倉賑饑待奏報

不識好惡

失火處說好看　看斬人說儈子好手

岸上看人溺水　向燈心皂莢鋪乞錢

養蠶處乞僱蠶　請舉子明年教學

輟不得

問患脚人借拄杖　廚子處借刀

就雨中人借傘　問著月行人借扇

少道理

不會禪和尚問答　村學堂講書

初學讀書人策論　田夫論朝政

無證見論訟

難忍耐

觀棊被禁不許教　患腹泄人尋廁不著

病起人忌口　小兒灼艾

脚骨上取箭頭　見人說無天理話

沒意頭

妓家誇會做活計　對屠兒說買物放生

對將官說儒雅事　對僧道說異端害正

雜纂卷中 終

雜纂卷下　說纂十九七 雜纂

蘇子瞻續纂

叵耐

猾胥曲法取受　監司聞部下贓濫事

見非理論訟平人　知人去上官處損陷

自羞耻

和尚道士有家累　師姑養孩兒

任官贓汚事發　說脫空漏綻

強陪奉

莊家人與妓筵　不飲酒人伴醉漢

對上官說葛藤話　與蕃使接談

佯不會

對尊官饒棊　問新到僕妾手藝

初到官府來事體　新僉民兵問力氣

旁不忿

村漢有錢　俗夫有好妻

見初學人及第　無才識人作好官
善人被小人凌辱
　不快活
步行著窄鞋　赴尊官筵席
入試遇酷暑　暑月對生客
重因被鎖縛　妬婆頭白相守
村裏女婿戴幞頭　小兒初入學堂
吏胥遇嚴明長官

　未足信
賣物人索價說呪　和尚不喫酒肉
醉漢隔宿請客　媒人誇好兒女
吏胥小心畏慎　妓別慟哭如不欲生
敵國講和
　陡頓歡喜
窮措大及第　未有嗣生男
遠地得家書　有罪遇赦

富家兒作入贅女婿
　這回得自在
僧尼還俗　宮人放出
重孝服闋　囚徒釋脫
不肖子乍無尊長　寵妾獨得隨任
　不圖好
癩子喫猪肉　乞兒実好人
去任官放潑要錢　死囚罵法官

刼盜妄引徒伴
　怕人知
流配人逃走歸　買得賊贓物
藏匿姦細人　同居私房畜財物
賣馬有毛病　去親戚家避罪
　說不得
啞子做夢　舉子就試偶疎脫
醫人自病　行姦被窘辱

賊被狗咬　作官處被家人帶累
藏違禁物被盜　賊贓被人轉取去
占相撲偶輸　虎子懷孕

說不得

昌司對曉事官員　諳熟行市買賣
妬妻不會飲酒　靈利孩兒買物

諱不得

健兒面上逃走字　賊兒眞贓

小官祖父名　有罪對知證人

改不得

生來劣相　性好偷竊
好說脫空　好笑話人
愛說是非　淫慾無度
謬漢好作文章　口吃人多說話
貪財人愛便宜　不肖子好賭博
還俗僧道舉止　娼作正室有舊態
偷食猫兒

得人惜

學行孩兒　善歌舞小妓　不偷食猫兒
快馬穩善　做活計女婿　會讀書兒子
良僕妾　好書畫　有行止公人

學不得

神仙　天性敏速　才識過人
有膽氣　能飲啖　臨事果斷

忘不得

父母教育　好交友　受恩處
得意文字　少年記誦書

留不得

春雪　暑月盛饌　愛逃席客
潮水　順風下水船　猴猻看果子
窮人粟帛　城門發更後　大官得替後

勸不得

服砒黄　酒病漢　爱賭錢人
醉後相罵　夫妻因婬爭鬧
悔不得
賭錢輸　中酒病　失口許人物
出語容易　作過後事發　好景失遊賞
少年廢學　見好物失買
怕不得
上陣相殺　夏月餅師　相撲漢拳踢

有罪喫棒　醜婦見舅姑　臺諫官言事
弄潮　上竿
省不得
閹人讀書　諸行市語　番人說話

雜纂卷下終

損齋備志録　說郛二十八
金陵梅純一之撰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所載乙未
夏六月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者凡十人今畧考其終
始如左曰徐達官至太傅中書右丞相征
虜大將軍封信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魏國
公十八年薨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長子允

恭襲封公爵次子增壽永樂初封定國公
曰馮國用官至帳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
時早卒後追封郢國公子誠官至僉大都
督府事弟勝洪武三年封宋國公曰邵榮
官至平章政事以謀反伏誅曰湯和官
至御史大夫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二十
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子鼎先卒追
封信世子曰李善長文臣官至太師中書

左丞相封宣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韓國二十四年賜死長子祺駙馬都尉曰常遇春官至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封鄂國公洪武二年薨于軍贈太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長子茂三年封鄭國公茂以罪廢弟昇襲爵改封開國曰鄧愈官至御史大夫洪武三年封衛國公洪武九年薨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長子鎮襲封公爵改申國

曰耿君用官至管軍總管死于戰陣後追封長興侯子炳文官至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封長興侯曰毛廣一名麒文臣官至參議早卒子驤官至都督曰廖永安官至同僉與張士誠戰被執卒于蘇州後追封楚國公弟永忠官至平章洪武三年封德慶侯又方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卒于軍後追封虢國

公弟通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甥一人曰李文忠母曹國公主父貞駙馬都尉追封隴西王謚恭獻文忠官至同知軍國事三年封曹國公十七年薨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子景隆襲公爵義子一人曰沐英官至征西將軍洪武十年封西平侯二十五年薨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侯爵卒次子曰晟仍襲侯爵永樂間進封黔國公已

上皆從王師初起者也逮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多矣

封公六人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鄭國公常茂　宋國公馮勝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封侯二十八人

中山侯湯和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濟寧侯顧時
淮安侯華雲龍　江夏侯周德興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興　六安侯王志原
營陽侯鄭遇春　平凉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楨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滎陽侯楊璟　蘄春侯康鐸
永嘉侯朱亮祖　潁川侯傅友德
豫章侯胡均美　東平侯韓政
宜春侯黃彬　宜寧侯曹良臣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至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
人其因華次第則又異於前矣
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宋國公馮勝　西平侯沐英
江陰侯吳良　長興侯耿炳文
曰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李善長
曰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滎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原

平凉侯費聚
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
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
江夏侯周德興　鞏昌侯郭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海侯吳楨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軸轤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顧時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
曰建功者十五人
穎國公傅友德　凉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昇　景川侯曹震

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永成侯薛顯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曰因父而封者四人
開國公常昇　蘄春侯康鐸

金寧侯陳軫　西凉侯濮璵
曰持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
來歸者七人
東平侯韓政　宣寧侯曹良臣
滎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豫章侯胡均美
宜春侯黄彬
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岐陽王李文忠　寧河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　黔寧王沐英
郢國公馮國用　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　濟國公丁德興
巢國公華高　蔡國公張德勝
虢國公俞通海　江國公吳良
海國公吳禎　蘄國公康茂才

安國公曹良臣　黔國公吳復
泗國公耿再成　東海郡公茅成
燕山侯孫興祖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
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
中書右丞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大夫
封誠意伯後李與汪皆賜死惟劉公令終
國初將臣封爵土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

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之子孫尚承襲
餘皆廢罷徐沐二王　御製爲善陰隲固
嘗載其有功不殺及忠愛之德矣近覩楊
少傅榮所撰武定侯神道碑又知侯自少
事　高廟四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
爲人沉毅多智嘗從征陳理其將陳同僉
驍健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上遽呼曰郭
四爲我殺賊侯奮臂持鎗賊即應手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
汝過也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
之說無不通曉性尤孝愛母夫人卒廬於
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臥寢於地毀瘠日
甚一夕夢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而傷生
汝竭忠報效爲父母光即孝矣甚不必廬
也遂感悟而歸三年之間哀痛如一日其
亦不忘忠孝者矣宜天眷有德視立功一

時者其報自不同耶
都督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
公爲總兵　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挺其
軍以行衆方苦近邊無一人聽公命者公
恐被執一夜竊負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
衆已去意公亦降矣因籍其家下獄明日
公由福建還家人遂皆得釋至今子孫不
替蓋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今紀毋淑

人郎公曾孫女也其大寧舊地向旣失守
遂棄於塞外其軍今皆散置保定等處而
獻王則遷國南昌矣
先高祖駙馬都尉汝南侯從子也洪武末
出鎮淮安　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
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
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
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謂其不順天命

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
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　上於先臣固無
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　聖
明卒寘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蓋福
善禍淫天道　聖心一而已矣
本朝文章首臣洪武初則學士宋濂所記
當時盛美有洪武　聖政記自永樂以後
則少師楊士奇所記有三朝　聖諭錄天

順間則少保李賢有天順日錄二錄近皆
印行而　聖政記獨亡僅見其序於文集
爾惜哉
歐陽子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
之竊以爲未然蓋修其本異端不入矣今
其教方熾而遽欲修其本以勝焉是猶病
劇不治惟務培養元氣也其愈也難矣
狄梁公始終爲唐卒援五王反正功固偉

矣然非守道者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
義有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命難取
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
身固已委質爲臣而處於所不安矣況或
不能終遂又將何以自獻於先君乎
潛溪文集內一事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
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
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

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壹動氣也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

風便化爲石此氣壹動志也天地間陰陽變合何所不至哉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木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籍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耳

世所謂涼燄恐無是理蓋陽能制陰故水可以爲湯而泉亦有溫者陰不能制陽若極盛則克之矣不能使之從其性也夫陽之成形爲火而燄則火之餘也惡得涼

火浣布蓋金石之屬其縷若今銅鐵絲綑入火不能遽化耳

方諸見月生水此未及試縱有之其生當亦不多蓋火以木爲體得其種可以傳故千尋之燄卒爾可滅水自有體其生也豈得遽盛令以一杯水賁束薪爇之且難即消則長也詎能頓異哉知死之道則可以

知生之道也

朱啓明謂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固矣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

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
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
維新丕洽於是見焉於惟盛哉
太祖征僞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苜
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
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如
此
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

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
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
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　聖祖命都督僉
事楊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音
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
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
合爲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

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
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搨本蓋石不在
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覩
詠撤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
生香揮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凉與前
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
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帝
王之言也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
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
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
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
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
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
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此唐人陳

陶詩也末二句蓋謂地遠不知其死而尚夢見命意可謂精到然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詞說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追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也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廣陵芳大方作詩一時莫能尚洪武末先高祖守淮安公時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悲歌百餘年來淮人傳誦

鐵鉉色目人也爲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　文皇即位擒至闕下不屈而死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

日喜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周易自漢儒以彖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

象兼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主辭義旣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爲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別其名歟

尚書精密之旨若虞書精一執中商書主善克一等語今文皆無孰謂古文爲僞書耶

春秋紀事非以用字爲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爲弑此殺上之字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舍之而不曰弑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謂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假智力於其間哉

地有四遊竊謂不然地之凝結由制於天氣之急勁旋遶而不可嬰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尚可嬰也此非惟不知地亦不知天也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尚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損齋備忘錄終

復辟錄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群臣患之十
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
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
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答
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
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

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
曰若皆　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
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即日維禎
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
言君皆達其意否衆曰　皇儲一立無他
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
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　聖躬不寧五日
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　皇儲未

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
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稾
於　朝集文武群臣石亨張輗張軏于謙
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
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笑
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本
出奉　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
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

節難准部院科道皆勃勃憂慮瑄與閣
監察御史錢璡樊英同曰斯當復請者幾
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
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
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
報知僉名瑄與璡英不勝忻忭約曰　上
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
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

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畧曰天下
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憲宗御名）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
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
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
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
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

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官於
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
呼噪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鳴鐘鼓 上皇
御極矣於是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本
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
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
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
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戍伍有

貞以巳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
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
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
自引千戶盧旺顏彪二人侍於 文華殿
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
腹何謂心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
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
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

日晷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亶
定目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疑
每訐亨及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
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言耳石曹二
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
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
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
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 國史瑄詢史

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爲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

亦知之暨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贅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暨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

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率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寫勑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

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幹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抱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

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也（李賢天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謳必在

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軏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軏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軏等莫之知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謂曰

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

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朗
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
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搥擊
有貞　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
徃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百官
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
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

做好　上既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左副
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
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蘇材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
武群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
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復
立戎陵爲　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

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曾說得枘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
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
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
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
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軏得之軏
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
重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

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轉循不着
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
曾說得本官囘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
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
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
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
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外典兵柄
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

巳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
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見陳循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
拿于謙王文第二拿項文曜閣父喪未起
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拿陳循蕭
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丁澄沈敬
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内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

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
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加禮部
侍郎
勑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
姦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　機謀
忠義奉迎朕復正大位功在　宗社可
特進封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
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

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
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如　勑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
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
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
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
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
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
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
王文結同内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搆
成邪謀逆迎景泰篡位易儲依阿從諛廢
黜正后内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
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景皇帝御名有疾不能
臨朝視政這廝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
容因共謀爲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

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鎡項文曜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竊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復位這廝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廝每圖危 宗社的

情理窮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輗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朱琰調兵部鄭泰李敏孟鑑張瑢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敏王駢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欒惲程南雲蔡翼嚴愷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瑢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便寫勑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

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爲戚偶及此其語尤詳水東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恩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

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
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
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信文淵因自經死
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
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同上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
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
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

無依尤可矜閔　上憫然曰卿言是朕以
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
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
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
可闕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
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
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

擅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
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
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家承家小人勿
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禀留閣中
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
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簿
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淸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
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
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
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　駕爲
功殺王文于謙等幷聚論陳循等數十人
亨封忠國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
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

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
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邪固蔽太
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斯賂公行強預朝
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
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
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
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枉立邊功大肆
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　朝廷覺其不

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
快已而罪逮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
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
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
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方重如泰山一
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究抑從此伸氣
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
人神共怒助力於冥當時若以彪鎮大同

誠為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
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
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
力不能及今辦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
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
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天順日錄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
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

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
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
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
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
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
請得　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
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慰安人心不

究其餘　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天順日録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贒曰
如何贒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
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
其首領尤見恩義　上曰然即從之天順日録
石亨嘗往來大同領紫荆關謂左右曰塞
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

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
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
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
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
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
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
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
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

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
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
南城有功[illegible]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
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
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
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
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
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絶餉道則京城可
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褱河一道各有

分地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
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
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不晚也童先曰
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
亨不聽童先私駡曰這廝不是幹此事底
亨師還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　上命環
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逯杲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酒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

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黷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疎抑焉吉祥輙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

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　朝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鏜等先覺二鼓時卽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

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予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

復位遂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
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
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卽可請命欽曰
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
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翺同行門
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
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翺等解
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

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翺等復解之忽
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
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
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闔官軍圍欽等於
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卽進本
請急宜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
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
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巳正典刑

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
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旣開此賊擁入縱
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
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天順日錄
吉祥初傳　太后勑旨令石亨等迎　駕
有功與政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
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時
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

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
吏部侍郎陽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
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
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翺並之意謙嘗薦
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齗之嗾給事
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謙姦黨都御史蕭維
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
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

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擣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亨持公助之遂改前轍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笑夫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宦官所引用既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爲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爲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以己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與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雙溪雜記

復辟錄 終

靖難功臣錄

太宗文皇帝於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爲姦臣齊泰等變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天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漠州攻圍真定九月接應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壩大戰大捷十二月取廣昌三十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四月白溝河大捷五月圍濟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捷閏月藁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眉山靈壁縣大捷攻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灘河六月渡江十七日平定京師

太宗興靖難之師　仁宗以燕世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時

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實錄今編入歷代君鑑）

姚廣孝蘇州妙智庵僧也本名道衍讀書能詩天文地理陰陽術數兵家之學皆造其妙洪武中 詔選十高僧分侍 諸王廣孝與焉因私謂 文廟曰若蒙 殿下不棄當奉上白帽子戴蓋謂皇字也華除

初 文廟有意靖難偶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既而相與密謀忽承運殿鴟吻墜地 上心惡之廣孝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及出師廣孝常居守運籌帷幄蓋義師之起實廣孝首贊助之後官授太子少師封榮國公

李友直北平布政司吏初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昺為北平布政使昺至日求王府細事將不為利友直密聞於 上義旅既舉遂擢用之後官至工部尚書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青苑縣人）首告布政使張昺謀反奉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昺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欽此除右參議前去楊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宛平大興兩縣人夫挑齊

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參政郭資守各門既而聞白溝河聲息又同內使賽因帖木兒等守平則西直等門又差長蘆截南軍運來米及平都司來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永平保定等處守禦及探聽聲息後遂與軍攻通州又同承奉李謙守門（以上楊士奇撰友直墓志）

譚淵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是年七月初六日於端禮門擒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昺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眞定及鄭村壩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三十四年至夾河搏戰所乘馬蹶被殺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爲燕山中護衛副千戶靖難師初興帷幄密議惟河間忠武王張玉與王與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搆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上攻灤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樣橋執其總師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漠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眞定大敗長興侯耿炳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戮其拒命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散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爲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寨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鉾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
歸無復鬭志然　上得之卽遣還不留王
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餘
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
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爲
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
于藁城追奔至眞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

級進畧彰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
寨設伏淝河敗平安兵十萬餘進戰小河
爲敵所乘稍却諸將遂請旋師獨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
沮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
自　殿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
致意但當以　宗社爲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歎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璧

敵盛兵迎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
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眞等三千
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尸蔽原野降者
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
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
師後封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張玉洪武末調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癸

酉追虜至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
平都指揮同知戊寅　朝廷用讒加兵親
藩事急　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帷幄謀
畫悉以任王王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
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王正色數語決
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
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
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

薊乎餘不足平時薊州守馬宣謀起兵迎
拒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
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幷執指揮毛
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遣詣北平遂撫軍
民是夜急攉遵化豫戒將士止殺曰師行
以得人心爲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
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
戰執而斬之餘不殺一人將吏悉隨王上

謁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欵從至灤
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
路宜先擒之　上悅隨發兵命王爲先鋒
用其計取涿州雄縣生擒潘楊時長興侯
耿炳文率兵三十萬屯眞定王自請往覘
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也　上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
今衆兵所向其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

王曰今當徑趨眞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齊
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　上曰王言合吾
意吾倚王一人足辦明日抵眞定接戰炳
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駙馬都尉
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甯忠及都督顧成等
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三萬復敗安陸侯吳
傑軍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
意合不及此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

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
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　上與王謀先
援永平旣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
移軍襲之可免後顧從之後從攻大寧自
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
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
景隆兵圍城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

歸援從之徑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
皷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
從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諜報景隆
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
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
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
王以精騎馳擊之斬馘無算景隆復大敗
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

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
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遶出陣後敵
圍 上數匝 上已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
亦被創而歿十二月二十六日云後以都
督同知再追封爲河間忠武王 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武勝爽山衛千戶以驍勇著稱墹上白溝
河蒙城滄州夾河東昌之戰奮勇當先及

大軍至淮先遣公銜命渡江遂爲敵兵所
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贈北
平都指揮僉事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充征南總兵官既歸靖難師起北方
公受命往禦至真定兵敗被執以獻 文
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縶與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

師之故言已泣下公亦泣遂遣人護送北
京令輔 仁宗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
守有腹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
不合會南兵圍城 仁皇於軍旅調度恒
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成南將
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皆合機會
用皆有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使臣侍左
右日陪論議得效尺寸足矣賜公甲冑弓

劒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公謀也後封鎮遠侯見楊士奇撰墓碑

李彬濟川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潁國公征北虜累有禽獲　太宗皇帝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隆眷注後領兵駐劄廣昌靖難兵舉公爲前鋒首率兵攻克薊州進指揮同知攻克雄縣漠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眞定拔永平下大寧剗

壩上取廣昌明年戰白溝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明年折敵單橋擊衆藁城進奪順德略地定州進都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俾還北平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命護　中宮至京封豐城侯見倪謙所撰傳

孫巖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已卯　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燬樓堞公率衆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饋運船三百餘艘資糧無算以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將士登城力戰矢石雨下敵乃退走陞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南將平安督遼東兵

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是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無復來攻者後封應城伯見楊榮撰神道碑

陳珪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攻奪九門九月從征雄縣取漢州擊眞定援永平陞本衛指揮已而攻大寧

戰壩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
克免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陞
中府督僉三十五年拔薊州追敗東軍于
別山遂留守北平
劉中孚大興縣生員洪武三十二年被選
守安定門中心敵臺嘗年入　王府辦事
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督運糧儲
辛巳差同內官石童守通州八月東軍臨
城中孚與陳珪等出東門外截殺全勝而
還

徐忠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北平日從義
旗克密雲雄縣眞定永平大寧還戰鄭村
壩取廣昌蔚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
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及攻西水寨
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槀城遂從渡淮及
江至京師以功封永康侯

薛祿以戎伍從攻薊州遵化援密雲攻雄
縣追敵漠州戰眞定生擒敵左副將軍駙
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
援永平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
圍北平城祿還先遇其哨騎薄戰敗之
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壩敵大敗陞指揮同
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
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

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
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十
餘匹敵悉衆來追復奮戰大敗之敵伏兵
以邀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
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
數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馘無算明
日戰單家橋祿馬蹶爲敵兵所得拔刀斬
敵兵復上馬奮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

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敵
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
上皆下之繼戰淝河大店小河汴堤靈璧
遂渡淮渡江入京師後封陽武侯（楊士奇撰墓碑）
陳贇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雄
縣漢州其年冬陞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
永平敗敵于海灘退敵于塔河解通州之
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三十五年

仍居守于北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以都督率兵具舟迎
濟　上正大統錄功封平江伯（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吳中爲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師至大寧
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拔於群衆賜衣命
守會州南兵攻城率衆卻之移守薊州遂
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督
城守後官至少保工部尚書（見楊士奇撰墓碑）

金忠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
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署
長史後官至　部尚書（楊士奇撰墓志）
徐增壽中山武寧王達之次子　文皇靖
難之初有翊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
陽侯進封定國公子孫世襲謚忠愍（初增壽兄魏國公輝祖實與齊黃之謀而增壽獨以百口保文廟無他蓋輝祖盡忠於建文而增壽宜力於文廟故令兩公並傳）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制誥奉天
征討官員
都督僉事丘福爲中府左都督淇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爲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
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爲中府都督同知成陽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陳珪爲後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鄭亨爲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孟善爲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王忠爲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王聰爲中府都督僉事武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爲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張信爲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爲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郭亮爲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安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房寬爲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無陪勳

右都督顧成爲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府左都督

鎭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徐祥爲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爲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爲襄城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張輔爲信安伯食祿一千
石
都督僉事唐雲爲新昌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巖爲應成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勝爲富昌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彝爲忻城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陳旭爲雲陽伯食祿一千石
都督僉事劉才爲廣恩伯食祿九百石
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以上俱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英國
公諡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崇安
侯諡壯節
曹國公李景隆爲奉天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
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
子孫世襲
兵部尚書茹瑺爲奉天翊運守正文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
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給本
身
都督同知王佐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府都督同知
順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

使
都督僉事陳瑄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府都督僉事
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
使
谷府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爲驃騎將軍
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寧爲奉天輔運推誠效義
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駙馬都尉
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譚淵男潭忠爲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新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靖難功臣錄終

備遺錄引

備遺錄錄諸先正之忠於所事而以死殉之者也夫諸先正之死烈矣於今纔百餘年而其遺事已落落無傳至有舉其名而懵然者於乎忠義之名當與天地同不朽顧湮沒亦至此耶嘗考商周之際武王克商夷齊餓死聖賢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究而論之武王之所行者仁也夷齊之所守者義也不有武王國無以安天下不有夷齊又何以風勵後世而綿八百年之精神命脈哉此錄之所以不容已也錄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閩中宋君端儀嘗采輯爲錄而未成者予因旁加考摭得方先生而下二十人事畧類而粹之以爲斯錄一字一句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增損其漫無可考者闕之以俟同志君子於乎諸先正

之淑履關於世道也甚大非寡陋者所能測乃不自揆而僭爲纂述如此其何以逃不韙之罪也哉

正德丙子五月既望後學新淦張芹書于南臺公署

備遺錄目錄

黃子澄 齊泰 方孝孺
練子寧 黃觀 陳迪
卓敬 戴德彝 龔泰
廖昇 陳性善 胡閏
宋徵 王叔英 鐵鉉
侯泰 巨敬 甘霖
鄒公瑾 魏公冕 景清
陳繼之 張紞 曾鳳韶
茅大芳 胡子韶 黃鉞
韓永 王度 高翔
王良 廖鏞 王艮
程本立 陳彥回 石撰
程通 周是修 顏環
高巍 張昺 王省
姚善 葛誠 俞逢辰

林嘉猷　王璡　鄭恕
鄭華　程濟　謝貴
宋忠　馬宣　朱鑑
徐輝祖　黃彥清　劉政
彭二　盧原質　葉惠仲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郭任　盧迥　毛泰
黃魁　長招　董鏞
盧振
已上總七十人
目錄終

備遺錄

說纂二十三　雜纂十

新淦張芹編　清江敖英校
仁和後學姜南續校增

太常寺卿黃公

公諱子澄江西分宜人初名湜以字行博學多才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太孫立諸王多不法嘗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有言周齊湘代岷五府爲變者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遂與齊泰謀遣李景隆往執周王徙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自焚死

執齊王因之京師珉王降爲庶人 燕邸亦加誚讓朝廷以子澄爲功褒賞之已卯七月靖難兵起移檄誅子澄及齊泰等耿炳文既敗詔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材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巳而徐凱盛庸鐵鉉敗劉願成等景隆子澄撫膺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謫子澄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京城破子澄死之宗黨連坐者甚衆

兵部尚書齊公

公諱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後受知於 高廟改賜今名登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陪禮泰與焉乙亥爲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

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自是益承眷遇及 上棄群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日見倚重遂與黃子澄議削弱諸藩邸及靖難兵起泰主用兵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翰墨而巳閫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

是何言邪語聞泰罪遂重泰以谷王漏師逍還虛遊寧二府爲變召還京師寧王與靖難師合惟遊王至始與北兵戰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謫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景隆奏書 文皇謂齊黃皆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 文皇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泰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時翰林修撰王叔

英在州募兵以泰爲貳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與圖再舉後被執不屈而死親黨連及者數百人或云泰之脫走也其所乘白馬極駿慮人識之乃以墨塗馬既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爲人所躡蹤云

翰林侍講方公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寧海人父克勤爲濟寧太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年十四五侍父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蹤慨然以爲彼七十子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時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縕藉凡理學淵源之

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歸於大道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五年吳沈揭樞等薦公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 上謂太孫曰此莊士

也嘗老其才以轉汝試靈芝甘露論諭遣還家丁卯復召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當時蜀治依於禮樂公之功也丙子校文應天府戊寅太孫卽位召爲翰林侍讀學士每臣僚奏事必命公就扆前批答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姦臣公名與焉姚廣孝嘗啓　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公

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畧曰天降亂兮莫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旣而　文廟踐祚求代草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回乃以衰服入見慟哭不止授以筆投之地　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公曰旣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成王旣沒當立成王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　文廟大怒　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磔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其先人墓後　仁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

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魏氏得歸卽其故
居立祠祀之所著遜志齋集行於世或云初李景隆父子好賢下士與公交誼甚篤景隆之帥師北伐由公薦之旣而兵敗不誅漸有異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文雅信公遂不復疑卒開門以降盖不免於誤國也

副都御史練公

公諱安字子寧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
尚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歸德
州同知後遷臨安鎭江二府通判卒于官
公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
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
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莊甚奇
之後遊邑庠與金公幼孜相友善嘗謂之
曰子與日必爲良臣我當爲忠臣洪武甲
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朝廷用人
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迅進之以
小過而迅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

用之道言甚剴切　高廟嘉之擢第二名
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公益以名節自
礪於是聲望藹然未幾以毋喪去位力行
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尋遷御史臺
左副都御史革除間與方公孝孺等特見
信用靖難師起公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
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
請誅之不聽公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
朝師旣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
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書
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
人公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
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
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而死姻親被
逮戍邊徼者甚衆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
公習禮仕於朝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

告少保楊公榮楊公乘間以聞　文廟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後同知王佐輯公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公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禮部右侍中黃公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贅于同邑許氏從其姓公既仕始復姓公

自幼穎異長受業於元翰林制黃公殷士天兵入大都殷士死之公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領鄉薦辛未入對御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授官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公爲之與方公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既渡淮公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巳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寬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釵釧出市酒殺夫人遂携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陽河度大事巳去不可爲乃東向再拜於羅汊磯溺水急迅紿舟人奮擢遂自溺焉郡人柯暹嘗爲傳其事匿不示

人後知縣湛江龔守愚於公所居故址學宮之西立祠祀之

禮部尚書陳公

公諱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巳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

丑陞侍講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 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

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 文廟纘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二丹山鳳山等六人同罵于市丹山等哭叫曰父親累我輩也迪叱曰今日休說這話一云迪之臨刑也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迪口令自啖之因問曰好喫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底肉香美好喫我有男亂臣賊子云云 初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後數十年有司於公故居立祠祀之

戶部侍郎卓公

公諱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州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奧十五六歲時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値風雨路得一牛騎以行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由進士爲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踰制 高皇笑而納之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革除初 文廟入朝卓密

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疏上建文君大驚袖而入事竟寢後靖難兵入有挑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遜且曰君用敬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欲殺之繫之

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誠見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斬敬夷三族

左拾遺戴公

公諱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甫三載陞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

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 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于其職革除間改左拾遺靖難師既迫與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練子寧胡閏宋徵韓永等日夜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都給事中龔公

公諱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洪武丙子領鄉薦入太學授戶科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靖難師駐金川門與妻傅訣曰願事至此吾分死矣爾齎勅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于井辱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內廷公馳赴

之道爲兵校所執見 上於門外命非姦籍者釋之公亦釋遂從城上投下而死時年三十六

太常寺少卿廖公

公諱昇洪武中爲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月遷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 太祖實錄與侍讀學士高巽志俱爲副總裁壬午六月京師平自縊死

副都御史陳公

公諱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動止安雅書法精研　上嘉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革除間以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北伐白溝河之敗朝服躍馬入河以死

大理寺少卿胡公

公諱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間　太祖征陳友諒時見之深加歎賞陰記其姓名（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授都督府經歷革除間累遷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入京師死之

宗人府經歷宋公

公諱徵革除間建議親藩不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洪武中為漢陽縣知縣革除初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槩槩可行且曰　太祖皇帝除姦剔穢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今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公有經濟遠略靖難師起公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

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
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
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
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
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
公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
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後廣德知州
莆田周瑛重修公墓立石為記

兵部尚書鐵公

公諱鉉河南鄧州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
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對
詳明　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嘗有訴藩
府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鞫之數日獄未
成　高廟怒屬公鞫之片時而成自是益
見愛重凡法司有疑獄必以屬公未幾擢
山東布政司參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

隆奉命出師駐德州公督漕運飛芻挽粟
水陸並進未嘗乏缺俄軍敗南奔公與斷
事高公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
濟南既而被圍相持不下城有攻破者輒
完之受圍既久乃伏兵門內開門詐降欲
誘　文皇入城下閘板閉之幾中其計已
而出兵戰城下靖難師大敗奔還凡三月
圍始釋事聞賜金幣封三代入謝陞右布

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
庸總天下兵北伐　文皇繼統以討論之
械至京師責問不屈而死

刑部尚書侯公

公諱泰不知何所人　革除間為刑部尚書靖難
師起公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
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時京師已告
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

戮

戶部主事巨公

公諱敬山西平凉人華除間爲戶部主事與陳迪等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甘公

公諱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領鄉薦爲監察御史持正不靡及 文皇即位執迷不從被執求死乃伏誅

鄒魏二公

鄒公諱公瑾魏公 公冕俱江西永豐人鄒爲大理寺丞魏爲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二公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輟朝二公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 文廟繼統二公俱自殺

僉都御史景公

公諱清陝西眞寧人華除間爲僉都御史以剛直聞 文皇入南都清死之 一云文皇既即位清陽臣服而陰懷豫讓之志 文皇夜夢有紅衣人挾刃圖不軌者遂驚覺明日視朝令遍搜群臣清果衣紅而懷利刃詰之罵曰欲爲故主報讐耳乃用鐵箒刷其肉至盡就磔連坐者尤衆

給事中陳公

公諱繼之福建莆田人登華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甚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師起公累有建明因肆指斥 文廟繼統召公責問不屈而死

吏部尚書張公

公諱統字昭季別號鷄巷陜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公於識通敏洪武間由明經舉歷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

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覲考最爲天下第一三十一年爲吏部尚書　文廟繼統命公與戶部尚書王鈍俱以半俸致仕公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監察御史曾公

公諱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革除間爲監察御史嘗侍朝班彈劾無所避

忌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公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公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　文廟繼統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志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

囑妻李氏子公望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於節

副都御史茅公

公諱大芳泰州人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公以特受隆遇懼無以稱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臣體踰年秦國稱治革除間累官副都御

史靖難師起公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說將軍志不磨縱有火能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寸補西風一慟一悲歌聞者壯之　文廟繼統不屈而死

刑部侍郎胡公

公諱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舊名志高方

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遊後以儒士
薦至京師　高廟重之革除間爲史官歷
山東按察僉事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
一日受戮（四川嘉定州榮縣人）

戶科給事中黃公

公諱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
學生授典史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遷戶科
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
死

兵科給事中韓公

公諱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孚山人）革除中爲
兵科給事中（一云戶科）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
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王公

公諱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嘗監革除二
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姦黨發賀縣千戶所
充軍後出不遜語坐族誅

監察御史高公

公諱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洪武中以明
經薦授監察御史所論奏皆關國家機事
文廟素聞公名及繼統召公將用之公喪
服入見語又忤　旨乃坐族誅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庚辰進士（初狀元將傳臚以貌不及胡廣乃以廣易之公次焉援洪武乙丑事例首甲三人皆授翰林修撰）聞靖難師起憂悒不食日就羸憊
以辛巳九月卒革除君閔之遣禮部侍郎
黃觀諭祭于家（吉安志云　文廟繼統群臣多紛迎附公慟哭與妻子訣是夜服腦子死非實）

散騎舍人廖公

公諱鏞無爲州巢縣人德慶侯權之子革

除間以元勳後任散騎舍人見用癸未四月十日就戮母湯氏東甌王長女也入浣衣局弟銘鉞俱充軍

浙江按察使王公

公諱良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難慟哭誓必死會 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及各道印于私第嗟歎者久之妻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投池水而死公即列薪于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祀爲託遂闔室自焚事聞 上曰死自其分燬印可罪耳徙其家于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公

公諱本立字原道別號巽隱族出伊川遠祖杞自開封徙杭曾祖鵬自杭徙秀州崇德父德剛生公於鳳鳴里公少有大志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之學於許文懿公乃往就學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 秦府引禮舍人召見 奉天門下 賜馬疋楮幣在任五月以母艱去庚申服除補 周府禮官從 王之國大梁丁卯春從 王朝京師後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以一僕之任所部百夷叛逆公單騎深入爲書諭以禍福諸夷感悅邊事以息時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長官不能戢遂屢生變公因創爲賑濟安撫之計身歷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達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咸賴其撫綏由是軍民得安戊寅奏討京師府尹向瑤學士董倫交章薦其文行乃徵入翰林

纂修　高廟實録陞左僉都御史辛巳歲以失誤陪祀謫除仍晋翰林纂修明年實録完調江西按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公有所見而遂自盡實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爲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四卷藏于家

徽州府知府陳公

公諱彦回福建莆田人父諱立誠洪武間

歷仕州縣以罪被誅家屬發戍雲南之陸安多道卒比至蜀惟公與祖母郭氏存既而遇　赦無資以還乃依定遠知縣鄉人黄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亦謫去公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閩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公爲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　高廟親擢爲平江知縣明年　高廟晏駕公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中等薦陞知徽州府明年朝覲考㝡稱職賞賚甚厚其年冬丁郭氏憂徽民詣闕奏留未報革除己卯春公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乃罷爲民尋命復官留治郡事公復上疏乞終制得許歸葬葬畢即回郡供職明年復蒞徽州會靖難師起公募義勇赴援　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

寧府左長史石公

公諱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　太宗靖内難諸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爲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遼府左長史程公

公諱通字彦亨績溪人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

誠貧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公少有至性動必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 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後舉應天府鄉試授遼王府紀

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遷左長史從 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遣人告急通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 文皇入繼大統知公有封事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戍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而已公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學故所立如此

衡府紀善周公

公諱以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爲霍丘訓導入見 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 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革除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公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任編纂於翰林靖難師起公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公不爲動

師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越數月御史言公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文廟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公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卒能償其志云

沛縣知縣顏公

公諱瓌字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眞卿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未幾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公獨以死自誓時曹國公出師駐德州公督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闕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寧過沛沛民竄匿公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

公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爲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難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　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公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收公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前斷事高公

公諱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

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愼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旨當罪以議貿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初年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遜守王欽辟送赴銓曹靖難師起公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藩王子弟以少其力遂命公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公累上書

文廟請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過督餉參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固守濟南頗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鴈門等處旣而聞京城巳定乃縊死驛舍

北平左布政使張公

公諱昺山西澤州人 國初舉人材革除間爲禮部侍郎時欲削弱諸藩凡王封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公爲北平左布政使公察 文廟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掾吏李友直泄其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屬 文皇召公及貴入府執之皆不屈而死巳卯七月六日也昺得屍還葬及繼統族誅其家後 上屢夢公等被髮爲厲 命出其屍焚而棄之面猶如生

濟陽教諭王公

公諱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公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 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公以才薄力弱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攺雖陽八年攺濟陽靖難師至濟陽公爲遊軍所獲從容引譬辭義慷慨衆舍之公乃陞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名

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㝎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其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死于賊

蘇州府知府姚公

公諱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志行純實學識高遠工詩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

能聲三十年權知蘇州治爲列郡最隱士
王賓獨居陋巷公往候見舍車騎詣門賓
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
面府門再拜而去公自邀還賓辭曰非公
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公
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面不可而見
也已卯靖難師起公畫策勤王與有勞焉
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朝廷索之急避於

公所約與航海公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
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
伏節而死或記云當時燕師日迫建文君與方孝孺用漢破七國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畧可以扶顛濟危者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卿哉遂復召二人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

燕府長史葛公

公諱誠不知其所以進靖難師未起時
文皇常病中暑布政使張昺偕三司官入
問疾見　文皇四圍皆著火爐猶自呼寒
皆懼危篤獨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于上
故耳因令人上變會　文皇遣人至京奏
事齊泰等言于建文君執之既成獄即發
符逮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教授俞公

公諱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

戮

陝西按察僉事林公

公諱嘉猷本名鼎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
武中以儒士校文四川後入史館累遷陝
西僉事嘗得　燕邸密事以告方孝孺壬
午九月丁亥被戮時遣錦衣千戶張安齎書詔世子襲封公諫也

寧波知府王公

公諱璡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

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啣之靖難兵迫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衛縛送京師 文皇問造舟何爲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 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蕭縣知縣鄭公

公諱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遷蕭縣知縣靖難師至竭力拒守被擒而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給配亦死之子濂淀皆從坐

東平州判官鄭公

公諱華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授行人革除間謫東平州判官將赴任聞靖難師至以妻子託其友人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岳池縣教諭程公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爲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涖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公扣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

死未晚也遂繫公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公更以爲軍師護諸將北伐與靖難兵戰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至江上公逃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捷時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州望見碑問知之大怒趣左右碎碑方一再椎命止勿擊錄其碑文遂按碑族誅諸將無

得脫者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徃日之祭
蓋祀之也

北平都指揮使謝公

公諱貴革除間議削諸藩 文皇稱疾齊泰謀以備虜爲名以貴爲北平都指揮使與張昺潛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貴等謀欲先發同官張信與布政司吏李友直入王府告變遂與昺同召入端禮門伏發就

擒而死

參將宋公

公諱忠革除間朝議欲削 燕邸命公爲參將以備虜爲名練兵北方守懷來靖難師至公帥兵拒敵將士多北平人對陣時見其父兄子弟皆無鬭志遂大潰公被執而死

都指揮馬公

公諱宣奉命守薊州靖難兵起朱能張玉來戰公與鎮撫曾濬等閉城堅守玉等反覆諭之不下遂擁衆急攻宣率兵出拒玉遣精銳衝敗之遂與濬皆被執而死事聞革除君褒卹之

都指揮朱公

公諱鑑提兵守大寧靖難師至拒戰而死事聞革除君閔之卹典加厚相傳鑑與馬宣之死皆畧

無異辭云當時用兵累年武臣死事者甚衆不能悉紀

魏國公徐公

公諱輝祖中山王達之子襲封魏國公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時 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 文皇有疾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 仁廟及漢趙視疾朝廷以遺詔不許旣而屢請益哀懇

建文君將許之輝祖不可乃止明年　文
皇疾愈入朝復申前請建文不忍違召輝
祖及弟都督增壽議增壽獨以百口保無
他慮於是　仁廟及漢趙遂得還國盖
文皇后中山王女也故朝廷謀必及之靖
難師將起輝祖復與齊黃陰謀加兵于燕
及　文皇即位齊黃輩皆死獨輝祖以中
山王子赦不誅革爵閒住尋繫獄而卒永

樂五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
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通同謀
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
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
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在間
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
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爵中山
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已上五十五人
黃公彥清不知何所人　革除間巡撫某地　文
皇即位頒詔至不受　命謀欲起兵其下
皆已歸附力寡而死
劉公諱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禮洪武中
薦授沛縣教諭公聰敏好學平生以忠義
自許革除己卯中應天鄉試第一不知會授某官
壬午歲不食而死

彭公諱二北平都指揮己卯七月與張昺
謝貴同死
盧公諱原質浙江寧海人洪武戊辰進士
第二歷翰林編修陞太常寺少卿
葉公諱惠仲浙江寧海人嘗以知縣充修
史官爲庚辰會試考官後陞知府
牛公諱景先不知何所人　革除間嘗抗禦靖難
師京師平逃難出走而死

周公諱璿青州諸城人曾與抗禦靖難師
壬午内難平戮死 不知爲某官

謝公諱昇 不知何所人 曾犯靖難之師壬午歲
伏誅父旺子咬兒俱發金齒衛充軍

郭公諱任鎮江丹徒人戶部侍郎 一云定遠人

盧公諱迥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

毛公諱泰吏部侍郎

黃公諱彤禮部侍郎

暴公諱昭刑部侍郎

董公諱庸監察御史

盧公諱振

已上一十五人事迹未詳

附錄 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

備遺錄終

書備遺錄後

予校斯錄竊謂臣之無貳天之制也以死殉之臣道之終也諸先正眞無愧於斯矣雖其忠義令名因時或晦然方其致命也豈計不朽名哉求無愧此心而已抑其純剛正氣充養完粹一臨大節則定見定力自有烈烈不可奪者是宜流風百世底柱名節究厥由來我

高皇帝開天養士之功亦不可誣也故幸其遺事一二僅存君子莫不寶之如鳳毛麟角矣誰忍棄之噫後之讀斯錄者豈獨隕英雄之淚於編簡而已哉

正德丙子五月既望後學淸江敖英拜書